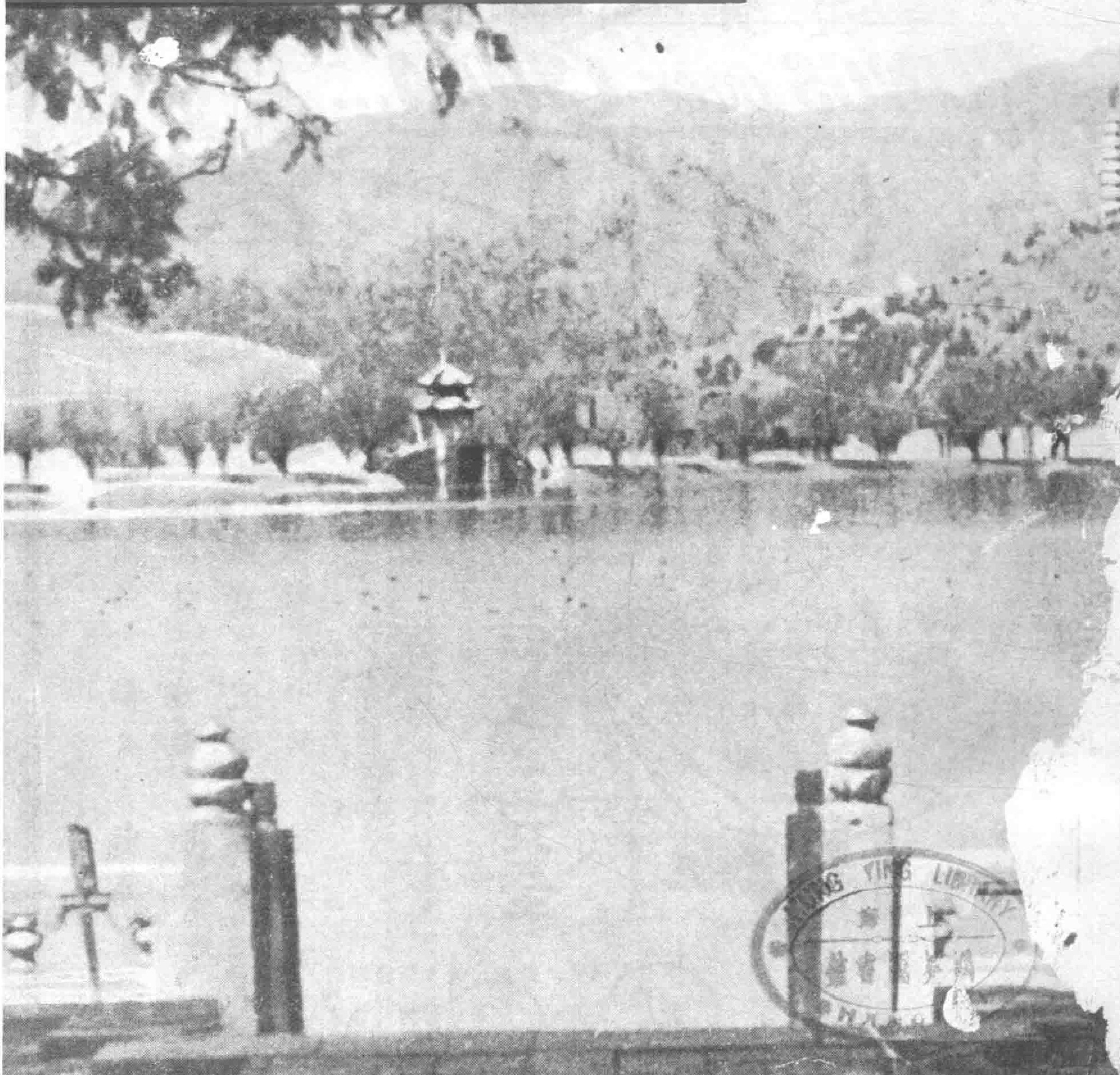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索引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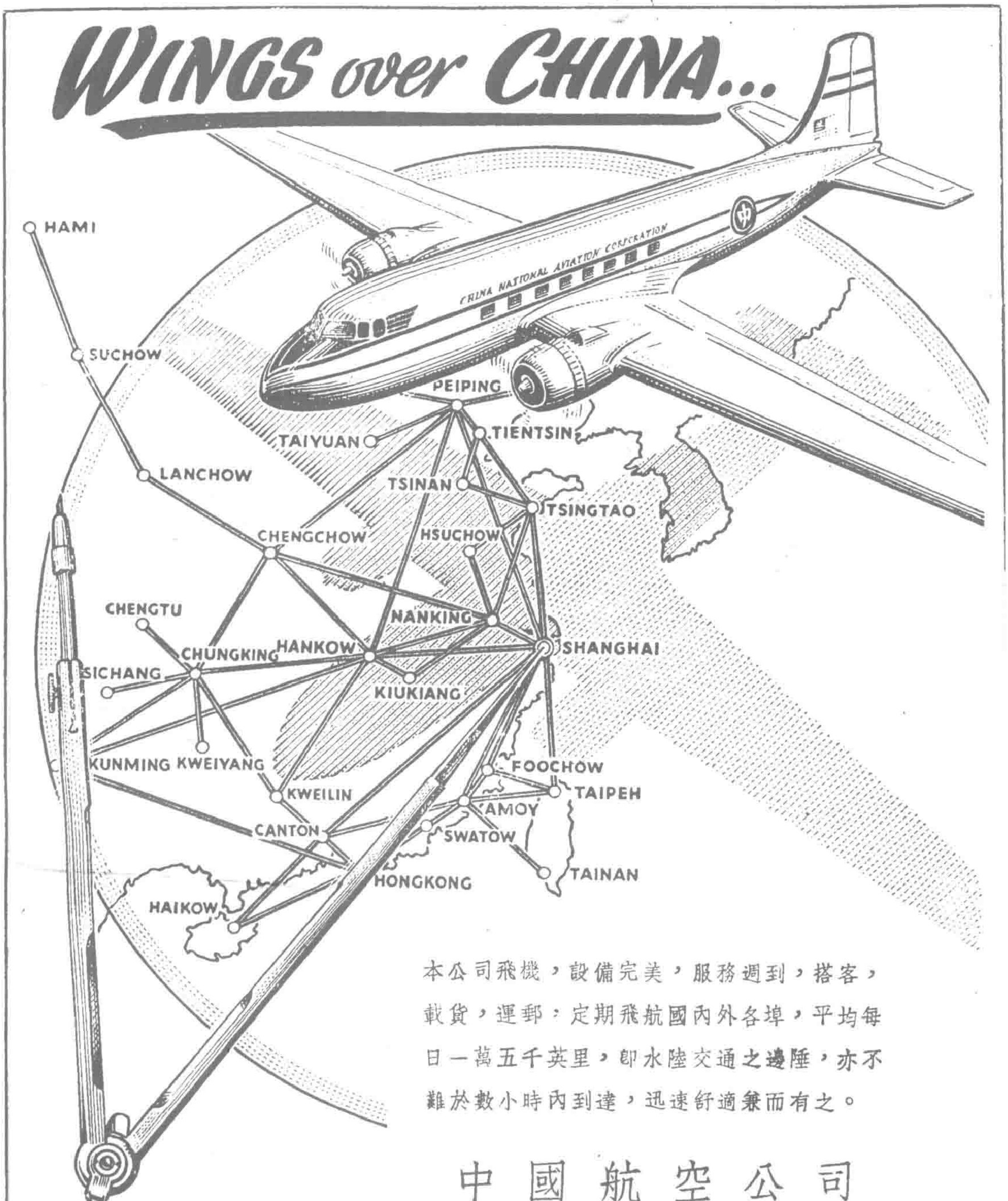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卷・正月特大號

CHINA TRAVEL

Vol. 22, No. 1 · January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

SHANGHAI, CHINA


WINGS over CHINA...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HAMI
SUCHOW
LANCHOW
PEIPING
TAIYUAN
TIENTSIN
TSINAN
TSINGTAO
CHENGCHOW
HSUCHOW
CHENGTU
NANKING
CHUNGKING
HANKOW
SHANGHAI
SICHANG
KIUKIANG
KUNMING
KWEIYANG
FOOCHOW
KWEILIN
TAIPEH
AMOY
CANTON
SWATOW
HONGKONG
TAINAN
HAIKOW
本公司飛機，設備完美，服務週到，搭客，
載貨，運郵；定期飛航國內外各埠，平均每
日一萬五千英里，即水陸交通之邊陲，亦不
難於數小時內到達，迅速舒適兼而有之。
中國航空公司
CNAC
The Pioneer Airline of the Orient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二號　電話一七二四九
售票處：上海南京東路沙遜大廈　電話一五七五七

民生實業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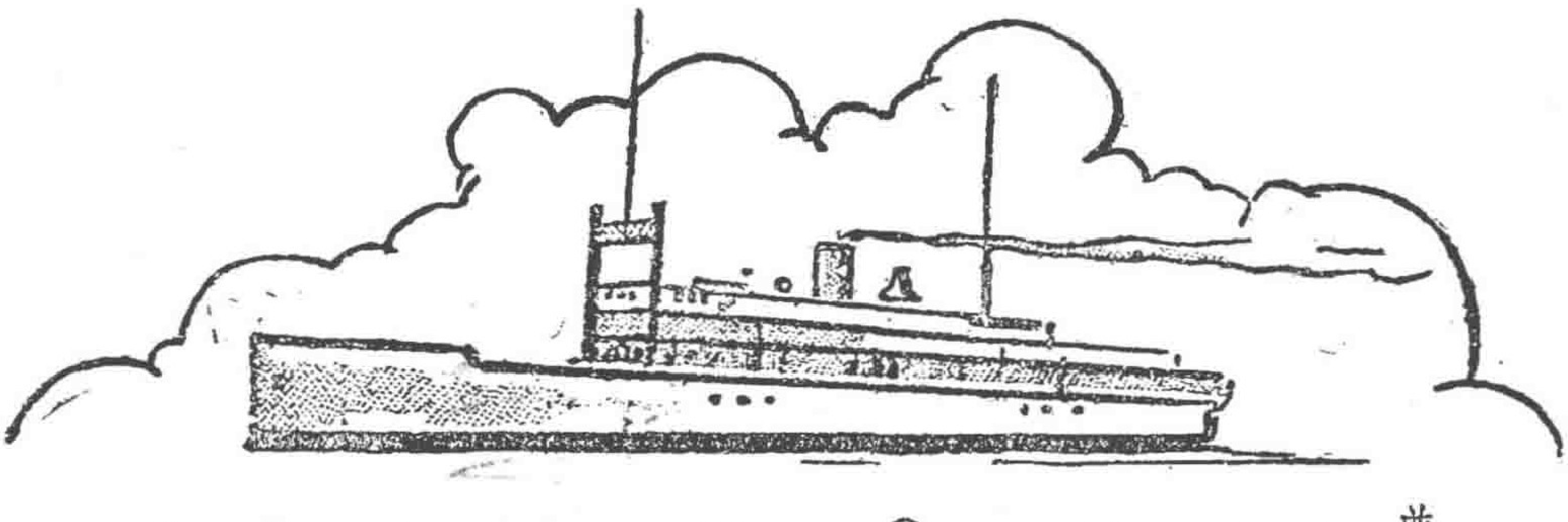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辦事處 沙市 忠縣 涪陵 長壽 江津
瀘縣 宜賓 樂山 北碚 合川
成都 香港 廣州 汕頭 紐約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業務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航業——現有輪船九十餘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沿海：申台 申津 申穗 申港
長江：渝申 渝宜 宜漢 宜申
渝瀘 渝敘 敘嘉 渝長
渝涪 渝沙 渝合 渝唐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北京路二五五號六樓 電話 一四〇二六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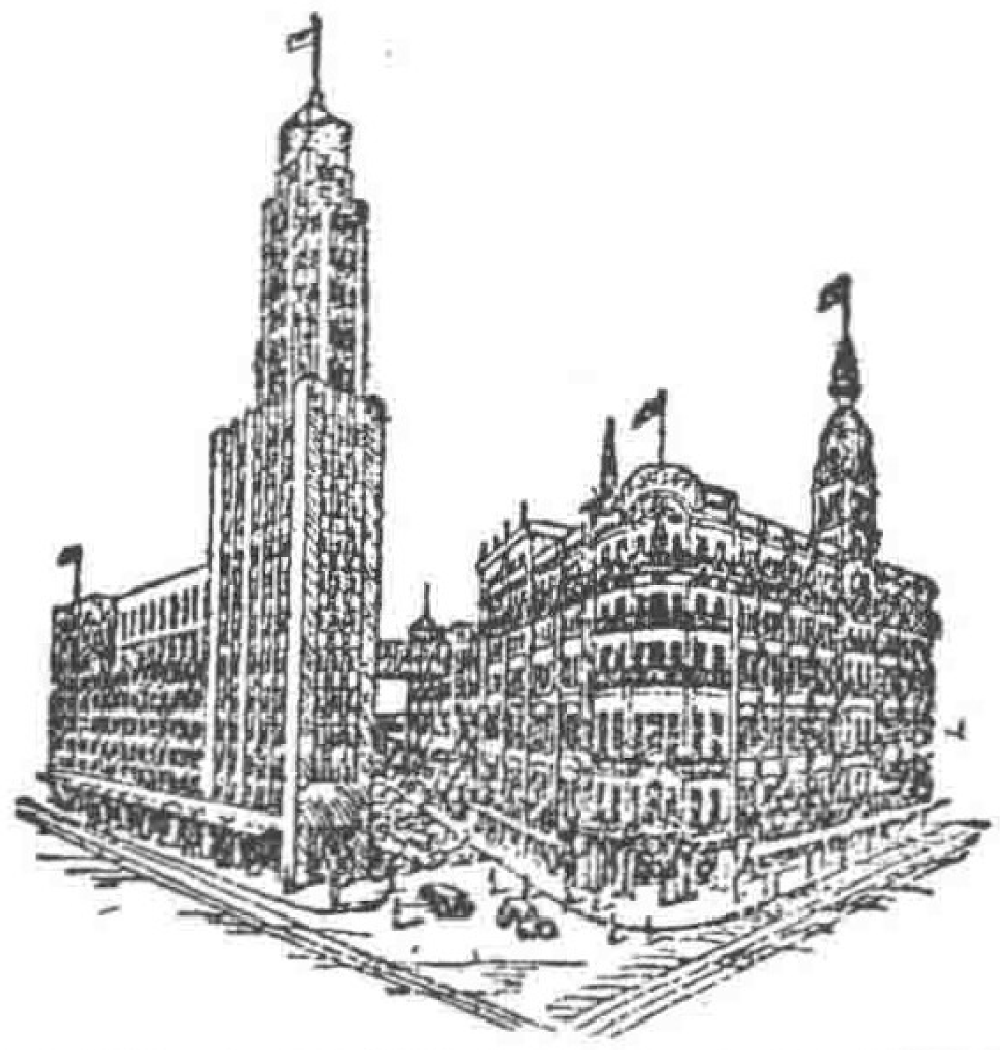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國光牌

主要產品

天然氣	汽油
煤油	柴油
重油	燃料油
潤滑油	潤滑脂
溶劑油	剎車油
瀝青	炭烟
丙酮	丁醇
石蠟	蠟燭

資源委員會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營業單位普遍全國•

上海 杭州 南京 漢口 重慶 蘭州 西安 酒泉 天津 北平 青島 廣州 瀋陽 錦西 台北 高雄


三星繪圖鉛筆
TRADE MARK
SHANGHAI PENCIL CO. - THREE STAR - ★★★ 3240 - 2H
高等國貨
鉛質純淨・濃度適中
揩擦易去・繪圖必用
上海鉛筆廠出品
徐家滙路
三二四号

新新毛紡織染廠

花色最新

新穎大方
雍容華貴

This label
indentifies
THE FINEST WOOLENS
IN THE WORLD

本廠榮譽出品四季花呢應有盡有

物質優良

不問春夏秋冬
不論男女老幼
不分中西服裝
莫不悉宜
悉稱

發行所：上海虎邱路十四號五二室電話一〇七九五
廠　址：上海中正西路張家宅一〇八號電話二一七八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二卷・第一期・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正月一日

第二十二卷第一期目次

正月特大號徵文特輯

北平頤和園昆明湖……趙乃謙

第一題　車中人語

車而不同……孫福熙……一

兩個客人的一個車廂……姚蘇鳳……二

車廂傳事……陸丹林……五

對號座……葉勁風……六

願君到處自提名……豐子愷……七

難以忘懷的印象……周曙山……八

五十年來……袁道冲……一一

京滬夜車中口占……施翀鵬……一三

順風進步……鄒百惠……一三

週折程程黔桂道……潘太風……一四

第二題　海客談瀛

新歲談屑……徐仲年……一六

旅行到病人的天堂……周　尙……一八

我羈留在移民局……楊天人……二〇

我們要知所抉擇……郭祝崧……二二

洛桑夢中却盜……程志政……二二

伊東拾零……何正璜……二四

寄劉禺老……姚鵷雛……二五

第三題　各地名殺

廣東的香肉與龍虎會……陸丹林……二六

東南食味……雷　紅……二七

「黃雞白酒嫩菠青」……溫肇桐……二九

第四題　風花雪月

開封的風沙……胡山源……三〇

湖山勝處看梅花……周瘦鵑……三一

恭賀新禧

中國旅行社同人鞠躬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第二十二卷・第一期・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正月一日

第五題

峨嵋山月半輪秋……郭祝崧……三四
風花雪月話西溪……儲裕生……三五
北國冬月……丁惠康……三六
重慶的「四夜」……王平陵……三七
錢塘江的潮……黃行天……三九
關中之風花雪月……蕭梅性……三九

○空航談片

歸來……徐蔚南……四〇
航空旅行的趣味……張德乾……四二
飛行中的最後一剎那……趙爾謙……四四
空中女侍應生……徐菽園……四六

第六題

集團旅行

值得回憶的集團旅行……余楠秋……四九
大場……趙景深……五一
獻給主辦集團旅行者……秦瘦鷗……五二
世界攝影傑作〔美術圖景〕……費求……五四
浦濟車恢復新〔美術圖景〕……陳其英……五五
香島浴在暖流中〔美術圖景〕……阿瑛……五七

濟浦通車巡禮……陳其英……五九
伊麗莎白公主大婚記……張安治……六七
印度自治領首都德里風光……伍必熙……七三
昆明黑龍潭四勝……趙德厚……八〇
踏進了美國學府……梁曼娟……八二
戰時行脚……阮毅成……八六
旅行事業的保姆湯姆斯柯克……伍墨衡……八九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九三
交通消息……一〇〇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班機表……一〇三


PENCIL 4H
合記敎育用品社
提倡真實高尚國貨
介紹欧美名厰出品
学校文具
敎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欢迎批發
總　社　上海河南路一八八・一九〇號　電話 15818
門市部　上海河南路一八五號　電話 97800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香港分社　雲咸街四〇號

旅行雜誌

三十七年特大號徵文特輯

以收到先後爲序

三十七年徵文

這一回徵文，我們事先擬定了六個題目，分函友好和各地作家，請爲執筆。到現在截稿時爲止，收到佳作二十八篇，因爲要提前出版，遲到的只好留待下期補登了。我們很覺得榮幸而愉快，以這些名貴的作品，登諸卷首，希望讀者們以悠閒的心情，領略每一篇的趣味，把一切煩惱事情，暫時拋開，寄情於山水之間，這不是一件很有益的事麼？在讀佳作之前，請先讀六個題目的內容：

第一題：車中人語

你乘火車或者不下百數十次了，在午夜，在曉色迷濛時，你見到形形色色的事情，是那幾件的事印象最深刻？譬如說，暮春艷陽天氣，坐在車牕口眺賞山川景色，驀地裏聽到人聲鼎沸，知道車裏出了事，趕上去一問，原來旅客失竊了名貴的東西，經過一番紛擾以後，東西又合浦珠還了，這是一幕小小喜劇，但其間有很可寫的資料。這不過是一個例，車中的旅客太多了，車中的事情也太多了，你不妨想一想，準會有無其數的舊事湧現在心頭。

第二題：海客談瀛

我們閱昔人筆記，嘗有「海客談瀛」這一類的紀述，所報道的都是些海外不可思議的怪事，令人在可信與不可信之間。現在我們舉出這個古老的題目，希望得到一些嶄新的紀載，無論你在巴黎，在倫敦；在華盛頓，在莫斯科或者在外國的任何一個角落上，凡是你親身遇到而認爲新奇可喜之事，請你寫下來。

第三題：各地名殽

我國地大物博，各處出產豐富；每一個地方總有它的名殽，足快朵頤。當你旅行到北平時，你總得去嚐嚐肥碩的塡鴨，那一種香脆肥腴的風味，可使你一輩子也忘不掉。他如西湖的蓴菜醋魚，奉化的大芋頭等等，旅客們都是心嚮往之，值得我們寫出來；一則留一個味覺上的回憶，其次還可以給別人做嚮導哩！

第四題：風花雪月

這裏的所謂風花雪月，並不是指優美的女性而言，我們想把眞正的風呀、花呀……譬如西北的大風沙，洛陽的牡丹……等，作爲題材。顧名思義，一定有很好的文章可以寫出來。

第五題：空航談片

航空事業在我國，一日千里，前途的希望無窮。我們希望你能把身經其境的回憶，寫出航空旅行的特徵。當然在航空旅行中所遇一切可珍貴的材料，我們尤其歡迎。

第六題：集團旅行

最近旅行的風尚，已由少數人的伴侶，推廣而集團了，這是一個極值得倡導的事件。在集團旅行中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朋友，得到很多的知識。假使你已經參加過這種旅行集團，請你把經過的片段，或值得注意改進的地方，擇尤寫出來，最好以趣味爲第一，這是我們所最希望的！

·第一題·車中人語

車而不同

孫福熙

在火車中，頭等是兩人一座，二等則兩人或三人一座，加上左右對面，共計八人至十人，不必你勞駕移動寸步分毫，每刻每秒鐘是面面相顧的。然而一般人都是板起面孔不相聞問。看鄰座的茶杯被報紙緩緩的傾倒，茶水流滿桌面，沒有一個人去扶持。一個老人，一個幼童，提了不勝負擔的箱籠，沒有人相幫放置。如果要放到行李架上去，你剛剛阻擋了他的行動，還是絕不相讓，毫不動彈。有人頭痛了，嘔吐了，旁人絕不慰問，各人裝腔不見，把面孔黏在報紙的後面。

諸位試在這車中實地觀察，請問是否我有意揑造。

歐洲社會絕對不是這個樣子，凡在車中相遇，必相互問好，通姓名，詢去處，交換通信處，互道自己的家庭與職業情況，這車輛中的和樂空氣，當初是一個交際沙龍，後來有如父母兄姊的親切融洽了。如果說他們虛假，竟如演出一幕戲劇，那末我們演唱人間樂趣，總比演唱中國社會的冷漠殘酷是有意義多了。

抗戰以前，我在滬杭車上奔跑，至少每週來

兩個客人的一個車廂

姚蘇鳳

這篇文章裏的背景和情調，祇能存在於一個十年前的京滬旅程中——今日，旅行人都知道：在每一次京滬車的每一個車廂裏，即使幸而不爲「沙丁魚」，至少也不能有不被佔據的空座的了。

因此，我特別記得清楚也特別珍重那一個我所身歷的十年前的故事。今日寫下來時雖然有點像了一個不可信的故意安排的小說裏的場面；但我願意用我的至誠向讀者保證：這裏的一切都是眞實的，包括我自己的有點輕狂也有點矜持的心情。

* * *

那一天晚上，突然發生了一件必需在第二天早晨十點鐘以前在南京跟一位朋友當面談判的公事，使我不得不在當夜搭乘最後一班特快車離開上海趕去。好在不需要任何準備，我就及時地到了北站。想買臥車票，不幸而臥車票已經賣完；不得已，就祇能買了一張頭等車票，倉皇上車。我原也預料頭等車中決不太擠，儘可以獨自佔據着一張雙人座的大皮椅，而在整個的旅程中自求安睡的。

然而，這一節車廂裏祇有我這惟一的一個乘客，却也不在我意料之中。後來我想到了這個道理：當然是因爲別人祇會在頭二等臥車或二三等普通客車之間做着選擇，二等臥車還比不帶臥舖的頭等車來得便宜，所以如果不能搭頭等臥車就必搭二等臥車，如果二等臥車也不願搭，自然必搭二等或三等車了；搭頭等而還是不得安臥確是太不上算的寃枉事。因爲那個時候這樣一個打算至少也可以省得十塊錢（那個時候的十塊錢的確是能够被多數人所考慮的一筆費用）。所以像我這樣不搭臥車而仍買了頭等車票的客人的確是難得有的。

直到火車開動，這一節車廂裏還是祇有我這一個乘客。車上的侍役給我送上一杯茶以後也就沒有再進來過第二回。我選擇了車廂後端的最末一個座位，身體靠在一個角落裏；放眼四顧，祇有孤寂——不惟漸覺無聊，而且簡直有點恐怖之感了。

時間是在深夜，我却絕無睡意。火車行走時人們的眼睛本來可以瀏覽窗外的風景的，然而此時的窗外却是漆黑一片，僅見偶然閃動的稀微燈火；車廂裏呢？黯淡的燈光下祇有空虛的坐椅，空虛的桌子和空虛的行李架；彷彿令我怨恨着「世界上的人未免太少」了。

越是感到無聊越覺得難以自安。喝一口茶，吸一口烟，也都失去了自然享受的意味，而成爲無可奈何的聊以自慰之舉。讀報吧！我的惟一的旅伴就是一份報紙！我的

回一次，有時且由杭州直達南京，車站與車輛上的事與人都熟識得很，也得到了許多智識。有一次是坐花車，幾張沙發與其他佈置，都如在客廳中，不過這客廳是行進的，有時是搖動的。因爲花車後面不掛他車，故看到軌道向後退去，這印象是很深刻的。車窗是客廳的活動壁畫，隨時更換景物，滬杭路烏柏葉紅時，尤爲熱鬧有趣。

除頭二等以外，我常購三等票，一則保持眞性，藉免養成非頭等不坐的惡習，二則藉以與眞性的大衆同胞接近，得到社會的眞實情況。三等車上眞能得到很豐富的材料。他們講出自己的苦況，天災人禍土劣的重重壓迫，安分守已與讀書明理人的吃虧受寃，以及批評政治的由衷實話。

現在，坐三等車不能稱爲「坐」，有立的地位已經是幸運萬分，車中亦無話可講，所以既無車中人語，亦不能得豐富的材料，所謂材料者，再簡單不過了。

民國十五年，我第一次從歐洲回國的第二年，奉直戰爭又起，北京城上，居然有了世界第一次的空襲，奉軍令白俄技師駕飛機在北京城內投小型炸彈，一次是傷了人家的小雞，一次是彈落中南海，炸死了幾條魚。但人心惶惶，都想離京，而京奉、津浦、京漢三條鐵路均告斷絕，多少人想走而無法可想，天天跑火車站，沒有通車。有一天，據說由「外國人」提議，在京漢路開行頭等車一列，凡購頭等票一位，可帶僕役一人，付三等票價。我與一位女士同行，當然是讓小姐坐頭等，我充僕役。臥車每間兩位，沒有他人，我即以三等票坐頭等臥房中。車行至信陽附近，關山險阻，這是南方軍事重要地帶，火車即停開，據說是軍事守衛者不准通行。這時吳佩孚督鄂，信陽守者即屬於吳。至今猶憶朝晨的太陽從東面車窗中進來，看他緩緩的出去，午後則從西窗緩緩的進來，以至於夕陽下山，而窗外「風景不殊」，一天沒有開行，竟如住在家園書房中。這一天的火車，其效用如開了旅館。最困難的是食物，餐車中的食物售完了無法補充，每人每餐只准叫湯麵一罐。京漢路食物，不用盤碗，而用瓷罐，湯水不易傾出。後來經車中的「外國人」要求與保證，停了兩天的火車始得續開。車中多爲外國人，原因必爲中國人不願冒此戰爭危險。所謂保證者，並非火車通過，有什麼軍事上的責任；守衛者不准火車通過，是因爲火車售票所得票價，全由北京收去，所以不准放行。經外國人的排解，保證令北京以車票收入之半繳付南方，車得開行。我們的旅館居然生了脚，走動起來了。

太原舉行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以後，會員們坐了正太鐵路的頭等車回北京去，正太鐵路是輕便路，坐在頭等車中，客人寥寥，我們就兩人一間臥長椅上。到了某一站，

五九—〇一二

猛然想起前面就是崐山。於是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說不定崐山會有大羣的客人上車來的……說不定上車來的大羣客人之中會有我所認識的朋友的……

然而，到了崐山以後，崐山所有的上車的客人一個也不走進我所坐着的這一個車廂裏來。

火車又開行了，我的眼睛又不得已地投在手裏的報紙上，雖然我已經不想再去讀它。

我實在不懂得爲什麼每個人都遺棄了這一個車廂。我已經敢於把自己比做一個被放逐在無人的孤島上的囚犯。否則，從我的經驗想起來，在這過去的一段時間裏，至少也該有火車上的查票員，憲兵，或者賣五香茶葉蛋的，賣牛肉乾和糖果麵包的，或者車上的侍役，應該來問問我的訊啊！然而，今夜，他們一個也不來，眞的像是故意逃避開我似的。

幸而，蘇州站又快到了。這是我的故鄉。我知道，依照向例，蘇州站上車下車的客人不會缺少。所以我又把我的希望寄托給蘇州：「到了蘇州以後一定有人上車來坐在我的面前了，一定的！一定的！」我想。

在漸漸撲面而來的蘇州的燈光裏我有更多的更樂觀的遐想——任何一個在寂寞中的人總是有着遐想的——我甚至於想到在蘇州上車來的人恰巧會是某一個我所認識的，想望的好朋友；我想到他或她將坐在我的對面，於是我們將用無盡的談話直談到旅途的終點。而萬一上車來的人不是我所認識的呢？至少他總是我的同鄉，至少也總可以憑着這一點關係談得一見如故的。

剎那間蘇州到了！我立即打開了我的身邊的窗子。頭伸了出去，眼睛向月台上的擾擾着的人羣搜索。我自己預先決定，祇要我能够發見一個熟人，即使他不是買的頭等票，我也一定要把他拉進這個車廂來了。

然而，車站上的人一個也不是我所認識的，而且，到底還是沒有任何一個人走進我所獨佔的這個車廂來。車廂前面的門總算開過一次，但那是車上的侍役給我來在茶杯裏加了一次開水。直到車站上的鐘聲叮噹地響了起來的時候，我幾乎歎出一口氣來——我自己想：「看來又祇能巴望着在無錫（下一個大站頭）上來的客人了。」

突然地，就在我的座位的旁邊的車廂門碰的一聲被推了開來。我的眼睛裏彷彿接觸了一陣彩色的光亮——不是幻覺，不是幻覺！現在，「皇天不負苦心人」，眞的是有一個客人——而且是一個女客人，一個年青的漂亮的女客人，走進原來爲我所獨佔的車廂裏來了。

此時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已經全部的被她所吸引住。我開始發覺的第一件事是她的眼睛比她的脚步更快。顯然地她也十分驚奇着這一個車廂裏的過多的空虛。但是，她至

忽聞上來的人說法語，是女子口音，對車童說：頭等位置都被人長睡佔據了。她走到盡頭以後，又回到我面前，我一看是法國婦人，就問她說：「馬丹，要是你有頭等票，這裏是有位置的。」她聽到我說法語，甚爲驚異，立即收斂起帝國主義者的面目，現出巴黎交際社會所扮演的和易神態。她回答我說：「先生你是何等的仁慈，將給我一角的地位，車票我是沒有的，就是說：照習慣人家是不要我買票的，因爲我的丈夫是本路的工程師。先生，你令我十分驚異，你說法語這樣正確，爲什麼會到這裏來的呢？」她一路指示風景古蹟等等，說得入情入理。

有一次是滬杭夜車中出了軌，很有生命的危險。當時是一個急驟的煞車，先是各輛車的先後推擠，繼之以左右的最大擺動，這擺動的加大一分即是覆車了，幸而沒有傾覆，茶杯倒掉了，行李從高架上滾下了許多。小損失並不少，而大損失與傷害是沒有。大家就開始探聽出事的原因。茶房傳來，說是車頭出軌，原因是機器車頭的一個輪子出軌。車停曠野中，電燈光沒有減少，我就下車走向車頭去看，原來一個輪子的鐵皮剝去一大層，變成S形，飛向田中，輪子就出軌了，車的震動是煞車急驟之故，倘煞車較遲，則車頭傾覆，災禍就大了。車輪是用鋼與鐵層層相間膠合成功的，不知何以驟然脫膠了。這一天就電杭州站開列車來接，搬運行李等事安定以後開車，到杭已將天明了。

我現在再說一件車中故事，來結束這一篇小文字：遊瑞士的時候，照例是要去坐坐籃車的。重慶有纜車，與香港的上山電車一式，今年預定建造的廬山纜車也是此種。瑞士的是空中籃車，在兩個山峯之間的空中對渡，兩端結鐵綫，上懸方箱，即高樓大廈中常有之升降電梯宛如竹製方籃，通電後，籃緣綫移動，可達彼岸。行至中途，俯視脚底，則百丈深谷。車中一美貌少女與我軟語：

「先生會有坐此車的經驗否？」

「是的，小姐，我的經驗從此刻在開始了，你很知道，瑞士的籃車是世界的獨步。」

「我猜先生必定是一位藝術家。」

「正是，我在學習油畫。」

「我很想知道東方藝術家對於瑞士風景的批評。」

「我們欣賞上帝所創造的成績，力求了解是可以的，如果要批評，只是徒勞而無結果的。」

對着這美景出神時，不覺籃車剛到適中的地方了，鐵綫下垂，車身動盪，她便急促的發問：

「當你在這危險的時候，你想念什麼人？」

「我無暇想念什麼人了，除了眼前的。」

在相對歡喜中渡過了驚喜交併的旅程。〔完〕

少已經看到了我，也至少對我有了一個考慮或審查。她的眼睛的確是略不經意地在我的身上用最快的速度滑了過去的，可是我可以相信她已經有了一個更快的決定。我祇看見她開始邁步前進，前進又前進……我看見她走過一個空座位又走過一個空座位，……我看見她越走越離開我，似乎始終不會發見着她所值得坐下來的地方；雖然空的座位很多，雖然每一個空座位都在迎候着她的光降，但顯然都還得不到她的垂青。

我有點焦急；她已經漸漸走近這個車廂的另一端的門口了，我眞怕她僅僅是一個「過客」——我眞怕她的整個的形相馬上就將在這個車廂的盡頭處倏然消逝。

感謝上帝！她眞是屬於這個車廂裏的（我甚至於想寫「她眞是屬於我的」）！現在，像一隻翩翩的蛺蝶似地，她終於停止下來了。是在最後的一個空座位上——我相信她還是在走進這車廂來時看見了我的位置所在而有意如此決定的——她已經坐下來了；她已經決定的地屬於這個車廂和這個最後的座位了。

現在，在這個車廂之中，我們面對着。如果把這車廂的四個角落交叉地畫出兩根直線來，我跟她便位置在一根直線的兩端——我們分佔着這個車廂中所有的座位的距離最遠的兩個據點。設想這個車廂是一個地球，我如在南極則她在北極，我如在北極則她在南極。總之，她顯然是故意地選擇了這樣一個位置的。所以，我甚至於相信，如果這個車廂還不止現在這樣大的話，她一定還會坐得更遠點的。

我有點怨她。因為在我的心上，我實在祇能希望她坐在我的旁邊或對面的最近的座位上。而且，她如果一走進門來馬上就在最近的空座位上坐下來不是便利得多麼？她何以如此不憚煩地故意坐到了最遠的一個座位上去？她多少有點討厭我吧？她看不起我？或者她怕我？然而，她倒不怕寂寞？

是的！我可以找出一個理由來的。我明白：一個蘇州的小姐總是怕羞的；說不定她是難得出門的；她當然不好意思在這樣大的一個車廂之間故意靠近了一個孤獨的陌生的（而她的心上也許還要加上「靠不住的」這一個形容辭）年青男人而坐下來。

但是，整個的她還是暴露我在的眼睛裏的。當她坐定以後，我看她看了好幾次，恰巧知道她也在看着我看了好幾次。我們的目光每次都是邂逅在一條直綫上的；然後，我的眼睛逃開或者她的眼睛逃開；雖然我再向她看或她再向我看時我們的目光又常常會得糾纏在一起。

她是一個年青的蘇州小姐，很標準的一望而知其為蘇州小姐的蘇州小姐（請恕我：我能够如此覺得，但不能够說出所以然來）。她沒有帶太多的行李，祇有一個手提皮包。身上穿着一件薑黃色的旗袍，旗袍外披着一件粉紅色絨線織結的短外衣；短外衣的胸前微微聳起的部分織有一簇細小的圖案或者英文字母——在車廂中的太暗的燈光下我無法看清楚它究竟是什麼——一隻小皮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我可以斷言她一定也開始在感到無聊感到寂寞了，然而，可憐她連報紙也沒拿一份。

車子從蘇州站開出以後不久，車廂裏總算也有過一個比較熱鬧的時間，先是侍役來給那位小姐泡茶，繼而兩個查票員在一羣憲兵伴同之下來執行例有的工作。至少已經有兩小時沒有開口說過話的我故意用純粹的蘇州話問着查票員說「為什麼這一節車廂裏祇有兩個客人，是常有的事麼？」——但我的目的與其說是眞想獲取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不如說是希望我的聲音能够使那位小姐對我有一個同鄉人的認識。

查票員和憲兵走出去以後，車廂門就又把我們這兩個陌生人關住在這一個車廂裏。我心裏想到幾個最重要的問題：「凡是我此時所感覺的是不是也為她所感覺？譬如我此時實在很希望跟她談話而她此時是不是也在如此希望？譬如我想像她也許正在希望我會得突然走過去借個什麼理由以打開一個相對不理的僵局而她是不是眞會有這種心理？譬如我眞的走了過去眞的向她談起話來她會得答應我或者會得拒絕我？譬如我此時決定走過去跟她談話又應該借什麼理由用什麼話來開始？譬如我這樣冒昧地做了是不是會得使她懷疑我的輕薄或者討厭我的多事？……是那樣的一串問題迴環地在我腦際畫出了許多花朵似的想像，却又自己不敢作任何確切的回答。

我開始吸另一支香烟，濃濃的噴出一口烟來；然後，我的眼睛從浮盪在我面前的烟幕裏更胆大的向她看過去。呀！她不是也正在更胆大的看着我麼？

可惜的是，我吸烟而她不吸，否則，她也許帶了香烟而沒帶火柴，她不就可以借着這個理由而跟我發生接觸了麼？但是，我知道，這種想法是不合理的：一個陌生人，一男性一女性，如果是第一次接觸而開始了談話，大概總是由男性為主動而女性為被動的。所以，如果我眞的希望跟那位素不相識的小姐談話的話，惟一可能的開始自然祇能由我自己設法先向她發動進攻。那麼，讓我走過去吧！讓我先向她提出一個問題或做一個要求吧！然而，不知為什麼，考慮再考慮，躊躇復躊躇，我到底沒有這個勇氣，我到底覺得我是不應該這樣冒昧的。

然而，寂寞是眞的，寂寞是越挨越難過的，而我又明明知道，寂寞是可以有方法排遣的，祇要我願意開口先說一句話。

我願意，然而我不敢。

我不停地向她看了一眼又看一眼；毫無例外地，我的眼睛總會在半路上碰到她的眼睛；可是，我的眼睛一逃開，我總敏感地覺得她的眼睛也就同時逃開了。

這樣的局勢一直維持着。我所看到或想到的事情有好幾樁：一是我始終沒有入睡，她也始終沒睡；二是一直到南京為止，雖然經過了好幾個大站頭，這車廂裏始終沒有第三個乘客上來或下去；三是我的確可以斷言她會多少給我以要我首先開口向她說話的暗示，然而我每次都欲說又止了；四是我更的確可以相信她的忍受寂寞的能力比較我弱得多，然而她的矜持却足以使她永恒保守着一種幾乎超過了限度的冷淡的狀態；五是我甚至於以為她已經對於我的毫無動作感到了失望或憤怒，她的心上可能在駡着我是個呆子是個完全不懂得女性心理的人是個胆小如鼠的毫無交際經驗的可惡的「小鬼」！

我自己也駡了自己：好懦怯無用的小鬼！

大概是在將到鎮江的時候我才糊里糊塗的丟開了一切的胡思亂想而矇矓入睡的。等到我被一陣喧囂雜沓的人聲所驚醒時，旅程已完畢，火車已進了南京站。

我故意慢慢地站起來。抬頭去看那位小姐時，她已經提起小皮箱，拿着小皮包，站了起來，依然輕率地對我看了一眼，偏偏捨近（她的座位旁邊不是有一個出口的麼？）就遠地一直走過了整個的車廂，走過了我的身邊，然後從我的座位旁的那扇門裏走了出去。

我跟在她後面下車，一不小心——也許因為她走得太慢了一步或者因為我走得太快了一步——兩個人的脚就在下車的時候互相的撞在一起了。

「對不起！」她冷冷地隨口這樣說。

「對不起！」同時我也冷冷地隨口這樣說。

——而這兩句說話便是我們這兩個共有着悠長而寂寞的旅途的同路人所曾談過的全部的說話。

車塵雋事

陸丹林

卅一年夏間，我由韶關乘粵漢黔桂路聯運車到柳州，車過桂林的時候，有四位客人上車，坐在我的隔座。他們感到車上無事，便從行李袋中取出撲克牌來玩，正在聚精會神，興高彩烈的時候。查票員來了，跟着的是幾個掛了自來得手槍的憲兵，見着他們打撲克，便義正詞嚴的干涉，說是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中，不應該當衆的公開賭博。而打撲克的却說是遊戲，並非賭博，因為絕沒有現錢做贏負，也沒有籌碼。賭字是從貝，既沒有現欵，怎能說是賭博的來反駁。兩方辯論，說話激烈，各不相讓。其他客人，也有加入辯論的。最後有一位客人說，憲兵隨車，是維持軍風紀的，普通乘客的車中事件，與憲兵職權無關，何必越俎代庖！這樣一來，弄得這些憲兵大坍其台，為了維持面子計，索性把那兩副牌子，向車窗外丟，如雪花的片片，隨風而逝，纔悻悻而去。而這幾位打牌客人，只有苦笑來解嘲並表示憤悵而已，其他客人却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二十年前，有一次與李君由廣州乘廣九鐵路車往香港，將到九龍前沙田附近的時候，李君從廁所出來回到座上，頻說：『上當！上當！』我問他的原故。原來他入廁所小便的時候，恰值火車經過山洞，那時所有窗門均須關好，免使煤煙侵入車廂。廁所的窗，沒有關閉，他在房裏，給煤煙侵襲，弄得呼吸都不舒服，故頻呼「上當」。可是等到由香港返廣州的時候，他的上當更大了。原來他將要經過山洞時，又入廁所大便，坐在馬桶上，煤煙從下邊的漏筒中上升。他感到呼吸不舒適，便牢牢地坐着，等待數分鐘之後，火車出了山洞，纔起來。怎知用手一摩臀部，黑如鍋底，用了許多草紙擦抹，纔稍去了一些。回座之後，也是頻呼「上當！」鄰座的乘客聽着，莫不掩口而笑。

畫家張大千，一年四季，無論春夏秋冬，幾十年來，在國內，在國外，都是好穿白布襪子。夏天有時在室內，便脫去襪子。有一次，乘京滬火車往南京，夜車賸有臥鋪，入房之後，把布襪脫去。同房的客人，很不高興的說他是不衞生。張一聲不響，不理會他。過了些時，這位客人吃香煙。張即把車窗啟開，北風吹入，房內空氣由暖和變了寒冷。這個客人隨即關窗。張馬上又把窗開啓。兩方爭執，喧嚷起來。護車兵憲，到來詢問究竟。這位客人說張脫掉襪子的氣味，有礙衞生，且又開啓車窗，容北風吹進來。張却以在房子睡覺之前，應該脫襪。而在房裏吸香煙，濃煙瀰漫房內，呼吸不舒適，應該開啓窗門來通空氣。各執一詞，互相陳訴理由。結果，在兵憲調解之下，這位客人不得在房內吸香煙。張由此得了勝利，而這位客人此後吸煙，只有跑出房外去。

戰前，我有一次到鎮江去，返上海的時候，有一位女客從蘇州上車，坐在我的對面的一個空座位，而這個空座位的旁邊已有一個四十多歲商人模樣的坐着。女客沒有行李，手抱一個約摸數月大的嬰孩。入座之後，尋機緣和鄰客相談，東西南北的無目的聊天。鄰客是單身

對・號・座

葉勁風

這眞是一回不平常的旅行。

下筆之前，我費去了不少時間的攷慮，攷慮應當用什麼文字寫，才能配合這種題材。我認爲用英文寫，只能發揮這題材的一半特性；用中文寫，也只能發揮其特性的一半。但如中英兩種文字參和起來寫，倒是比較合理想；可是，排字麻煩，倒在其次；却是不稱「旅行雜誌」的文字慣例，並且還要取厭讀者。退一步說話，即使不顧一切，用理想的「參合」文字來寫，也不能完全發揮這題材的特性；最多只能揮發其特性的四分之三而已；因爲其中還有不少半中不西，創造性的「洋涇浜」對白，無法表現。

這篇記載，既然不能用參合文字來寫，那只好要求讀者，多費些心思，一面讀，一面體會，某一句應該是英文底子，某些句是本國文字，另外還有某些對白，是「自我創造」式的夾生「洋涇浜」語句。所謂「自我創造」者，因其連標準的洋涇浜語程度都不够也。

× × ×

這天是星期五。下午一點零五分，退課的電鈴一響，全校教員學生，照例都得精神一振；因這是一週最末一節課，一想到週六全天，星期全天，都是例假，外加週五一個整下午，合計兩天又半，用不着上課，上自校長，下至校役，都有困鳥出籠的痛快，安得不精神爲之一振？

退課電鈴一響，我正敷衍完了第四級的「中國史」。（第四級相當於我國的高中一二年級）。但因我是校中惟一的華籍教員，不願落其他洋籍同事的褒貶，有損「國格」，所以只好沉住氣，在電鈴大響之後，故意弄點小花樣，多維持了這麼一分零三十秒的時間，讓大走廊裏有了人聲，這才下令退課，從容不迫，表示既有「學者」的涵養，又能認眞教書。

可是在退課鈴聲之後，再要維持這一分多鐘的時間，倒也不是一件易事。這第四級學生都在十五六歲之間，既屬最淘氣的年齡，而全校最頑劣的精華，又大概都薈萃在這一級；所以每位高足，不問男性女性，都無異小半顆原子炸彈。響了鈴還不讓下課，那還了得！何况又是全週最末一節？（全校連兩名冒籍的中國學生內，共有三十一種國籍，可謂人種展覽大觀。而第四級中，共計三十二名學生，少說也有十六種國籍。）

把講桌上一應猢猻王各式應用工具收集成一叠，夾在脇下，混在學生羣裏，昂起頭來，出了教室，剛剛走了幾步，陸地被兩位第六級女生，分開左右，襲了上來：

「老師，對不起……！」一個叫瓊的英籍女生，發揮了她微微帶瘦而含音樂性的聲調，這麼對我打了招呼。（她素以「謫仙怨」中女主角瓊芳登自居；神情之間，確有六七分相似。）

「什麼？」英國學校的教員，

客，感到旅途寂寞，和她談得有說有笑。等到車到崑山站時，這位女客託辭到廁所去，便把小孩交給鄰客代爲照料。鄰客接着，一口擔承。怎知女客一去，杳如黃鶴，毫無影踪。而遺下的小孩，呱呱大哭，弄得鄰客坐也不是，行也不是，面部表現異常尷尬的樣子。直到上海北站的時候，這位女客如老子出函谷關般，絕無下文。鄰客不得已，只得抱着這個不明來歷的嬰兒，交給北站的辦事處招領了。在火車沒有到達上海之時，同車的人們，議論紛紛多說這個遺孩，似是一個私生子，給母親故意遺棄，而這女客是在崑山站下車的了。

抗戰是非常時期，一切都與平時有點不同，在後方的交通工具，如火車、長途汽車，時有假冒傷兵，不守紀律，做走單幫小生意。鷄鴨猪狗，都隨意的帶上車廂內，不管頭等、二等、三車的座位，任意的放置，弄得有許多眞正購有車票的客人，反而難得座位，或者是有，也是弄得很逼狹的。客人有時和他們善意的說一兩句，那他們便一套大理論向你教訓，說是如何的忠義抗敵衛國，你們應該予以無上的尊敬，今則反而出言不遜的謾駡，實在是毫無國家思想。弄得你啞口無言。設使你是不識相而和他們辯駁，那就更加麻煩，小則給你臭駡一頓，把漢奸或敵人的走狗的帽子給你戴上。大的呢，有時且把你毆辱，弄得頭破衣爛，無從申訴。車上的人，沒有人敢去招惹他們，因爲他們或是跛脚，或是斷手，或有其他疾病，誰願意和他們發生糾葛呢？爲了這，他們在某一條鐵路線上，便聯羣結隊的走單幫運貨物了。後來軍事當局設法加强管理，這種不良現象，纔逐漸消滅。

有一年，淸明前，我到杭州去，同車的除了普通客人之外，有三十多個學生模樣的旅行集團乘客。車離上海北站不久，便有人來泡茶，每客一壺。怎知車將到長安的時候，茶役向乘客收茶資，並檢收茶壺茶杯。詎料在此車廂內，只收得茶壺四五個，茶杯六七個，損失了三十多個茶壺。弄得茶役手足無措，既無法交帳，又損失了茶具，到處尋覓，毫無結果。後來有人透露消息，說車子過了嘉興的時候，這批丘九們靜悄悄地把那茶壺杯等向窗外丟了出去，故茶役收取茶資茶具時，一無所獲。而這些丘九每人爲了兩角茶資而尋開心，糟塌了許多有用的物件，這種毀壞公物的玩耍（惡作劇），是要不得的。因爲這是於己無益，於人有損的動作。

對學生說話，照例帶着三分尊嚴；我當然也不能特別客氣。

「我們有點小小困難問題，不曉得應當怎樣解決……」瓊有些像在表演了。

「眞眞小，可是也很困難……」另一個叫摩舍的瑞籍女生，從旁插口幫忙。

「說出來罷，……什麼呢？」我仍舊維持着老師的威儀。

「您知道，我們五個人，希利，魯奔，摩舍和我；另外還有章孫小姐，決定明天，您知道，星期六，上嘉興去旅行……」

「最大的目的還是要坐一回遊覽火車，有對號座，您知道……？」摩舍又插口了。她是一個小個子，也相當漂亮，却不愛打扮；大概由於她喜歡研讀哲學一類書籍的原故吧。

「問題是什麼呢？」我表示了一點輕微的不耐煩，其實也眞的害怕誤了校車。

「問題就在章孫小姐頭上——她忽然變計，去參加上杭州的汽車旅行了。」摩舍比較爽利，不像瓊那麼溫柔得有些做作。

章孫小姐，是本學期從加拿大來的新敎員；喜歡旅行；有週遊世界每個名區住六個月的偉大計劃。同時她還喜歡寫通訊稿，寄到英美報上發表。

「那麼，你們四個人，難道不能去？……必定需要一個保姆嗎？」末了這一問，我是揣摩着英國紳士的幽默意味，帶着些諷刺腔調說的。

「不，老師；」瓊又開口了：「問題是因爲買了五張票，是對號座，老師！」

「我明白了。」在扶梯轉角，我停了步，準備果斷式的替她們把問題解決了牠：「你們是想把多的一張票退還路局，對不對？」因爲歐洲的民族，用錢很打算盤，絕對不肯多花一文無意義的錢，所以我也這麼替她們打算着。

「不然，老師：」摩舍發揮她的邏輯了：「票一退，當然又要賣出去；可是我們這五張票，恰巧在兩張對面的椅子上，一張椅上，有三個座，一張上恰好只有兩個座。老師，您知道，假定這張票一退，天曉得是個什麼樣的男人或女人買去——也許我們旅行的快樂，都要被這張票破壞了，老師！」

（老師，原文是Sir，這個字含有敬恭成份，英校學生習慣，每句話裏，至少要用一次，甚至好幾次。並不一定是老師的意義，這裏我找不到相當的代用語，所以就用「您」或「老師」二字。）

「哦，我這才懂得了……嗯……」我點了點頭。

「老師，這不是有點小小的困難嗎？」瓊顰起了眉尖，回到原題上。

「聽說，即使這張票保存不退，那張空座，仍舊有被侵佔的危險，據說這是「中國」習慣辦法！」全校學生心目中，如非特別集中注意力，多半沒有拿我當中國人的；所以這裏這位洋小姐摩舍，並非當面存心來侮辱我。

「難道不能再找一個合意的同學？」我口裏雖這麼說着，心下却也十二分給她們表同情。我目下惟一的消遣，是看電影。可是一打算去散心一回，同時又就着頗重的心事；因每個戲院，都是對號座，要



·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豐子愷

是運氣不佳，難保不碰到「惡鄰」。記得一次夏天，隔座的一位仁兄，也許有香港足，居然脫了襪子，把他一雙尊足，輪流放在腿上搔脚丫。還有一次，偏生碰到一位大胖子，坐在隔座，想必吃得過飽，兩小時內，要是加以統計，至少放了幾十響聯珠大砲，其臭無比；却又無法交涉。

「等等……」我想到了電影院裏這些經驗，又看見她們一面孔爲難的表情，心裏有些活動了：「我……要是你們同意的話，我來參加罷。……多少錢？……什麼時候回來？……什麼車？」

× × ×

一上火車我感覺到局勢變化太大了：原來在車廂的一個角裏，那位章孫小姐，竟好端端地坐在儘角裏，他身旁坐着瓊和摩舍，三人一排。她們對面一張椅上，也是三個人：靠窗是一大堆肥肉。不，是一個特號男性胖子。他身旁順排有兩個黃金髮的小傢伙；不問可知就是希利和魯奔了。

「哈囉，老師。」摩舍跳了起來招着手。瓊也抬身站起，章孫小姐揚起手來揮舞。她們對面的兩個小獨猻，（都是第二級生，希利是「無國籍」的德國原籍，魯奔是英籍。）他們回頭一看，立刻跳了起來，離開了座位；但跟我招呼未畢，兩人互相一擠一扭，爭着往原座上搶着坐下。

「害羞罷，魯奔，在火車上還要爭鬧！」瓊和魯奔沾着表親，所以開口申斥了。

「哈囉，各位！」我走近她們那裏，向他們大家招呼着，又對章孫小姐點了頭。

「我來解釋……」瓊沖着我含蘊帶笑；她穿着長脚襪和絨衫，披着麂皮短外衣。

「我來解釋！」摩舍也搶着說話：「您本來應當坐在章孫小姐這個座上；但章孫小姐出其不意的回了心，又另外買票上車；對號座却不在這裏，是在那一頭；」她邊說邊用手一指車廂的另一頭，「可是我們當然歡迎她和我們在一起……所以我們叫魯奔和希利兩個小東西，輪流上那邊去，一人一小時……兩個小傢伙要等您來吩吩，誰先去，誰後去，老師……」

「還有故事咧……」瓊接口了：「剛才我們跟這個中國紳士商量，請他換一個位子，您知道，他惟一的表情，只是搖頭。」她說着，一面學着那種搖頭的動作：「不知道他是不懂我們的話，還是不願意換座……」

「還有一段插曲咧。」章孫小姐也開口了，口氣有些故意在摹做瓊。她的年紀在二十五六之間，身個相當矮小；聽說教授法很高明，曾經受過專門訓練。

「是呀！」摩舍在課室裏有「話箱」的諢號，當然多話：「這紳士先生這們肥，可是他有一個很瘦很小的愛人，也在這車子裏；剛才還來送了香煙和糖果——我們想，他們爲什麼不坐在一起？——要是他們願意，我想那是很容易安排的，是不是，老師？」

「我可以叫他在這裏坐不安……」希利在校裏，相當頑劣。

「閉口！」摩舍不許希利多嘴。

「老師，想想我們六個人都坐在這裏，多麼快活……您，」瓊的意思，大概想我跟這大胖子辦辦交涉。

「我想，」我瞧瞧勢頭，又看看那位胖仁兄，一臉橫肉，手指上閃閃發光，一粒大鑽，少說也有四五克拉，（慚愧得很，這裏所謂四五克拉，極言其頗大而已，筆者實際上實在不知道一克拉究有多大。）而且又是一雙色眼；就這說話的當口，我發現他一連換了三付面孔：對我，是一付像當我癟三的面孔，另外還有三分嫉忿的意味；對章孫小姐，瓊，和摩舍，却是一付「喝一口水吞下去」的表情；對剛才說過淘氣話的希利，却現出一絲冷笑。所以我想，與其跟他去商量換座位，還是免開尊口爲佳。

「我想你們剛才所說讓希利和魯奔輪流坐開，倒是最聰明的辦法——來，」我對魯，希，兩個小傢伙一招呼：「你們兩個，絕對不能安坐在這裏的；我有經驗（指課室經驗）。你們兩個猜一回拳罷，一次爲準，誰輸了誰先滾開！」這猜拳雖不同我國搳戰方式，却也彷彿相似，是校中解決先後常用的習

難以忘懷的印象

周曙山

我自走出家鄉到江南來開始乘火車，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而於頭腦中還存有較最深刻的印象，則有如下的幾件：

1. 隴海車中　民國十八年的廢曆新年中，我由南京經過故鄉沭陽去太原，中間在隴海鐵路上，自新安鎮乘火車往徐州，遭過一次虛驚可眞是不輕。那是叫做「小隴海」，當時的車輛不多，次數又少，好像都是開的混合車，即票價不分等第，因而我也就擠在一節無座位的鐵棚車裏面。又因北方的冬季，那眞是天寒地凍，毫無綠意，既沒有窗口可憑，又有什麼野景可眺呢？只是那些兒啼母嚷夾以其他嘈雜的聲音，已經覺得很傷腦筋了。後於暮靄蒼茫中，剛過八義集，機車忽發生故障，只好停在四面不靠村鎮的郊野，以待徐州開個車頭來幫拖。這樣的等待，固然令人不耐煩，加之又餓而無飯可吃，遂致大家更爲着急。但我們却不要忘記了，那時那裏的匪患，並沒有肅清，於是幾個隨車保護的路警，都下車來放開了步哨，並令旅客也全數下車，且滅盡燈火，以防不測。至是大家都更

五九—〇一八

慣方式。

結果，魯奔輸了。他說了句「老師，您得留心時刻咧，」乖乖地走了。

希利挪到椅邊頭上，騰出當中的位置給我。這時火車早已開動，快過西站了。

「不，葉先生！」韋孫小姐作出哀求的神情：「至少請這位紳士讓你坐在靠窗。」她的原意，大概有些討厭那堆肥肉，尤其是那雙色眼，也許還有一雙不安分的脚，隔着條桌伸過去。

「眞的，老師！」瓊和摩舍也擁護韋孫的提議。

「你看，靠窗不是可以多看些好景緻嗎？」韋孫拿話來鼓動我。

「韋孫小姐……」我剛要答覆她們的話，那堆肥肉忽地張了口；先是一個大呵欠，隨即發話了；眼睛是瞧着韋孫的：

「幽羅克喜，挨羅克喜，不朗舍姆。西，羅克喜；」他掃了我一眼：「傚堪多……挨，不朗黑兒，挨堪羅克喜！」

胖子說話的當口，同時還揚起了那隻有鑽石戒的手，打着手式，發揮話中的意義。

「嘻！」摩舍聽見胖子說話，忍不住笑出了聲。

「噓！」瓊自已也笑着，倒又阻止摩舍，叫她不要笑。

「你明白他的話嗎，葉先生？」韋孫的神情，好像發現了「嘻嘻哈」似的，又驚怪，又覺可笑。

我把小希利的頭髮抓住，向他原來的位置上一撂，這才坐下，告訴韋孫小姐：「不能完全明瞭，可是我能猜出他的命意……」

「我全懂得！」韋孫笑着：「你知道，我走過不少地方，連黑人的話我也懂得兩句！」

「啊，韋孫小姐，講給我們聽罷——這紳士說的什麼？」瓊要求着。

「他說：『你要看風景，我也要看風景；大家一樣的心思。至於他——指葉先生——却不可以看；因爲這座位是他的，他有主權看。』葉先生，你瞧我譯得準確嗎？」

「維利古的！……維利古的！」大胖子又接腔了，他讚美韋孫的聰明。不只口裏說，並且還把兩隻蹄膀似的肉掌，拍拍拍地拍着，笑得眼睛都闔了起來，只賸得一絲縫。

「葉先生！」韋孫突然尖聲驚呼起來，不過聲音很小；驚呼之後，頓了一頓，似乎有了新的決定：「……不要緊——可是我請求你一件事！」她有些哭笑不得。

「很好，什麼事？」我笑着；心下已經有些明白：「可是要跟我換一下座位？」

「我被他踢了一脚；」韋孫邊說邊側着身子走了過來：「要不是在中國，我要叫警察了！」

「拿摩媳雷泡，介不識抬舉！」肥肉瞧着窗外，自言自語：「舍希奇，……」他提高了嗓子：「呑貼打拉，沙泰姆；揮夫貼打拉，溫奶特。——他還有幾句話，很臭的話，無法寫出。

我和韋孫換了座位之後，對韋孫和兩個女孩子瞧了瞧，看出她們各有不同的表現。兩個女孩子，大概不懂什麼叫做「沙泰姆——（上海行語『關房門』呑貼「二十」，揮大貼「五十」，大約係指美金。）等等的語意，但韋孫却是氣得不住的冷笑。

我的地位愈來愈困難。我這時不難做一個英雄，給那堆肥肉一點難堪；但又害怕其他同車的同胞誤會了，把亂子擴大起來；連理由都無法說明。忍耐下去？却又十分不甘；同時很怕那位韋孫小姐說我怯懦。大家都知道，凡是男女一同出遊，男子是應該負些保護責任的。

「下一站是什麼地方？老師！……還要多少時候？」聰明的摩舍，大概也看出了情形實在不好，同瓊耳語了一會，回過頭來問着我。

「松江，還有四十分鐘模樣。」我很明白兩個女孩子商量的內容。「你們可是轉了心意，預備提早下車——譬如說松江？」

「我贊成這個提議！」韋孫似乎平了氣，又恢復了常態。

「小鬼，你放冷靜些；」我一眼瞥見希利從袋袋裏掏出了一副淘氣的工具——紙彈和橡皮筋——止住了希利的動作，我又忙着答覆了韋孫和兩個女孩子；告訴她們，我

驚慌起來了，於朦朧的月色之下，莫不感到了大禍臨頭，手足無措，而遠望着四週的點點燈光，黑影幢幢，都似蠕蠕在動的模樣。霎時間則人已四散躲開了，大都是攜帶着少許輕便的東西，而我也就挾着皮包和一個僕從，悄然走開到百步以外。約等待有三個多鐘頭，幸而無事，車頭已到，大家又慌張的擠到了車上，却有許多人爲爭原位置吵，或爲不見東西噪，如此爭爭吵吵的一直到徐州下車，才於耳裏無所聞，却於心裏還有些餘悸咧。

2. 平綏車中　十八年春到太原以後，於夏初又去塞北，及於綏遠過了四個星期回來了，而於平綏路上見到那一幕慘劇，則更是目擊心傷。那裏因久不得雨，正是一個大荒年，我聽說於歸化市有災民呑食爛棉花等充飢的，以致對於王昭君的青塚亦不敢隨便往遊了。以此，那裏遂爲內地人販子的一個好所在，據說到鄉下去每以幾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年輕的女人。果然，我於歸途又乘火車到大同，便於車中見到許多村俗無知的少女，跟着不三不四的男人，雖給她們大都從新打扮起來紅紅綠綠的，但看來却還都是很不自然。她們概爲十三四歲至二十六七歲不等，其中有些喜形於面的高興，有些愁眉苦臉的失歡，也有抱頭揮淚的飲泣，並有連哭帶訴的爭吵。而那些男人，大半是中年以上，市井流氓，有的一個照顧四五個少女，所爲何用已可想可

很同意提早下車。

我最缺少急智，所以也最不善於應付當前的局面。我正在心下躊躇：「還是守住古人的話『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還是立刻給那堆肥肉一個教訓？」同時我漫不經意似的在對方身上搜索，要確定他是個什麼東西；然後再規定行動。

他身上是一套南京路大商店玻璃窗裏陳列的最貴西裝衣料，顏色花紋，當然與他的年齡絕不相稱；而所用領帶和襯衫顏色，尤其不調和。我可以決定他是三種人中之一：漏網漢奸、暴發戶、囤虎。也許是三種的混合物。同時我又發現他上面袋裏有懸徽章的小練條，徽章墜在袋裏，無法看明。但可決定他還是一個機關人物。

由於這個徽章，我決定了要給他一個教訓。教訓的方式和計劃，也打定了底稿。現在只是守候動作的時機。

「大孩子，振作起來罷！」章孫格格地對我笑着：「不要太顧慮我們；你知道，我們的旅行樂事並沒有被他破壞多少咧。」她說着，又看了看手表。

我也正想裝出振作的笑容，答覆章孫和兩個正在切切耳語的女孩子，忽然發覺車速慢了，有停下來的樣子。我帶着驚奇，向窗外一瞧，看出這裏不像站頭，連小站都沒有。方在驚疑不定，一個車上侍應，急匆匆從前廂走了過來。

「是不是要停車？——前面什麼地方？」我揚手招住了侍者。

「不曉得，作興要停；前面一里就是莘莊。」侍應答應了，匆匆的跑到後廂去了。

車子果然停了。地點是莘莊——也許發生了特殊原因。

「好呀，到了松江了！」摩舍歡呼起來。

「你瞧這多有趣味；我們買的杭州車票，目的地却是嘉興，現在忽然在松江着陸！——是不是松江，葉先生？還有，他們允許我們登陸嗎？你知道，我們正在苦海裏漂流着哩！」章孫發揮着音樂般的聲調，一口氣像迸豆似的，發出鬱積的苦悶。

「你們大家聽着！」我陡地站了起來，發出嚴重的命令：「這不是松江，地點是莘莊，我來過很多次，很熟悉這裏的情形；回上海很近，有長途汽車。假定你們預備就在這裏下車，絕對沒有人攔阻。聽着！……我預備辦一件小事；只要五分鐘——我還會跳車。你們先請下車，在車站外等我。可不許在月台上逗遛；免得加重我的困難；明白嗎？」我揮了揮手，發出了課室裏的威儀。

章孫很服從地領着四個學生下車了。車上的人都爭着探看窗外，也有下月台去的，想是要探聽一些陡然停車的消息。

我對面這堆肥肉，却凸出了一雙帶着紅絲的黃眼珠，對我射出憎恨的兇光：「觸那，大家中國種，啥體替外國小娘×捧『雷泡？』××……××……××！」

「喂，你是個什麼東西！？」我發動計劃了：「我要不是怕外國人笑話，早給你下不去了！……你知道這些外國人是誰？」我提高了嗓子；要叫近邊的人聽得清楚些：「四個是我的學生，你辱罵的那個女的，又是同事，又是新聞記者！你這傢伙，怎麼這樣無『皮胃』，一張臭口；不怕外國人罵中國人下作，替中國丟臉嗎？」

「儂啥個東西！？」他對我反攻了。

我沒有讓他再罵，便隔着條桌倏地探身一伸手，把他那個徽章連根拔了下來：「×××！」這幾個字我不願發表。再看反面號頭是「三一三。」那個機關是官商等四合一式的混合物。

他當然也在動作：掙命似的站了起來，對我張牙舞爪，可是那一肚子的肥膏把他抵在條桌對面，不能做出什麼動作來。他一手抓起了茶壺，作勢對我砸來。我看明了徽章上的字，一見他的猛烈動作，便隨手把徽章往窗外一拋，跟着探身過去，伸開巴掌，照準他油膩膩地的肥臉，連鼻帶眼，往他座位上一按：「坐下罷：」像奇跡似的，那一隻茶壺，他始終沒捨得砸出手來。

「希利……魯奔……快來！……老師不許你們偷看哩！」我下車的時候，聽見摩舍這麼高聲叫着。

知。這眞引起了我非常的注意，要用心觀察，却也有些壯年的農人，似爲自己特去討來一個廉價的老婆。內有一個少婦鬧得最厲害，她約二十三四歲，似乎多少還讀過了幾年書，跟着一個很土俗的年近五十的男子，在他每想用手去撫慰她，輒遭她很嚴厲拒絕。並有時她忍不住，便舉首向車中全是陌生人來哭訴了，據她說：「我的丈夫雖因貧病交加而死了，但我還有一個一週多歲的孩子，不能忍心就把他丟下，將從此不見！所以，我今寧願自己也餓死，決不再跟任何人去過日子。……」然而她雖那樣的哭訴，連我也在內，終於沒有一個人能替她想出一個什麼好辦法，畢竟最爲關切她者還是那個老傢伙。

3. 北寧車中

十九年五月，北方戰起，我幸而由太原到北平，再轉車往天津乘海船南返。那時我是乘的北寧路火車，自己帶了大小三個人，還承派來兩名憲兵護送我。但此路與平漢路上確是同樣的紛亂。因此到天津以後，再着人到火車站去提行李，而扣牌的十九件，竟少了一件。這一件包裹裏面是些什麼東西呢？及經過檢查，則是一條鴨絨被，兩條絲棉被，一條皮褥子，一條俄國毯，一條駝絨毯等物，我不免爲之可惜。越日，接到行李房的通知了，說已經查出，是誤下在豐台站，俟下次車就帶來。我只好住在旅館裏等了，但等過了一星期，還沒有運來，再問則仍無確期，謂因軍運頻繁的緣故。自然我已不能再等下去了，但那時在天

五十年來

袁道冲

「車中人語」眞是海闊天空而又富有意義的一個題目；這其中；含有藝術，亦含有哲理。

一、動靜交相爲用的境界

人生是動靜交相爲用的，有動無靜，或有靜無動、俱不足以完成其人生。車中人園居斗室，有似囚人入監，病人入院，輕易不許出其方位，這是何等的煩悶苦惱？車中的我雖然不動，而車中的其他人物，卻時刻在變動；我所乘坐的列車雖然未嘗變更，而列車以外的環境卻又川流不息的在那裏變動。以恒動之車，載不動之客，是爲動中有靜。觀物的人與所觀之物，都是靜止的；視線都從恒動的列車中出發，於是動靜交錯，又好像是山河大地，亦在那裏行動。我們乘上海開北平的通車，於四十小時之中，奔馳三四千里，經過百餘站，其間風土氣候山川城市，具有無量數的差別變遷，形形色色，映到車中人的心頭眼底。此時的車中人雖然未曾離開方位，然而環境常是新的，因之心境亦常是新的。而且有若干特殊景物，爲家庭中、城市中、方域中平時所不獲見到的，一旦亦於車中見到，有如夢境，有如幻想，有如電影，卻又比那些境界，來得眞切。

作者自恨出世晚了一些，未曾坐到隔世一度拆毀的淞滬火車；可是五十年來，除卻東南方面的漳廈潮汕廣九新寧各線，以及東北的若干路線之外，其餘大都走過。這其中，括有南北縱貫東西橫通的諸大幹綫，以及旁行斜上的若干連絡支線，更有北平環城南京穿城一類的市街鐵路，張博南苑一類的輕便鐵路。軌有廣狹；車有大小；路有平頗；時有寒燠；行車或遲或速；載客或多或少；氣候有風雨晦明；設備有美醜優劣；時或與達官貴人箕踞於華車之中；時或與牛馬木石踡踞於料車之內；時或冒暑溢征，炙手可熱；時或踏冰就道，凍足欲僵；時或平原大川、長橋古渡、瞬息千里，乘雲御風；時或懸崖深隧、蜿蜒蛇行、墜谷升岡，驚心動魄；車中人所接觸的萬象森羅，無奇不有；加以心境各異、觀察不同，有時由物境而影響於心境，有時又由心境而影響於物境，悲歡離合、眞是複雜極了！現在迴憶既往、只能就可記憶的若干片段，綜合起來，分別寫出。其事既不限於一端，其時亦不限於一歲；但亦依類爲歸，小有穿插；舉一示例，可概其餘。

二、平原大川山海奇觀

作者五十年來，車中所見之形形色色，不可枚舉，其中最堪引人入勝而寤寐難忘者，則有下列各項：

（1）泰山巖巖　行車看山，有如古人之臥游；但臥游恒得之於夢中畫中及舟中，前二屬於幻境，自當別論，後一雖屬實境，而眼界常限於一隅；惟行車時所見山色雲光、一片一片的迎將來，又一片一片的送過去，海闊天空，了無遮蔽。這時候，似乎是人在行動著去就附山，又似乎是山在行動著來就附人，心物交互，主客難分，眞可以說，是化境。作者每乘滬杭車經過臯山，乘京滬車經過棲霞，乘膠濟車經過華不注，乘粵漢車經過洞庭湖濱。總要引領四眺，領略那自然風物之美。所惜山脈短而行車速，瞬息之間，便已境易情移，不可復覩。其在平綏濱越正太各路，長日馳驅山中，自別有其佳境；但是此身既入山中，反而看不見山的面目，惟有津浦車中所望見的泰山，可免此項缺點。泰山山脈的走向，是由東北走向西南，可是走至泰安境內，截然而止，所以津浦鐵路是沿著泰山西麓而築軌的。當吾人行車將到泰安站一小時以前，業已看見泰山橫亙於前，比及愈走愈近，無量數的峯巒，連排價推移過來，使人目不轉瞬，應接不暇如此經過二小時之久，方纔愈趨愈遠逐漸消失了泰山的形與影。其實北起濟南，南迄鄒嶧，陂陀起伏，都屬泰山支脈；但不似主山連峯之突起鶻落，西接平原，愈形其巖巖之突

津卻沒有一個熟人，將託誰代領，還能帶到南京呢？巧得很，一晚在公園內忽碰見了一位張女士，她是我們在太原時同院的鄰居，先幾個月爲奔母喪回到了天津，遂把這件事情託她代辦了。且由此又很破費了她，既請到她家去吃龍蝦，又請聽戲（尙小雲、筱翠花和譚富英）、看電影等等，而後這件行李呢，則是由山西的朋友過天津時替我帶到了南京。又那裏知道，這件行李到抗戰起時，終與其他三口衣箱在南京，一同損失了在新街口的大陸銀行裏。

4.粵漢車中　二十七年的元旦，在流亡途中，我們又由長沙去重慶，先乘粵漢路的火車到漢口。那時的南京已失，兩湖亦在敵機的騷擾之下了。及過羊樓峒，因爲這是汀泗橋，既是洪秀全時太平軍的有名的戰場，亦是近年國民革命軍的有名的戰場，正憑窗外望，觀其形勢，而車突然停下來，說是武、漢已有了空襲警報。既而又聽說，在我們前開的那班車，到了武昌附近，與來車相撞，倘不知損失如何。於是大家既驚慌，又慶幸，確乎有啼笑皆非之感。　蓋以我們坐的這班車，據說是應該先開，不知怎麼弄得落後了，竟因以得免於難。但爲怕空襲而大家都跳下車來，只因未近月台而停在曠野，使車廂離地很高，弄得那些太太、小姐都尷尬極了，終與那些小朋友一樣，也都要等人去抱她們下來。

5.京滬車中　今年（三十六年）八月，偶因事於月底（孔子誕辰前一日）去上海，在京滬路上以一個人坐在錢塘號車中，自早至午要許

形勢耳。作者每經此處，必停止其他工作，專作看山之計。山之峯巒疊起，已屬層出不窮；加之軌線略帶弧形，環山麓而行車，不惟看到西麓之正面，而且看到南北兩端之側面。每逢斜風細雨，或是殘月餘暉，山色浮動于若隱若顯半明半昧之中，好像隱藏著無限的奧妙神秘，難以形容而描寫。

（2）三大江橋　車中觀賞的優點，首在眼界開展，看得遠而且寬。這在江橋之上，更爲優越。平漢津浦二路之黃河橋、與浙贛路之錢江大橋、工鉅技精，風景優美，不僅中國有名，世界亦推爲巨製。三者之中，以偉大言，推平漢三千公尺之黃河橋爲最長。橋下河面極寬，流速甚急，平時行車過橋，需半小時走完，大汎溜急，或延緩至一小時，因此車中人更得從容觀賞。當列車行至橋中心時，從車中左右顧，上下游一望汪洋，不見端委。這纔想到唐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神韻，耐人尋味。可惜當日未建此橋，否則王維先生必有更優越的詞句，爲之描寫。在黃河橋上所看到的河景，絕非尋常所能想像。莫說更上一層樓，就是升到摩天樓的絕頂，亦未必有這樣開闊的眼界，親切的觀賞。又如平綏路上之平地泉，地則高矣，望則遠矣，然而所入目者，只有千里無垠之沙漠，朔風淒勁，白日無光，祗有增人愁恨而已。可見眼界固然要開闊，亦要入限景象相配合。津浦路的黃河橋，長度雖只得平漢之三分之一，可是橋的形式更爲美觀。平漢取平式，而津浦微帶弧形，尤妙在橋的構造爲三段式。南北二段著地，而中間一段却是懸諸空際，支點安置在南北二段鋼梁之上，不再別立橋墩、以爲撐持。因此中段橋孔亟形開闊，中流暢行無阻。數十丈長橋懸于兩匡之間，這是多麼奇巧而又雄偉？不過此處河流比廣武大爲收束，中泓亦少變化，而河身較爲迂曲，故視線亦不及廣武之遠而壯觀。有一次，乘車過平漢橋上正值秋汎水發，但見濁流滾滾，互相追逐，下流之水尚未洩過、上流業已追不及待，前追後湧而掩蓋其上。其狀略似錢塘江潮，層疊有序。不過海潮平排推進，陣勢整齊、此則深淺緩急，派多而流亂，加以橋墩阻流，愈形湍急，其形勢險惡，又與蜀江之洑流漩渦不同，眞不愧爲宇宙奇觀；可惜泥水混濁，作醬紫色，又與南方之綠水澄淵有別。至于錢江大橋，更屬後起之秀，兩岸山色秀麗，而又配以精巧玲瓏之大橋、天工人事，二美合而相得益彰。這座橋與我迄今只有三面之緣：頭一次是在廿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敵兵入杭之前三日，天方曉，我趕乘江輪去桐廬，經過橋下，值有火車開過，在此兵慌馬亂之中，而看到長橋靜臥、大江平流，曙色曦微，車行蜿蜒，與嵐光塔影競渡喧聲相映照，此時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事後追思，恍如隔世。其後復員還鄉，我又去過二次、一次橋頭散步，又一次乘車渡江，此時望見兩岸青山，遙相拱揖，村樹暮雲，疎疎落落，更有棹歌帆影，容與乎中流，比諸兵慌馬亂之景象，又自不同，又彷彿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遑。就這一點上說，津浦橋北亦有鵲華山，京漢橋南亦有廣武山，但不免于孤露而少潤澤，而且缺少其他成分，爲之配搭，以此悲壯中却有荒涼之感，這又是南北風物之區別，不僅三橋附近爲然。但是黃河冬日凍結，車馬踏冰而行，可與橋頭之火車競渡；又或瑞雪紛飛，山谷村舍，全爲積雪之所掩蓋，上而橋頂，中而橋面，下而橋脚，每層都留盈尺之雪，照曜人寰，清心爽目；雪霽日出，更屬晶光四射，放出萬道霞光，令人不敢逼視。這又是南方所看不到的。我在津浦橋上，遇見過嚴冬時的吹雪積雪，亦看到東風解凍時的澌冰，如其在平漢遇著或者更爲雄壯而美觀。

（3）海濱與山脊　海濱風景，山中風景，與平原郊野不同。作者往來青濟之間，每經膠州灣東岸一段，碧浪鱗鱗，海鷗濯濯，礁島參差，漁舟盪漾，輒爲留戀不置。有時旭日方升，斜陽夕照，明月清輝，赤霞曜彩，上射斗牛，下映海宇，更覺形影交輝，光相千萬，此又平原山區之所未觀。所惜此線較短，不如榆關秦皇島一路之汪洋萬

坐半天，眞無聊之極。且在那個熱得頭昏腦漲的時候，若照例看書報吧，而多看了又不免，要打瞌睡，且看長篇巨著亦決非所宜。幸而和我對坐的那一位小姐，她由京返滬，僅帶着三個弟弟，大的不過十四五歲吧，小的只有五六歲。而這三個小朋友，雖胖瘦不同，却都是很聰明活潑的可愛。始而她與兩個小弟弟，是坐在一面，大弟弟則坐在右邊的一排，而我這面還空着一個座位。後來，我們由於互換報紙雜誌看，彼此交談了，那最小的弟弟也就到我這面來坐下。尤其是那個二弟，恐不到十歲，長得胖胖的，還戴着一副有色的太陽眼鏡，最爲滑稽而有趣，而我的倦意也就大都承他把我驅逐去了啊。他還常從他姊姊的白色小鼓型的手提皮包裏，或從另一布袋裏，模出許多小玩具來玩，時常引得他們姊弟四人都笑了，鄰座有人也都要爲之解頤。這位小姐也只有二十多歲，但已不是學生的模樣，也非機關裏的女職員，而其爲人很溫柔，亦大方，其求知慾則很是強烈。她是身穿一件很雅淡的鵝黃色的短旗袍，燙髮，露臂，赤足，而足上穿一雙白色雞皮高跟鞋，越發顯得她的健康美，不似過時代的林黛玉式那般弱不禁風的姿態。總之，她可謂美而不豔，嬌而不俗，明媚、端莊則兼而有之，欲言不帶笑，而尤可知其性格。她又拿出四五本英文舊雜誌來看，還有幾種中譯本世界名著的小說。但是，直到上海北站下車時，我仍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和住的地方，及見彼此都有人到車站上迎接，遂彼此相對道別。（完）

頃，更爲壯觀，惟恨大部係在夜間經過，而又不值月明，因之只見一斑，未窺全豹，不免引爲憾事。日後如游台灣海南，依山傍海，嵐光與海色互相接觸，而同時收入車中人之眼簾，其韻味當更不可思議。山區鐵路，如正太平綏同蒲數路，雖有若干險境異境，尤未若滇越之奇特。而且北地山多荒瘠，不但無樹成林，甚至不生荆棘，既以枯槁自損其美，更因悽涼而有傷觀者之懷。但有時懸厓壁立，積雪發光，是又北地奇觀，而爲南方之所罕見。滇越路地近熱帶，沿路林木蔽空，並無牛山濯濯之象。且山脈之層次既多，高下不一，時而緣行壁上，時而深入峽中，時而上升岡頭，時而下墜澗底，時而入隧，時而出谷，遇陡坡則路跙不前，行彎道則首尾相值，更有兩崖絕壁，空際懸橋，上不見天日，下不見澗底，其奇其險，其爲鬼斧神工，誠非正太諸路所可比喩，在既往之心目中，當已具有觀止之感。

京滬夜車中口占

施翀鵬

有女同車似舜華，宵深顧影欲羞花；自憐不負春光早，濃抹胭脂鬢鬟斜。

漫漫長夜笛頻傳，冷月和雲路半千；縮地但憑車似水，縱然假寐不成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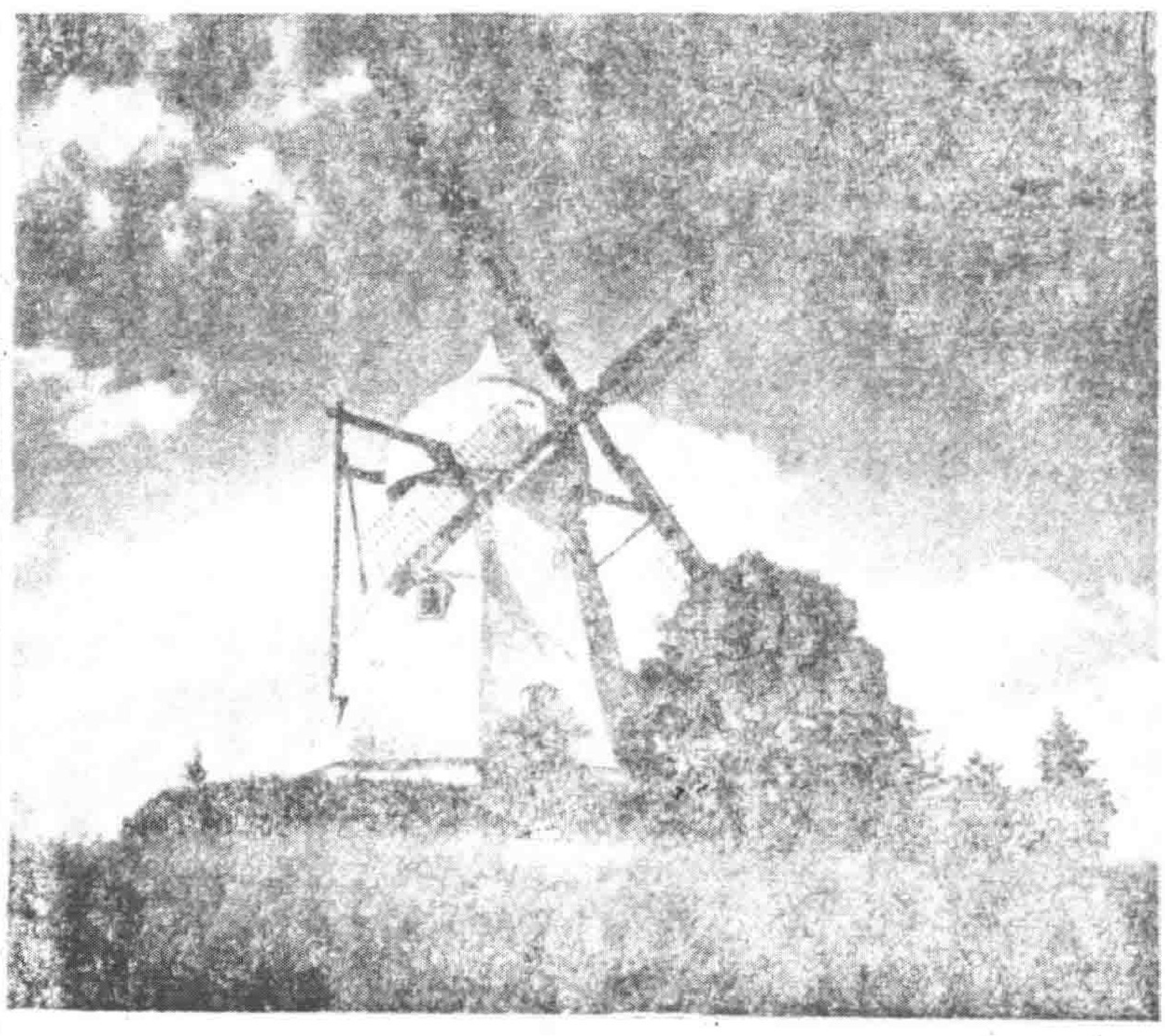
車中鼻鼾站邊鷄，和唱宛然節奏齊；我自吟詩人自睡，窗前殘月遂山低。

（4）廣水與開遠　山區行車之妙，上節已述其概，茲再舉一二特殊之景象，以資例證：一爲廣水，二爲開遠。廣水乃平漢南段之一小站，位置於大別山之中脊，而扼有南北通衢之一要隘。車行至此，已不見到山之面目，但俯眺站北小澗，村落參差，地雖鄰於北方，而竹木叢生，氣候和煦，頗具南方景象；又以僻居山中，蕭疎寂靜，使人有怡然自得之感。每逢秋暮春回之際，北方木葉已彫，山花未放，至此忽睹柳絲桃紅，頓起南北疆界之感。殆由大別桐柏，橫亘中原，不僅爲分水之嶺，亦能阻礙雲氣，由是氣候風俗，乃有南北差別。屢過徐州，亦有同感，徐州附近並無高山，是則尤爲可異。開遠乃滇越路上之一盆地，並不足奇，所可記者，開遠附近又有命名碧色寨之一盆地，在開遠盆地之足下，當吾車自蒙來，將近開遠之際，山勢崎嶇，軌線迂曲，經過若干隧道，屢入屢出，一次突然發見足下忽現曠野，有村落，有田疇，有溪流，亦有鐵路，但自車中人視之，其地蓋在深谷中，然不幽暗。其時正值旭日方升，朗然下射，俯瞰山村、明顯如畫，然而二者之間，高下相距，直難測其若干尋丈。車中人方欣爲奇觀難覯，不意一瞬間峯迴路轉，佳景業已不見，車中人因此大爲失望，乃不數分鐘之後，奇觀又現於目前，如此一再不止，此時車亦緣坡下行，降抵開遠，詢之當地人，乃知是卽碧色寨。自開遠車中眺望碧色寨，有如海市蜃樓，忽隱忽現，但海市蜃樓，未能如此明顯耳。五十年來車中生活，所可述者如此。眞耶幻耶？夢耶覺耶？要而言之，眞不異幻，幻不異眞；夢卽是覺，覺卽是夢。亦猶之人靜坐於車中，不見車行，而轉見山岳在動搖耳。

順風進步

編者先生：承囑寄此間風景圖片，以爲本誌新年特大號補白之需，謹以此「順風進步」圖奉上，尚祈刊之卷端，亦所以表示三十七年歲首善頌善禱之意也。

丹麥特約記者鄒百惠鞠躬



週折程程黔桂道

潘太風

時際仲秋，天下着濛雨，野外籠着一層輕輕的薄霧，把車站四週，扮成一副陰沉沉的臉相。從下午一時——規定的行車時刻到車站候車，實足地已經等上四小時了。車不到，夜幕垂下，一片悵惘和期待的氣氛，彌漫在征人的心裏，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大家在焦急，在怨憤！

好容易等到五時左右，「哄隆」「哄隆」有輛車頭拖着車廂來了。車站上霎時恢復了生氣。然而一陣混亂之後，又歸於聒靜，立起身提着行李的人，又都在原位上坐下來了。失望的神情又降臨到旅客的臉上。原來那四喘着氣的老牛，在勉強吼了幾聲以後病倒了。據車站上的人說：「獨山車站的機車統統壞了，現在只有望南丹開來的××次車，再行設法。」「那末那班車甚麼時候到呢？」焦急的客人，異口同聲的問。「那說不定，現在是戰時，而况是器材缺乏的新路，雖然有行車時刻表，那裏會準確呢？」那位站長受了包圍，不得不挨聲嘆氣訴苦般的向旅客們解釋。

夜九時十分，××次車駕到。

這一回旅客對之，便不怎麼熱心了。不知怎樣，大家對於這位遠來的「貴賓」，竟也會疑慮到它的健康，提心弔胆地，幾百隻眼睛射着它，議論紛紛，在猜揣，在討論萬一也拋起錨來，便該怎麼辦？前車之鑑，使每一個旅客失去了信心！

結果：「貴賓」並沒有使人失望，它把列車拖進了站，它又獨自出去上煤，又雄赳赳地跑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列車前面，準備着一聲令到，便立刻揚聲出發。我們從到站迄今，足足已經八個鐘頭了，這時才拖着疲憊的身子，踏進車廂。「好了，」「好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着，像從心頭上卸去一層鉛塊。

站長出現，車僮喊了幾遍「送客下車」，綠旂高舉，銀笛長鳴，假然乎千里長征，自此開始的樣子。

「糟了！司機不聽站長的指揮了，幹麼車頭上不拉回聲啊？」旁座有客問。

眞的，莫非司機老爺還要休息一下嗎？我暗忖。探首車窗，只見站長提着一盞半明不亮的綠燈，匆促地往車頭走，良久才回來，又作立正姿勢，有規有矩地揚起旂，再度吹起銀笛。「空空空」，車頭發出吼聲，「這回總不會出岔了嗎？」人們嘴上不說，眼光中却射出這樣的疑問。然而，這位「貴賓」的腿却像在戲台上走台步似的，踱了一回方步却又停頓了。

在車僮口中，知道事實的眞相，原來機車沒有大病，倒是給它吃的食糧太壞，煤質低劣，燒不足汽，跑不動路。

吁！不怪了！想起來，這是在戰時。

一波三折之後，始長吼一聲，不，是長嘆一聲而動。是時也，月光滿天，車廂中已是鼾聲四起，整天的疲乏，被那車輪激着鐵軌的聲音，「空空空」地驅進好夢裏去了。

朦朧中聽不見車底下的輪軌聲，一切似乎入於靜止。好久，幾聲「×部長的專車」送進耳鼓，然後遠處傳來瞭亮的吼聲，漸漸地「哄隆」「哄隆」，穿梭似的在我們車邊擦過。睜開眼，我們這輛車，果然又靠了站。且不管它，一側身，眼皮又闔上了。

「……救援車……」，糢糢糊地聽見站上有人在講。睡神不許我細聽，這三字剛入耳邊，又溜走了。

× × × ×

第二天清早，把事情攪明白：昨晚車開十二公里，靠了甲堡車站等對面駛來的專車，專車過了想開，鐵牛又病了，於是電話南丹去要救援車。

「他媽的，走了一晚上，只有十二公里！」客人譁然。但有甚麼用呢？在這麼一個極端艱苦的環境裏，除了聽憑命運的支配以外，你有甚麼能力去衝破困難？

「但是專車爲甚麼一路無阻呢？是不是鐵路專替要人們舖的！」

「要人們是有任務的，自然有優先用好車頭的權利。」

「那裏？要人們是有權勢的，他們要走，自然不能讓他們拋在半路。」

夾七夾八的議論着，觸類旁通，自然漸漸及於當今國事，社會瑣聞，離題一遠，談到彼此身上了，在「貴姓」，「府上」「貴業」之後，一組一組的旅客開始交誼起來。

不幸的這個車站附近，既沒有村子，也沒有水源，望出去，只是一簇簇的荒山。不要說喝水進早點，連洗臉水都想法不到，人人都是隔夜面孔，乾板着，從月台上走到車上，從車上走下月台，蹀躞於一個極小的範圍內。

正午十二時，救援車到達，大概惡運已經交完，這回進行得很順利。等到機車掉好，便開始長征，到南丹一百餘公里的距離，在七小時內完畢，這種記錄，在目前看來，自然不能算了不起，但在那時候，已經給旅客們莫大的安慰了。

這一段的鐵路，已是舖築在羣山之間。在黔桂邊境上的山，看上去並不高，而且那青翠屹立的山峯，都是縱橫亂列，鐵路所經，不會看見一條正式的山脈，這個峯與那個峯之間，總還有些平地，鐵路便曲曲彎彎地儘揀平地南伸，所以沒有高坡，也少隧道，火車蜿蜒地

朝南跑，除了幾個大彎道外，其餘都是很省力的。

車中人不甘寂寞，拉拉扯扯的談起這條在極艱苦的環境中成長的鐵路來了。許多故事，都是聞所未聞，類於神話，然而據說多是鐵生生的事實。如像：火車駛入一個墜道，有人說這墜道的頂上，剛巧有個泉源，因此經常有水滴下來。又有一處，老搭客叫它「橡皮地」，北端的土地，一天要陷下幾分，南端的土地，却每天在隆起，所以每隔一個時期，鐵路的工務段便要來平衡一番。

南丹已經是廣西境，車站在距城六七里的小鎮上，火車到了此處，便不再前進。我們在黑暗中下了車，便一窠蜂的湧進路局所辦的南丹賓館投宿。

× × × ×

第三天一早，便有人在廣播車站新聞，說是站上已有公告，因為沒有煤，上下行火車一律停止。這對於我，無異是靑天霹靂，因為我是有急事上桂林去的。

到車站，看了佈告牌，那惡消息居然是事實，而且從站長那裏知道非但今天沒有開車的希望，連明天後天有沒有煤到，都難說。這可急壞了這般候車的旅客，頗多人在責難路局：「早曉得煤有困難，何必把我們從獨山帶到這裏呢？」更有些人則進一步地說：「從前沒有鐵路的時候，我們從貴陽搭汽車，一樣可以到柳州，有了鐵路，反而不方便，算甚麼呢？」

這末了一句話，站長自然沒法回答，但却提醒了我。「火車沒指望，汽車或許有辦法。」這思念一臨腦際，我委如獲得重大發現似的，便携着行李，奔到距離火車站約一公里的公路邊。

公路邊有幾個棚屋，內有茶座。我一到，便擇一個靠臨公路的座頭坐下，一會要這，一會要那，目的在多向茶老闆孝敬些錢，一方面展開外交手段，從「你生意好嗎」開始，漸漸的講到「搭汽車有沒有辦法」上來。結果，這一套外交詞令居然收了效，那位戴着鴨舌帽，身穿破布中山裝的茶老闆竟一口答應替我設法。

公路上時有汽車疾馳而過，茶老闆見了熟車，常跑出去揚手叫他們停車，但沒有用。「不巧」「不巧」，他失望似的同我講，沒有講甚麼原因。但接着總是安慰我，「看着吧，後面的車還多着呢！」

過了十二點，天色陰起來，像要下雨的樣子。忽然有人從火車站來，說火車在上煤了。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不啻在黑暗中，透出一線光亮。我毫不猶豫，算了茶資，立起身提了那隻相當笨重的箱子，奔出茶店，加緊脚步，用力的奔。將到車站，望見車頭已在冒煙，便顧不得手酸氣喘和心跳，滿頭大汗地把快步改成跑步，到得車站，火車終算沒有開，便放慢脚步，準備按合法手續，先行買票。

「車票只有三十張，早已賣完了。」

滿懷希望，至此又委如當頭澆上冷水。但我不能眼望着火車開，而不作最後努力。於是陪着笑臉，要求站長通融，結果是得到一個無言的答覆——搖頭。

停在站上的列車，包括二節客車，和四五節鐵蓬車。我望着那二節車門緊閉的客車呆了一陣，忽然異想大開：「我何妨無票搭車，至多在查票時接受補票甚至罰票的處分！」心中一決定，便不顧一切的闖上客車的踏步，但車門擋駕，雖然猛力的推，而仍不動聲色，使我不得其門而入。這時站長已經持了紅綠旗準備執行職務，發令開車，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又氣又急，正束手無策，忽然望見鐵蓬車上露出很多的人頭，靈機一動，一轉身往那毗隣客車的那節上一躍而上。接着，車頭上一聲長吼，火車便蠕蠕而動。心中不免連稱僥倖，大半天的辛勞，終算不會白費。

鐵蓬車裏的伙伴，盡是些工人和兵士。這時我氣喘初定，無暇和他們交攀，坐在自己的箱子上，支頤休息，疲勞襲擊我，一會，便昏昏入睡。

× × × ×

車抵黔桂路上著名險工所在地的側嶺站，天色將昏。火車一靠站，便聽見站上員司在喊；「鐵蓬上的人下來。」

波折又來了。站上宣佈：鐵蓬車留在側嶺不再前進。這可怎辦呢？側嶺是荒陬，沒有市集，留下來，往那裏投宿呢？露宿嗎，吃不小，睡在車站裏嗎？不見得允許！進既不能，留亦無法。適才的欣幸，那裏知道會換來這時候的窘困！

遵命下車後，我們實行同車共濟，經過一度商量，大家去和站長交涉。我們的理由異常充份：「既然南丹站售出了金城江的客票，鐵路就有責任送我們的金城江。」站長對於這種質問，自然沒法答覆。他一面在埋怨南丹站不該發售金城江票，一面問我要車票看，我連聲說「有」「有」，就很自然的探手入袋。「喲」！這時才想起自已根本沒有買票，但在這種時候，我是絕對不能有破綻給站長抓到的，而一時又沒有其他的遁辭應付，心中很着急！但就在這極端尷尬的當兒，人羣中早已伸出十幾隻揑着車票的手，恰如小說書上常用的字彙，說時遲，那時快的樣子。

交涉的結果，是在客車後邊仍掛幾節高邊車，讓我們搭往金城江。

高邊車和鐵蓬車原是難兄難弟，並無軒輕，所不幸的是換來的高邊車裏，每一節都滿裝着碎石子。黑暗中，當我從畢直的鐵梯上跳下去時，踏在高下錯亂的石子上，險些乎擯了一交。幸而我携有那張板木箱，把它放在一邊，藉車皮作為靠背，安安穩穩的坐了下來。而其他許多伙伴呢，當火車開得略為快一些時，因為站立不穩，就只有蹲下來，夜涼似水，天又下起毛毛雨

新·歲·談·屑

徐仲年

·第二題·海客談瀛

新歲向例有幾天的休息，親戚朋友互相拜年，互相「恭喜」之餘，必然談天一番。下列幾件小故事可資談助，而博一笑。

一　海外怪屋

民國二十年，吳稚暉先生率領男女學生一百五十人，出洋留學法國。他老先生是里昂中法大學的創辦人，也是首任校長；而，我們是該校的首屆學生。名義上稱為「大學」，事實上是一個大學寄宿舍：我們上課須到里昂大學或其它專校裏去。在中法大學本身，祇有若干班補習法文或補習數學：因為這兩項是我們的弱點。我們的補習老師或是中學教員，或是大學講師，或是其它學術機構的主管人員。其中一位是里昂市圖書館的副館長，科學博士胡 (Dr. Roux) 先生。

第二年春，有一天，胡博士忽然在班上發一奇問：

——你們中間誰是大膽的？

——我！我馬上回答。

——好！明天上午八時，在里昂大學理學院前集合。

——幹嗎咧，先生？

——您不要問！總之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不過膽子要大。

我得招承：我一夜沒有好好地睡，「有趣」與「大膽」構成了一個飽含吸引力的謎。

第二天，我準時而到。準時而到的還有五個其它國籍的學生：兩個法國人，一個安南人，一個日本人，一個印度人。胡博士到時是八點一刻。他坐了一輛中型卡車而來。他一到，立刻指揮我們從實驗室裏搬出許多儀器、以及大小鋼精鍋子、木炭爐、煤油爐、煤氣爐、電爐等物；他叫我們搬上卡車：又像郊外野餐，又不像，弄得我們莫明其妙！東西搬完，連我們自己也搬上了車；——不，我說錯了：我們走上了汽車。

車子開到一個絕小的縣城，比江蘇的嘉定還要小，叫做維兒佛朗區 (Villefranche)。我們一到，非同小可：縣長和縣參議員全體來接；把我們接進縣政府，很豐盛地招待了一頓午餐。約莫下午兩時，咖啡飲過，香煙抽過，胡博士便問：

——一切都準備好了麼？

——一切都準備好了，縣長回答。

——那麼，我們走罷！

所謂：「我們」，就是我們師生七人、縣長、和縣參議長。我

來，月子和繁星都躲在雲堆裏，山野間，一片死寂。火車從側嶺站開出十分鐘以後，便開始爬越這著名的側嶺便線。因為坡度高，爬了一會，竟駛不上去，於是索性停下來，待燒足了汽，再猛力地上衝，這樣掙紮多時，始爬上山頂。山頂上寒風習習，立起來眺攬四空，但見山峯黑影，一條條，一點點，像波浪一樣，高下參差的排滿在穹窿下，奇詭、靜寂、悽涼，令人生怖。

越過了山巔，火車便開始下坡，這是一幅最偉大的場面。這個廣闊的斜坡，如果直線下去，那必得仿效香港和重慶那樣的纜車式樣，但笨重的火車，那裏能辦得到呢。眼前所見的，隱隱約約的，可以辨出是一個「之」字形的路線，最初機車在前面，緩緩地往前斜下，到了「之」字的尖端，便倒退而下，如是者一共三次，方才下完這個大坡。這個「之」字中，也有墜道，也有橋樑，有時發覺車底下發出格格之聲，據走過這路的旅伴說，這下面是用枕木塡成的橋樑。

雨漸漸下大，而火車在第二橋樑折時忽然停下來，說是要下石子了。在路工的呼喊聲中，我們下了車，地上的泥土已經濘滑，頭上的雨，四週的冷風，把一羣高邊車客人，弄得狼狽萬分，時時問路工，「下好沒有？」

半小時後，石子卸完，繼續登車前進。進入平地以後，老天索性下起豆大的雨滴來。我沒有傘，蜷縮在一邊，採取無抵抗政策。後來用了二支香煙的代價，取得旁邊二位大兵的同情，略為交際了幾句，他們便招呼我躲在他們的雨傘下面，三個人縮做一團，雖然肩膀仍舊突出，全無防禦，但頭上總算沒有雨水下來，而不致涕泗交流了。

最討厭的是當火車穿過山洞的時候，一陣陣的烟灰和烟粒，從四面八方侵襲過來，身上髒不髒已經不復顧及，最苦的是跌落在面孔上，眼睛睜不開，鼻子喘不過氣來。於是臉上也築起防禦工事，用二條手帕，索性把面部包起來，成為一個道地的蒙面客。

大概是折難受得夠了，各人的脾氣像一隻犀牛的角，已經漸漸磨平，在這一種遭遇下，居然誰也沒有半句怨言。這在承平的時代，我想一定會有人笑我們為弱者的。相反地，現在和我相偎相依的幾位大兵，卻行無所事地大談其山海經來，看他們的愉快神情，使我聯想到他們一天步行一二百里路甚至在作戰時候的情形，其辛勞一定要比現在苦上十百倍！吁，我在後方，吃飽着暖，一樣是中國的國民，彼此一比，顯然我的責任盡得太少了！現在，坐在國家在極艱苦之中築成的這條路上，我非但不以簡陋而苦難的遭遇為恨，反而頗感赧然！

車抵金城江，已經午夜。我這個無票搭車的黃魚客，起初準備在軋票門口接受罰票的，但那時候車站上竟沒有人出來收票，當我堂而皇之的步出車站，回首對那從老遠帶我到這裏的列車，作最後一瞥時，身旁走過那位請教過貴姓的合傘大兵，他很輕鬆地對我說聲「先生，再會。」這聲音經過了四年多的時光，仍是繚繞在我的耳際，但說話的主人，再會無期，天知道他是成功呢？還是成仁！

們坐我們的卡車，他們乘他們的轎車。到了小縣郊外，車子在一座新建的大房子前面停下。胡博士指派我們兩人一組，每組管理一隻爐子，先把鍋子盛了水，再就各種爐子的性質，用各種方法燒。

我們使了最大的火力，從兩時半燒到三時半。

哦！奇怪！水老是不沸！

——把您們的鍋子拿到門外來！

哦！怪事的怪事！脚一踏出門，水立刻沸了；脚一縮進門，水又寧靜如油！

那天太陽特別好，全室日光普照，一切都很正常，……除了這樁怪事！

於是胡博士請出法寶(儀器)，東驗西驗，橫驗竪驗：地下並無特殊的鑛質，空中也無異常的磁流。忙了半天，結果等於零。

縣長告訴我們：房子造成半年，因爲有此異蹟，——那是第一批住進去的人發現的，——沒人敢住。可是，除此以外，第一批人絕未逢到什麼不吉。

我們合攝一影，每人又親筆簽了名，以資證實。胡博士的檢查書一直向法國國家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提出；——無奈該院也沒法解答！

二　撲朔迷離

巴黎有許多馳名的咖啡館，或爲文藝家集會所，或以怪癖吸人。例如某一咖啡館，建築巍峨，裝飾華麗，無疑地，它屬於第一流。不過，如果事先您沒有心理上的準備，您千萬莫跨進去！您一進門，當頭便有人駡您。您當然很吃驚，抬頭一望，駡您的人乃是侍役！於是，您氣得發昏章第十二！然而，您萬萬不要發作：此館的風俗以駡爲恭敬，越駡得凶，越算恭敬您，……而且還要敲您一筆竹槓咧！館名題得奇怪的如：「黑貓」，「吸血蝙蝠」，「知味和尚」，「屋頂上的牛」……隨在皆是。

有一天，約莫上午九時左右，我在「圓屋頂」(La Coupole)咖啡館裏喝咖啡。早市已過，午餐未來(十一時起)，客人很少。我獨佔一小圓桌，展報而讀，報紙遮去了我的視線。那時候，法國的政局很不穩定，——我們不要忘掉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恰好像今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一樣，——內閣時時在變：有的內閣支持了三個月，有的在四十八小時內便告吹。早上友人們見了面，『早安！』之後，接着便問：『××內閣沒有垮麼？』那天，我專心一志地在讀議會裏的質問記載，怪熱鬧而有趣。忽有香風一陣，飄過我的身邊。想來是一位女顧客，我毫不留意。無奈這陣香風飄來又飄去，繞着我轉：我也不去管她。終究她坐到我的小圓桌上來；我心中想：「空桌子有的是，偏要坐到我這邊來！」然而，我雖然算不得「老」巴黎，至少也不是「嫩」巴黎：這種花戀蝶的玩意兒至多我請吃一次點心，或一頓大菜，或看一場電影，談談說說，然後分手，不算什麼一回事。所以我不理睬，等待對方次一步的行動。她果然在桌底下用脚碰我的脚了。一次是偶然，兩次是存心，三次是確切無疑。我徐徐放下報紙，抬頭而望。

我的天！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不是「她」，而是「他」！身穿常禮服，襟緣插一朵大紅玫瑰，漆皮皮鞋，拍粉搽脂，耳有耳環，手有手鐲：年齡二十上下，眉目清秀，只是沒出息！

他是巴黎流行的男妓！

我料不到一個中國青年幹出這種下流的勾當來；他也沒有料到「鈎」的對象是一個同胞，面孔漲得緋紅，立刻逃走了。

三　新行路難

老友孫福熙春苦兄向我訴苦：三十五年夏，某夕，他從南京回上海，沒有買到舖位，單坐了頭等。天氣炎熱，他卸下上衣，解下領結，脫掉鞋襪，除掉背帶，穿了拖鞋，倚窗而望，涼風習習，暢快哉！暢快哉！車過某站，他未留意；等到車子重新開出站，回頭一看，再會罷：上衣、領結、背帶、硬領、皮鞋、襪子、……幾幾乎加上皮夾子和票子，幸而放在袴袋裏，而袴子未便脫下！請諸位想像那時春苦兄的尷尬面孔，還得走出站咧！

從春苦兄的小小悲喜劇，我聯想起另外一件火車故事，那是我所目覩的，遠在「一·二八」之後，「八·一三」之前。

十多年來，我常在京滬道上來來往往，不是要人，而是窮忙。在車中所見所聞，着實不少：因爲車中有各色人等，反映着整個社會，正是研究的絕妙對象。某次，時值嚴冬，我坐了夜特快車從京返滬，我乘了頭等而未買臥舖。那時代的乘客沒有目下這樣多，車箱中絕對不擠；尤其在頭等車裏，空位甚多：所以即使未買臥舖，儘可橫到便睡，還是相當舒服的。那晚，我獨佔一座，就是說：我旁邊一個位置和對面兩個位置都空着。另一位穿西裝的朋友，衣襟上別了×部的徽章，神氣活現，也獨佔一座，就在我的斜對過。我呢，乘火車如坐電車，一身之外無長物；他却帶了兩隻皮箱和一個飽滿的公事皮包。

車到鎮江，上來兩位女客，皮大衣，絕摩登。他們嘻嘻哈哈在車箱中走了一趟，却在那位×部大員之前坐下來了；——我猜那位仁兄位置在科長以上，次長以下，因爲他處處露出婢學夫人的姿態。他喜從天降，立刻找機會和她們扯談；而她們呢，很大方，慨然予以機會：他們談得很入港，只苦了我，欲睡不得。欲睡不得，靜觀其變！南京、鎮江、丹陽、常州、無錫、一

站一站地停了又走，走了又停：他們的談興絲毫未衰。早上五時左右到了蘇州。在太陽未出之前，約莫四至五時，天氣最冷，何況在嚴冬！她們互相道：

——我凍死了！倘使喝些熱東西，多麼好！

——是啊，我也快凍僵了！

笑話！「凍死」，而且「凍僵」：有了我們這位當代賈寶玉，如何會發生這等慘事？×部大員大吼一聲Boy，要買東西吃。但是，餐車早在子夜熄了爐火，而車站上除了站長之外只有鬼！好在車子停在站上等交車，不立刻開；而月台的那角尙有星星一火，據說是熱荳漿舖子。×部大員自告奮勇，親身出征。車僮目覩沒有他的事，走了。我也倦極而睡。朦朧中，我聽得那位仁兄大吵大鬧。什麼事？什麼事？我驚醒過來，以爲車子出了軌；——然而車子好好地在疾馳。我定一定神，只聽得那位仁兄高聲道：

——我的兩隻皮箱和公事皮包不見了啊！

——她們叫脚伕搬下去了，車僮回答。

——你如何不阻止她們？×部大員怒叱着。

——奇怪！我們做車僮的人哪有資格阻止客人搬行李？何況您們一路有說有笑，誰知道您們中間的關係？我如何敢開口？

大員羞得兩頰緋紅，頓足道：

——兩隻皮箱是我自己的，算我悔氣！不過，皮包裏有×部的緊要公事，我爲了它纔趕去上海的啊！非報告車長不可！非報告車長不可！

——好的！車僮賴洋洋地說，請您告訴我：她們的姓名和地址，我就去報告。

現代賈寶玉的眼睛睜得如銅鈴，咬牙切齒，差一點撲上去。

出門行路，戒之在色。

旅行到病人的天堂

周尚

癆病是我們最大的仇敵，其爲害之烈，實非洪水、猛獸、戰爭及一切所有的災難所能比擬。我國抗戰八年，軍民殉難約三百十萬人，而三十五年一年中犧牲於癆病的達四百五十萬人。人家謂我們爲「癆病殖民地」「癆病國」，國不亡而種族瀕於衰滅，這需要全國人的警覺。一九三七年，有三位中國醫師在上海各公共場所搜集了許多痰，化驗後，發現百分之十六含有肺結核菌。以此材料估計，中國每十萬人中，每年有三百人死於肺結核，較諸丹麥二十八人，美國四十人相差太遠了。照此推算，中國全國，每年死於肺癆者爲一百廿萬，依這死亡率，根據美國麻州統計，「十人患癆一人死」的比例，中國至少有一千二百萬人患有肺癆病，其中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應住院療養，可是中國癆病床位僅二千五百張，就是有錢人也不一定有機會住得進。

經過了八年戰爭并遭遇了二年來外戰接着內戰，民窮財盡的狀態下，癆病的猖獗，當然益發利害，照現在各國的增加率，恐怕中國現有癆病人二千萬還不止。這不特這一代受威脅，以後數代也免不了癆病的恐怖。癆病是『眞正的兒童病』青年時期雖爲癆病死亡的最高時期，但病因十九在幼時所種。高鏡朗醫師和筆者戰前在上海注射各小學兒童結核菌素試驗，平均百人中六十四人已感染到了癆病菌。聯總肺癆專家山道吉摩報告，中國癆病比率在學生中特高，較諸世界其他各地壯年人超出四五倍。因此我們要請學校當局急起直追，否則書讀完了，人亦完了，教育的收穫在那裏呢？

癆病是世界病，蔓延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裏，就講美國吧，癆病佔着各種死亡的第七位，差不多每年因癆而死的達八〇，〇〇〇人。一九一〇年，每一〇〇，〇〇〇人因癆而死的一三六人，一九三二年降至五六・四，今日將近四〇。癆病是傳染來的，不是遺傳得到的，「隨地吐痰」和「共食制度」是傳染的主要原因，我們必須要打倒這種不良習慣。

萬一得了這病，愈早知道愈好，每年檢查一次X光即可及早知道肺部的健康狀況。癆病不是絕症，早知早醫是會全愈的。「養」比「治」更重要。休息、營養和心境快樂是養病的不二法門。美國人有了肺癆病常勸人旅行，尤其是勸病人旅行到西南方婀拉頌娜州（Arizona）去住，因爲那裏氣候好，肺癆容易好。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病人的天堂」，那州擁有一一三，九五六方哩面積，三三四，〇〇〇人口。是一個美麗的世界。

果然，婀拉頌娜的氣候驚奇地有益病人，可是氣候不包括了一切，沒有錢的人在那裏照樣挨苦。照樣是『病人的地獄』。讓我們先看婀拉頌娜的氣候吧。它是一個極端乾燥的地方，因此對所有氣管的病症都有相當的利益。

婀拉頌娜是一個冷熱對比的地方。在北面積雪的高山是極度的乾燥。在冬季常是十分的寒冷。法蘭圾司脫夫(Flagstaff)北的舊金山山峯的雪量爲全美國頂好的滑雪之處，吸引着大羣的冬季運動家，其盛況將逐年的增加。冬季多數的日子你可在早晨滑冰，然後駕車向南至該州首邑費匿克斯(Phoenix)，車到正值午後，是游泳和浴日光的時候了。

那州的商會將告訴你，太陽會每天出來的。這話是九成不差的。有些旅社碰到了偶然太陽不出的日子，供給免費的飯食，但有時仍舊

五九—〇二八

你破費一番。州的中部和南部多數的冬天日子遇着乾燥沙漠樣的空氣。夏季很熱，但不像東西部那般又潮濕又無流動空氣的難受。

依照美國氣候局記錄，那裏終歲可能一百天中九十天出現陽光，普照人間。平均的濕度算全美國最低。

在費匿克斯假使白晝氣溫不到華氏六十度，晚上跌至三十度，就稱冷天了。正常的冬天日子，白晝溫度最高爲七十至七十五度，晚上頂低爲四十度。這是日常氣溫平均的差異。冬季的晚上常覺峭寒，有時很冷。在光天化日的婀拉頌娜，衣舖中有出售大批的皮衣和短衣。許多人準備了外套和鳧皮短衣。當太陽下山，就要穿得溫暖些，白晝的運動衫不免單薄了。熱水汀或火爐等採溫設備，每家人家不可不置，整個晚上和早晨數小時需要生火取暖。這是費匿克斯和圖孫(Tucson)一帶自十月至來年三月的氣候，非外界人士所能洞悉，即美國東方和西方中部的醫師知婀拉頌娜氣候者亦鮮，他們往往叮囑病人除攜帶輕便的夏季衣衫外，不必帶什麼東西，殊不知大錯特錯。那裏很少風很少雨。落雨的美名曰『太陽的流域』平均每年六吋至八吋雨水。颶風和地震從未有過，但偶起灰塵的風潮。

很奇怪，這種氣候很快的阻止了癆病的進展。無疑的，這氣候使癆病人舒適并誘導休息。你或許常聽到或讀到病人到了這種天堂，可恢復健康而盡天年。的確，這是事實，今日費匿克斯許多商界領袖和職業界偉人曾在那裏養病，受到奇怪氣候的協助抵抗疾病，終至抗戰勝利。不過，你可會聽到千萬人往那裏，活的去，死的回來。

像這樣世界頂好的氣候地方，根據嚴酷的統計，其實那裏是全國癆病死亡率沒有再高的地方了。婀拉頌娜衛生廳宣佈癆病死亡率爲每一〇〇，〇〇〇人一三六．一，即每百萬人口中有一千三百六十一人因癆而夭卒，較全美多出二倍以上。這數字猶未講出全部的故事。韋廉士(Frank Williams)爲該州衛生廳的教育顧問，他說最近舉行了一個防癆會議，藉知一九四五年時，因癆病而死亡未報告政府的在三百起以上。這三百起中多爲印第安人。該州北部正是Phoenix和Tucson附近一帶，其氣候特別宜於療養癆病，那裏有三〇，〇〇〇方哩爲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從這個印第安人地方即伸展到新墨西哥，計有印第安人五五，〇〇〇。他們爲全美國生病頂多的一羣。估計每二家即有一家患癆病。這統計是依據戰時兵役站檢查一八至三五歲的三〇〇〇〇個那發和族(Navajo)印第安人的結果。這比率較全美國多十四倍。

印第安人住居的地方缺少醫師或護士，而且窮困得很，所以各種疾病在猖獗着。大家不免咨嗟嘆息，全國最好氣候的處所却爲全國患病最多的處所，癆病之衆，簡直無法統計，可見單靠氣候尚不足以防止病患。

除了印第安人外，還有其他未報告政府的癆病死者。許多癆病人得不到醫藥的保護。他們的死亡，從沒獲得醫師的注意，死得無頭無腦，死得莫明其妙。照麻州佛蘭明亨(Framingham)的計算，每個癆病死者必有幾個活動性的癆病人活着，你想，婀拉頌娜有多少的癆病人。該州衛生法令，規定每個癆病人應報告衛生廳。一九四五年，報告癆病死亡的共九五八起，該廳稱，人民迄未遵照法令辦理，并謂在事實上只有一，二九八個癆病患者已去報告，尚有七，〇〇〇未報告，不報告政府便無從着手防治。

公共衛生最低的標準是每一個癆病死者應有二個療養病床。僅照一九四六年報告的死亡數，婀拉頌娜至少不得少過二，〇〇〇個病床，以便療養癆病。但衛生廳說明，婀拉頌娜自頭至尾連老兵醫院和『休息之家』(..Rest home,.)的小數在內只有六〇〇只床位。試問一千四百多的癆病人將往何處去？

他們就發現於旅館，租屋，公寓，停車場，營帳，和私人家庭中。還有千百病人擁擠於城市中貧民窟裏的陋室和篷帳中，或者逃亡四散了。那裏並無有價值的抗癆方案可說，雖然，頒佈過隔離法律，惜未見實行。在沒有充足的病床前，公共衛生官吏不能隔離病人。他們祗能打官話，命令病人住居家中與衆隔開，可是地狹人稠，終於不可能。

實在沒有方法阻止癆病患者不到健康人的處所，健康人所到的地方，病人如何能不去。許多病人在找尋職業而且有的已經獲得了職業。他們與健康人同樣的搭乘沙田魚似式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他們赴教堂，觀影劇，參加跳舞，進飲食店，并擠在各處享受的地方。因爲僅有少數病人入療養院，其他的病人惟有請求於醫室和診療室。

傳染到了癆病的兒童未發覺前照樣在學校。一九四六年，二個費匿克斯學校教師發現患深度的癆病，這是無疑的染自學生。全體學校舉辦了結核菌素試驗，學生反應陽性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少的也超越百分之三十五，意思是半數的學校兒童已盛染着了癆病菌。

請牢記着，療養癆病有三個要素——適當的休息，適當的食物和經濟的安全。前邊已提過了。經濟的安全就是在解除病人的憂愁。癆病是『富貴病』，對貧民是一種嚴酷的科罰。倘若病人沒有健康保險或『纏頭之蓄』，而是家庭中一個賺錢的要角，那末旅行到病人的天堂，將如何度日。何況病床少，居留三年以上的人民才准入療養院，旅行去的人都沒有資格享受這待遇。就是有資格的人，先要列在『等候』的名單上，也許須六個月時

我羈留在移民局

楊天人

華麗的「戈登將軍」號，在它有旋律的節奏中，浩浩蕩蕩地，將我們同艙的一羣，從遙遠的太平洋彼岸駛近了美國的邊緣，這個曾被人認爲是「樂土」的新大陸門戶舊金山。

這是七月十四日的清晨，太陽冒出了它那金絲般的紅髮，儘在海洋的盡頭舞蹈，這一船受了長時間納悶的旅客們，都很迅速地梳洗，登上了甲板，向這新大陸遠眺，氣候是如此的清朗，晨風煦拂，微有寒意。聳立着高矮洋房的舊金山，已一點大一點的投入每個人的眼簾，金門橋(Golden Gate Bridge)橫臥在舊金山(San-Francisco)與奧崙(Oakland)之間，工程相當浩大，車輛忙碌地駛來駛去，整齊而有秩序，看到這些頓時會忘却了旅途中單調的生活，說不盡的興奮。

船慢慢地駛入了港口，靠近了碼頭，我留心着每個乘客的表情，都是充滿着欣悅的微笑，到了，目的地到了！這也是每一個人新希望的開始，甲板上擁擠着許多等待親友迎接的人羣，他們在揮手，做手勢，甚至他們大聲的呼喚，用盡方法來表示着自己喜悅的心情。

我和東弟也同樣地向岸上各處找尋候接我們的二姊和哥哥，患近視眼的我，搜尋得很吃力，後來還是東弟發現，但彼此距離得太遠，不能通話，祇好以手勢示意，表示我們不能登岸，還須羈留在移民局聽候入籍的審訊，我表示內心是如何的煩燥，如何地希望能立刻和他們敘述分別後的情形。但這些都是幻想，事實上他們是不准和將送進移民局的旅客談話，這無形中將我們隔離了，內心是如何的難受。

護照的檢查，相當嚴格，可以立刻登岸的旅客，也須經過幾層關口的檢驗，凡要送入移民局的人，護照必須全部繳出，俟能上岸的旅客走完了，才用移民局的車子載走。我是必須入移民局的，所以也和他人一樣不准登岸，眼看着人們陸續歡天喜地的上岸，他們和親友們親切的握手，熱烈地談笑，愈去愈遠，愈走愈少，嘈雜的空氣也漸漸變爲鬱悶的氣圍，留下了唉聲嘆氣的一羣，儘在艙內徘徊，在幻想着進入移民局將要受到的遭遇。

移民局的車子午後尚未來，我爲了昨夜考慮明天到達後的時間分配，以及不時有許多同船的友人們來相聚話將別的情誼，終夜不能入寐，此時感到精神有些不支，朦朧睡去，及至東弟把我推醒，已是天色全黑，說是移民局的車子來了，但我們足足已花上了半天等待的時間。

移民局派來的人員，隨着一個中國的翻譯，命各人報名後，再令依次下船到行李間認取行李，我因爲姓楊就在標有Y字的一堆中找尋自己的行李，此間有二個海關人員來開始檢查，查畢，遂將行李點交給關員，簽妥收條，他就會安然地給你送到家裏，美國的海關運送行李，服務週到，從沒有遺失情事，假如不幸地發生了，會給你照價賠償，這很值得我們記載的。

我們依次地上了車子，從車窗望到三番市的街道，非常寬敞，人車不多，霓紅燈獨放異彩，與上海的夜景並無異樣。車抵移民局口，即登電梯直上十二樓，每人交一卡片於入口處，表示這是正式移入的手續，繼由一四十歲模樣的女人領導各人入房，那女人見我與兩位同來的上海太太裝束整齊，就和我們搭訕，問我們可懂英語。我略與寒喧，她就領我們更上一層，這表示對我們「另眼相待」，因爲十三層的房間可容十二人，佈置比較潔淨，有浴室，較之十二層的大統間要好得多。這夜忙亂了一陣，夜半二時才入睡。

翌晨醒來，早餐畢，想與那同來的二位太太在這移民局的周圍，遊覽一番，鬆鬆這長期旅程中的悶氣。但一出門口想往樓梯走去，誰知上來容易下去難，竟不能越雷池

才得踏進院門。進院後，苟其預兆不佳，請你出院，回至家中等死，因爲那裏沒有收容臨時病人的機關。

你到娴拉頌娜，滿懷希望迅速的阻止癆病前進，結果將加入無病床的八〇〇〇個以上活動性癆病人的隊伍裏，無怪病人們多被勸留在原籍。

費匿克斯房荒在全美是首屈一指。商業較戰時大形發達。住屋擠得滿坑滿谷，除了少數冬季的旅客外，絕無房屋可租，這種房租每月自一五〇至一五〇〇美金。實際的房產價值現尚穩定。大戰爆發時以四，五〇〇美金所建的房屋，現值一〇，〇〇〇美金以上。費匿克斯有二〇〇個停車場，如今很少有空位。然而人們成羣結隊依舊來，每天總有新的旅客來到。新的旅客中祇有四分之一發生健康問題的。一九四七年正月調查患癆病的人，在一個月中其比率爲二〇〇。這個月，新來旅客中有一，四六三人面臨着飢餓的威脅，向社會機關乞賜賑濟。其中四六四人原屬找尋健康而來的。實際上癆病人在二〇〇以上，因爲有人說患喘息症，實則此症係癆病。

社會福利和衛生工作人員都以悲觀的眼光表示旅客的衆多。假使沒有良好辦法控制癆病，他們爲未來而戰慄。大家一致地勸人勿到娴拉頌娜，除非荷包裏裝滿着「一方孔」，才可維持。州縣的福利金是用罄了。州議院認爲癆病是國家的問題，其經費應由中央負担，況且外省的人要本州出錢治療，殊非公平。所幸中央衛生部爲州衛生廳支援，正在發展一個長期的方案。

五九—〇三〇

一步，祇准在走廊中散步，不能自由地下去了！我們才知道移民局原來是軟禁的牢獄，現在我們已成了被軟禁的囚犯，是多麼的可恨。但恨有什麼用——除了哭，哭或許能使心裏舒服些，至此我有些懊悔來美國了。

從鏤有藝術性的鐵柵窗口中，可以看到「金門橋」和三番市上自由往來着的人們和車輛，活潑輕快的神情，和我們這被囚的一羣，正好成為一個很好的對比。

這裏吃飯與船上一樣，每人拿一只盌子順次到發食處領取，飯菜都是中國式，用筷子，這裏的開支，全仗在美華僑每年的捐助來維持，並非由美政府供給。廚子都是由西班牙人，墨西哥人，美人或中國人來担任，他們都是戰時的逃兵，在罰做苦工。當他們將飯菜弄好後，立刻被關入房中，與我們一樣的不許自由行動。而因「用非所學」，所煮的飯菜簡直不能下嚥，我為了不願這種不習慣的飲食引起疾病，寧願挨餓，所好二姊送來許多麵包和餅干，權充了我主要的糧食。

這裏關於信件的檢查也相當嚴厲，他們為防止用通訊的方式傳遞着雙方對質的口供，使以後質訊時不會發生虛偽。任何信件的來去，都須經過他們詳細地研究，一有疑問，立即扣留，永不發還給你了。假定信上沒有問題，在信封上寫了OK兩字，才能落在你的手。

那末同是來美國的人，為什麼有的要送入移民局，而有的可以立刻登岸？來美的華人是以中國人的身份進口，那是無須受到移民局的羈留，只要護照符合，立刻可以登岸，因為你是中國人，將來終要回到中國去。但如果你是美國籍的中國人，登陸時非得經過詳細的審訊不可，這審訊的對象可分：「報生」「土生」「軍人妻」「籍民妻」四種。「報生」是指並非生長在美國而是以美國籍入口者。「土生」是指出生在美國，早年回國，現在再重回美國者。「軍人妻」是軍人的家屬及子女，包括戰時美國軍人在國外結婚的妻子。「籍民妻」是美籍平民身份的華人的妻子。審訊時簡直和在法院中被傳審時一樣，一個美國審官，一個譯員，一個女打字員，問答時的口供，都由打字員逐一紀錄，而這紀錄，就成了重要的案底，相當嚴格。審問的次序是以「土生」居先，其次「籍民妻」，再次是「軍人妻」和「報生」。我是屬於最後的一類，須俟上述三種逐一審結，才能輪到。但如果前者尚未完畢，還須等候覆審，何日能俟到我們這些「報生」的，實在有些使人懷疑。焦急的程度，也就與日俱深。然而，如果審員工作緊張，其實並不會拖延太久，但這裏一星期只有五天辦公，除了星期日外，星期六也全日休息。平時多少總像還有一些希望，等候着樓梯的響聲，可以祈求早日提審的幸運，但休假的日子裏，根本連這渺茫的希望都沒有了，審問的時候，審員們老是喝茶、吸烟、東拉西扯，如果家人送食物來，他也要嚐嚐味道。這可能是美國人的自由成性，簡直不像是在辦公，每天最多也不會審上十人，儘管你如何焦急，他們都像視若無睹。至於審問的內容，那更不一而足了，先將你和你的父母，丈夫，或其他有關對質的親屬隔離，再問你許多使人難以回答的問題：例如你鄉村裏有多大的房子？房子是用什麼磚砌成的？結婚時丈夫給你多少手飾？結婚時穿的什麼衣服？……等等，然後再問你對質的親屬，看雙方的口供是否符合。假如不對，下次再審，有一個「軍人妻」，她是續絃，他的丈夫叫她自已上美國去，她實在的年齡還只有二十多歲，而她丈夫給她報了三十歲，還有兩個孩子，美國法官因為年齡上的懷疑，斷定她是假冒，須要檢查她身體，證明是否會經生育。可憐的她，經過一次二次甚至三次四次的檢查，尚無結果，案件也就總拖延下來，不知何日才能放出去。移民局會不想盡方法來給你為難，萬一碰着你是假冒，輕的遣送回國，重者長期羈禁，或處以嚴厲的罰欵。不過事情並不是如此的呆板，任何事情總有辦法可以轉圜，這正是中國人所謂的「藥到病除」。我們可以用賄賂的方式去設法「疏通」，這就所謂的「打美京」那就是說，如果你的口供不對，老是被囚在裏面，總不是長久之計。那你得想法解決，假定你有錢，肯花上五百或一千，去延請一個律師，（這些律師是事門的包辦移民案件的）由律師向華盛頓的最高當局「打官司」，不論你的口供是真是假，全無問題。那麼你這位律師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本領？這就所謂錢能通神了。相反的，如果你不肯花錢，那你多少總得挨點苦，受一點氣，「天下烏鴉一般黑」，想不到置身最民主的國家，也可以看到這些怪現象，自欺不負此行也。

入移民局整整三個星期，尚未輪到審訊，焦急的心情，不言而喻。我體會了度日如年的滋味，受盡了單調生活的痛苦。某日，一位同房間的女友，要求我替她寫一封英文信。在未寫之先，她給我暢述了信中的資料，因為她是「土生」，查不出案底，在這囚牢中關上了二個月，審員屢說代她早日查出，但迄今渺無下文。她不能不想出一個帶有冒險性的辦法來解決她目前的困境。她準備寫信給審員，請他們從速代她辦理。但她不懂英文，只好求助於我，為了聯想起「同病相憐」的情境，我答應了。我不敢相信我這封代筆的信居然會在這沒有自由的移民局裏生了效力，我這位女友竟因此提前審訊了。她不斷地感謝我，使我感到無限的羞愧；相反的，我却因為這次的代筆得到了一宗意外的收穫，因為這封信而引起了審員對我的注意，於是我也得到提前受審的優先權利，使我早日脫離這個囚籠，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羈留了整整的一個月，八月十四日我才偕東弟離開了這永遠不會忘記的處所。當我跨出了大門，我在想：「這或許是到文明國家去應受到的招待儀式！」

我們要知所抉擇

郭祝崧

大家都奇怪這冬天，怎的如此溫暖，可是今天有點兒不對了；天色陰沉得很，狂風吹得很起勁，老天像是誤會了人們的談話，把高興的言語，當作了祈禱的語句，立刻好心腸的送來了嚴寒。恰巧這天又是星期六，午後該當我們這班敎書匠休息，可是狂風夾着細雨，叫人怎的也想不出什麼消遣的方法，出去走走吧，那裏動得了脚步，不由得不大家聚攏來圍爐閒話。

不期然而然的，大家都談的是海外風光。我說的是太平洋西北角上一個小島的奇風異俗，雖不是海外，却有具有着異國情調。第二位說的是日本人的栽植盆景同菊花。

第三位是剛從英倫及澳洲講學歸來的一位會督，他是敎英文的，去澳洲講的是中國哲學。他說戰前日本人在那兒作了不少宣傳，而且生了相當的效力。日本人對澳洲青年宣稱：中國是一個龐大而擁有豐富物產的地域，那些物產同那地域都是極有助於促進世界文化的，不幸那兒只生有一羣野蠻而頑固的中國人，他們是世界文明進步的有力阻礙因素，日本人現正負起掃除這種障礙的責任與實施有效的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日本鬼子的謊言，澳洲青年纔得明白阻障世界進步不是所謂「野蠻頑固」的中國，而是花言巧語的日本，因此他們急切的企求對中國的文化有一種嶄新而深切的認識。

他又說從前澳洲只不過是大英帝國流亡犯罪者的所在，可是那一批一批的流犯同他們的子孫却建立起一座有力的國家。他們赤手空拳，而且在名譽上身體上受到很大的傷害，抱着一顆向上的心，就造出這一朵奇葩。以他們的成就——尤其是建設方面，同他們的國際地位來看，我們會非常愧慚的。澳洲向來是小國的領袖，有時法國也還跟着她跑一兩趟哩！

最後他是說到在英國所見到的情景了，那是一幕很感動的戲，一幕具有偉大精神的演員們演出的戲。有一次，他同了倫敦方面的一位青年敎友到蘇格蘭去，一天午後，吹起了夏季所盼望的涼風，他同那位敎友在一座中型城市一所敎堂講演後，驅車到郊野去散步，這種散步在他們是每日例必舉行的，這時候正是鬱金香花盛開的時節，蘇格蘭的鬱金香花田又是有名的，在那種繁花怒放的清涼的夏郊，散起步來，是非常的曠怡的。他們兩人徐步的在一座生滿了野花又可以俯瞰花田的小山坡上，彼此談論着一些哲學方面的難題。突然那敎友對他道了聲「請原諒我！」就向左側飛奔而去，他覺得非常奇怪，何以一語未畢就這樣着急的跑走了，當初他還以為那人是內急，各自向前漫步。一會兒看見那校友「伊呀，伊呀」的推着一輛小車來了，內面坐着一個肥胖的嬰孩，遠在山坡的那一面小徑上有一位老婦蹣跚而行。他們兩人依然談着話，越走那後面的老太婆距離得越遠，慢慢的快看不見了。這位先生他原以為那老太婆同這車內有點關係，於是他試着問那敎友，從回答中知道這兩老小是祖孫，因為那老太婆推車上坡太吃力，他瞥見了就替她推一程；並且知道他與她們是陌生的。

這一推可推遠了，直推了十來里路，看看已經黃昏，回到放置汽車的路邊去，又得回去十來里。他有點不安起來，他告訴那敎友說不如，等一下那老太婆，把小孩交還與她，就回去吧。那人回答他說不要

洛桑夢中劫盜

程志政

旅行雜誌新年特大號徵文，編者要我寫些「親身遇到而認為新奇可喜之事」，因此我便想起那年在瑞士洛桑旅館中驚險而又神奇的一幕。

記者在一九三七年秋到了倫敦，第二年暑假開始，英國的學校，一年讀不了半年的書，單說這個暑假，就有四月之久，如何消磨這悠長的假期，正是許多同學當時的一大難題，我生平最愛旅行，所以計劃到歐洲大陸去環遊一次，可是「遊必有侶」，何處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去涉歷山川，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呢！

自然啦，計劃在暑假中旅行的朋友並不太少，但是有人主張在法國鄉下長住，有人贊成在柏林學德文，眞正和我志趣相同，環遊歐陸的人却是百不得一，後來總算有位仇崇甫兄，他同意了我計劃，允許和我同行。然而他却要遲一個月才能動身，於是他說：「你先到巴黎，我一個月以後一定會來的，那時再去同遊瑞、德、比、荷諸國吧！」

於是我在暑假一開始，便先到了巴黎，住在拉丁區的一家旅館裏，巴黎的綺麗繁華，我領略了許多，經過了整整一個月，我對巴黎也有些膩了，天天期待着仇先生來，實現我環遊歐陸的壯舉。

豈知事出意外，仇先生來信道歉，他因事不能來了！

我那時眞是進退維谷，回倫敦吧，又不甘願，獨遊吧，又太寂寞，考慮了幾天，終于獨自登程了！

第一個目的地，是瑞士的洛桑。

* * *

洛桑在讀者腦海裏不會太陌生吧！有名的洛桑會議，便是在這裏舉行的！記者一個人坐了八小時的火車，從法國踏進瑞士，洛桑跟着也到了！

說來可笑，記者對于法文，僅能略知一二，在洛桑下車以後，手

五九—〇三二

緊。繼續的向前走，走到一座小鎮的橋頭，前面有一彪形大漢背着身在走，這位青年教友喊了一聲「哈囉！」那人返身回了一聲，他就把小車急急的推了過去，只見他們的嘴巴彼此動了幾下，大漢點了點頭，他就把小孩交給了那人，回轉來了。當下擺這故事的先生覺得很奇怪，怪他這朋友把一個陌生人的小孩弄來，又交給另一陌生人去。可是那位教友却一心以為他把那小孩的住址告訴了那大漢的，大漢決不會弄錯的，假若，他們再送到家，又還得三五里路。雖經一再的解說，這位先生還是不放心，因為他的經驗告訴他，不要說是陌生人，就是親族都會把小孩拐走的。正爭論間，後面一輛私人汽車飛馳而來，那教友把手一比，車子就停下來，把他們載到原來放汽車那兒去了。

第四位，第五位也已說過，剩下來是一位在美國學機械工程的，他說他要說一點美國的有關青年男女方面的事情，他是半個月前纔回到成都來的。

他說在美國，你或常常在半夜開行的夜車中，見到一羣羣的鬧嚷得天翻地覆的青年男女，這些人大半是中學生或是大學生，他們同她們一離開應上課堂的白晝，自傍晚起，就去追尋快樂，他們同她們大率是到一些鄉村酒店或是大城市的影劇院去求樂，甚至於搭火車穿過州界去看一場有趣的電影，去聽一個有味的音樂演奏。在美國的青年男女們，對於男女間的界限有着一種特別的看法，她們並不重視什麼貞操觀念，認為那些事，只是雙方的彼此利用而成功的一種享受行為。所以在今天，除開黑人外，任何白種人同有色人種的中國人，都可以向一個素昧生平的美國女郎，由通常的搭訕進而挽手同行、而同遊公園、吃館子、看影劇，甚而在對方的同意下，作各種行為，有時這過程從瞥見到分手，不過三五點鐘的時間。甚而初見面說不上兩三句話，便就唐突的說出你的希望，她也可能予以同情的考慮的，因為在她看來，這不過是一種雙方互利的行為，充其量她心頭一起着「助人為快樂之本」罷了。

上面那椿事也許還是在我們中國青年男女想像之內的事，他又說出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事情，他說在美國跳舞並不像在我們青年男女中起着的那樣的一股退不下去的熱潮。他指出五年來，在美國的觀感所及，美國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會跳舞。會跳舞的三分之一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年年有機會的。年年有機會的人中，有十分之七八只限於一年一至五次的由婚禮壽禮同其他慶典獲得機會。其他千分之六七的人雖然隨時有跳舞的機會，可是很少人把這當作家常便飯，日以繼夜，年以繼月的跳，（像我們都市中的時髦男女同許多大中學生）「一天不跳，就好像活不下去似的」；他們同她們——那些美國人——是以跳舞為一種交際的方式，為一種正常而又正當的社交行動，幾乎沒有人起着想從這種跳蹦的動作中，變像的去滿足某一種慾望（如像若干中國人心頭想的）。至於夜夜跳舞的人，也不是沒有，那就是以此為一種職業而謀生的舞女同舞男。

話是說完了，天已是黑了，這雖是一次無聊的閒扯，可是我們在這這些龍門陣裏得到兩點認識：我們究竟願作亞洲的領導者，如澳大利亞那樣的有作為；還是如日本入的污蔑，去作阻礙世界進步的野蠻而頑固的民族？我們要接受英美文化，究竟是好的一面，或是壞的一面，抑或是在表面上作好的一套，而骨子裏却是壞的一套？我想在這些方面，我們要知所抉擇，不要只以瀛海奇談看牠！

提一只小皮包，獨自在車站上徬徨，許多旅客，對於我這位「獨遊的異國人士」，都帶着訝異的眼光來看着，我也不曉得洛桑市鎮在那兒，便跟着一羣人走出來，一會兒果然看見洛桑城，市廛櫛比，街道整潔，不媿為花園都市，我在大街上漫步，一面觀賞風物，一面尋覓旅館。洛桑是瑞士名城，偉大華貴的旅館，自然不在少數，那時記者旅費有限，對于貴族式的旅館，祇好望望然去之，末了，在一家附有餐室的小旅館住下，每天住費是一佛郎半。

旅館在樓上，房間還算乾淨，但是店東是一位彪形大漢，面帶兇惡，我心裏想，今晚也許會住在黑店裏吧！然而誰會相信郅治之邦的瑞士，會有黑店呢！我心裏又寬慰了許多！

我隨身祇有一個小皮包，重要的東西，如車票，旅行支票，護照，現欵都是放在口袋裏。一天遊累了，回家便不免呼呼入睡。大概是午夜左右吧，我在夢中彷彿覺得有人偷偷的進了我的房，我在夢中似乎大聲嚷着。夢醒了，祇以為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心理作用罷了！房裏一切都沒有什麼異樣！

一會兒我又入了睡鄉，夢中似乎又有人進了我的房，我在迷糊當中忽然高聲的用法文問：「你來做什麼」？一連大聲的問着，迷糊中似乎又聽到一個人急速的下樓梯，我也再度的酣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了，想起昨夜夢中的事，急忙向房門一看，果然門是被弄開了，可是衣物都沒有損失，因此我知道昨夜的小偷的確光臨過，而且這小偷絕對不是外來的，幸而我在夢中用法文高聲嚷叫，把小偷嚇退，幸而還小偷第二次沒有再來，否則衣物全失，環遊歐陸的計劃固然成為泡影，而失了護照，還要引起其他的糾紛！

我在樓下餐室用早餐的時候，兇惡的房東，正在招呼店務，他看了我一眼，我也對他望了一望，大家心照不宣，我付了賬，趕忙的離開了這一個「瑞士黑店」！

伊東拾零

何正璜

伊東本是日本東部的一個小漁港，但因海灘平迤，適於作海水浴場，而且又有溫泉與小丘，風景相當動人，所以和熱海房山一樣，成了人們避暑的勝地。

十一年前的夏天，我們那時眞是年輕呵，在那可羨慕的年華裏，我們有錢，有興緻，有康健，有一切都不懂的青春。全是未說先笑，一走就唱的大孩子們，結伴到伊東度暑假，一行五人，木、書、鑄、石、和我。

在伊東，暑期租房不易，好容易才租到一間，不大也不亮，好在日間都在海濱，只有夜間才回來睡，倒也將就。他們四人睡在蓆上，我一人睡在日本人供神的一點小木嵌子裏。五人輪流做飯，做得無不一榻糊塗。大家都怕麻煩，幾乎每天的菜單都是蛋和豆腐。飯從未吃過一餐好的，不是夾生，就是黑焦，幸而大家都無胃病，就這樣混了兩個月。每天除了學習游泳外，書是男中音，每天清晨要到海邊去練嗓子。木以航空員自許，大講其航空經練。鑄比我還小，是隻羽毛不全的小鴨，石是學工程的，沉默少言。我無事可幹，只畫了幾張速寫。

椿島

伊東濱臨太平洋，港外有一串孤懸大洋的小島，各不相聯，其中最大的一個叫大島。以產椿著名，也叫椿島。是個著名的地方，據說島上十分之九．九產女孩子，而又無一不嬌美可愛，日人專其名爲「椿姬」。我這四位伴侶，眞是久已心神嚮往，特搭定期小輪，前往一觀。小輪專往來於伊東大島間，距離不遠，但因係太平洋，風浪就比內海要大得多了。

抵岸後，未隨衆內同行，無目的的亂走。島上山巒青翠，小溪細清，若非尚有矮屋平道，簡直眞以爲到了海外仙山了。島上好像特別安靜，海浪聲久久可聞。凡店家我們都上前一看，買不買都逗留半天。招呼的多半是女孩子，也有老太婆，到也眞不醜。聽說男子都是島外來的，我想徵兵處在大島上是不必設置的了。走到一家炸對蝦的店前，一個少婦正在炸着黃鬆鬆的大對蝦，書提議進去一嚐，大家當然同意。進去，小矮桌子光潔極了。另外一個少女走出來，爲我拉上屏風，笑容可掬的送上筷子，並且鄭重的介紹說，這對蝦既是大島的名產，而炸蝦的油，更是大島名物的椿油，所以又清又香，請我們多嚐。我的伴侶這時都不覺有點飄飄然了。其實蝦與油此刻均並未上桌。等到炸蝦送上，五人不免以中學飯廳中的姿勢出現，一盤對蝦，頃刻告盡。只覺鬆脆鮮美，大是可口。第二盤來時，我才得細細品嚐，其香其腴，在今日寫此時，還不免有些爲之神往。

咖啡店

伊東有三多：一是椿油多，滿街有售，可炸點心，又可潤髮。二是玩具多，盡是用椿木修成的小人小馬小盒子等，精緻生動，可愛之至。來遊者多滿載而歸。三是妓女多，這不知是何原因，一到黃昏，小小咖啡店中，燈光低暗，樂聲清婉，門前紅紗燈籠下，均站有一個盛妝的妓女，頭上堆滿紅花，頸上白粉如牆，當得起「粉頸」二字。在門口招接客人，若遇單身男子，不免亦有強追請君入甕之舉。我的伴侶們知道這是個可愛而可怕的地方，於是想了一個辦法，和我商議，請我做保鑣，陪他們一同上咖啡店，我當時年輕好奇，滿口應允下來。在晚飯後，一同直向咖啡店最密的小街走去，胡亂選了一家，就披帘而入。歌妓們自是含笑接待，雖因有我這個不識時務的在場，而減免了許多殷勤。但奉烟開酒，遞咖啡，也把我的同伴們招待得難以支持，而一陣陣濃郁的啤酒香，粉香，花香，煙香，却也燻得我頭疼。正想要走，她們已圍坐上來，抱着不知是幾絃琴，就咿咿呀呀的唱起來了。唱的古典樂曲，我一字不懂，只覺得不但不令人快樂，反而感到無端的淒涼。一曲唱過，一曲繼起，好容易等又唱完了。一串甜而啞的笑聲。從裏面又走出幾個白臉黑眉毛的女人。不由分說，坐下又唱。我想這樣下去，我要被香氣燻倒了。站起要走，我的同伴們也許不想走，但他們是無胆量留下的。所以也只得同意，大約付了相當多的錢，於是很順利的都出來了。一出門，我就不免連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木說：「寃枉得很，花了很多的錢，既未聽懂一句，又忘記了喝口咖啡」。我說：「你明天再來吧，我是恕不奉陪了」。

冒險

冒險對于二十歲不滿的人，可說是最合胃口的了。在海濱住了一

個多月，游泳雖無多進步，而年輕好動的心，却嫌膩味了。總想又來一個新的玩法，于是石提議，租小游艇一隻，自己駕駛到海中心去逛逛，本來一隻小艇，載五人是嫌多一點，但誰也不願棄權，都擠坐上去了。石和書打槳，木把舵，我坐在船頭上，滿船都是糖果和甜納豆。鑄在水中推，將小船推離了沙，再跳上來，就開船了。眞快活呵！小艇駛向大海了，海水碧綠碧綠的沁人心脾，海風清爽的吹拂着我們的臉，帶來微微的腥味，仰首藍天一碧，白雲朵朵，天與海相聯，無涯無盡，我當時覺得全世界除了我們這隻小船外，已沒有了任何事物了。我脫下浴衣上的披巾，高舉在空中，讓它吹飽海風，做成了一張小花帆。鑄伸手在水中一把一把的撈起一些海帶，石與書和着拍子高唱船夫曲。石心不在焉的扶着舵，將甜納豆一粒一粒的向口裏丟。海闊天空，花巾飛揚，歌聲飛揚，五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人，就這樣毫不思索的將一隻只應該在小湖中划行的小艇，送入了茫茫大海。沒有目的，沒有方向，只追着海鷗的踪跡，隨之徜徉划去。也不知走了多遠，忽然敏感的鑄說：「怎麼船上下得比先利害多了，是否起了浪」？大家都笑：「海還能沒有浪，太無勇氣了。」他堅持着說：「不對，你們都是向前坐着的，不覺得，我是向後躺着的，格外能感到些，不信你們看！」于是大家都不覺回頭一望，可不是？不知什麼時候，起了大浪了，一排排的直向小船洶湧打來。木趕緊用力將舵搬向了歸途。一會兒功夫，小船簡直就跌入浪心了，有時落入浪底，有時又立于浪尖上。這時大家不但雅興全失，而且眞是魂飛魄散了，太陽漸漸昏淡。海水顯得極其深沉，風緊浪高，四顧茫茫，我們相望無語，找不出一點辦法。只望早點到岸，幸虧木還鎭定，抿着嘴，沉着的把住舵，他是惟一和浪搏鬥的人，因爲這時槳已早失作用了。更未想到禍不單行，一陣機器聲，一隻大輪船軋軋的開了過來，這是進港的大漁輪，我們這輕輕的一片小葉，比着它的龐偉，眞是渺小得可憐。它昂然的在我們側面鳴過去，一匹因它而激起的怒濤，直向小船側面撲來，浪頭比船要高得多，咤咤如雷響。鑄驚呼一聲，滾跌到艙裏。我們三人也嚇得面如土色，手足無措，這就虧了木了，只見他機警而勇敢的咬緊了牙關，將舵用千鈞之力向右一轉，迎向潑天大浪，直衝上去。小船如平地升天一般，被浪高高的舉了起來，俯視海面，如瞰深谷。我當時也吓的昏昏糊糊，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發現我們的小船，已奇蹟的落下海面，不但五人尚在人間，而且也能望見海岸了。迴望各人，鑄正在拭淚，木正在拭汗，石和着雙手向天不知向誰祈禱，書則用我的披巾在兜水向外倒。爲了他倒水，我才看見甜納豆全泡在水裏，大家的脚也全浸在水裏。

漁珠

伊東是珠蚌的產地，我們久已對人工養珠有着濃厚的興趣。這一天，間接托人找到珍珠株式會社的社長，承他帶我們到他圈定的海濱去參觀，那是一個荒涼而不雜亂的小港口，海岸較陡，一排排的小屋，門外地下，曬滿了灰黑色的蚌。社長爲我們講述養珠的過程，先捕起珠蚌，攤在沙上曬，在曬時，由他們投入一粒選好的細沙，投到蚌殼的軟帶處。然後由它自己關閉，派人送入深海。過相當時期，撈上來曬，再送入海，時間越長，珍珠越大越圓越亮。有十幾年，甚至有幾十年的。珠蚌外殼又粗又毛，醜陋之至，但它却能孕育珍珠，所以任何東西皆不可貌相。社長爲了眩耀他的事業，允許當場實驗一次給我們看，當下即在屋中喚出三個十六七歲的村裝少女來，她們都是紅潤的臉，配着白藍碎花的頭巾，比濃妝的貴婦令孃們漂亮得多。她們接受社長的命令後，換上緊的背心，笑盈盈的拖了一個小筐，向海中游去。至二百碼外，忽沒頭不見，只留下一串泡沫和竹筐。約十多分鐘，三少女次第浮起，取物投入筐內，旋又沒入深海，再約五分鐘，才又見她們浮起，魚貫拖筐而返。走上岸來，解巾理髮，微笑鞠躬，毫不氣喘，也不像我們那樣歪着耳朵跳水，我們高興而慚愧的接過竹筐，只見裏面盛的全是毛邊小蚌。她們來親手爲我們剝開，一共剝了四十多個，每個蚌內，必有珍珠一粒。不過有的圓，有的怪像，有的光潔，有的却有黑斑。但是我對每一粒都愛，好像愛吃自己種的慈姑一樣。社長要無代價的送給我們，我塞給了他三十元就跑。歸途，鑄忍不住說：「她們才是美人魚哩！」大家都點頭。回房間後，將珠子拿出來分，他們說，我們要這有什麼用，都算你的了。後來回到東京，我揀圓而亮的配好大小，綴成了一串項練。這眞是一個極生動極有意義的紀念品。現在，當年遊侶，早已天涯星散，自已也遠留大漠。但是這串珠練，幸得尚未毀于烽火，仍珍藏在我萬里飄蓬的行篋中。偶一取出把玩，不由得就愴然憶起當日的佳侶，和已逝的華年！

滬寧車中寄劉禺老兼似伯欣居士

姚鵷雛

歲月堂堂去，
江山冉冉春。
平疇過雨綠，
獨樹著花新。
耆舊今猶仰，
篇章老更醇。
茶煙禪榻畔，
歸日得相親。

·第三題·各地名殽

廣東的香肉與龍虎會

陸丹林

我是廣東人，談述廣東的名肴，絕非地域觀念的「自我宣傳」，只是「敝帚自珍」的身邊寫述而已。廣東名肴的烹飪，它不特注意色、香、味的綜合，更注意它的實際性。主菜的質量是比較豐富，配料是極力的減少。每一味菜有每一味菜的味道，甚至它的配菜也與主菜的味道相配合。比如炒鰌魚片吧，它的配菜，無論是冬筍、或是芥蘭、或是白菜薳，但是這些配菜也有鰌魚的香味。原來他們是用浸過鰌魚的水，來炒熟那些配菜，故配菜中便滿含着鰌魚味了。主菜與配料味道融合，還是粵菜烹飪的技巧。粵菜的燉湯，也有它的特點，它是清澈而沒有一些油膩，入口清香潤滑，味極鮮美。這種製湯方法，是粵菜館所擅長。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並不是瑣談酒家（菜館）裏什麼的普通筵席，因為酒家裏日常供應食客（或定菜）所享用的肴饌，在我看來，多是普通的菜。最低限度，我個人的直覺與經驗的所得結果，以為粵菜的名肴，有它的特殊點，而這些名肴，似乎尚沒有普遍推廣到各地的享用。反過來說，甚至有些人還誤會這些食品，是野蠻人的食品，這未免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

在動物中獸類作食品的烹飪，猪、牛、羊，在全國中的比較，可說是最普遍的了。但是猪、牛、羊的味道，絕不能够和狗肉相媲美。若果他是嚐過狗肉味道的，那就感到什麼猪、牛、羊等肉，都是很平常的了。只就紅燒狗肉來說，當着爐火熊熊烹調的時候，香氣遠聞數里，使人們嗅着，眞有「垂涎三尺」之感。這是凡是吃過狗肉的人，都感到狗肉是無上的滋味。鄭板橋因為嗅着煮狗肉的香味，被騙給那鹽商即席寫字，便是一個明證。因此粵人們叫狗肉做香肉，顧名思義，便可以推想它的美味了。不過吃狗肉有一個禁忌，即是凡是吃過狗肉之後三小時以內，請勿吃綠豆湯，不然，狗肉與綠豆湯和合，胃部要發脹的，那時輕則痛苦，重則有生命的危險，這是吃狗肉的人，應記牢記着。

說到粵人的吃狗肉，他們並不是什麼的狗類都可以拿來屠宰的，第一、瘋狗或有病的狗不吃的。第二、老的狗是在絕對的屏棄之列，因為粵諺有「老狗嫩貓兒，吃死沒人知」的民間經驗之談，故老的狗，幼的貓，都沒有人吃的。第三、一般精於吃狗肉的，必選用那烏毛的狗，至於那些白毛襂毛的狗，比較的少人去吃，洋狗是不吃的。第四、狗的重量，是選擇每頭七八斤至十二、三斤的居多，其他過大過小的是例外。第五、吃狗肉的期間，是在秋冬間，夏季氣候酷熱，是很少人屠狗的。

烹飪狗肉的配料，是些附子、陳皮、大蒜、豆豉、生薑、油豆腐、腐竹等，共同紅燒或清燉，約文火煮一小時的時候，便可以上鹽吃。而最普通的，是放在沙鍋裏用爐火熱着的來吃。香肉，是廣東（連廣西也在內）的名肴之一。

第二的名肴，便是龍虎會。所謂龍虎會的美味，非親自吃過的人，不能够知道個中的滋味。吃龍虎會的季節是在冬季，春夏間是沒有人吃的。它是冬令的補品，在粵、港、澳間，每年冬季，許多酒家都有常備龍虎會來應客。所謂龍者，指三蛇（過樹龍、飯匙頭、金脚帶三種蛇）而說；虎呢，是指菓子貍（野猫），有時並把黑肉竹絲雞匯合烹飪，而改稱三蛇龍虎鳳了。

蛇、貍、雞，都是去皮骨拆絲來清燉的，配料是冬筍絲，木耳絲、陳皮絲、火腿絲等，等到上盤吃的時候，有時還加些檸檬葉絲，加增香味。

龍虎會的烹調，多是清燉作羹，像吃魚翅分小盌來吃。有些從沒有吃過蛇肉的人，聽見別人吃蛇，多有懷疑的感覺。若果主人向沒有吃過蛇的客人說：『這是蛇羹』！客人多不敢嘗試。因為有些人聯想到蛇是毒物，或者是不潔的動物，甚至與狗肉般，同被某階層的人所視做不該吃的動物，怎好去吃它呢。但是，要是當主人的宴客，一聲不響，由侍役在宴會中途把蛇羹送上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感到異常的鮮美了。等待全席告終，主人纔宣布今日的菜有一味是龍虎會的時候，內幕揭穿，有些從未吃過蛇的人必定說『眞是鮮美滋味！』有些呢，是馬上感到不安的樣子，認為是別人給他開頑笑，而把這些不堪入口的食物故意愚弄他的。

其實呢，這三種過樹龍、飯匙頭、金脚帶的蛇，的確是毒蛇，不過其毒是在牙床分泌的毒液，它身上的肉，絕沒有毒素存在的。捕蛇的把蛇捕獲之後，馬上即把蛇的牙脫掉，那就原來有毒的蛇也變了無毒的了。還有蛇膽也在宰蛇時先行取出，把它放在酒裏和飲，味極甘涼，沒有一些苦味。故老相傳，是有祛風去濕的功效。廣東有許多藥店特製三蛇酒、蛇膽陳皮、蛇膽薑等發賣。

冬季吃蛇，它所配製的菓子貍（也有單獨清燉菓子貍的），黑肉雞等，都是滋補品，在一般食者的經驗，蛇肉含有豐富的燐質，它不只是蛇肉的鮮美可口，冬季吃蛇，比之羊肉，補益較大。

在我的實際經驗，否，不只是我個人的經驗，許多廣東人或其他

東南食味

雷紅

有人說，中國人是一個吃的民族，因爲講到食味，似乎祇有中國獨擅勝場。這句話自有其部份的眞理，中國菜肴像中國麻將一樣，複雜而有變化，非一副五十二張的撲克所能幾及。例如上海的京館子盛創一雞五吃，便是西菜所望塵莫及。上海人歡喜組織聚餐會，集合幾位饕餮同志，定每一星期或每半個月聚餐一次——兒時看海上雜誌，聽到有一個聚餐組織，定名爲狼虎會，以狼吞虎嚥來命名，確實表示了中國人的好吃，乃是由於烹飪上的自有獨到之處也。

其實「吃的民族」四個字有點語病，說這是個要「吃」的民族，外國民族何嘗不要吃？說是中國民族專門講究吃吧，則他們又不是一天到晚吃個不停——否則人人要變成胃病患者了。祇有一種說法是成立的：中國的烹飪藝術高人一等，如其即以此理由而指中國爲「吃的民族」，未免是瞎子摸象式的批評了。既然中國的烹飪藝術高人一等，所以歷來就有不少食譜之類流傳後世，好像李笠翁也有一本家庭食譜刊行過，細細研究，倒是一部專門學問，流風餘韻，降及今日，自有知名女士在報紙副刊上，開出菜單，指示不同風味的菜肴應當怎樣燒法。因此我寫了「東南食味」四個字以後，有點不寒而慄，以我閱歷之淺，經過的地方又如是之少，而今世的易牙如是之多，要談東南食味，未免有點班門弄斧。但我在極少幾次的游程中，却非常珍視這難得的機緣，一嚐各地著名的菜肴。然則不妨以「門外」的姿態，寫出一點新鮮的印象。

•夫子廟裏的鍋貼•

到南京去玩的一天，中飯在新市場的曲園吃的，是一家湖南館子，每隻菜裏有辣味，還是經主持人關照特別「輕辣」，然而對於一個江南人已感「醮着些兒麻上來」，有點吃不消了。飯後游燕子磯與玄武湖回來，汽車長驅到貢院街，午間的飽餐，因登山陟水而告空虛，肚子慌得可以，游夫子廟時，裏面的鍋貼正好起鑊，一個山東大漢用鐵鏟敲擊鍋子，發出金屬的當當之聲。加以油煎的香味撲鼻，不覺撩人饞腸，於是坐下來據桌大嚼，其香、脆、腴、鮮的滋味，的確特有勝場。其實食味的欣賞，說穿了不值一哂，主要的是在於餓，餓極了遂覺得什麼都有滋味，初不限於物品的精緻與否。南京玩了一天，中餐與晚餐都是豐盛的筵席，我覺得並不怎樣好，南京菜包括著名的鹽水鴨在內，覺得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倒是夫子廟裏在薄暮時分，坐在長板凳上吃一碟油煎鍋貼，感到非常親切而永遠念念於懷的。

•迎賓樓的脆鱔•

今年早春，到無錫去玩了二天。夜車一到無錫站，就有一輛Station Wagon 送到無錫著名的菜館——迎賓樓。憑着樓窗，在昏黃的荷葉白殼罩的電燈下，看到菜館裏的賓客如雲，眞有一點小城市繁華的感覺。在最先送上來的四隻冷盆之中，便有一碟是久違十年的脆鱔。脆鱔的外形，太像一條小蛇，因此有的人因其外形之奇特而不敢一嚐異味。其實便是蛇，又有什麼可怕，嶺表人士以吃「龍虎鬥」爲豐盛筵席，而此中之龍，正是一條無毒的青小蛇。同游的寧波董君，生平沒有吃過這樣東西，我聳恿他憑了他的理智，可以一嚐此特殊風味，結果大加讚賞。原來脆鱔是用鱔背在大油鍋裏爆炸，再和以蜜汁煎炙，使之香脆，其風味確可代表是無錫的。肉骨頭也是無錫特產之一，但在上海的五香野味店裏，也可搜求得到，不能算作希罕。唯有脆鱔才是眞正的無錫產物也。

迎賓樓還有一樣特殊的東西，是棗糕。酒至半酣，送上一盆熱騰騰的點心，是栗色的棗糕。又甜又糯，一陣棗子的香味微微在咀嚼在體味到，正所謂齒頰留芬，我在回上海的時候，原想帶一籃棗糕，適巧迎賓樓的棗糕已經賣完，於是只能空手而返了。

省的人，而有機會吃過狗肉、蛇肉的，都必公認狗肉蛇肉的美味。這種美味，自然不是沒有嚐試過的能夠領略得到。故此可以說狗肉和蛇羹，都是廣東的名肴，不過不是酒家菜館經常供應的普通名肴罷了。

或有人說：狗與蛇，都是不潔的動物，是初民時代的食品，現在二十世紀的時期，還把它來吃，詡爲珍饈，是蠻性遺留的象徵而已。說得振振有詞。但是，我們細想，如果吃狗蛇，說是蠻性的遺留，那麼，那些吃生跳跳的搶蝦，用濕泥包着燒熟的叫化雞等，便是文明社會裏高尙的食品麼？

廣東還有幾樣道地名貴的菜，如響螺、山瑞（甲魚的一類），海狗魚等，在粵菜中也是有名的，它的味道，也極鮮美可口。如果在廣東港澳一帶上館子的話，有機會的時候，不妨嚐試。至若粵桂所獨有的日常便肴，如燒猪尤其是乳猪、叉燒，滷味尤其是柱侯食品，那是一年四季天天經常供應的熟食，佐飯妙品。惟有臘味的香腸、臘鴨、金銀肝之類，却」冬天有北風時的臘味，纔是可口，而受人歡迎。到了仲春以後，極少人再吃臘味，夏秋間更無人嚐試的了。因爲在暑期的吃香腸，是吃用火燒熟的而不是臘乾蒸熟的，兩者分別得很淸楚。在廣東要是有人在暑期吃臘腸，人們必譏諷他是個不識時務的「大鄉里」（猶言不懂事的鄉下人）的了。狗肉、蛇肉、臘味等，都有「不時不食」的時間性所限制的呢。

•三大元的嫩豆腐•

在無錫的最後一次午餐，是在城外竹行街附近的三大元吃的。這是一家陳舊的飯店，像上海十六舖的德興館。據無錫人說，眞正要吃無錫菜，就要到這種館子裏來，因爲迎賓樓多的是上海游客，有時的菜肴，不免帶有海派。三大元的掌櫃，對於我們之來臨，欣喜以外還雜有抱歉的姿態，似乎表示蓬蓽之地，有辱高軒的樣子；這是內地館子中不是十分茂盛者所特有的謙抑態度。這裏的菜肴以濃腴取勝，而其中的燒嫩豆腐是頗爲著名的。他們的豆腐是整整一大方，不知怎樣燒法，好像它從鍋裏到盆子裏沒有碰破，而當你的筷子一點上去的時候，如同象牙一般光潤的豆腐便四分五裂了。豆腐用雞汁烹煮，鮮味好像滲入到了豆腐，在桌上許多濃腴的菜肴裏，它就獨標高格，以淸淡見長。豆腐入菜，在其他筵席上難得遇見，惟有無錫的菜肴中，是以此爲名菜的。

•石家飯店的鮰肺湯•

蘇州木瀆鎭開設了一家菜館，厥名石家飯店，是完全靠了靈岩山的游客而生存的。原來開設在那裏，平平常常，只是供游客鼓腹的一個所在。自從戰前有一年，國府元老于驪心先生來游木瀆，吃到了他們的一味菜鮰肺湯之後，于髯擊節稱賞，即席題詩，寫贈石家飯店主人，詩曰：「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鮰肺湯。」石家飯店的名氣因之大震。四鄉異地的游客，凡游靈岩者必到石家用膳，若是中秋時節，鮰肺湯便在必吃之列。好像非此不足以爲歸去時的談助。石家飯店主人因此對於于髯的題詩珍如拱壁，配以紅木鏡框，懸諸內廳，儼如看家之寶了。

我們在夏末時分來到木瀆，僥倖鮰肺湯已經上市，當然要一嚐此闊別已久的佳味。魚腥之類，本是製湯上品，再加這是秋令中極少的珍品，用以燉湯，的確淸鮮可口。據肆中人云，鮰魚都是活殺，取其肝臟(俗稱鮰肺)入湯，加以火腿，魚片，蝦仁，自然集各種新鮮的東西於一碗，格外覺得其味之美了。鄉間魚蝦得之極易，又不會陳宿，這是容易討好之處，蓋以地理環境取勝者也。

石家飯店另外有一味「醬方」，也是好菜。醬方是煮爛的紅燒肉，作長方形的一整塊，並不十分油膩，春秋佳日，以醬方下飯，能增食慾。和石家飯店匹敵的另外有一家徐家飯店，烹調方法與前者一般無二，只因石家飯店的名聲大一點，所以游客爭趨，在游覽區域，古今名人駐足之所，往往可以揚名遠方，亦足見宣傳之功效了。

•觀前的小吃•

蘇州的觀前街，飯館以松鶴樓著名。僅在春秋假日，賓客踵接，生意興隆，燒出來的菜肴，未必能每隻滿意是事實，因此我想略而不談。這裏想介紹一點蘇州小吃。

糖果與蜜餞一類東西，在蘇州人稱爲「茶食」，蓋作爲茶餘之細嚼者也。有人說，你在吳苑吃茶，可以一天到晚儘嚼小吃，而無須正式的午餐。這正足以證明蘇州的小吃是怎樣的豐富。

糖果之中，松子糖自是一絕。重糖松子尤其美麗，集色，香，味三者之大成。白色細小的顆粒上黏着紅色的玫瑰花屑，精緻得可愛，如與海上的巧格力糖並列，判然是東方美人與西方美人的分別一樣，前者的韻致，絕非西式糖果所能企及。與松子糖同樣精緻的則有半梅，以蜜漬梅子，各剖其半，拌了糖霜，同樣點以玫瑰花屑，便是欣賞它的外形，也够你歡喜了。我的朋友廣州陶君，雖以「食在廣州」的土著，也對此半梅歎爲「吃」止。

閶門內有一家茶食店，名桂香村，在春暖時分，出售方糕，爲蘇城之最。他們的方糕，甜餡特別考究，豆沙裏雜有桂漿，芳香特甚，來買方糕的必須預定，否則便有向隅之憾。譬如上海的沈大成，同樣有方糕買，但其味覺上的差別，眞如你用了一枝派克五十一，再寫中國仿製的文士五十一金筆的差別一樣，處處感到有天壤之別。

•五芳齋的糯米粽•

早車到了嘉興，就驅車到五芳齋去吃粽子。我們早已在上海吃過了廣東粽子，這一種廣東粽子又大又結實，什麽甜肉、鹹肉、豆沙等等，非我們江南人所能全部接受。但嘉興的糯米粽却不是這末一回事。它的外形與廣式粽子類似，內部却大異其趣。雞肉是完全一大堆雞肉，鮮肉是完全一大堆鮮肉，而且其餡之大，竟佔據了整個粽子體積十分之七，外層所包裹的糯米，成爲一種藩籬，倒像是鷄肉餡的附庸。它不像廣式粽子這樣堅實，吃時需要用「掘鑛精神」，而是甚爲鬆軟的。吃這種粽子有兩點好處，第一因爲糯米是附庸，雖然看來外形龐大，吃了並不過飽。第二鷄肉豐富，用大鑊原湯煮熟，滋味全爲糯米所吸收，其香，糯，鮮，像八寶鴨肚中所掏出來的一般。

嘉興還有一樣著名的食品是南湖菱。南湖的四分之一區域全是菱塘，夏末秋初，坐了小烏篷船，點篙的船孃會悄悄地撐到菱塘區，讓你自己伸手去採幾隻菱吃。當然這一些菱不能饜足你的慾望，若是想多吃一點的話，非要出錢去買不可了。新鮮的南湖菱綠得可愛，沒有生刺的角，像一個老於世故的人，把他所有的鋒稜都磨蝕了。菱肉極嫩，宜於生剝，不像蘇錫一帶的沙角菱，老得異乎尋常，宜於熟吃的。秋日往來於滬杭綫上旅客，每當火車靠嘉興站時，就有小販跑前來喊賣南湖菱，一小籃的代價可不便宜，但在車窗寂寞的時候，買一籃嚐嚐新，確也別有風味。車站離南湖不遠，離市區也不遠，所以這

裏叫賣的菱，還算新鮮。

·奎元館的蝦蟹麵·

杭州清和坊有一家麵館，名奎元館，差不多每一個到杭州去玩的人都到那裏去吃過他們的麵。這家麵館有一點是特殊的，說麵館便是專門賣麵，菜肴沒有，其他的點心也沒有。蘇州的松鶴樓，春間是以滷鴨麵著稱於旅客之間，可是他們在午晚餐時間便供應酒菜，來吃晚餐的人多於吃滷鴨麵的人，其實他們治菜，遠不及蘇州的幾家正宗菜館如義昌福和天興園。

因此我們贊成奎元館的專門以麵為營生的館子。春秋時季，旅客蠭湧來杭，假若他們開闢酒菜部，憑了他們的聲名，不怕沒有顧客。但他們不這樣做，仍以麵為獨門生意，這是不可及人之處。

春天去的旅客們，吃到他們的蝦爆鱔麵，以為好得不能再好了。他們眼看在一個小院子裏三四個廚司簇集在小方桌子上「出蝦仁」，隨「出」隨燒，非常新鮮適口。他們煮麵的方法又是盛稱所謂小鍋麵，即每一碗麵都是個別煨煮，並非先把湯燒好了，再把一大鍋滾熟的麵分配到碗中去的。

但你要嚐到奎元館的美味，非待秋日去不可。因為那時去有他們最擅勝場的蝦蟹麵，就是因為煮法特殊，別家麵館無法和他們競爭。

杭游的最後一天，我們到近湖濱的正興館去，八時到那邊，他們的蝦仁還沒有「出」好，改吃鱔火麵，了無是處，也許因于奎元館的印象太好之故。

·精華集於上海·

然則上海又如何呢？有人說東南食味的精華，集於上海，這話一點也沒錯。最大的蝦仁在上海，最大的蟹也是在上海。最好的西瓜在上海，最好的酒類在上海。上海是以第一流的烹飪來補救其菜肴新鮮程度之不及的——所以國際飯店的豐澤樓便以清皇御廚為號召了。

過去有一個時期本地館子極為蓬勃，××老正興館觸處皆是，本地館子確有其特殊之處，像一味油爆蝦，一味蟹黃油，一味生燉草頭，雖然搬出來的菜肴不及粵菜館的豔雅入時，但亂頭粗眼自有其接近鄉土的韻致，此南市十六舖的德興館，以如此骯髒的地區，陳舊的佈置，而能招致外國顧客來賞光。一個美國友人對我說：「到了這裏，我才真正嚐到了代表中國風味的可口的菜肴。」我不禁為之啞然失笑，這無非是為這個異國友人轉換一下都市的環境而已，中國風味可口的菜肴，豈可僅以德興館之流為代表哉？

「黃雞白酒嫩菠青」

温肇桐

今年春初，在上海時常敘談的幾個同鄉女友，約定在春假期間，一同回到常熟，一同上王四那兒去吃「油雞」，而且約定要我作東的。

在春天，遊虞山的人越來越多了，自然王四的顧客也越坐越多了。我們為免向隅起見，在早上不到九點鐘的時候，我和紉先走出北門，到王四樓上找了一個座位，不久，瑞、淳也先後的趕到了。

距城三四里的破山寺，又名興福寺，在虞山北嶺，剏於齊梁，唐代詩人常建曾為它寫過一首詩：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王四酒家就在寺旁一里路遠的地方，小樓三楹，酒旗招展，坐在那裏，不但可以聽到隱隱的鐘鼓梵唄，還可以聽到山野烟林的樵唱，真會使人忘記都市的喧囂煩雜，消失那從都市中帶來的疲勞呢。

我們面對着蒼翠欲滴的虞山，這一幅天然的山水圖，是無法從歐洲的許多藝術巨匠如：柯羅 Corot 羅騷 T. Rousseau 泰納 Turner 的名作中領略得到；似乎像虞山派首領王石谷的融洽南北二宗的清秀妙筆，這一位鄉先賢，是靜悟三十年，才得了青綠山水畫法的妙諦；如今，我們是真的感受了這樣的藝術意境。——確實的，往古的許多大藝人：黃大癡、吳漁山、楊西亭、蔣南沙，這些生長在虞山的畫傑，以及慕名而來的沈石田、王廉州、惲南田……他們不知化了多少心思、多少時間，描繪過虞山，陶醉在虞山之下，留下了千古絕筆，藝術的瑰寶。

酒在那裏，該喝的是村上自釀的白酒，帶着葡萄酒一樣的甜酸味，極易上口，多喝了些也不就會使人酩酊大醉的。不會喝酒的我，總是不及她們會消受這種幸福。

王四酒家的菜，自然各色俱全，可是最著名的是「油雞」，用着祖傳祕法烹製的，又名「墨雞」，浸在芳香的暖黃色的菜油之中，雞肉鮮嫩無比，聞到了這種異樣的香味，真會相信他祖傳祕法的神妙呢。如果，把吃剩的雞油，向侍者要一些生頭腐拌着吃，會覺得別有一種美味。這是一些老食客的慣技，不會有傷大雅的。

其他的名菜，還有：古銅色的松樹蕈、象牙色的黃荀燒豆腐、翡翠色的香椿頭拌白玉色的豆腐。還有著名的點心：甜的是山藥糕、血糯八寶飯、鹹的是松樹蕈麵。假使秋天去，又可以嚐到蜜汁桂花栗子呢。這許多山肴野蔌，已經是名聞海內，十多年以前，易君左來遊虞山，曾書一首讚美它的七絕，現在那幀小軸還掛在樓中，詩云：

名山最愛是才人，心未能空尚有亭；
王四酒家風味好，黃雞白酒嫩菠青。

那天，我們點了它的許多名菜，一碟血糯八寶飯，又加點一二味普通菜吃飯，淳則獨點了一盞松樹蕈麵吃。大約是下午一點鐘光景，我們離開王四酒家，走向三峯寺去玩，當斜陽照在田野間，我們又在平坦的公路上走回城去。

‧第四題‧風花雪月

開封的風沙

胡山源

民國十八年的春天，我到開封的河南中山大學（現稱河南大學）去就教職。到的時候是在晚上，車站上並沒有電燈，街道上的燈光也很暗，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我初次來此，人地生疏，只好住在車站就近的一個客店裏。明天打了一個電話，阜義從學校裏來接我，一走出去，看見地上遍是黃沙，我說，「幾時落過黃沙的？」阜義說，「已經好幾天了。這裏春天常落黃沙，不算什麼，不像我們南方，難得有一次。」

這天晚上，我住在學校裏，只聽見外面呼呼地起着風聲。阜義說，「明天又要落黃沙了。你來得正好，倒可以馬上就欣賞一下，因爲這是這裏的奇觀。」說的時候，含着別有用意的笑容。我也不理會，以爲落黃沙不過是一件平常事，在南方本來也是有的。

這一晚風聲就沒有停止過，起先聲音還平淡，到後來奔騰澎湃，簡直有些翻江倒海的氣勢。但我還是睡得穩穩地，一些不去注意。

明天天一亮，我睜開眼睛一看，嚇了一大跳！什麼？我到底睡在什麼地方？室內的一切物件，都不見了，除了屋頂之外，我眞正睡在沙漠裏了！高一些的桌子，成了一個沙邱，桌子上的東西，變成了沙邱上的峯巒，低一些的椅子或其他物件，都變成了沙岡或沙堆。看看我自己的牀舖呢？我蓋了一條沙被，原來蓋着的被和衣服，都不見了，都埋在沙下了，用力一掀，方才發見我自己還是睡在被下。

抖了好久，方才將衣服披在身上。但脚一放下牀，却又找不到鞋子了。在略爲隆起些的沙垤中，總算將鞋子掏了出來，可是要穿上脚，却還須費上一些淸除的工夫。

下了牀，只覺得鼻子裏火辣辣地，急孜孜地，很不舒服。用力一搗，噗的一聲，有東西落到了地上。俯下去一看，奇怪，竟是兩顆小礮仗！再一看，哈，原來是鼻中搗出來的兩段沙柱！

忽然發了好奇心，要看看我自己的面目，究竟變成了什麼樣子。將手提箱裏所帶的小鏡子取來一照，不由得又吃了一嚇！這是誰？連我自己也不認得了！頭上面上，也是一片黃沙！頭髮有如野草，在沙磧裏稀疏地茁長着。眉毛和睫毛，宛如冬季的松柏裝滿雪花那樣，綴滿了最細的黃沙，也許可以稱爲沙花。我素來不肯用剃刀修面，所以我面上的汗毛特別盛，蒙茸地廣佈着，我的面就成了原始時代的大草原。這時，細細看去，每一根汗毛上都從頭至尾黏滿了黃沙，本來是黃種人面孔的我，此刻看看，那就黃之無可再黃了！我想我們黃種的由來，恐怕就是爲了這些黃沙，你看，黃河不也就爲了黃沙，而黃帝一定就是和我今天一樣面目的黃人！

哈哈哈哈！我自己看看，免不得笑了起來。隔壁阜義聽見了，走過來，笑着說，「不錯吧，你一來就可以碰到這個勝景！」

但還有奇怪的是，此刻天氣却非常淸新，太陽亮亮地照着，正和江南的春光一般明媚，昨夜的風，完全沒有了，沙也沒有了，有的都已經在地上，空氣中可以說一顆微粒也沒有了。

我這樣開始，就在開封住了下來。

過了幾天，一個上午，我在一個教室裏上課。這教室處在這大樓的西北隅，西面北面都有極其明亮的玻璃窗。我面對了西面講着書，忽然遠遠看見一陣烏雲，在滾過來，氣派非常地大，好像是百丈高的大浪，從海洋中漫上岸來，又好像整個崑崙山脈，在移過來，不論什麼東西，一碰到牠，就各被吞噬一樣，完全消滅了。我不覺呆了，講不下去，只是看着。

學生注意到了我，回過頭去一看，有幾個輕輕地說，「哦，又颳風了。」口氣非常平常，完全不當一會事。可是我在前幾天已領敎過了，現在目擊牠來時那樣的威風，不禁有些心動神搖起來。

沒有多久，轟轟的聲音就塞滿了耳朵，無邊的黃色，也就塞滿了眼睛。對面講話聽不見，對面看人，也看不見。伸手不見五指。但又不是黑暗，只是一片黃光。人就好像處在黃海裏；不是海面上，而是海水中！上下左右前後都是黃，昏黃！自己是否還存在，很有些懷疑，其他一切，都爲黃色所籠罩，不必問，也無從問起了！

課是上不成了，跌跌撞撞地下了樓，奔往自己的住處去。我是初來，各處未熟，在這黃漫漫的風沙中，正如在黃泉路上吃了孟婆的迷魂湯，連望鄉臺都找不到，等到找到我的住處，的確已經費了好些力。

吃飯的時候，大家摸到了那個作膳室的小屋子裏。門緊緊地關了起來。可是菜從廚房裏端過來，必須要走幾步路，每隻菜上面又沒有蓋頭，因此，放在桌上，將眼睛切近了看看，每隻菜的面上早已撒上胡椒末，結成一層黃膜了。可是，嚼起來，却沒有胡椒味，只是嘰啦嘰啦的土氣息，泥滋味。

門也關不牢，因爲廚子必須走進走出，每開一次，便有大把的泥沙塞進來。即使關得牢，也沒有用，因爲室內早已充滿泥沙了，外面即使沒有生力軍進來，那些常備軍却都是降落傘部隊，會從天空裏降下來。還有，後來我才發見，即使在風一起時你就將門窗關好，仍

湖山勝處看梅花

——年來忽抱逋仙癖，端爲梅花是國花——

周瘦鵑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春出遊之計最先在於探梅，而探梅的去處總說是蘇州的鄧尉；因爲鄧尉探梅古已有之，非同超山探梅之以今日始了。鄧尉山在吳縣西南六十里，相傳漢代有鄧尉隱居於此，因以爲名，一名光福山，因爲山下有光福鎭，而舊時是稱爲光福里的。作鄧尉的附庸的，有龜山、虎山、至理山、茆岡山、石帆山等八九座小山，人家攪也攪不淸，只知道主山是鄧尉罷了。明代詩人吳寬有登鄧尉詩云：「昔年曾學登山法，縱步不憂山石滑，舍輿徑上鳳岡頭，趁此涼風當晚發；遠山朝士抱牙笏，近山美人盤鬟髮。我身如在巨海中，靑浪低昂出復沒，山下人家起市廛，家家炊煙起曲突，梅林屋宇遙復見，一似野烏巢木末。山僧見山如等閒，翻怪羣山競排闥，偶憑高閣發長笑，笑我胡爲躡石鉢。夕陽滿目波洋洋，西望平湖更空闊，山靈爲我報水仙，豫役淸泠供酒渴。吳人非不好登山，一宿山中便愁絕，扁舟連夜泊湖口，舟子長篙未須刺，懶遊已笑斯人騃，狂遊不學前輩達，若耶雲門在於越，何必靑鞋共布襪？」詩中除了「梅林屋宇遙復見」一句外，對於梅花並沒詳細的描寫，原來看梅並不限於鄧尉山上，而梅樹也散在四周的山野之間；即如和鄧尉相連不斷而坐落在東南六里的玄墓山就是一例，那邊也可看梅，并且山上也有不少梅樹的。玄墓之得名，因東晉靑州刺史郁泰玄葬在山上的原故，現在此墓依然存在，位在聖恩寺的後面的山坡上，向右過去不多路，就是頗頗有名的「眞假山」，嵌空玲瓏，彷彿是用太湖石堆砌而成，正如人家園林中的假山一樣，其實是出於天然，因山泉衝激所致，所以稱之爲「眞假山」。這裏一帶，至今還有好幾十株老梅樹；而聖恩寺前，本來也種有不少梅樹，不幸在暴日入寇時砍伐都盡，後來雖由僞省長陳則民補種了一百多株梅苗，可是小得可憐，不知要經過多少年纔可供人觀賞咧。筆者在十餘年前到此看梅，還不愧爲大觀，回來以後，曾懷之以詩：『玄墓梅花錦作堆，千枝萬朶滿山隈；幾時修得山中住，朝夕吹香嚼蕊來。』寺中還元閣上，原藏有「萬梅花外一蒲團」長卷，也足見當年山中梅花之盛，自明淸以至民國，都有騷人墨客的題詠，而經過了這一次浩劫，前半早已散失，後半只剩胡三橋的一幅畫，和易實甫樊雲門以及近人所題的詩詞，并且不知怎樣，紙上沾染了許多黑斑，有幾處竟連字也瞧不

舊沒有用，那些部隊，還是會乘隙而入的。

這頓飯使我嚐到了從來未有之異味。我眞有些吃不下。但看看幾位本省同事和來得稍久的外省同事，却都若無其事地照常大嚼着。我想他們眞正以這些黃沙當作調味的胡椒了，所以對我格外顯出了他們的津津有味。

在另一次大風就要來的以前，我的確將所有的門窗都密密地關好了。看看每一座窗，凡是有縫的地方，都有絲絲絨襯着，不够，還糊上了紙條。我想這很好，風沙無論如何走不進來了。不料外面風沙一起，裏面，不到片刻，桌面上已是厚厚的一層了。

我大惑不解，各處找尋着。找尋得很仔細，恐怕偵探查案，也不過如此。也尋找得很長久，用了我最大的耐性。這些沙颳，我終於找到了他們的來踪去跡。一句話，凡是通空氣的地方，便是他們的陽關大道，或羊腸小徑。這通空氣的地方，不必是直接的，即使是間接而又間接的，例如一個微得幾乎看不見，察不到的微隙，細得非肉眼所能瞭然的細孔，如九曲珠中的線路一樣，通到了外面，有空氣出入，那最細微的沙末，便會駕駛了空氣，長驅直入，而且爲了外面的風大，沙多，他們便只進不出。他們也會在半途上駐紮下來，埋伏起來，等機會繼續地殺進來。……

到此，我才明白，所以到外面去看看一般的住屋，除了大門之外，都沒有窗，裏面儘是黑洞洞地，就爲了防堵沙賊的緣故！除了不通空氣以外，實在沒有別法可以阻止他們不進來。他們已經和空氣化合，不是混合，分不開來。有空氣就有他們。空氣到那裏，他們便到那裏，他們是那樣的微細、勻淨，而又精靈、古怪！使人防不勝防，也無從防起！

我和皐羲，都覺得北方的沙漠果然在南侵，難怪漢唐以來繁華的關中各地，都巴荒涼，而隴海路上，尤其開封到徐州的一段，在日光之下，白蹭蹬地只是一片沙地。開封北城外的沙堆，早已掩上了城垣，要不是時常扒剔着，城門洞早就要被塞滿，城垣也將看不見，至多只是一條沙堤了。到郊外去看看，都是沙土，大風一吹，種的麥都會連根拔起。河道，都被沙塡滿，只留下一些河道的初形。早事防止，實在要緊。如何防止，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贅。

這樣的大風沙，現在想想，還有些慄慄畏懼。不曉得在眞正的沙漠裏，又是如何景象，當然更加可怕吧。但人生有這樣的經歷，如果以欣賞的眼光看看，倒也未嘗不是難得有的奇遇。我就以這個心理，來看開封的大風沙。

（完）

出來了。今春我上山看梅，也看過了這一個殘餘的卷子，會題了兩首七絕：『刦餘重到還元閣，舉目河山百種寬；欲寄身心何處寄，萬梅花外一蒲團』。『萬梅花外一蒲團，打坐千年便涅槃；佛雨繽紛花雨亂，如來彌勒共盤桓』。我雖仍然沿用着「萬梅花外一蒲團」原句，其實那裏還有萬樹梅花之盛，只能說是萬朵梅花吧。玄墓之西有彈山蟠螭山，以石樓石壁吸引了無數遊屐，那邊也有梅樹，可是散漫而並不簇聚，只是疎疎落落地點綴在山徑兩旁罷了。彈山的西北有西磧山，其南有查山，舊時梅花最盛，宋代淳祐年間，高士查耕野莘曾隱居於此，築有梅隱菴，菴東有一個挺大的潭，在梅林交錯中，雖亢旱並不乾涸，查氏就在上面的崖壁上題了「梅花潭」三字，可是這些古蹟，已無餘迹可尋；不過唐六如詩有「十里梅花雪如磨」句，而李流芳文有『余買一小邱於鐵山之下，登陟不十步而盡攬湖山之勝，尤於看梅爲宜，蓋踞花之上，千村萬落，一望而收之』云云，那就足見這裏一帶，在明代是一個觀賞梅花的勝處咧。

在光福鎭之西，與銅井山並峙的，有馬駕山，俗稱吾家山，山並不很高，而四面全是梅樹，花開時一白如雪，蔚爲大觀，清康熙中巡撫宋牧仲犖在崖壁上題了「香雪海」三字，復築亭其旁，以便着梅，據說乾隆下江南時，也曾到此一遊，於是「香雪海」之名藉甚人口，遊人絡繹而至；詩人汪琬曾有遊馬駕山記，玆摘其中段云：『……前後梅花多至百許樹，薌香蓊勃，落英闐闠，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石數十，或偃或仰，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謂礐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俯窺旁矚，濛然皜然，曳若長練，凝若積雪，谿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又有微雲弄白，輕煙繚青，左瀲湖以爲鏡，右崇嶂以爲屏，水天浩溔，蒼翠錯互，然則極鄧尉玄墓之觀，孰有尚於玆山者耶？……』讀了這一段文字，就可知道這馬駕山香雪海亭一帶，確是看梅最好的所在，不過「百許樹」疑爲「萬許樹」之誤；因爲十餘年前我到此看梅，也決不止百許樹，但見山下四周茫茫一白，確有曳若長練凝若積雪的奇觀，至少也該有千許樹呢。可惜十年以來，既遭了兵刧，而鄉人又因種梅利薄，不及種桑利厚，於是多有砍梅以種桑的，如今梅花時節，您要是上馬駕山去向四下一看，怕就要大失所望，覺得香雪海已越縮越小，早變成香雪河香雪溪了。清代畫師作探梅圖，多以香雪海爲題材，吾家藏有橫幅一幀，出吳清卿大澂手，點染極精，我曾請吳氏裔孫湖帆兄鑒定一下，確是眞迹，特地轉請故王勝之先生題端，而由湖兄檢出愙齋舊箋，鈔了他老人家的遺作鄧尉探梅詩七律二章殿其後，更有錦上添花之妙，我於登臨之餘，欣賞着這畫中的香雪海，不勝今昔之感！

明代高士歸莊，字玄恭，崑山人，國亡以後，便遯入山林中，佯狂玩世，與顧亭林同享盛名，一時有「歸奇顧怪」之稱。遺作「觀梅日記」，詳記鄧尉探梅事，劈頭就說：『鄧尉山梅花，吳中之盛觀也。崇禎間嘗來遊，亂後二十年中凡三至。……』他最後一次探梅，歷時十日，從崑山乘船出發，先到虎丘，寓梅花樓，賦詩二絕句，第一首：『鄧尉山梅是勝遊，東風百里送扁舟；更愛虎丘花市好，月明先醉梅花樓』。這首詩可算是發凡；第二天仍以舟行，過木瀆，取道觀音山而於第三天到上崦，記中說：『遙望山麓梅花村，斜陽照之，皚皚如積雪』。這是鄧尉探梅之始。第四天到士墟訪友人葛瑞五，記云：『其居面騎龍山，四望皆梅花，在香雪叢中。余辛丑年看梅花，有「門前白到青峯麓」之句，即其地也。庭中壘石爲邱，前臨小池，梅三五株，紅白綠萼相間；酌罷坐月下，芳氣襲人不止，花影零亂，如水中荇藻交橫也。後庭有白梅一株，花甚繁，其實至十月始熟，蓋是異種』。他在這裏探梅，是遠望與近看，兼而有之的。第五天登馬駕山，他說：『山有平石，鋸坐眺矚，梅花萬樹，環繞山麓』。這平石附近的崖壁上，就是後來宋牧仲題「香雪海」三字的所在；要看大塊文章式的梅花，這裏確是唯一勝處，我當年也就在這一塊平石上，酣暢淋漓地領略了香雪海之勝。第六天遊彈山之西的石樓，記云：『石樓前臨潭山，潭山之東西村塢皆梅花，千層萬疊，如霰雪紛集，白雲不飛』。這裏的梅花也可使人看一個飽，可是現在登石樓，就不足以饜饞眼了。第七天遊茶山，他說：『茶山之景，梅花則勝馬駕山，遠望湖山，則亞於石樓。蓋馬駕梅花，惟左右前三面，茶山則梅花四面環匝』。這所謂茶山，爲志書所不載，大概就是宋代高士查莘所隱居的查山吧？他既說梅花四面環匝，勝過馬駕山，將來倒要登臨其上，對證古本咧。隨後他又遊了銅井山，記云：『銅井絕高，振衣山巓，四面湖山皆在目，而村塢梅花參差，逗露於青松翠竹之間，亦勝觀也』。他這裏所見，只是村塢間參差的梅花，已自絢爛歸於平淡了。第八天上朱華嶺，記云：『回望山麓梅花，其勝不減馬駕山；過嶺至鷺魚澗，澗水潺潺有聲，入山來初見也。道旁一古梅，苔蘚斑駁，殆百餘年物，而花甚繁，婆娑其下者久之。路出花林中，早梅之將殘者，以杖微扣之，落英繽紛，惹人襟袖。復前，則梅杏相半，杏素後於梅，春寒積雨，梅信遲，遂同時發花，紅白間雜如繡』。因看梅而看到杏花，倒是雙重收穫，眼福不淺；原來他記中所記時日，已是

五九—〇四二

古曆的二月十九日了。第九天他纔遊玄墓山，這是今人看梅必到的所在，聖恩寺遊侶如雲，直到梅花殘了纔冷落下來。他記中只說：「途中所見，無非梅花林也」。又說：『遙望五雲洞一帶，梅花亦可觀』。對於眞假山一帶梅花，不着一字，大約那時還沒有種梅吧？第十天上蟠螭，至石壁，經七十二峯閣，至潭東，記云：『蟠螭者，在諸山之極端，梅杏千林，白雲紫霞，一時蒸蔚』。又云：『潭東梅杏雜糅，山頭遙望，則如雲霞，至近觀之，玉骨冰肌，固是仙姝神女，灼灼紅妝，亦一時之國色也』。他在這裏都是由梅花而看到杏花，杏花正在爛漫，而梅花已有遲暮之感了。第十一天他就出士墟而至光福，結束了他的鄧尉探梅之行。歸氏此行歷十天之久，又遍遊諸山，對於梅花細細領略，眞是梅花知己。今人探梅鄧尉，總是坐了小汽車風馳電掣而去，夕陽未下，就又風馳電掣而返，這樣的探梅，正像亂嚼江瑤柱一樣，還有甚麼味兒？來春有興，打算約煙橋小青二兄也照歸氏那麼辦法，趁梅花開到八九分時，作十日之遊，要把鄧尉四周的山和梅花，仔仔細細地領略一下，也許香雪海依然是香雪海呢。

對於鄧尉梅花能細細領略如歸玄恭者，還有三人，其一是清代名畫師惲南田，他的畫跋中有云：「泛舟鄧尉，看梅半月而返，興甚高逸；歸時乃作看花圖。江山阻闊，別久曾稀，寤寂心期，千里無間。春風楊柳，靑雀煙帆，室邇人遐，空懸夢想」。其二是名畫師兼金石名家金冬心，他的畫跋中有云：「小雪初晴，餘寒送臘，具鶴氅浩然巾，入鄧尉山，看紅梅綠萼，十步一坐，坐浮一大白，花香枝影，迎送數十里；雖文君要飲，玉環奉盞，其樂不是過也」。一個是「看梅半月而返」，而尙有餘戀，一個是「十步一坐，坐浮一大白」，而以梅花比之古美人要飲奉盞，他們都是善於看梅而領略到個中至味的。其三是清末名詞人鄭叔問，晚年自署大鶴山人，卜居蘇州鶴園，日常以作畫塡詞自遣；他的詞集「樵風樂府」中，不少鄧尉探梅之作，他自已曾說往來鄧尉山中廿餘年；并因愛梅之故，與王半塘有西崦卜鄰之約。他的看梅也與歸玄恭一樣，遍歷諸山而一無遺漏的；但讀他的八闋卜算子，可見一斑；其一云：『低唱暗香人，舊識淩波路。行盡江南夢裏春，老與天慳與。橋上弄珠來，煙水空寒處。萬頃頗黎弄玉盤，月好無人賦』。這是爲常年看梅舊泊地虎山橋而作。其二云：『瑤步起仙塵，鈿額添宮樣。一閉松風水月中，寂寞空山賞。詩版舊題香，盛蹟成追想。花下曾聞玉輦過，夜夜靑禽唱』。這是爲追憶玄墓山聖恩寺舊遊而作。其三云：『數點歲寒心，百尺蒼雲覆。落盡高花有好枝，玉骨如詩瘦。臥影近池看，露坐移尊就。竹外何人倚暮寒，香雪和衣透』。這是因司徒廟柏因社清奇古怪四古柏連想到廟中梅花而作。其四云：『枝亞野橋斜，香暗巖扉迴。瘦出花南幾尺山，一塢蒼苔靜。夢老石生芝，開眼皆奇景。大好青山玉樹埋，明月前身影』。這是爲靑芝塢面西磧一小丘宜於看梅而作。其五云：『一櫂過湖西，曾載雙崦雪。躡葉尋花到幾峯，古寺詩聲徹。林臥共僧吟，樹老無花折。何必桃源別有春，心境成孤絕』。這是爲安山東坳里古寺中尋古梅而作。其六云：『剗翠竹聲寒，掃綠苔文細。四壁花藏一寺山，香國聞中味。對鏡兩蛾顰，想像西施醉。欲喚鴟夷載拍浮，可解傷春意』。這是爲常年看梅信宿蟠螭山而作。其七云：『雲壘玉棱棱，琴筑流澌咽。漫把南枝贈北人，隴上傷今別。秀麓夢重尋，泉石空高潔。臺上看誰臥雪來，獨共寒香說』。這是爲彈山石樓看梅兼以贈別知友而作。其八云：『初月散林煙，近水明籬落。昨夜東風犯雪來，夢地春抛却。最負五湖心，不爲風波惡。笑看靑山也白頭，一醉花應覺』。這是爲衙雪泛舟，看梅於法華漁洋兩山鄰近的白浮而作。原詞每闋都有小註，十分雋永，爲節約篇幅故，不錄。但看每一闋中，都詠及梅花，而極其蘊藉之致；三復誦之，彷彿有幽香冷馥，拂拂透紙背出。鄧尉的梅花，大抵以結實的白梅爲多，一稱野梅，淺紅色和綠萼的較少，透骨紅已絕，無而僅有。盆梅向來盛於潭東天井上一帶，往年我曾兩度前去，物色枯幹虬枝的老梅，可是所得不多，蘇州淪陷期間已先後病死；碩果僅存的只有一株淺紅色的大劈梅，十年前曾在那老幹的平面上刻了一首龔定盦的絕句：『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顰；天花那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百春』。這二十八字和題款，還是從有正本龔氏眞迹上勾下來的。以這株老梅的本幹看來，也許已有了五百年的高壽，而今冬已含蕊纍纍，勝於往年，開放時必有可觀，眞不愧是「玉樹堅牢不病身」咧。如今花農因盆梅並無多大利益，多半已種田栽桑，歲朝清供，再也不能求之於鄧尉的了。每年梅花盛開時，大抵總在農曆驚蟄節以後，所以探梅必須及時，早去時梅猶含蕊，遲去時梅已謝落，最好山中有熟人，報道梅花消息，那麼决不致虛此一行。今春我因中國文化服務社吳縣分社之邀，曾與各界名流同往探梅，有錢慕尹將軍立法委員吳聞天兄等一行五十餘人，共謀整理吳西風景區，而以鄧尉探梅爲吸引四方遊客之計，我也被推爲整理委員之一；鄙意以爲第一要着，就得由公家在鄧尉一帶廣種梅樹，至少要在萬株以上，梅爲國花，應該有這般洋洋大觀；一方面使「香雪海」不致虛有其名，而每年梅花時節，也自然賓至如歸了。


台灣日月潭初秋的月光


峨眉秋月望遠

峨眉山月半輪秋

郭祝崧

在四川名勝地方看月亮,都認為有三個去處,那就是川東的巫峽、川北的劍閣同川南的峨嵋。巫峽月色的美麗,當是在黑黝黝的峽江裏,撒下一把光彩,對面望去,像是黑夜裏,由門外放入一線光亮,月光照在江面,薄薄起着一層白霧。那光線隨着山崖的高低坦陡以及江面的寬狹,慢慢的移動着,有時團圞的月兒高高的掛在天上,有時在崖邊晃了晃,就不再看見了。在劍閣看月亮,其景色又自不同,無非是看月亮在那些如劍尖的山峯間轉來轉去。以上都是想像,兩地的月色我都沒有領略過,我只見到過那裏太陽與雲,雲在巫峽却也相當的有趣,宋玉所謂巫山雲雨,雖另有所指,但是他不會拿不美的物事來作比擬的,而且詞曲牌調也還有「巫山一般雲呀」。

我到人世雖尚不算太久,只得二十七個年頭,但是生性喜歡名山大川,旅行過的地方却有不少,而且都是為欣賞自然風物而去的,日夜心目中所注意的無一而非天地間的景色。但是在名勝地方碰見好月亮的夜晚,却是難得的了,因為山水之間所需要的並不是一彎如眉的新月,而是一輪至少半輪銀盤。一月裏,至多只有十天晚上有看到整個或大半個圓月亮的,要是天氣不合適,甚至連一晚上都不會有的。再挑剔一點,夜月只有兩個時候比較好,一些時候是在春花嬌艷時,月光總是濛濛朧朧的,淡淡的在暗色的枝葉花朵上烘托出一層顏色;一些時候是在秋冷而爽朗的夜晚,所謂秋月耀空,河漢如洗,在天穹下把一應物事都鑲上一片耀眼的銀色。前些年,居住在大後方都市裏的同胞,差不多都在警報聲中,玩賞過春月秋月,像是大發雅興。可是在照空燈照明彈同曳光彈的交織下,美麗的月亮早已大為減色,一聲聲爆炸中,誰還有心情來玩月。

我在西湖、在青城、在靈岩、在塗山、在浦江、在京滬路臥車裏、在玄武湖中遊艇上,都見到過團圞姣月,可都不及在日月潭與峨眉山頂見到的為沁人肺腑,令人生纖塵不染的感覺。

日月潭見到的是初秋的月光。那一天下午湖上有過陣雨,半空中掛下一條彩虹,有頭無尾,像是從高山上伸出頭來在湖面吸水。黃昏時候,虹淡了些,滿天泛濫着紅霞。紅霞隨着狂風,很快的向西流去。等待霞光收歛,對着我們住地涵碧樓的水社大山,却被銀灰色的天空,襯得更為黑暗;不久,那山頭就有了一牙月亮了。她姍姍的移動着蓮步,全身顯現出來,銀色的輝光,洒在滿山滿谷中,湖水也照得一片白。整個的視野,都在一種高色調的籠罩中,不是黑得不可再黑的天空與山林,就是白得不可再白的湖面與陸地。於是游艇出現在湖心了,如飛的獨木舟穿梭似的飛來飛去。後來,在多變的空間,又一次雲雨在醞釀中,晴空起了疊疊,月亮被蒙在一層輕紗裏,最美麗的時候就到來了,整個的世界都好比在一種溫柔軟和的境界中,無論你怎樣努力的想去發現一絲一塊強烈的感應,都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僅在你的眼中,已看不到黑白的懸殊,就是你心中也已不再有甚麼強烈刺激的感覺,一切都歸了化境,只有那不時由微風送來的清越的蘆笛音響,與似是似非的,斷斷續續的番胞的情歌。

峨眉夜月,千多年來都是有名的,不過那裏的氣候不大好,總年離不開霧雨,晴天常在暮秋到仲春那一般冰雪載途的時期內。峨眉是太高了,整個冬季被幾尺深的冰雪把上下山的道路完全封鎖了,不僅旅客畏難而却步,就連山中的和尚,也相率下山避寒。峨眉夜月,我看過兩次:一次在夏天,一次是重陽左右,半山以上都是白雪了。

詠峨眉月的最早最好的詩,是李太白的「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的那首詩,玩此兩句,李白作此詩時,定必不在山上,因為山上夜色中是看不見江的,他所說的「峨眉山月半輪秋」,當是在嘉州(今日的樂山)所見。山上看月亮一般都推洗象池,峨眉十景,就有一景叫「象池夜月」。大家推重洗象池的原因,不過是因為那地方開曠,氣溫又不甚低(大約山下華氏一百度,那兒有六十度,金頂就只有三四十度了),高度已快達三千公尺,低一點的雨霧已在脚

下，晴朗的夜晚較華嚴頂等地為多。至於我却以為在絕巔之頂還要好些。

在峨眉絕頂回顧是「沒遮欄」的，除開西面數百里以外，有許多層高可齊天終年積雪的山嶺而外，附近的山，都像兒孫一般的羅列在膝前。這頂上雨是罕見的，只會有濃霧，積雲大都在幾百尺以下的山腰，所以月亮出現的可能性很大。又因為高寒，只要沒有雲霧，天空就越發的深黑，月亮的光度就越發的顯得強些。

很多人都以為在山上的太陽月亮都出得晚收得早，其實那只限於在山谷中，若是高山的絕頂，那你就會享受到同一經度上比平地最先看見日月的權利，只等太陽或月亮一闖出地平線，你就瞥見她了。在海上，雖然也有同等的享受，但是我覺得高低的不同，會有先後之別的。

幾年前了，我還在大學裏讀書，因為學校中了三顆倭寇的炸彈，死了一個女同學，毀了一座大廈的鴟角，學校是英美加三國教會合辦的，經過抗議無效，校方為同學安全計，經幾國大學會商提前放假，算起來暑期有四個月長，於是就跑上峨山去住了兩個月。正值夏天多雨的季節，幾乎六十天中沒有與太陽見過面，要看見月亮，就難上難了。差幸月亮偏偏蒙過一次面；那夜晚，寒冷得很，雖然在斗室內，燃起兩個火盆，依然不敢睡進那一冷似鐵」的被窩內。向火也向厭煩了，窗外的月亮却正好，揀起一床毛毯，披在肩上，出去散散步，活動活動凍僵了的肌肉。月色真够姣潔，空中一片雲絲都沒有，天邊有些星星在閃爍，四面的都算起來，恐怕還不上十。月亮正在天頂，看上去比平地看來似乎要大些，要亮得多。我們呼出一口氣，簡直被射得成一縷雲煙。地面上除開幾列房屋，就只有枯樹，除此之外，只有反映着灰白色的石路同泥土，這兒連野草都不易於生長的。一列山頭矗直在雲海中央，向下一望，沒一方的崖壑中，不是白茫茫一片，還有高低起伏不平的雲浪。雲海是潔白無瑕，在月光下，遠不若在日光下的耀眼眩目，令人生一種高潔的感觸。只是氣候寒冷得很，像這樣難得見到的月色，很少人有能耐去欣賞她，去玩味她。更有一次景色略有不同，趣味却自一樣。是又過了幾年的事了，金頂已積有五六寸深的雪，月光投射到白雪上，反射出白光，倒把房屋墻垣映得如同白晝。雲海是沒有的，除開一座白色的長島外，周圍一片漆黑，天角點綴着叢星，那不是星子，是百里外的城市燈火。在這樣的月色下，却又叫人有些孤寂了。地點是相同的，月亮也還是那一個，周遭的景色稍一變更，而我們人竟自會生出這樣懸殊的兩種感覺來！

風·花·雪·月話西溪

儲裕生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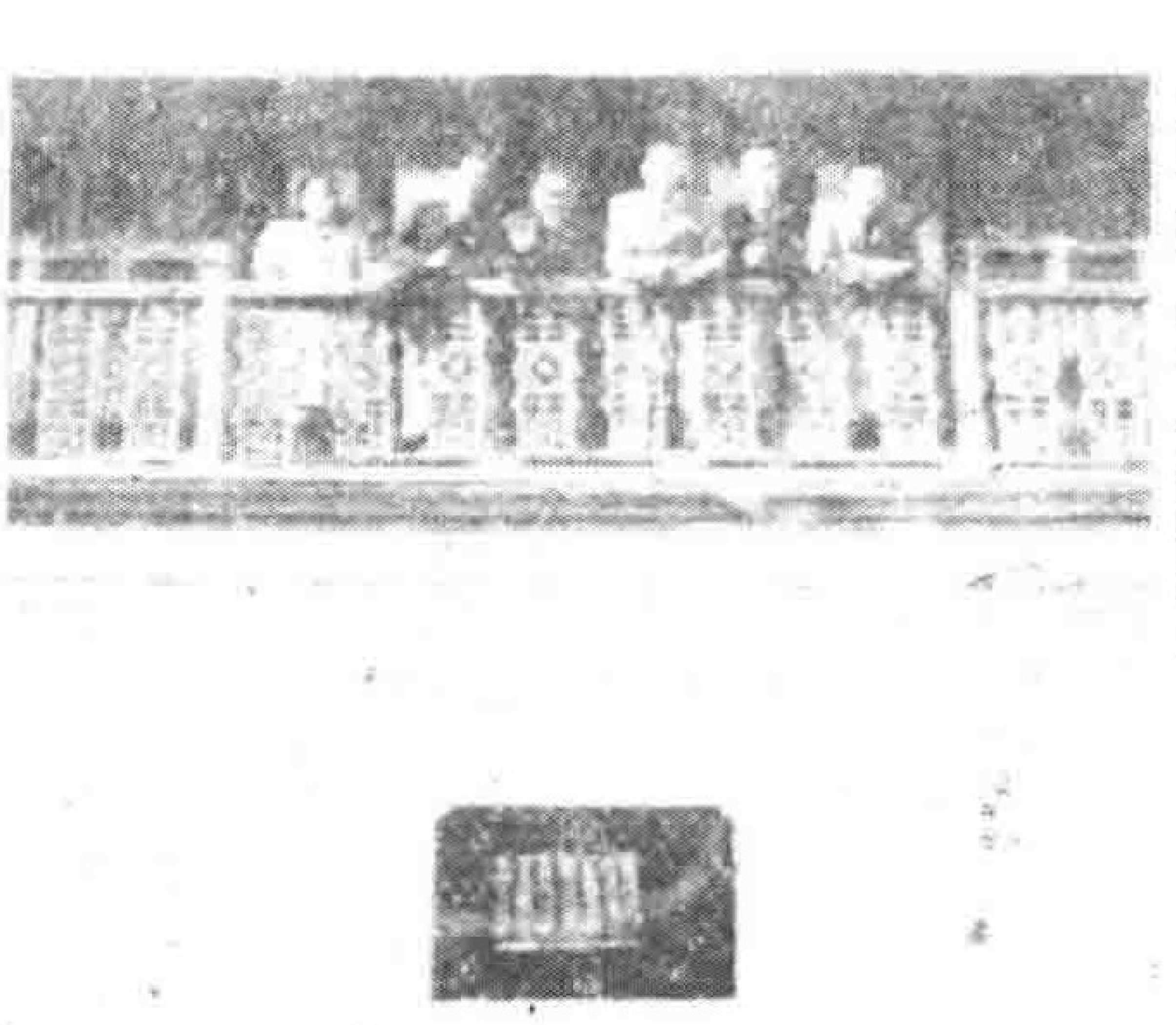
遠在古唐年代，杭州的西子湖還沒有成名的時候，西溪，這距杭州十六華里的地方，已是名勝風景之區了。當時，白居易還沒有到杭州來做太守，已有很多騷人墨客留戀於西溪之畔；待白太守蒞任，他也僅能對靈隱的冷泉亭吟詠一番，（有冷泉亭記為證）西子湖還是黃毛丫頭的時代，而西溪，已是長得楚楚動人，惹得遊子們無窮的憐愛。

西溪，春天有梅，夏天有柿花，秋天有蘆與紅葉，冬天，四時幽賞錄上所載：「西溪道上玩雪。」而況包括在西溪風景區內還有一個花塢，那裏，四時花卉不絕，點綴在綠竹、垂楊、松柏之中，讓人探花覓徑，費盡了功夫。

宋代以來，西溪還是享盛名的，不過西子湖已漸漸的長大了。南宋高宗時，還有意思把皇宮建在西溪，身價不能算小。

明清之時，西子湖已是荳蔻年華，含苞欲放；西溪雖然風韻猶存，但被戀新的人所漸漸地遺忘了。到民國年間，西子湖豐容盛鬋，儀態萬方，很多人為她傾心顛倒，雖然還有人提起西溪，已顯得門庭冷落車馬稀疏了。對日抗戰以後，西溪已很少音息，除非知道她


本文作者在秋雪庵前


歷代詞人祠上彈指樓頭

以往盛況的人，還特地去訪問她。然而她受着大自然的薰陶，變得樸實清麗，落落大方，令人有出世之感。

二、

從杭州到西溪，可以走杭州到莫干山的公路，只要八公里的路



人面蘆花

程，就到留下；再從留下雇舟入溪。另一路為由杭州松木場雇舟，直駛西溪，其實松木場的這一條水，一直通到餘杭，水的名稱就叫西溪，她曲折盤旋，在空中俯覽，猶同一條舞動的綵帶。

西溪中的舟楫，是用薄薄的木板製成，底尖，嬌小而又玲瓏，划船的人坐在船梢上，划動板槳，船頭高高的撓起，輕盈而又迅捷。在溪的附近的農家，男男女女都會划船，每家人家也幾乎都有一條船，眞是以船代步。從杭州松木場溪端前進，愈進則愈到幽深之處，那裏桑槐遍地，竹林叢叢，溪水碧綠澄清。有一姑娘划船經此，撥水生波，在波中，辨出她垂在胸前的雙辮和清秀的面龐。再前進則為一片片蘆草，零星堆置在溪中小舟轉灣曲折地徜徉其間，猶如盤繞十數曲翡翠所舖，千萬細玉柱所圍的畫廊。蘆草深處，有時有一隻撓得高高的船頭，緩緩地自由自在地前來。一聲高歌，百數隻小雀鳥在蘆草中飛起，劃破了寂寞的長空。

這大片大片的蘆草叢中，有秋雪庵，有正等庵，（亦名交蘆庵）有曲水庵。秋雪庵旁，有歷代詞人祠，祠內營屋二三間，堂屋內供有「兩浙詞人」、「兩浙宦游詞人」、「流寓詞人」、「閨閣詞人」及「方外詞人」之位凡五。堂前有石板庭園一小方，中置荷花缸一，庭外有一樓，為彈指樓，如在秋深時節，憑欄遙望，則一片秋雪，呈露眼底。

交蘆庵也有許多名人詩畫，曲水庵則已坍敗無存了。據說從前就在這西溪幽境，有很多梅花，香雪數里；有心人可以從初秋住到初春，不斷地欣賞這秋雪冬雪與春天的香雪海。

當西北風傳來了足音的時候，在農曆十四、五六的夜晚，是個晴朗星稀的天氣，駕一葉扁舟，緩緩地循着潰翡翠的迴廊漫步，看到大的月亮從蘆葦深處升起，燦爛的月華跟着爬了上來，微微的西北風吹到了蘆草的梢頭，她硬把蘆花一朵朵摘下來，噓一口氣向月亮吹去，漫天飄泊無定的蘆花，舞着，舞着；像飛絮，像皚皚的雪，充滿在太空，飄落在綠波上，被綠波送到不知名的地方。而風，又搖動了蘆竿，讓歇在頂點的蘆花，又四野飛散了。

當早晨與傍晚，不論是濛濛細雨或是萬里晴空，都可以散步到花塢，那是一條羊腸小徑，兩邊夾着青葱的林木，一抹山，遠近地掛在前面與兩旁，一簇簇竹林，一樹樹，艷麗的花，雜立在綠樹叢中，有一條綵帶一樣的溪流，偶然飄落了一兩岸花朵，讓溪流擁着，奏着好聽的音樂流下來了。原來這是留香溪。再進，復有一條溪流，從上面滑下，水滑過亂石，作梅花狀，因名梅花溪，溪傍林畔，有許多家庵設在那裏。這裏靜靜地只聽見琤琮流水的聲音，只聽見枝頭雀鳥的歌唱。

在這樣清靜的時日中，大可反省一生的過失，進而眼見這涵容美麗的大自然，忘却了人間的名利。

三、

我覺得西子湖果然够美麗了，她是雍容華貴的婦人，而西溪却還保藏着幾分眞性，是村野間秀麗的姑娘。旅行和遊覽不是專門到人家常不常去的地方，而是要有踏雪尋梅的精神去訪尋名勝風景。

北國冬月

丁惠康

三十三年余與安安於隆冬北行，既達舊都，時已傍晚，不能得招待，會張蕙玉兄曾寓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幸獲安身之處，時蕙玉兄已移居德國飯店，因訪焉。清譚移時，以歸寓途經東交民巷，時已子夜，明月高懸，晶瑩如一大明鏡。途中積霜如積水空明，而大氣澄清，沁人肺腑，匆料北國冬夜，逸麗如斯。回憶歷史上之陳跡，則斯巷前後雖不足百年，亦可謂飽歷滄桑者矣。前門尤雄偉，月光籠之，作一大黑影，此情此景，令人夢寐難忘。

重慶的『四夜』

王平陵

法國大詩人虞賽曾經寫過一部有名的詩集，叫作五月之夜，八月之夜，十月之夜，十二月之夜，集合成册，名之曰「四夜集」，這是他與女作家喬治桑熱戀，失戀時的抒情詩，極盡了纏綿悱惻，哀感頑艷的能事，在法國是家弦戶誦，尤爲一般情竇初開的少女們所愛好。（這有名的詩集，我已與徐仲年兄譯成中文，叫作「虞賽的情詩」，在商務出版。）在這裏，我想套用這個充滿詩意柔情的題目，來描寫重慶的「四夜」，即春天的雨夜，夏天的晴夜，秋天的月夜，冬天的霧夜。這四個夜，都有奇妙的特色，祇有住在這裏相當長久而又時刻用心體驗的人，才能捕捉到大自然的祕密，然亦祇能意會，難於言宣。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運用線條畫出重慶的夜景，我僅能乞憐於生硬的方塊字，寫出我所能憧憬的印象，傳語一般沒有到過重慶的朋友們。

春夜的悲喜劇

每到春天，重慶便常常下雨，好像是一個多雨的季節，天氣是怪陰沉的，迷糊的雲霧，象牛奶一般的顏色，低壓在山峯樹尖，和城圈裏高巍巍的屋頂，人們的視線被阻隔了，就是夜裏的街燈，也黯然失色。在春雨之夜，街頭巷角，尤其是寬廣的馬路上，還是擠滿了人，大家展開舊雨蓋，捲起褲脚管，扣住長袍的邊沿，臂彎裏還要夾帶一捆重得可以的雜件，低着頭，默默無言地疾走。在晴天，看上去頗像柏油抹過的馬路，雨天，是泥濘不堪，今年因爲修理下水道，石子和泥塊，暫時遮沒了過路，受到雨的洗禮，更感覺行路難，就是經過幾萬雙忙碌的脚步，「苦之苦之」踩過去，也無法踩乾濕漓漓的潮潤，好在還都以後，老爺們的小汽車減少了，要不然，當呱呱的小汽車疾馳而過時，你恭候在道旁，包管你泥濘滿身，把你久經星霜的一套破西裝，再塗上些黑色斑爛的「動章」。究竟是春天到了，誰都關不住春心，那伴送舞娘們到私家樂園的吉普車，在春雨之夜特別多，也足使徒步跋涉的人感到頭痛，如果你來不及肅立迴避，飛上一身泥漿，或滑跌了一交，在你是飛來的「悲劇」，而那些花枝招展，塗脂抹粉的舞娘們，却當作是賞心悅目的「喜劇」似的，拍手打掌，倒在紳士們的懷抱裏吱吱咕咕，其樂陶陶地笑過去。你祇能唾面自乾，哭不得，笑不得，啼笑皆非，抹去面上的泥漿，忍痛從地上爬起來，再一滑一步，滑到自已躲在烟雨蒼茫中的歸宿。路邊新種的短樹，彷彿不懷好意，在春雨裏鬼鬼祟祟地站着，要從過路者的身上偵探什麼祕密似的。在忽明忽滅的街燈下，照見一羣忙碌者，都像是熟悉的面孔，不過叫不出他們的名姓，也許連他們的尊姓大名也是熟悉的，不過，沒有和這些熟悉的面孔，發生了正確的聯繫；因此，大家就這樣「莫逆於心，相視而笑」地走過來，走過去，他們並未遺失了什麼，也像永遠尋找什麼一樣。當你從暗憧憧的民生路，較場口，以及偏窄的陋巷裏走過時，突有親切的軟綿綿的聲音，從街角裏傳來，不住地向你低喚，待你尋到遺聲的來歷，你就能刮見打扮得綽約多姿的可人兒，向你含羞地招手。她們爲要抗拒生活的重壓，那管春夜的風風雨雨，侵蝕自己的風韻，那管無情的風雨壓海棠，從她們面頰上掛下來的，不知是雨脚，還是淚痕。

夏夜星光閃鑠，熱氣像一頂帽子。

到了夏天的重慶，正如「茶花女」的劇本裏，那隻勸酒歌所唱的，「是東方的老晴天」，生活在一把火傘下的人們，無不渴望下一陣涼爽的雨，來熄滅地面的熱氣圈，而下雨的時候偏是極少。有時候，雖也有一絲風；但從太陽蒸發過的熱氣中吹來，就同撥來一蓬火，煎熬着汗水漬透的人體。在城圈裏，當黑色的夜闇，籠罩大地，馬路上的熱空氣，便衝向蒸籠一般的屋子裏，人們都湧出戶外去，挨次蹲伏在路邊，孩子們剝得精光圍繞母親的週遭，給蚊子咬着了瘦弱的腿股，不住喊叫，希望減少些苦楚，無奈，他們的媽媽，也被熱氣團壓得够受，對於孩子們的苦楚，是愛莫能助的。

夏天的晴夜，星光閃鑠，絲絲的白雲，在碧空掠過去，地面亮晃晃的，樹尖動也不動。夜深了，街路上還是擁擠不堪，都祇不過穿一條粗布的短褲，把濕漓漓的汗衫掛在背脊上，露出上體的全部，手裏拚命揮着油紙扇，蒲扇，芭蕉扇，各式各樣的扇子，拍撻，拍撻，肩膊碰肩膊，臀部擦臀部，想加速施用自己的兩條腿，擊動空氣而成風，藉以吸取一絲涼意。不錯，當你捲起褲管，羽翼似地張開雙臂疾趨時，確有一陣「人來風」拂動潮濕的頭髮，不過，身上的汗，反淌得更厲害，過度的疲乏，使你揮不動扇子，那時候，充塞在四圍的熱空氣，像有重量的物質壓下來似的，在每個人的頭頂，彷彿戴上了一頂脫不了的帽子。

在重慶的夏夜，因爲四週是

山，白天熱辣辣的火圈，照在地面，照在河上，無法逃逸，街心的路燈，常為熱氣所糢糊，祇有把視線透過薄薄的白霧，則一片蔚藍，星光閃鑠，百步見人。到黎明時分，才覺得有清涼的好風，輕輕搖移山頂的樹尖，一般白天勞苦的工作者，才情願拖着疲倦的脚步，心灰意懶地轉回蒸籠一般的屋子裏去。

秋夜江濱樹影，月光婆娑。

重慶的秋色，是在高雅的山中，碧波蕩漾的江上，而不在煩雜的城圈裏。在月明如畫的「秋之夜」，你如果到山中去，作一次哲學的散步，邊行，邊想，直可使自己的心靈，與大自然冥合，拋盡了一切的利害得失，飄飄欲仙似的。或則你高興徘徊在江濱的樹蔭裏，那婆娑的月光，從茂密的葉縫裏，散碎影於江濱，金黃色的波紋，在微微的秋風裏，隨波上下，就同舉行婚禮的新嫁娘散開白色綢質的披紗於金光爍亮的地板上一樣。江濱的小村落，都在甯靜的月光下，悄悄地睡着了。傍岸的木船，彷彿一羣水鳥浮在水面上，從船窗裏透出星星的燈火，當我接觸到這一幅自然的圖畫，便不自覺地挑起悠然懷古的情緒來。

我在抗戰八年中，寓居在風景幽美的南山麓，那裏四季花開，景色如畫，住在那裏，使我不感寂寞，離開那裏，使我常寄回想於山中的家。

山中的秋月，分外凄艷，一塵不染，當她在林子裏抖抖上昇時，看上去像是一位美麗年青的寡婦，穿一襲淡裝素服，愁容上噴發着清輝，淡淡的光影，如淌在面頰上的淚點。我遇到這樣的良夜，是決不放過大自然給予人類的厚惠的，我必然要踱到屋後的山坡上去，在月光下，尋得松球舖滿的羊腸小道，慢慢地依杖而行，到南山去踏月。其時秋虫唧唧，秋蟬鳴月，正在林子裏舉行晚間的歌唱會。在夏天田野的禾桿上學會了跳舞的流螢，還在山脚下偷偷地舞蹈呢！因為深邃的山谷，猶未照到月光，偶然灑落在暗角裏的光影，幾疑心是鑲嵌在皇冠上的寶石。我在山中行，眞像重溫歐陽修的「秋聲賦」，除了呼呼的松風，激起滿山的松濤之外，還有種種不可描述的怪聲，忽在樹間，忽在山腰，忽在纍纍的像麵包似的墳冢上傳來，使你毛髮悚然，清氣入骨。月光在黑魆魆的松針裏篩下來，曲折的光源，幻成詩的節奏，音樂的旋律，清風梳弄松林的黑髮，清光蕩滿在我的衣襟，使我想起兩句凄麗的名句：「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記得在戰時的秋天，正是轟炸的季節，兇惡的寇機，最愛選擇秋高氣爽，月明如畫的日子，光顧陪都，使得城市裏的摩登少女們不能不紛紛下野，躲避在南山的別墅；因此，在月夜的林叢裏，祇要一聞警報，你就能發現許多美人兒從月明的林下，姍姍地走來。這情景在平時是不會有的，在中國社會裏，那有這樣脫除塵俗，愛好山林泉石的美人兒呢？她們是倒在紳士們懷抱裏不住地嬌喘，以摘摘他們嘴邊的小鬍子為笑樂的，她們是都市的歌舞台榭裏，搔首弄姿，爭妍鬥艷的人物，是電影院，咖啡室，酒吧間最主要的主顧；但祇有戰時是例外，想不到「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句詩，竟不期而言中，難道那些不朽的名句，眞是時代的預言嗎？

冬天的霧夜，有如銀幕籠罩。

現在是冬天了，正是霧氣漸濃的時節。重慶為什麼有霧？是因為四週的山峯，擋住了平原上的冷氣，又有兩條大江左擁右抱，懷抱着這一座山城，日光蒸發江上的水蒸氣，遇到實際的薄寒，就幻成銀幕似的大霧，把人們都籠罩在迷霧裏。

在戰時，這迷霧是天然的防空網，使兇惡的寇機無法找到目標，施行殘酷的轟炸；所以，自秋盡冬來，一直到來年的春天，在戰時的陪都，是歌舞昇平的好日子，一般疏散下野的達官貴人，名媛閨秀，名目繁多的專家名流，都已湧進城裏來，使得冷落的市場，又驟然繁榮起來。

冬天的重慶，彌天的大霧，遮掩了整個的輪廓，雖在白天，如在黑夜；而這裏的電力公司，又無能為力，一到夜色侵襲，街燈忽明忽味，街路上的行人，祇有面面相覷時，才能勉強辨認自己的熟友，但仍看不出彼此面部上的表情。充其量，你祇能聽到一種單純的毫無變化的咳嗆聲，擦鼻涕的聲音，「克圖，克圖」，吐痰的聲音。奇怪！在霧的季節，重慶最流行的要算是傷風症了！這也許是難得接受日光的緣故吧！

這濃厚的霧，遮沒了日光，損害人們的健康，帶給人們以各種各樣的疾病，使流寓此間的「下江佬」，不免要緬懷「冬日可愛」的江南。不過，戰時的陪都却幸有此天然的防空網，得安靜半年那麼久，使淪落的市容，重趨繁榮。當大家在霧季來臨，從鄉下搬進城來，無不欣然色喜，這一年一度的霧季，就好比是大家的『復活節』，不但沒有厭惡之意，而且深深覺得霧之可愛了。

的確，重慶冬天之霧，也自有可愛之處，這是說午後陽光竄出重霧，有夕陽返照的傍晚。這時刻天氣不冷，溫暖如迷糊的艷陽天，晚霞煊染天邊一片紅，未消失的殘霧，隱現在夕陽的餘暉裏，如從碧天降下粒粒的金砂。你如沿嘉陵江濱慢慢行，則蒼波煙樹，倏忽變幻，無從捉摸，一會兒夜色冥合，上天下地，連成一團，如「混沌初開」，又如原子彈投擲在重慶，炸得煙塵瀰天一般，要不是對岸的江村，間有點點燈火像霎眼的星星，誰知道在面前橫隔一條大江。這時，倘伴送自己的愛人兒歸去，攜着手，緊緊貼在一起，在霧夜中摸索，一半兒心悸；一半兒歡喜，眞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呢！

錢塘江的潮

黃行天

杭州是名聞中外的風景勝地，而其精華所在，則是西子湖和錢江潮。西湖之美是嫻靜的，是柔和的；而錢江潮呢，却是躍動的，是剛強的。一個是有淑女的儀態，溫文雅緻；一個是有英雄的氣概，聲勢顯赫。所以在美的性格方面，二者是站在兩個極端的。但是錢江潮底美的欣賞，是有嚴格的時間性的；而西湖之美，不論春夏秋冬，風晴雨雪，隨時都以不同的姿態展露在遊客之前。因此，多數人到杭州來旅行，都是為了西湖，不大想到看錢江潮的。但是每年中秋以後，杭州和海寧的旅館總是客滿，清泰門外的公路上，在蔽天的灰沙中，不斷地奔馳着各式的機動車，那麼成千成萬的男女遊客，都是不憚辛苦地去趕上時間看大潮的。他們多半是從京、滬、錫、常、蘇、杭等地及其附近地區專程來看的；今年「潮生日」，甚至有一部份美國盟友從青島乘飛機慕名來杭爭觀，可見大潮吸引力之大了。

遠在唐、宋、元、明年間，錢塘江的大潮已經是名震海內了。達官貴人來浙看潮的很多，遜清乾隆皇帝，兩下江南，就都到海寧去看過潮。而且很自然地錢江潮就成為許多詩人墨客揮毫的對象了。其中最著名的，如李白的詩句「濤頭一綫來」，「濤白雲山來」，寫出了潮來時的奇觀；錢塘候潮圖云：「遠若素練橫江，聲如金鼓；近則亙如山嶽，奮如雷霆。」奔騰澎湃，誠有不可一世的氣概。我們從這些斷句零章中，也很容易想像出一幅巍麗壯大，怒濤洶湧的畫圖了。

有人說錢江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潮；其實，在加拿大與紐西蘭之間的海潮，高可五十尺，我國海州灣的海潮，漲落亦相差二丈，都不在錢江海潮之下。即普通海潮，漲落亦達二尺之距。而錢江海潮之所以成為大觀者，不在潮之大而在潮之奇。普通海潮的漲和落，均要六小時；而錢江海潮，則因外廣內窄之杭州灣天然漏斗形地勢的影響，後浪撲上前浪，形成「潮頭」(Tidal of Bore)，即詩仙李白所謂「濤白雲山」者，有千軍萬馬之勢，蔚為奇觀。這是為他地所罕見的偉景。

因為錢江潮的成因全在杭州灣的自然環境，所以它的起落是和中國沿海的海潮是一樣的，跟着月亮距地球遠近的變化而轉其高低。有經驗的人可以按照農曆時序的進行而推知潮來的時辰。每天日中及午夜，都有二次小潮；每月從農曆的初十起潮漸大，至十八後，潮又漸小。循環不絕，而以農曆八月十八日的潮最大。那一天，就被稱為「潮生日」。每年除了七、八月的秋潮外，三、四月的春潮也是很可觀的。錢江兩岸的居民，對於海潮，隨着時令的進行，都有各個不同的名稱；而那些名稱，則都是容可以代表當時時令的物事得來的。最著名的如七月的「鬼頭潮」，八月的「桂花潮」等。

錢江的海潮，就時論，夜潮大於日潮；就地論，南岸大於北岸。但是一般人看潮，為了求交通的方便和住宿的舒服起見，都是在北岸的海寧看日潮的。農曆七月十五到十八，這是看潮最盛的黃金時代。十五日中午十二時四十分（夏令時間）潮就來了；十六日則在十三時三十五分；十七日在十四時二十分，十八日在十五時；以後每天延遲四十分鐘。海寧城外海塘上有鎮海塔，旁有看潮台，是看潮的中心

關中之風花雪月

蕭梅性

世俗所謂之風花雪月，大都閒筵坐花，飛觴醉月，壯士悲風，才女吟雪之類，吾今所謂關中之風花雪月，則異於是。

翠華山在長安之南，其上有風洞焉，顧名思義，此洞必是土窟石穴之類，深邃窅黑，另通一口，流通空氣，因而成風，及臨其境，殊不盡然，惟有巨石對峙，各高數十仞，長數百步，上露長天，下履平地，形成石壁陡峭之窄巷，空氣貫注其中，有風飋然，此係近山崩塌，偶成此狀，名之曰洞，未合實際。

華山西峯，名蓮花峯，亦曰芙蓉峯，峯頂有蓮花洞，白蓮池，摘星石，斧劈石諸勝，韓詩謂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殆即指此。

韓詩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是秦嶺之雲，藍關之雪，俱為蒼涼淒惻之詩料，秦嶺之巔，今存小廟，顏曰韓文公廟，吾向過此，回想此情此景，亦為黯然。

關中名蹟，以月名者，尚不多見，有之，則為華山之日月崖也，登此山者，攀緣上天梯以後，步入廊形之平嶺，其間有兩石，大小對立，巨者鑿有一洞，供神像香火之屬，若石窟寺焉，是即日月崖，吾以命名之義，質之道者，渠指廟門以上，現兩圓形，一色微紅象日，一與石之本色同，意即為月，似乎天然生成，又似出之人工。

吾以翠華之風，藍關之雪，太華之花月，湊為關中風花雪月，但吾此際滯留關中，吾之風花雪月，又異於是。

當天梅花亂舞，白雪漫山，池沼失跡，樓閣隱潛，萬象空寂，何地何天，忽而回風混合，一氣轉旋，玉兎揚輝，水光接天，曲江之上，鳥飛水面，月華瑩淨，微波蕩蓮，一片朗澈，如許大千，此景誰知，默默垂簾。

歸來

徐蔚南

・第五題・空航談片

勝利剛剛到重慶，一般下江人便急急作歸計了。我倒並不着急，第一覺得回家這件事，是已不成問題的了，只是時間遲早一點而已；第二，在重慶所逢到一切的不如意，終究像惡夢一般一一消滅了，而一般親戚朋友同鄉同學給我的親切的情誼却日厚一日，令人戀戀不忍割捨，就是寓所中的一草一木也像特別可愛似的，捨不得一下子就離開了。

寓後的民國日報同人却急急要恢復該報，承他們的好意，決定要我回滬參加，代我向行政院去登記飛機坐位。飛機登記表是他們在九月十五日送行政院的，我以為至少還要等一二個星期才有機會，豈知十七日的早晨，在行政院當參事的汪日章先生就來電話通知我，明天就可飛了。這是完全出乎我意外的。好在我在重慶只有一個身體，一床被褥，幾件破衣，以及一大堆書籍而已，書籍是不能帶飛的，其餘的東西簡單到只有一個包裹，所以要說走，立刻就可動身，毫無困難的，所可感傷的，就是一大堆朋友的隆情厚誼，却不得不忽促割捨了。我就立即用電話通知幾個最親愛的親友，告訴他們明天要飛去了。老友王世顯先生恰巧從南溫泉出來，寄宿在我的房間裏。他知道我要回上海了，便對我說要借點錢給我用。他的性格，他的作風，老是要使人深深感到他的溫雅細膩的好處。譬如這次他是要送點錢給我用，嘴上却說借給我，不使我難於接受。叨在相知甚久，我就收了他的十五萬塊法幣。我寫的一幅草書，已經裱好了的，他很喜歡，我就送給了他。下午，他回南溫泉了，朋友們却多來送我行了，第一個來的又是汪日章先生。他通知我明天飛機的情形，並表示惜別之意。其時邵力子先生還在辦公室裏，並且恰巧沒有客人。我就去通知他明天我要走了。當然邵老先生照平常一般的冷靜，但心境與形容上都顯出惜別的情緒。我們靜靜地談了三四十分鐘，客人來了，我才辭去。到了夜間，親友到來的更多，有的代我整理行李，有的要我寫紀念冊，很是熱鬧。有幾位一直坐到九一八早上一時左右才離去。他們誠摯的情意，眞令人感泣。人散後，房間裏顯得空洞洞的，只有一大堆的書，像小山一般，靠着牆壁，我預備丟了它算了。我憑着各個窗口，時而瞭望一下庭園，看那一排蒼翠的夾竹桃，映着園中的路燈，吹着晨風，向着我搖曳，彷彿和我點頭似的；時而又瞭望着新開的馬路，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來往。這條新闢的馬路，在勝利之後，曾經大大熱鬧過一回的，無數的攤販盤踞着這馬路的兩傍，有的叫賣着布疋，有的叫賣着土製的紙烟，還有化粧品，舊衣服，雜用器具，美國軍用食品等等，無不俱備。他們晚上五點鐘之後都來鋪陳起來，各自點着一盞電石燈，照得馬路非常明亮。一班小公務員都到這馬路上來看熱鬧，買小東西，像毛巾手帕之類，一直要熱鬧到夜間八九時左右才散盡。如今我望着這冷清清的街道，我想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和他相見。

一轉瞬間，已是鐘鳴三下。飛機場通知九一八早上四時就要趕赴

地。看潮時節，鄉人還在兩旁搭起許多臨時看台和篷帳，做應時生意，莫不利市萬倍。杭州人「三冬靠一春」，在海寧，可說是「終年靠一潮」了。從鎮海塔沿江東行十里，到八堡，那裏看潮的人較少，而看到的潮却較大。有些人貪路近，就在錢江大橋或杭州清泰門外看潮，其實在那裏看潮和在外灘看黃浦江的漲潮一樣，已無可觀，祇能說是「聊盡人事」了。

復員以來，浙江省政府頗努力於興辦農田水利事業，而整理錢塘江為其建設事業中之最大者。二年來，經海塘工程局利用聯總撥助中國的物資器械和東拼西湊的經費，辛苦流汗，總算人定勝天，錢江水患可暫不足慮了。據傳：「吳越時，錢武肅築塘捍海，選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江潮避錢塘以擊西陵。」這話蹟近神話，很難相信。但今日的「錢武肅」，却以挑水壩，丁字壩做箭，可眞的把海潮逼向中泓，而直撲南岸。結果是北岸漲沙二十里，海寧今年無潮可看；而南沙坍江慘烈，怒潮吞噬了蕭山的數萬畝田地。筆者曾去訪問頭蓬災區，據搶修坍江的工程師告訴我，其兇猛之勢為數十年來所未有。潮頭洶湧，激岸竟高達二丈以上；而工程處用以保岸，沉在江底的數百斤重的巨石，亦被捲起拋在岸上，遠逾三十尺。因此看潮的人都逃之夭夭了。今年陰曆有閏二月，所以七月的「鬼頭潮」，其實就是往年的「桂花潮」；而八月的「桂花潮」，反比「鬼頭潮」小了。筆者曾在南沙看了「桂花潮」，較海寧所見者仍大甚，而更有一前所未見的奇景：即因漲沙的變遷，除了原有自東而西的白色直潮外，更多一自北而南的黑色橫潮。橫直相撞，黑白互擊；宛如二軍相値，渾戰多時，始合流而下。此情此景，誠匪拙筆所能摹狀萬一者。

現在，塘工局的工作仍在繼續中，他們的目標是要錢江水流匯集中泓，便於通航；將來澈底整治完竣，則江潮奇景，勢必大為損色。因此，對於目前尚可一觀的錢江潮，我們是更應該特別珍惜，多多欣賞了！

白市驛的。只有一小時的餘裕，索性不睡了，和衣橫在床上休息了一回，就聽見有當差來供給我茶水了。喫了一碗麵，就乘着會裏的小汽車到飛機場上去。朦朧中，我離去了中華路上的宿舍，離去了七星崗、蓮花池等平日走熟的地方，在半明半滅的路燈光下，到達了白市驛。飛機場上已有不少的男女：其中有的是來送行的，有的是預備乘機離渝的。問問何時可以登機。說是飛機還沒有來哪。於是到待機室去。在那兒遇見了不少熟人，蘇州徐象樞先生伴着他的新夫人到昆明去，中央日報館記者徐宗珮小姐是飛往加爾各答，轉往英國去的。後來中國文化服務社劉百閔先生也來了。一直等到十點半鐘才稱行李，十一時才登機開行。一起共有兩機同飛南京。我所乘的一機中，因為有兩個客人沒有來，所以特別的空。起飛之後，就有人橫臥在坐位上的。向窗外機下瞭望，只見高低起伏的山崗，黃色的泥土，綠色的稻田，其中像一條白練在山嶺中蜿蜒前去的，那便是揚子江了。我們的飛機彷彿就是跟着揚子江而前進的。雖則飛得極快，可是在機中的人還感覺得太慢了。加以飛行太穩靜，沒有一點叫人不適，更其覺得在機中坐得太久了。後來看見下邊的河山，明晃晃地都晒着太陽光，立刻叫人感覺到了江南地帶，果然我們已進入安徽境界不久南京就在望了。將要到達南京機場上空時，我取出一小紙包的泥土來。這是廿六年離開南京時，在中央黨部防空壕上花壇裏取來的一點兒泥土，已經過幾年的祕藏，已經乾燥如粉。這是一撮南京的乾淨土，跟着我奔東走西，始終像寶貝一樣被愛護着的，經過八年的浴血抗戰，這一撮泥土終於被帶回故鄉來了。我心上說不出的愉快，當飛機緩緩向機場降下時，我就將這撮泥土，順着風送歸到它的家園。回來了！我可愛的南京！你被野獸蹂躪了八年，終於野獸被縛住了。我走下飛機時，我不禁挺起了胸膛，用力地呼吸一口南京的空氣；我放目四顧，一片明亮的景色；我的脚踏着的黃泥，覺得暖烘烘的；我揮動着手臂，覺得多輕鬆啊！啊！可愛的南京！我興奮到眼中充滿了淚水！啊！偉大的南京！我真是在南京了！我真已到了南京來了！那時我愉快的感情簡直無法可以形容的。

乘着卡車到城裏，沿路看見南京的景色依舊，只是多了許多日本的商店，可是如今都已關閉的了。到了城裏，立刻就去中央社。曹蔭稚先生正在社中，他去買了一堆燒餅來，大家當作點心喫。到了各個旅館去定房間，却都回答沒有了。於是去找陳訓悆先生，請他想辦法。他說卜少夫先生房裏還有一個空床，可以權宿一宵，那住宿問題立刻就解決了。接着就同陳先生一起出去訪友，都是新聞界的朋友，晚上便由曹蔭稚先生等在六華春請客。那六華春一如廿六年時情景，大模大樣，倌官招待得萬分客氣，歌女依然出出進進很多。我們這一席夜飯，喫得着實豐富，大粒子的蝦仁，大盤的魚，大瓶的啤酒。只可惜我胃口太小，又不喝酒，錯去了多少的美味！

九一九的清早，大家還在睡夢裏時，我已到達下關火車站了，因為知道買火車票要排隊，而買票人太多，故非早去不可。化了不到一千元法幣，我就買得一張京滬的頭等車票了。上車後，幸而又得到一個坐位。車中乘客愈來愈多，當車子離站之時，車廂裏已塞滿人了，沒有坐位的，都站立着，或者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其後每到一站，便有許多人擠上來。因為車廂門口已塞滿人了，乘客便從窗口裏爬進來。日本人也都爬窗口，不論男女都一樣。從前日本人巍然坐在車中，牙齒咬緊着下唇，兩手按在分開的兩個膝上，一股目空一切的傲然的姿態，如今是完全取消了。他們擁擠着，搶佔座位，讓女人搖搖擺擺站在車中，所有武士道的面目已一掃無餘。京滬線旁被解除武裝的日兵，三三兩兩，無聊地仰臥在樹蔭下的地上，戰敗已爬上了他們的面頰，已腐蝕了他們的心胸。最令人憤慨的，沿京滬線路上，凡有房屋之處，牆壁上無不塗滿藍底白字的仁丹、大學眼藥等等的大廣告，將江南美麗的田園風景破壞無餘。火車到達上海北站已是晚上六七點鐘了。火車站一片嘈雜，鬧烘烘地，我趕快找一個紅帽子的，幫我拿了被褥。我跟着他走出車站時，覺得上海的夜真明亮，多年沒有看見的光明，是的！這是上海的夜，充滿青春氣概的上海的夜，那是上海的黃包車，上海的電車，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一切都是我的親友，一切都是我的知己，啊！上海，我會盡我的力與敵人相周旋；我會盡我的力發見你的美點；我會盡我的力，敘述你的生平；我曾誇口說過上海是我的，我是上海的。雖則我被敵人逐出去，但到底我勝利地又回來了。我真的又到了上海了！

我立刻坐了黃包車去南京路一帶找旅館，先施永安等處都是客滿，後來在新世界才找到一小間空房。略略安頓之後，我就去找我的女兒徐天明。父女相見之下，真是欣興欲狂。她抱着我頭頸吊起她的身子來。她如今長大了，身體很見康健。我們立卽雇車回到旅館裏，又一起去吃夜飯。到明天，在學校裏念書的孩子也來了。我們就叫他到鄉下去請他的母親和弟妹等出來。不久之間，被日本人趕走的我的家庭便又在上海樹立起來了！而橫暴無比反客為主的日本強盜到底都被趕出上海，趕回他們的老家去了。

航空旅行的趣味

張德乾

一點小小的意外，一次無害的冒險，是最值得回味的。

在一切交通工具之中，飛機是最具魅力的。我們火車乘够了，輪船乘够了，而飛機，雖在航綫日益擴充，班期日益增多的今日，對於多數人仍舊不失爲一種極有趣味的交通工具。主要的原因是人類在地面上水面上旅行的歷史是十分悠久了，而在天空中旅行却好像還是昨天才有的事。我們仰望太空，是無際的藍宇，襯托着舒卷的白雲，幻想把我們引入神話的境界中去。我們彷彿看見亞波羅駕着日車在馳驅，孫悟空拖着金箍棒在翻筋斗。而現在，我們竟也可以乘着飛機，直叩南天門，奧林比山，去訪謁天界的諸大神仙了，這是何等有趣味的一回事啊！

許多人不敢乘飛機，除開怕危險之外，還怕暈機。事實上，在晴空中飛行是十分平穩的，要比火車汽車都平穩得多。甚至在起飛和降落時，機身作着四十五度傾斜的迴旋時，也往往可以不緊安全帶而並不覺得怎樣不穩。只有極少數人，才因氣候不佳或長途飛行而暈機。但是我相信，暈機的人一定要比暈船的人少得多。

飛機才一離地，你就潛意識地感到你是在走入另一世界中去。機身一抬一抬地往上昇，回顧地面上的一切，像圖案，像盆景，彷彿都成爲假的了。剛才包圍着你的一切動，一切聲，都彷彿是在往下沉，往下沉。下面，推湧着的波紋，變成畫筆似地呆板了。不管螺旋槳的怒吼在震得你的耳膜發痛，你却感覺得分外地靜，使你驚訝於塵世間的噪音原來是如何地大。

飛機穿越着雲層，證明給你看，正如科學所告訴你的，那美麗的白雲祇是一股水蒸汽。而且，看啊，雲外還有雲，天外仍是天。你以前時常在猜想着，踏在天際那朵浮雲上的究竟是何等樣神秘的人物。如今，是你親身踏在這朵雲上了；你發見些什麼呢？感到些什麼呢？原來太虛仙境是如此地清靜，如此地寂寞，並不像神話中所渲染着的那樣羅曼諦克。可是你或許仍舊相信神仙世界是在九霄雲外，而不在此，那末，你當必是一位就於幻想的詩人，或者虔信宗教的信士了。

但是無論如何，費長房的縮地術，到底由飛機而實現了。我們應該如何地感謝飛機的發明者和改進者，使我們能在短短的數小時間，從寒冷的黃河流域，飛到溫和的長江流域，或從溫和的長江流域，飛到炎熱的珠江流域。我們只抽幾枝煙，或打一個盹，就發覺眼前的景物換了，語音變了，什麼都不同了，像是在做着夢一般。雖然神話裏的幻景是消失了，這現實環境變換的迅速，仍舊是富有羅曼諦克趣味的。

不容諱言的，飛機出事的新聞是較輪船火車多些。在機門關上，螺旋槳轉動起來的時候，旅客們可能要從心底裏浮起一個疑問來：不會有什麼意外吧？

不錯，旅行在數千呎的高空中，終不像旅行在地面上水面上那樣地有把握。而事實上，常作航空旅行的人，確然常常會遇到一些小小的意外。那種小小的意外，實際上是全然無害的，却又適足以滿足人們的冒險慾。這又是航空旅行所以使一部份人（尤其是年輕人）喜歡的另一種原因。

我第一次搭飛機就遇着颱風。我是從上海往香港去的。清晨在龍華機場買到一份報紙，打開來一看，本埠欄的頭條新聞就是颱風襲華南，華南線輪船全部停止出口。然而飛機並沒有停飛。將報紙往皮包裏一塞，我昂然地踏上飛機。我是信仰航空公司的。

四小時祇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一路上飛得十分平穩，一點也不像有什麼大風的樣子。一會兒，飛機放下輪子，準備降落了。根本沒有看見海，也沒有山，完全不像是香港的樣子。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機身一抬一抬地往下沉，打一個旋，在一座小山旁落下地來，才知道我們是到了廣州的白雲機場。

機場上緊密的風刮得人腦袋發脹。當眞是颱風的觸鬚已經從香港渡海延伸到廣州來了。感謝駕駛員沒有早告訴我們，貽給我們一些無謂的憂慮。到這時候，他們才宣佈颱風正猛襲着香港，我們不能前去了。

颱風在香港吹翻了許多漁船，吹到了幾處『危樓』，施展了相當嚴重的災害後，才於傍晚到達廣州，只聽見一陣陣招牌墮地聲，玻璃破碎聲，至於路人絕跡。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冒着颱風後的暴雨，去搭廣九車赴九龍時，還在想着：飛機旅客將生命交托了駕駛員，而駕駛員的仔細謹慎也是値得我們信托的。

另一次，從香港回上海，也遇到了大風。香港連下了幾天暴雨，飛機停飛。那天，可以起飛了。一早仍下着雨，直到起飛前才看見太陽。據說上海方面正刮着每小時八十哩的疾風，飛機不能去，只好先到廣州再說。到廣州後，吃點點心，又說且待到了廈門再說。

中國中央兩架 C-47 型機先後在廈門機場降落。廈門的氣候好到不能再好，陽光普照，萬里無雲，即使是外行，也知道這種天氣是最適宜於飛行的。可是上海方面的報告却是風速仍在四十哩以上，不適宜於降落。

焦灼地在酷熱的機場上呆等了

三小時，知道上海的風速已經減弱到二三十哩了。那架××機是美籍機師駕駛的，決定當天不飛，留在廈門過夜了。我們所搭的一架××機，是由兩位英俊的中國機師駕駛的。他們決定到上海去試試看，萬一抵達時風勢仍不利於降落，願意把我們送到南京去。京滬之間，只隔一次夜車，要比人地生疏的廈門親近得多了，當然是旅客們所熱烈贊成的。

黃昏時，我們很順利地抵達了上海，連一個迴旋都沒有打，祇把機翼一側，作個九十度的大轉彎，就輕易地在龍華機場降落了。機場上風勢仍猛，氣候陰森一如深秋，和廈門整整差了一季。對於那兩位年輕的中國機師的高超的駕駛術，我們不由發生衷心的欽佩。

想不到的是，飛機在高空中飛行，並不受大風的影響。這兩次飛行途中，都平穩一如平時。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却不是外行如筆者所知道的了。

飛機在高空中雖不怕風，却怕雲。一碰着雲，機身就要震盪。如果繼續在陣陣密雲中飛行，震盪得太厲害，旅客們便頗容易發暈嘔吐。

一次，從南京回上海。南京的班機是很多的，有從重慶蘭州來的，有從昆明漢口來的，有從平津濟青來的，都經過南京而以上海為總點。所以，如果你要由南京飛上海，簡直像搭公共汽車和電車一樣，只要在下午到明故宮機場去隨時購票登機，僅僅一小時半就把你送到上海了。

那天，南京下着大雨，各路班機都脫班。我搭的那架是從青島來的，隔了兩小時才到，又在南京就擱了一小時，才冒雨起飛。搭飛機自然最好是DC-4，即使是C-47，也喜歡碰上一架銀光燦爛漂漂亮亮的新機。而我們那次所搭的却是一架尚未脫軍事運輸機本色的舊機。機身是草綠色的，已經褪了色了。座位是帆布的，髒得像抹布一樣。艙內線路縱橫，全無掩蓋。好久沒有搭着如此襤褸的舊機，以為它們早已絕跡了，想不到它們還在以戰場老英雄的姿態，替老百姓服務。我恍惚看見一個傷殘的老兵，穿着一身破軍服，在大雨中拉洋車！

雨下得很大，艙裏漏水，把我的褲子漏髒了一大塊。機身受溼雲的冲激，震盪得很厲害，不坐也得坐，只好多墊幾張報紙靠緊着坐。一位女客是從北平到南京的，簡直暈得動彈不得了，在南京下不了機，只好由她丈夫在南京補兩張票，準備一到上海就送醫院。旁邊一位美國小姐是從青島到上海的，雖然沒有吐，也已經暈得七葷八素了。問我要多少時候才能够到上海。告訴她祇需一小時半。她却嚇了一跳，說，從青島到南京不過兩小時，已經受不住了，再要一小時半才能到上海，如何受得了。可是一小時半到底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才一歇功夫，報務員就關照大家把安全帶繫好，準備降落了。飛機接連打了三個迴旋，才穿透兩重灰色的雲，於大雨中在龍華機場降落。

雲使飛機震盪，也阻擋了旅客的視線，足以使初乘飛機的旅客感覺掃興，失望。一次，我搭 DC-4 從上海到香港。那時 DC-4 還是從江灣機場起飛的。搭這種四引擎的空中霸王是一種愉快。看它棲止在機場上的雄姿，使人想起傳奇中的大鵬鳥。艙內精緻的設備，舒適的座椅，給人一切喜悅，使人忘記世界上還有像飛機失事那樣慘痛的事。

那天，香港氣候不佳，應該十一時起飛的，延至十二時才起飛。一起飛就陷入厚厚的雲層中，什麼也看不見。一連三小時，只見前後是雲，左右是雲，上下是雲；眼前只是一片白茫茫地，什麼都看不見。駕駛員簡直是在作着盲目飛行。

滬港之間的飛行時間是四小時。但是有人說三小時半就可以到了。也許是因為視線不清，使人感覺煩躁的緣故，才三點鐘就有人在整理什物，準備降落了。可是，三點半，四點鐘了，還不見輪子放下來，一點也沒有降落的意思。向下面張張，仍是一片白茫茫地，什麼也看不見。飛機飛行在雲層中，不像在晴空中那樣平穩，有時猛然往下一沉，簡直使人吃驚。

四點半了，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原先，一位矮小的副機師，一位高大的工程員，臨時兼充侍應生，輪流到客艙裏來，問這樣，問那樣，送這樣，送那樣。現在，他們都關緊在前面駕駛室內許久不露面了。旅客們難免有些不能安心，焦躁地三三兩兩儘望外面張。偶然，從雲隙中窺得一片碧綠的海，不禁一喜，以為即使沒有到香港，至少已經不遠了。

然而，五點鐘了，飛機還在濃厚的雲層中鑽，什麼也看不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人人臉上都掛起一個問號。可又不願示弱，誰都勉力保持着一已的鎮靜，假作不當它一回事似的。我明白，早已過了應該到香港的時刻了；怎麼還不降落呢？覺得艙裏的溫度是在上升。心裏想，也許，等我們降落時，會發現那地方不是香港，而是更遠的西貢或馬尼剌吧？不禁笑了。

而時間已經五點半了，還是那麼濃的雲！看看通到駕駛室的門，仍是關得那麼緊，不知他們的悶葫蘆裏藏的是什麼藥。我不由想起卅五年聖誕夜在龍華失事遇難的旅客們，當飛機在昏暗的機場上空，連續數小時不斷地迴旋着的時候，他們所感覺到的是何等樣的情緒和心境！看看座前的降落傘，拉出一半來是一疊簇新的杏黃色的人造絲織品，並不如我們預想的那麼大。總之，這是一種安慰。我放心了。所不能忍耐的是長時間的震盪，使人

飛·行·中·的·最·後·一·剎·那

趙爾謙譯

本文為駐義大利國于大使焌吉所作，載在擁有廣大讀者的法文『觀察報』近期，文中說明一個飛行奇蹟，出死入生，情節離奇，讀之不但令人擊節贊嘆，且亦毛髮悚然，茲特譯出，以饗愛好空行的讀者。——譯者。

（一）

當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得最後的，合理的，勝利的時候，余的外交服務，屈指已經十年了。離國既已十年，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光景，余有兩種願望，第一是迴返重慶，觀光戰時的首都，第二是跑到東京，和一位中國將領，痛飲黃龍。果然機會來到，政府令我返國述職，於十二月中旬，從紐約定座，乘飛機到舊金山，一路平安，依次經過火奴魯魯、關島、東京、上海、最後到了重慶，和多年不見的朋友，共度新年。耶穌聖誕節是在關島過的，當然不能和在美國一樣的，是沒有火雞吃的，是以一路歸國，平淡無奇。

我的歸國念頭，甚為殷切，眞如『箭在絃上』，一發而不可收拾，至於在空中旅行是如何危險，從來沒有進我的腦筋。這種心平氣和的心境，是奇突的，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我一向在想，在空中旅行，是深入禽鳥的領空，違反自然界的規律，且不去說，這樣的穿雲排霧，在太空浮行，當然是有危險，一向在地上走慣了的人，忽然間騰了空，自已也看不慣。幾個世紀以前，中國的詩人，就吟詠四川的劍閣和棧道之難行，李太白不是說過嗎：『蜀道之難難於上靑天』，現在輕輕地飄過三峽，上了靑天，蜀道之在今日，並不如想像中的難了。

在戰時的重慶，住了三個月，不但深可留念，並且獲益良多，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嘗想；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一種教育，一種最高最深的教育。在紐約外交界服務的十數年中，個人所得的經驗，絕不是在書本子裏面，和教授賜予的靈感中，所能尋到的，獲得的。我遇着各種職業不同，各種思想不同，各種信仰不同的人，和千奇萬狀難以解決的問題。紐約這個城，從我的觀點來說，眞是知識的寶藏，有腿的百科全書，譬如說罷，你碰見一個軍人，他能告訴你何謂『軍略撤退』，『包圍反包圍』。遇到一位商人，他有獨到的貿易祕訣。在戲院裏，能欣賞音樂。在博物院裏，能欣賞藝術作品。遇到醫生，能多知衞生之道。遇到神父，他能告訴你天主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看見胸襟偉大的英雄，讓我知道他偉大的理由。遇到自私自利的儈夫，也讓我明白自私自利的意義。總而也之，社會是面鏡子，世界是一部大書，誠如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氏所言，這部大書，是我們一生一世不會讀得完的。又如波斯哲人梭奴亞司突曾說：『宇宙是善惡紛爭的歷史』。善惡不但使得我有所勸勉和警惕，同時也讓我研究人類的行為和品格。

在重慶數月，迭與國人接觸晤談，遇到許多愛國志士，其謀國之忠，愛人之深，令我感佩無已，八年抗戰，艱苦備嘗，但是人民未曾喪膽，談起那些慘痛的事實，還是目光灼灼，笑容滿面。這個表示一件事實，就是只要與國家民族有益，假定再多吃一點苦，不但無礙，並且還是要繼續下去吃苦，這是何等令人敬愛的民族。我在戰時首都，特別感到快慰的，是國民政府主席領導羣倫和抗戰勝利的蔣委員長夫婦健康逾恒，第二是江山依舊，金甌無缺。這兩件事實，是中國復興的基礎。同時外國人關於中國的虛偽宣傳，不管是惡意的，粗心的，至此更能獲得佐證，蓋事實

難堪。再照這樣下去，恐怕要嘔出來了。

忽然，誰看見輪子放下來了，大家都爭着往外張。飛機在雲端裏打迴旋，穿過一重重的雲，然後，一座矮矮的山透露在我們眼前了。那顯然不是圍繞着香港四周的崇山峻嶺，而是廣州郊外的白雲山——我又意外地到了廣州了。

那矮小的副機師出來老實告訴我們說，在香港上空盤旋了許久，因為時間已晚，氣候沒有希望好轉，才決定折到廣州來的。

諸如此類的這種小小的意外是可怕的嗎？不，決不。那僅僅是一種無害的冒險。在多數情形之下，我們會有舒適安全的晴空飛行，會給初乘飛機的旅客一種新奇的享受，一個愉快的經驗。然而，偶然碰到一點小小的意外，在事後回想起來，却反而好像比平靜的飛行更值得回味似的。雖然當時稍有些許不愉快的感受，也是不足介意的。

所以，我相信，至少在我們這一代，飛機是最具魅力的一種交通工具，航空旅行是最有趣味的一種旅行。

請以旅行雜誌紹介給你的友人們

五九—〇五四

常能勝過雄辯，我勸那班新聞記者和作家，均須再來中國一次，細細的觀察中華民族的優點，再做更正確的報道，千萬不要以耳代眼。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入滿洲以來，從來我沒有一分鐘失去信心，即東九省將來是要收復的，最後的勝利者，是中國不是日本，假如今日到重慶一樣的心情。因此我的信念，再加上信念，對於祖國前途和復興的信念，根本無動搖的可能。我不喜歡作一般人的老生常談：「中國有四千年歷史，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但是我可以說：「中國人不怕吃苦，總要吃苦建成一個簇新的中華民國。」

（二）

當我在重慶的時候，政府令我出使義大利，這個當然要改變我的生活習慣，暫時和我的第二故鄉美國話別。我在美國做學生，後來又在外交界服務，總計前後有二十一年之久，或者是我住在美國的時間太久，不得不調劑一下，讓我再到世界別的部份去看看，這當然是有益的。對於履新一切事宜，在匆促間整理就緒，定了飛機的座，決定三月十九日，從重慶起飛，取道紐約，赴羅馬就職。余自返陪都後，已兩次晉謁蔣委員長述職，不但是一個榮譽和異數，並且因為主席一日萬機，那班為晉謁而晉謁的人，永宜愛惜主席的光陰，職是之故，我不敢於行前再去請訓。不知道為什麼原故，余於行期決定後，仍思覲見蔣主席一次，請示某項外交的最後機宜，幸蒙委員長優容，允於三月二十五日接見，因此余取消三月十九日的飛機定座。不出數日，使我惶恐震驚，達於極點，就是我原來定座的，十九日從渝飛滬的飛機，不知何故，失事墮地，乘客與司機，全數死亡，無一倖免！人家都說這是運氣，余素不信星相術數，然於死亡的邊緣上，不得不感謝蔣委員長的賜見，救我一命，特別是感謝天主的聖寵和仁慈，余已列名於犧牲者的黑單之上，而竟未犧牲，反慶更生！人家多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我很幼稚的想，逃過一關，以後的飛行，當平安無恙。最後余離渝赴滬，在這個東方的巴黎不夜之都，過了三天，於衆愚節飛往日本，從此復離開心愛的祖國，不無留連惜別之感，但是深深地覺到快慰與滿意，就是觀光戰時首都的願望，於此次歸國後完成，在重慶駐留一百日，過後思之，猶如昨日，在追憶中，已經縮短成最快樂的數小時，好景不常，深恨韶光之易逝與短促也！

我的飛機，在日本過了一夜，從機場到東京，只須一小時半的旅行，即可到達。我坐在汽車內，沿途看見戰後刼灰，到處皆然，就是不用兩顆原子炸彈來結束這個慘酷的無情的戰爭，日本也無法繼續下去戰爭了。抵東京後，在舊雨良朋的歡慰中，我和駐日代表團中的我國兩位高級軍官，舉起滿杯的酒，彼此互祝勝利，這眞是痛飲黃龍，比起晉祖逖的擊楫中流，宋岳飛的高唱滿江紅，還要慷慨激昂，還要興奮，我終身的第二個願望，又告完成。在臨別的時候，這兩位軍人，不但叫我乾了一杯又一杯，還「臨別贈酒」，送了我一瓶蘇格蘭酒，好讓我在飛機內回一回勝利的味兒，使得我這兩個「長相思」的願望，在完成之後，不要讓牠在腦際裏容易消逝。

（三）

從東京起程，向太平洋上飛行，總算順利，風和日麗，我在飛機內的窗沿上，看日出與日入，欣賞大自然的美麗。我們的飛機，在雪白的雲層中，迅速前進，似乎忘記了下面還有深不可測的太平洋。這個飛機「齊天號」，具有四個引擎，威武得不可一世，在天空怒吼，牠前進的速度和科學化的正確性，不是任何事物所可比擬的，就是美國負有盛名的聖母大學內，善於玩足球的學生，號稱「四馬夫」者，在球場上的集體行動中，所表顯的速度和正確性，也不能望其項背於萬一。

這是四月四日的清晨，我們飛向美國的距離，時刻縮短，距舊金山只有四百海里的樣子，忽然間機身顛簸異常，發出奇異的怪音，我在夢寐中驚醒，表示十分厭惡，這夜我欲眠不可，欲睡不能，偶一合眼，旋即驚醒，如被噩夢者然，後來我想想這一定是不祥之兆，若預示大禍之將臨者。予起身後，即有人報告，謂機身右舷的引擎，業已脫節，而第三個引擎的推進機，已經化為烏有。第四個推進機，亦復陷落。本機本來是道格拉斯C五十四型，至是遂麻木不仁，忽然從九千五百英尺的高空，降低在海面上飛行，於是二十七位旅客，連我自已在內，和六位機師職員等，立刻入於緊張狀態，聽見警鐘悲哀的亂鳴，鐵面無情的命令我們穿起救生帶，套上救命圈，準備萬一，赴海泅泳。「救我等性命」的電報，用無線電發出後，機師竭其智力之所及，苦心孤詣的預備拯救這個尚未失足行將落水的大船，每個人都明白危險即在將來，轉瞬間就要葬身魚腹，你可以想像得出，每個人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

在這個危險的當兒，管理飛行航綫的職員，不斷的對我們說：「一切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但一切毋庸驚恐」。其實那一個人肚裏不明白！這幾句話的性質，一半是安慰，一半是報告，但不能減輕事態的嚴重性。我從窗子裏，偷看飛機的右舷，知道已經逼近金光萬頃的海面邊緣。這時日落西山，但是把平靜無紋，與人無侮的海面，照耀得美麗異常。幸運得很，我們飛機師的駕駛技術，不但高明，并且已入化境。他看見第三個推進機脫節後，不知道怎樣的，把機身向上聳

一下子，滑進了第四個推進機，因此就隔斷了第三推進機，輕巧的推動了第四個，勉支殘局。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一剎那間，眞是一髮千鈞，非常危險。隨後他又發現，并且自已也老早明白，這第四個推進機，也是靠不住的，但是他沒有一分鐘忘記，還有兩個完整的引擎，可以充份利用，不知道他在急智中，怎樣地充份利用，我們的「齊天」號，復從金鱗萬斛的海面上，逐漸上升，步步登高，有訓練的飛機師，能轉危爲安，眞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意會，而可以言傳，只有自已明白，非他人所能想象了。飛機師這種提心吊膽的心情，也不是憂心如擣的乘客和旁觀者所能明瞭於萬一。飛機繼續保持相當的高度，無再行降陸之虞，這樣繼續的提心吊膽，開足了四個鐘頭的慢車，才飛抵舊金山機場，平時只要九十分鐘足夠了。自從「救我等性命」的電報發出後，立即有幾隻飛機奉命疾馳，來做拯救工作，等着「齊天」號到達海岸綫，已經有九架護送機，靠着我們小心翼翼的飛，救生船已整齊的排列在海岸綫上，以備萬一。我伸出頭來，欣賞機外全景，好像是飛機大出喪，空中執紼者，竟達九架之多。

等着飛機安然降陸後，每一旅客的面貌，在嚴肅的氣氛中，作灰白色，若有深思者然，深憂者然。在危殆的時候，每個人均在腦海中旋轉，把過去的一生，再行正確的估計一下，是非善惡，只有自已明白，但是這個自傳，必須在幾分鐘內，就要交卷的樣子。人生的一剎那，有時要把牠當着幾百年用才好。在某種心境下，我們有時把長的時間看得太短，短的時間又看得太長，因此聖奧斯定無法爲時間下一定義，而亞里士多德竟稱時間爲「運動承前繼後的次數」。坐在我左面旁邊的，是一位美軍青年，長得瘦長古怪，含羞欲滴，顯然是受了刺激很深，從心靈的深處，對我講下面的幾句話：「我十分願意飲一滿鐘蘇格蘭酒，壯一壯我的膽。噫！現在無法可施，是吃酒壯膽的時候了」。我有點憐憫他，東京高級軍官贈我的蘇格蘭酒，正在身邊，隨手酌一杯給他。這位勇士，吃完一杯，又開口了：「如果此次我倖能免死苟活，無疑的，下個主日，我一定到堂裏去」。等了一息工夫，大約是二分之一秒，他十分不安，用上齒緊咬下脣，太息地發出第三次議論：「從今以後，我將努力好好的去祈禱，假使他日再遇到像今日的生死關頭，我將安心投入天主的懷抱，決不能再像今日「畏首畏尾」貪生怕死的樣子」。這位軍人的三言數語，從他的心裏，說到我的心裏，并且在這個時候說出的，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令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在兩個將死的人對話的中間，只聽得警鐘亂鳴，儼如報喪者然。我在這個時候，正熱烈的祈求，全心全意的歸向創造主了。我和這位勇士不同，不敢和天主打賭，不敢等到將來再說，現在正是祈求的時候了。

（四）

第一個思想湧到心頭的，是『讀者文摘』上的一個故事，題目是『人生中的一剎那』。事情是這樣產生的：在呂宋海邊上，魏岡城內，有一位斐律濱教師名拔羅者，日本人命令他於兩分鐘內，把菲列濱和美國的國旗，從百尺竿頭上取下，他不肯這樣的做，立刻被一個日本軍官擊斃。從此全世界的急公好義之士，莫不景仰他的勇敢，贊美他的英勇愛國行爲，馬上就把這件愛國的故事，攝成電影，名爲「打回菲列濱去」，我在紐約還欣賞過一次。等到後來，美國的新聞記者回到魏岡，很驚奇地發現拔羅

空中女侍應生

徐萩園

美國民航公司的空勤人員除正副駕駛員無線電務員外，還有一位至二位重要人物，那便是青年貌美，儀態萬千的女侍應生了，我從丹佛 Denver 飛聖安泰妮 San Antonio 途中會受女侍應生的慇懃招待，除飽餐秀色之外，至今餘香猶存，旅行之樂，無逾此行，我是奉軍械學校 Lowry Field 轉達華盛頓命令調往聖馬哥斯領航學校 San Marcos Navigation School 工作，校方轉來命令時已代向白倫尼夫航空公司 Braniff Airways, Inc. 定好座位，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晨向校方借用軍車 Staff Car 一輛，赴各處科辦理離差手續，然後進市區取飛機票，行李由校方委託鐵路公司代運，班機係當晚十二時五十分起飛，十一時十五分乘汽車離校，至市航空站，隨身提箱一只過重費計須美金十一元八角六分，十二時四十分許，飛機到達，乘客上下僅數分鐘已竣事，由女侍應生照顧乘客登機，並爲紮好座位安全帶，於十二時五十分起飛，夜間甚涼，女侍應生送來小說數冊，絨毯一條，乘客有所諮詢，渠必溫語解答，備極婉轉，寂寞旅途，得此良佳，美國民航公司對於女侍應生選擇殊苛，除規定年齡、高度、體重外，須具備修養，情調 Charm，和善，自發力，智慧，而美麗次之，女侍應生之教育程度會在高中畢業，精通數學，一般科學，化學，物理，英語，文學，心理學，歷史，社會科學，現代語，演說，現代地理，體育，救護，家庭經濟，並在大學肄業一年，在大學之課程應爲修辭學，文學，演說，心理學，經濟，社會學，航空史，地理，衛生，體

五九—〇五六

育，救護實習，現代語及歷史。

體格條件各公司略有不同，聽覺及視覺正常，體高五呎二吋至五呎五吋，體重一〇〇磅至一二五磅，年齡二十一歲至二十二歲，儀表及舉止極端重要，由於女侍應生須與各式性氣之乘客晉接，故對於自發力，機警，及鎮靜三項頗爲重要，一位上乘之女侍應生所招徠之營業較任何營業推廣員爲多。

女侍應生之陞遷視能力及年資而定，從練習侍應生陞爲侍應生，再陞爲侍應生教官，然後陞爲組長，最後陞爲侍應長，月薪自美金一百二十五元至一百七十元，女侍應生錄取後須受五星期至七星期之訓練，其受訓課目有票務，乘客便覽，飛機，空中膳務，飛機暖氣及通風設備，沿途風景，與其他民航公司及鐵路公司之關係，及其他情報，庶可對乘客有問必答，女侍應生於每次飛行前一小時報到，在飛行管理室由飛行長授以飛行計劃一份，飛行計劃上表明飛行高度、溫度、空速、地速、風向、風速、飛行路綫，沿途可停機場，估計到達時間，渠並從飛機維護部詢明飛機號碼及乘客在機場出入口號碼，由票務室供給乘客姓名，目的地及其他有關資料，諸如某乘客係第一次飛行，或此次飛行係緊急性質如護送病人之類，每月平均飛行八十五小時，最高紀錄爲一百十小時，飛行程中之一切生活費用均由公司償付。

女侍應生在空勤之外，尙有其他重要任務，諸如拍攝宣傳照片，女侍應生常爲照片中之主角，作無線電廣播，參加一切集會並作演說。

以上材料大都得自丹佛至聖安泰妮途中女侍應生口中，我所乘之機於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到達，遂與機中女侍應生握別，叮嚀後會。

◆ ◆ ◆

這位英雄還活着，并不曾立即殉國。拔羅追述當時的情節如下：他不肯下旗，日本鬼子拿槍打他，立刻失去知覺。日本人證明他死了，他的祕書偷偷的請大夫診治，開了一刀，事尙可爲，他就在九死一生中，起死回生了。記者問起他這個時候的心情，他說：『沒有什麼，當日本人命令我做一件卑鄙的事，我必須在一百二十秒內完成，我想這到是一個好機會證明我自己一下，用這個證明我自己的信仰，證明我自己平日對青年學生們所說的所講的。這是人生最寶貴的一剎那，現在輪到我了，決無規避之理』。我親眼看見『齊天號』下沉，當時我的右手已可和太平洋的清流接觸，我就想到拔羅的心情，他所說的一字一句，非常的透澈，非常的美麗，我沒有一個字一句話，我不能背誦。我羨慕他，我可憐我自己，沒有他的機會，爲國捐驅，來證明自己一下，現在就太太平平的死在太平洋中，眞是令人感慨系之。

在生死存亡之交，我又產生了第二個思想：人生從何來，沒有帶一樣東西到這個世界內來。人死向何去，同樣的，也不能帶走一樣東西。我想世界上的人，爭權奪利，好虛榮自尊，愛擾奪財帛，未免把生命看得太淺薄了，結果是自私自利，忘却『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眞義。我既然明白這個眞理，從來不會像今天這樣的要活下去，假使能活下去，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以期對於社會人羣，有所貢獻。職是之故，我想不單是齋戒沐浴，只潔其身，還要把整個心靈，祝聖一番，使得它格外清潔，推而廣之，那班握着政權，抓住民族命運的人，也當存一個潔身清心的觀念，何必斤斤計較目前的得失，爭城爭地而殘殺千萬人民呢？

第三個思想落在我心頭上的，不是憂慮，乃是安慰：生平無仇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看見我『行將就木』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行將下水』，存一個幸災樂禍的心理。平時準許有幾個人我看不順眼，但是我對於他們毫無敵意。因此我的結論是：我不會待錯人，老天也不會待錯我。

當着這些觀念在我腦際盤旋的時候，我們的飛機，格外升高，警鐘已停止哀號，大家心絃都一鬆。最危險的時期，雖成過去，但是剩餘下來的航程，仍堪憂慮，仍熱切的引起大家的注視和關心，直到現在，回過味來，仍令人感起興趣。我在憂患餘生中，爲好奇心所追促，不斷的引領留際，察看破壞的推進機，立刻想起我國一位法學權威，始終不肯坐飛機的故事。他說『除非在飛行時，機匠能修理摩突發動機，否則決不輕於犧牲』。當時我笑他有犬儒派的氣味，再加上十足的懷疑派，到現在危難的時候想起來，他所說的，未嘗沒有至理。我離開上海時，和一位當代名人話別，他的臨別贈言，雖然是開玩笑，喜歡講笑話，從現在的環境和觀點來說，不但是一個諷刺，并且也是一個預言。他說：『再會吧，你千萬不要降落到太平洋的洋底』，現在飛機不是在天空，搖擺欲墜嗎？受了地心吸力的吸引，正是要下降到海底的時候，當然不是開玩笑的。我選擇這位諷刺家所說的一句笑話，牢記在心裏，就如同奉了上司的命令一樣，必須相反的使得預言的一字一句不能施諸實行，儘量的掙扎奮鬬，使自己不要落到太平洋的底層。幸運得很，我成功了，不會失足下水。一位同事又是同志，也是業餘的星相家，在重慶時，會對我說，我有破相，應該早死。可好鼻子生得特別端正，特別有道理，遂招致幸運，長命與富貴，其然乎？豈其然乎？余不能言之矣。離國的前夕，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致余一函，結尾說：『祝君前途珍重，不盡一一，不論

何時，如有所需，果能助君者，請即示知」。在患難中，我極其寶貴珍視這點友誼，然而海程萬里，他不能助我，我也不能幫他。在人生悲劇中，無過於有死的可能，還是安靜的伏流，和你不表示半點同情。

飛機逃過舊金山金門橋時，人人感到興奮，此時此地，人生難再，眞令人感極而泣。飛機場上，當時禁止一切飛機飛行，留着空場專爲歡迎我們，好像一個受傷的勇士，衣錦榮歸的樣子，救護車，大夫，看護小姐，均在那裏等着我們。他們的心意是十分可感，他們的急救，現在是用不着了。我感謝飛機師的急智，工程師的努力，慶祝同人的死裏逃生，回過頭來，瞧瞧「齊天號」鬆了一口氣，緊張的情緒，恢復了常態，只看見失去引擎的遺址，在機上徒留一個空間，破爛的推進機，無法復原，感到一陣心酸。我之欲往紐約，又是箭在弦上，實在是箭已離弦，一發而不可收拾，必須留在芝加哥一天，恰巧是四月七號，欣逢主日，我乃到堂內去祈求，感謝天主，猜想那個同舟共濟的青年美軍，也在堂內的稠人中，祈求天主呢！

（五）

當余馳赴羅馬之前夕，再迴顧寄居十年的紐約城，看見滿城是星羅棋佈高聳入雲的大廈。在臨別的時候，感覺到流連，豈能無言？美國人士，留居中國數年者，往往羨艷北平和上海的美麗，讚賞之詞，不絕於口。他們所發表的語句，只能說明我對於紐約一部份的情感。紐約城擁有九百萬人口，是世界人類活動的中心，雖似滄海之一粟，我在這個偉大人羣的洪流中，瑪利號郵船雖將載我到大西洋彼岸，離開美國，然而美國人的一番情意和他們同情的了解，豈能忘懷。況且我經驗着一個飛行奇蹟，九死一生，興奮之餘，豈能無言？

無疑的，我在過去十年當中，關於中美友誼的話，說得太多了。現在迫於時空的限制，當然不能盡所欲言，對於美國友人，還要把從前所說過的話，重溫一番。不過我於出死入生之後，願以天賜餘年，從事和加强中美友誼的締結和世界和平的創造。

關於善鄰的道理，我想起中國孔聖人曾經說過一句話：「有德必有隣」。假使國際間和個人間均能應用孔子的善隣原則，則又何患無隣，從此可知中美兩國傳統友誼的基礎，不是偶然的事實，不是築在遊沙上的。中美兩國的人民，均酷愛和平與正義，深信民主政治和集體安全，尊重旁人的權利，實行「禮尙往來」之道，對於侵略者憎惡，弱小者同情，在爲人處世方面尤富於中庸之道和幽默心，而特別是對於善惡和是非分別得很清楚。上述的各種特點，是兩大民族締結友誼的三合土，堅强牢固，不易分裂。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堅定一致的，政策的背後，是有一套合乎邏輯的政治哲學：欲世界和平，必須有安定的亞洲，欲亞洲安定，必須中國强大，在亞洲領導羣倫，做一種安定的力量。因此美國所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歸還庚子賠欵，以建設清華大學，首先主張治外法權的放棄，一切的一切，均不過是這種現實善隣政策的表現。假使有人說，美國政府在遠東方面沒有外交政策，我想這個人不是記憶力不好，就是不了解現代史。一直到現在，美國政府與人民，准許在某個時期內，表示遲疑，但是從來沒有一次長縮，退後一步，從來沒有做一件事和對華的基本政策衝突或違拗。因爲遵守這個政策，兩大民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均駢肩作戰，因爲遵守這個政策，兩大民族，現在又共同努力，覓取世界和平。

最後，在這個覓取和平的過程中，中美兩大民族，必須精誠合作，對於世界和平事業，才能有所貢獻，才能希望成功。西方人的科學進展，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必須攜手偕行，形成一體，對於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余產生一個信念，即達到和平大道，可能有三個方式，（一）利用西方的自然科學。（二）利用中國哲學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三）利用中西哲學和科學合併的力量。茲分別加以說明。

現在有一羣的科學家，戮力同心，促進自然科學的擴展，意欲發現自然界的神秘，因而形成祕密武器，以裁制侵略好戰的國家，使之有所警惕，不敢發動無謂的戰爭。擁有這種武器的國家，必須運用智慧，審愼從事，否則困難重重，其效果必等於零，是以藉發展科學獲致和平的方法，頗有商討的餘地。

第二個獲致和平的方法，是教育羣衆，把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道理，把孫中山先生「天下爲公」的奧義，講給他們聽。不管是幼稚園內的小孩，小學中學的男女孩子們，大學專科的青年，均須選讀「實用倫理學」一科，把戰爭的摧殘文明，給與人民的痛苦，和反戰「非戰」的理由，總要說得淋漓盡致，使得下一代的人民，決無『可以惹起戰爭的行動』，就如同不飲污水，絕無生病的可能。我們要編輯一種國際教科書，爲將來的和平着想，爲下一代人民的福利着想，這種方法，雖似遲緩，然而是有益無害的，也許是通達和平大道的捷徑。

近年來，國際間的關係，異常惡劣，彼此互相猜忌，缺乏穩定因素，正因爲科學的進展，不能和道德觀念，倫理思想，配合起來工作，因此招致永久和平的第三個方法，不外將上述的兩個方式，冶爲一爐，就是一方面利用教育，把中國哲學的人生觀，儘量的貫輸到人

值得回憶的集團旅行

·第六題·集團旅行

余楠秋

集團旅行，集團結婚，集團請客，以及其他種種的集團運動，都是很夠意味的，但是我以為在所有的集團運動中，祇有集團旅行比較上是最有意義最有趣味，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拿集團結婚來講，配合無數對的青年男女，來站在某市長或局長的面前結婚，市長的宣讀證書和訓辭，不過是頃刻間的事，等到他完成例行手續後，大家都一鬨而散，各自東西，這些結婚的青年男女，甚至於根本上就不會有機會互相認識而發生一種情感的作用，這所謂團體的意義，除掉省事省時之外，似乎不會發生甚麼特殊的效果。集團結婚的結果既然如此，其他的集團運動似乎亦大同小異。我覺得集團的意義，必須要能夠使這個團體裏面的人都能發生一種情感，增進友誼和交換知識，都可在不知不覺的愉快情感中產生，這纔可以說是達到它的目的；這在集團旅行中，的確是可以做得到的。

集團旅行的優點很多，除掉增進友誼和交換知識外，還可以省錢。一個團體的費用，如果是長途旅行，無論是坐火車搭輪船，或是住客棧吃飯，就經濟上講，比較個人單獨所用的，時常會相差一倍。再則集團旅行，可以發洩各個人的積鬱和懷抱，在旅行途中，我們得有充分的時間互相談話，把公事拋開，把家庭的瑣事忘掉，盡量地發洩平日心中所要講的話，風花雪月，天地古今，無所不談，這纔可以使你盡興，這纔可以裨益身心。如果是一個人單獨旅行的話，這種舒悶氣開心懷的事斷然是做不到的。集團旅行還可以表現合作的精神，一個團體必須要舉出一位負責的人做領袖或稱團長，此外還要專管錢的人，但是如果加入像中國旅行社所組織的旅行團，則這並無問題，不過仍須按時集合，互相照應，從這點上，我們可以訓練我們合作的精神。可是集團旅行，團體也不能過大，十人左右最為相宜。二三十人我也不反對，但是必須大家能夠合作纔行。合作的條件當然帶有犧牲性，譬如住客棧，房間有好有壞，飯菜也是一樣，在選擇上我們應當隨便點，互相謙讓，互相照顧，要如是纔能盡興，否則你爭我奪，意見紛岐，結果會鬧得不歡而散，反而失去旅行的意義了。

在我的集團旅行經驗中，很有幾次是值得回憶的。民國二十五年夏季，我曾經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社員共約十人，於成都開過年會之後，專遊峨嵋，這次遊歷的印象最為深刻。我們由成都坐木船到樂山，沿途風景宜人，過青神，江水流急，順流而下，在樂山僱輿到峨嵋，上山下山，共費一星期，從山底到金頂差不多要經過春夏秋冬四季的天氣，有時山上山下，都是晴天，而半山中間的一段知雨雪紛飛。山上的風景，秀麗無比，廟宇甚多，規模尤屬宏偉，一廟之大，可以同時容納千餘寄宿的遊客。「雲海」一景到處都可欣賞，佛燈佛光亦常有緣看到。所謂佛燈，是在雨後黃昏時出現，我們站在山頂上，可以望見由山底下峨嵋縣方面，一燈如豆，冉冉上昇，由一燈而變為兩燈，兩燈變四燈，四變

們的心靈裏邊去，他方面竭力做科學的探討，以期發明更利害的無匹敵的武器，譬如拿原子炸彈來說，不過是這種武器的起點。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以無敵的武力來制裁，他方面，用至高的道德哲學來感化，人非木石，孰能無動於中，似乎永久的和平，可以如此招致。當然我們要多方考慮，訂出實施的方案，不以幾個普遍的原則為滿足，假使這個最後的方式是可用的話，那麼太平洋兩岸，東西兩大民族所負的責任，是太重大了，中美兩國的合作，不是空言，實在有必然的作用。

美國今日的國運昌隆，可算是達到日中的境界，無以復加。在國際間有這樣崇高的地位，固然是不容易，但是能繼續支持幾年？我想：翻開歷史來一看，在過去，如埃及，巴比侖，希臘、迦太基、羅馬帝國，西牙班等國，均有不可一世的光榮歷史，現在均埋葬在美麗的廢墟下，因此人們可以推想：『花好月圓人壽』，是可有而不可久的事，一個國家的國運昌隆，也未嘗不是如此。美國起於十三州，為自由，生活，幸福而奮鬥，從過去無足重輕之地位，達到今日舉足重輕之境界，決不是偶然的事。假使有人問我：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能維持多少時？這雖然是一個難以置答的問題，但是，從原則來說，我認為：假使美國在處理國際事件的中間，繼續主持正義，繼續支持道德觀念，則她的國際領導地位，方如旭日之東昇，一定是光榮的，否則這種領導地位，必定是不崇朝而墮落。

美國的友好們，行將別矣，在這個臨別的剎那，我的臨別贈言無他，不只希望美國朝野一本大無畏的精神，提高國際間的道德原則，同時再養精蓄銳，致力於科學的研求，則世界和平，不難立致，而中美友誼，當日進無疆！

於出死入生之際，再加上一個惜別，憂患餘生，何以堪此，唐人惜別的詩有云：『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跡』，我想最不完全的旅行，還是空行了！

× × ×

八，八變十六，以至變爲成千成萬的燈朝上面走來，至半山上瞬忽消逝，這叫做「萬盞明燈朝普賢」，爲世界一奇景。所謂佛光，也是在山頂上雨後看見的，出現時是由這峯望見對面那峯頭上，有五色圓鏡一面照着自已的影子，各人所見的只是本人的而不是他人的影子，凡舉手搖頭側面等動作，鏡中人影跟着動作，頃刻之間隨卽消逝。還有最奇的一景，是在半山上遇見成羣的猴子。當我們走到離洗象池還有五里路遠近的時候，忽然有一隊猴子，爲數百餘，老的鬚髮皆白，走在前面，似乎領隊一樣，小的依照次序跟隨在後，秩序整齊，有如軍隊。他們阻住我們前進的路，轎夫告訴我們，可買燒餅和包穀分給他們，他們就會讓路，我們拿錢交轎夫們到附近人家，買些燒餅和包穀分給他們，果然他們就分開隊伍讓我們的轎子走過去。我們到洗象池廟宇後，和尙說，這是九老洞的猴子，每逢初一十五，他們就成羣來到廟裏向菩薩叩頭，他還可以把他們喊來。他隨卽站在廟側平台上，大聲叫「山兒」，果然，頃刻間就有二三十個猴子跳躍而來，我們給他們包穀，爲首的一老猴緩步走到我的面前伸手接去。這一幕奇景由朋友們拍了幾張照片以作紀念，可惜這些照片都在抗戰期中遺失了，不過照片雖然遺失，我的腦海中的印象却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本刊三十五年四月號，曾經載過我所寫的「小西遊記」一文，這也是我的集團旅行經驗中最有趣味的一次。在勝利前兩個月的時候，我因爲要趕到重慶開會，曾和四十位朋友由湘南藍山縣出發，步行衝過敵人的防線而至湘西芷江，再由芷江乘飛機到昆明，由昆明轉機飛重慶。這次的集團未免太大，但是因爲彼時大家都想逃出敵人的包圍圈，硬要跟着我同走，我以礙於情面，不得已答應他們。這次的旅行實際上是逃難，可是我不把它看作逃難而認爲是一種遊歷，則沿途自有無窮的樂趣。我們夜行日伏，每天平均要趕五六十里路，爬山越嶺，險阻艱難都嘗過，過祁陽時須通過敵人防守的鐵路和公路線，彼時適逢旱災，我們化裝做農民，抬着菩薩的轎子假裝求雨，敵人竟被瞞過。那時敵人正打芷江，想佔芷江飛機場，我們再分成四隊，分別前進，有時我們走到敵人前面，有時又走到他們的後面，彷彿捉迷藏一樣。因爲戰事的關係，有些地方，幾十里內無人煙，房屋被燬，滿目淒涼，要買米和菜都買不到，有時只好忍飢挨餓。途中常時得着遊擊隊的幫助，食宿問題得以解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幸而安全地達到湘西，最後由芷江乘機至昆轉渝，途中總共走了三十三天，功德圓滿，然後達到目的地，所以我說是一部小西遊記。

三十六年春天，我又和許多朋友們到過台灣，這次我們京滬同志一共十人，正式組織一個農工考察團，由徐恩曾兄任團長，章以吳兄任會計，前去台灣，考察這被日人統治過五十年的勝地。我們乘中興輪由滬出發，先至基隆，然後坐公路局專車至台北。在台北我們先去拜訪陳儀長官及其他有關處長，隨後參觀市區，動物園，博物館，國父史蹟紀念館，台灣大學，高等法院，台灣電力公司等處，所得印象較深的是台灣大學的規模，和博物館內民族英雄鄭成功、唐景嵐、劉永福及丘逢甲等的史蹟。我們在台北附近的一個鄉鎮名叫草上的歇了一晚，並就溫泉沐浴。這一帶翠綠濃蔭，風景絕佳，確爲避暑勝地。我們由台北乘火車到高雄，看高雄港和許多工廠，承各廠及公司聯合招待，情殊可感。旋復折回台南，適兪飛鵬氏也在這裏考察，因爲交通車輛的關係，我們又和他的考察團會合，一同去看嘉南大圳，這是台灣有名的水利工程，經過十年計劃，三年建築，始克完成。台灣糖業，佔世界第五位，我們除參觀糖業試驗所外，又去車路墘糖廠，我們看見甘蔗一車一車的送進機器裏去，不到半小時，就由四層樓的烘歷機裏面變成潔白晶瑩的小方糖出來，這印象頗爲深刻。在台南還去瞻仰過鄭成功祠，參觀國民學校和中華日報，台灣的小學生，無不勤儉樸潔，禮貌尤佳。我們再由台南去台中，看日月潭發電所，此處不獨可以考察台灣電氣事業的中心區，還有優美的風景可資欣賞，番女的跳舞可以低廉的代價看到。我們在台灣考察了十天，所收獲的非常之大，但聞台東風景尤爲佳勝，可惜沒有時間前去，只好俟諸異日；雖然，這次的集團旅行，也爲生平最快心意的一次。

在近兩月內，我又作過兩次集團旅行，一次去杭州，一次去蘇州無錫。蘇杭錫雖然曾經遊過無數次，但在光復後還是第一次。這兩次的集團都不過四五人，因爲人數少，行動更較敏捷適意。戰後杭州當然不及戰前勝況，雷峯塔果已倒了，至今還沒有修復，西子湖上的一些莊子，除掉劉莊還能局部保留着它的古物像椅桌畫屏一類外，其餘均無甚可觀。玉泉的魚，遠不及往年之多，虎跑寺內，放着許多俗不堪耐的照片，頗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可是在秋高氣爽，荻白花黃的時節，漫步蘇堤，泛舟湖上，與知心朋友們暢談古今中外事，胸襟之舒適，無以復加。適值此時西泠印社補行四十週年紀念，舉行一個金石書畫展覽會，其中有無數的珍品，包括漢唐以來的名作，石碑印章，軸條聯幅，誠是美不勝收，足資欣賞。湖畔有浙大、藝專等校，學生往來如織，他們住在這湖山勝地中研求高深的學問和藝術，其成就自未可限量。我在杭州三日的遊程，彌足回憶。至於蘇錫兩地的遊歷，更覺無限的興奮和愉快，這次的集團，多係家人，再由兩處的朋

友隨時加入。我們於十一月十四日先去無錫，住泰山飯店，在迎賓樓吃了一些本地有名的菜肴。我們一行七人，包一汽油船，在太湖中遊覽一日，到蠡園、漁莊、黿頭渚、小箕山等處。站在黿頭渚的最高處，遠望太湖，漁舟出沒，帆影波光，有如一幅畫圖，心神爲之頓爽。新辦的江南大學，正在建築新校舍，由小箕山望去，覺得該校的規模宏大，將來的希望無窮，承薛明劍唯一昆仲殷勤招待，導遊各地，省時省費，得益良多。翌日由何培元兄招待，乘吉普車至梅園，園內陳列名菊甚多，幾乎留連忘返。旋承榮耀馨兄之邀，又至振新紗廠參觀，並留中餐。午後乘車至蘇州，抵站時有鄒誦霖兄迎接，誦霖兄家住蘇州，對於當地情形非常熟悉，人既瀟洒，又善辭令，這次有他作嚮導，非常盡興。我們先往樂鄉飯店，稍作休息後，隨遊獅子林，是日適爲星期日，遊客甚多，林內石山盤旋曲折，別具風趣。翌日去朱鴻興早點，旋往寒山寺，內有軍隊駐紮，但尚整潔。再步行抵一小鎮，乘輿至觀音山，觀音山廟內有旋轉佛像一尊，據轎夫說，凡推之者可免頭昏，大家推了幾轉，以後是否能免頭昏，還要看各人的運氣。再往天平山，登一線天，我和家兄嘯秋身體較大，須橫步方能過石壁。由天平至靈巖，這一段的風景佳勝，山雖高而路不崎嶇，緩步行來，輿夫隨後，沿途賞景，彌快心懷。靈巖寺係新修，寺頂建築有如屋頂花園，最高處爲長壽亭，是日適爲家兄嘯秋六十歲，家嫂五十歲出生之期，避壽至此，可謂巧極。由靈巖下山至木瀆，再乘汽車返蘇。第三日我們僱汽車去留園、西園、虎邱、滄浪亭一帶遊玩，留園西園，均覺荒涼，遠非昔比，滄浪亭內設學校，新建圖書館，殊屬美觀，附近學校林立，可稱文化區。遊畢乘車返滬。這五日的蘇錫遊程，最爲盡興，因爲團體較小，又有好嚮導，前此有些地方未會遊過，此次都能看到，時間經濟，用費亦省。凡集團旅行的同志們，對此尤須注意。

以上所書，是我對於集團旅行的經驗和意見，拉雜寫來，不過聊供讀者的參考，還希望經驗豐富的遊歷家以及其他的讀者們不吝賜教爲幸。


農工考察團一行在高雄


徐可均夫婦攝於台灣嘉南大圳

大場

趙景深

前「月刊」主編沈子復兄來約我參加中等教育研究會的集團旅行，時爲十一月杪，目的地是大場。首先由張潮先生到我家裏來，一同坐車到新聞橋口，已經有很多教員在那兒等待專車，預備出發了。在這裏面遇見曲友柏小姐，她向我招呼，我便將她介紹與子復兄相識，並且提議等一會請她唱一支崑曲。我向她說：「聽說下週你要演琴挑了。」她說：「請你指教。」我說：「我看過你的喬醋，面孔圓圓的，像一個小孩，太年輕了。我看你還是演作且好，寄子、番兒、胖姑一類的戲，你扮演起來，最爲合適。」

不一會，車子來了，大家上車，車裏擁擠得難以插足。我得到坐在車頭的優待，中教的理事張文郁先生陪我坐在一起，他送了我一冊陳鶴琴先生所主編的「活教育」。他向我談起，從前他在光夏中學曾經聽過我的「文學概論」和「中國文學小史」。去的人很多，一部車子不够，我們的一部先開，還有一部大車接着就來。

到了大場，文郁陪着我走過一條可通小汽車的小路，左邊是小河浜，右邊是田畝。這條路是通到育才學校裏去的。文郁對我說：「這條路本來只是窄狹的田埂，由熱心教育的田主大家讓出地來給學校，連路都是他們修的。」

到了育才學校，首先通過兩旁植樹的小徑，使我感到這地方環境的優美，再看到幾座帳篷搭在園地裏，旁邊巳在興工建造房屋了。總務主任說，金源錢莊的夏先生覺得學生們冬天睡帳篷太冷，動了惻隱之心，便替他們募到五億元，所以現在他們預備改住瓦屋，這些帳篷便改做儲藏室和鋼琴間。

我在會客室坐了頗久，因爲第

獻給主辦集團旅行者

秦瘦鷗

集團旅行確是一種極値得倡導的風尙，其利固不僅經濟而已，就是趣味方面，也自有許多說不盡的妙處。雖然主辦的團體多數旨在營利，可是用這一個方式來賺錢已經也够風雅了！並且他們服務相當周到，打的利息也很薄，在中國舊有的三百六十行之外增添出這一行來，無論爲國家或民衆着想，都是有益無害的事。

去年的一年中，我自己也曾參加過三次集團旅行，現在就借旅行雜誌卅七年正月特大號徵文的機會，寫出一些我對於主辦集團旅行者的希望。

第一是關於遊程的安排。凡曾參加集團旅行的人，十九有一個感覺，就是遊覽的時候太短，來去太匆促，往往到了一地，大家便不停的趕，無論到那裏，沒有給你從從容容賞玩的，甚至吃飯亦如此。這樣是眞可以使人遊興大減的。所以有人會譬之曰「集團逃警報」，雖然太誇張一些，却也令人不能無此感覺。推原其故，實緣主辦集團旅行者刻意求工，太想討好顧客，每到一地，恨不能把當地所有的名勝，——其中也未嘗沒有「名」而不「勝」的——一起讓大家全跑到；結果跑是跑到了，但走馬看花，味同嚼蠟。倒不如去蕪存菁，只揀幾處最好的所在領大家去仔細看看的來得有味。

第二是關於宿處的支配。在旅行中，我是向來主張以舒適爲第一的，或許可以說，大多數人都如此想。而住宿的地方，尤須求其清潔安靜，否則第二天玩起來就不得勁，或者玩了一天之後，不能好好休息，更不免影響健康。所以主辦的人對於這一方面也應該特別注意。所謂注意，並不是說一定要借最上等的大旅館。譬如上奉化去，我就覺得與其住在寧波的旅館裏，還遠不如借宿在奉化雪竇寺中；在杭州，玉皇山道院的客舖，其潔淨也不亞於大華西冷，而淸靜尤過之。再有，房間的支配也不宜太隨便。記得有一次，我和妻加入某旅行團赴寧波，搭招商局某輪，恰巧該輪的特等艙是連沙發也算作一張舖位的，因此每艙須住三人，於是我們夫婦之外，便住進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使雙方均感不便，甚至有些窘。當時我就覺得如果旅行團能够在接受報名的時候，先把這一點告訴大家，那末參加的人也可有一種打算，或者多帶一個孩子，或者加約一個親戚，或者不參加，就不致感受意外的不快了！（完）

二部車子還不曾開到，趁便參觀了繪畫室、文史室和木工室。據說學生們想造些兩人行駛的木船，在小河浜裏試着開行。會客室中間掛着陶行知遺像，那近視的程度與年齡面貌都與現在的歐陽予倩彷彿。

好容易第二部車子開到。意外地又開來第三部車子，原來是小教聯一部分人也來參加。我們便一同參觀禮堂頂上用美國活動房子所搭成的圖書館。書架上放着「魯迅全集」「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後來又一同去參觀校園後門外的雞塒和蜂場，這也是養蜂的主人送給學校裏的。意大利種的雞吃某種藥品，每天能生一個蛋，可說是專門生蛋的雞。以前還養過外國種的牛，因爲沒有人會飼養，不久這頭牛就死了。

後來我們又到山海工讀團去看，那是小學程度。但學生又做「小先生」，教農民識字。歸途有些熱了，我脫去了大衣，想不到冬天還是這樣的溫暖。路上遇見實驗劇校的學生們，他們正唱着歌向山海工讀團走去。

我們又到大場農村托兒所去看，實際是所幼稚園。不過夏天農忙的時候，農人可以把孩子托給她們照管。這托兒所就是文郁辦的，請了三位女教師。她們請我題字，我胡亂畫了一個小孩，並用左手寫了四個雙鈎字「保衛赤子」。

回到育才學校的禮堂，大家便開始用午餐，每人一個茶葉蛋、兩隻麵包和一隻橘子。我又受到特別優待，都用大盤裝在我面前，隨便我吃。我還得到毛巾與詩人月曆。

飯後大家要我致詞，我便只好用精神上的受用來安慰大家。因爲，教員們的生活異常清苦，我就拿康德的「人心能力論」來勗勉。「中教」兩字的讀音好像「宗教」，大家抱着宗教家犧牲精神，以培植下一代的人才爲己任，自然一切痛苦也就不覺得了。

於是，餘興開始。育才學校是從四川搬來復員的，因此，其中咱們的同鄉很多，一位同學用四川音唱「孟姜女」，只是語音稍有不同，調子完全一樣。他還用一根筷子敲着碟子以助節奏。劇校女生二人唱「向民主姑娘求婚」（見行知詩歌集）。接着是育才的兩位女生跳青春舞。他們倆是戴愛蓮的高足。看她們頭頸一伸一伸的，後來再看新疆歌舞團，便覺得她們頗能得其神髓。

劇校歌唱教師唱了一首「李大媽」。七個學生朗誦艾青的「火把」，聲調的高低抑揚，合念與分念，音調的逐漸高亢，都配合得極好。

大家請柏小姐唱崐曲。柏小姐因爲沒有人吹笛，唱起來不好聽，便約我同唱。我們唱的是「琴挑」的第一支懶畫眉「月明雲淡露華濃」，兩個人從來不會合過，居然能唱得合拍，如出一口，這是我意料所不及的。後來張潮對我說，一

我還當你們時常在一起唱的呢！」後來我講說方言，劇校同學說相聲，還有別的餘興。

開過會以後，大家便等車子回校。我與詩人李索開講了一會。索開是育才的文史教授，曾有詩集「歌手烏卜蘭」在星羣出版公司列行。我把于賡虞、葉鼎洛和萬曼的近况告訴了他。他向我談起，育才學校共分文史、音樂、舞蹈、繪畫、戲劇、自然六組，但任何組學生都須在後園種菜。學生約一百人，年齡大約從十二歲到二十歲左右。師生同共甘苦，這使我想起以前我教書過的立達學園。我向他說，以前我們北新書局聘請陳伯吹先生編小朋友叢書，他很佩服陶行知先生。他的朋友白桃就是陶先生的學生，曾替北新寫過一冊「小朋友科學生活」。

車子來了，索開熱情地走了一大段路直送我上車。我仍坐在車頭，與劇校年幼的女生何曉紅同坐。仍舊是張潮喚車送我回去，我向他說：「清朝也有一位張潮，寫過幽夢影。」他說：「是的，林語堂很稱讚這本書呢！」





大成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商標

六鶴　英雄　征東　雙兔　蝶球　貓雀　蝠鼎　鶴鼎　飛熊

雙童聚寶　紅六鶴　金八益　大成藍　大成殿　白太少獅　彩太少獅　恭喜發財　精忠報國

出品

各種粗細棉紗

各種棉織布疋

事務所：上海北山東路四八號

電話 九四五四七 九六二五二

廠設：武進縣

世界攝影傑作



原題曰「失去的地平線」，是一幅富有情緒，結構嚴整之佳作。



⇧夏威夷島，風光明媚，四時如春，海波蕩漾，長柖若松。斜陽餘暉，益見旖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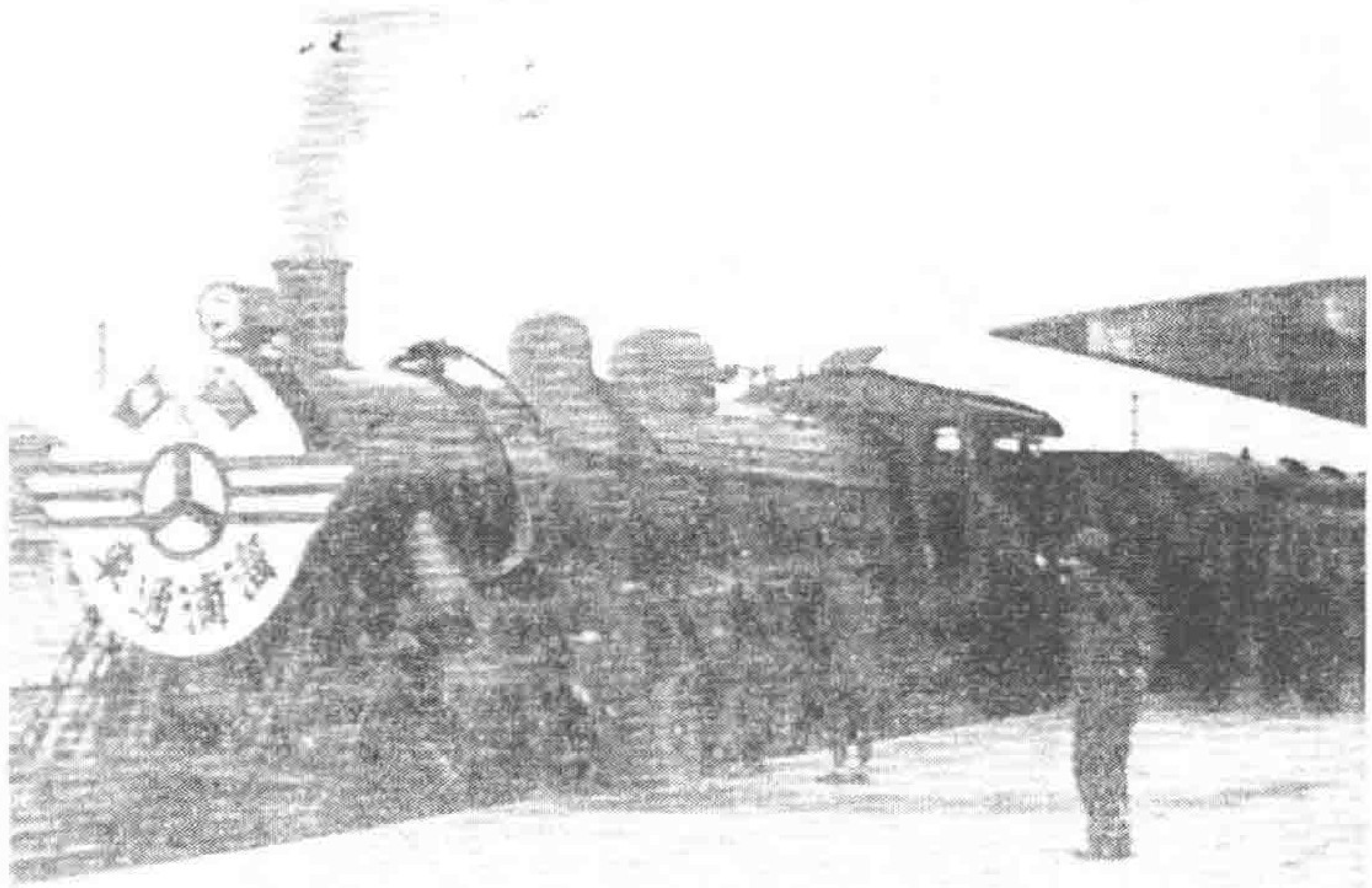
⇩紐約待車室中所見，乘客慵困入睡，情態逼真。



⇦風雪載途，搭客待上公共汽車，此景此象，有搭街車經驗者多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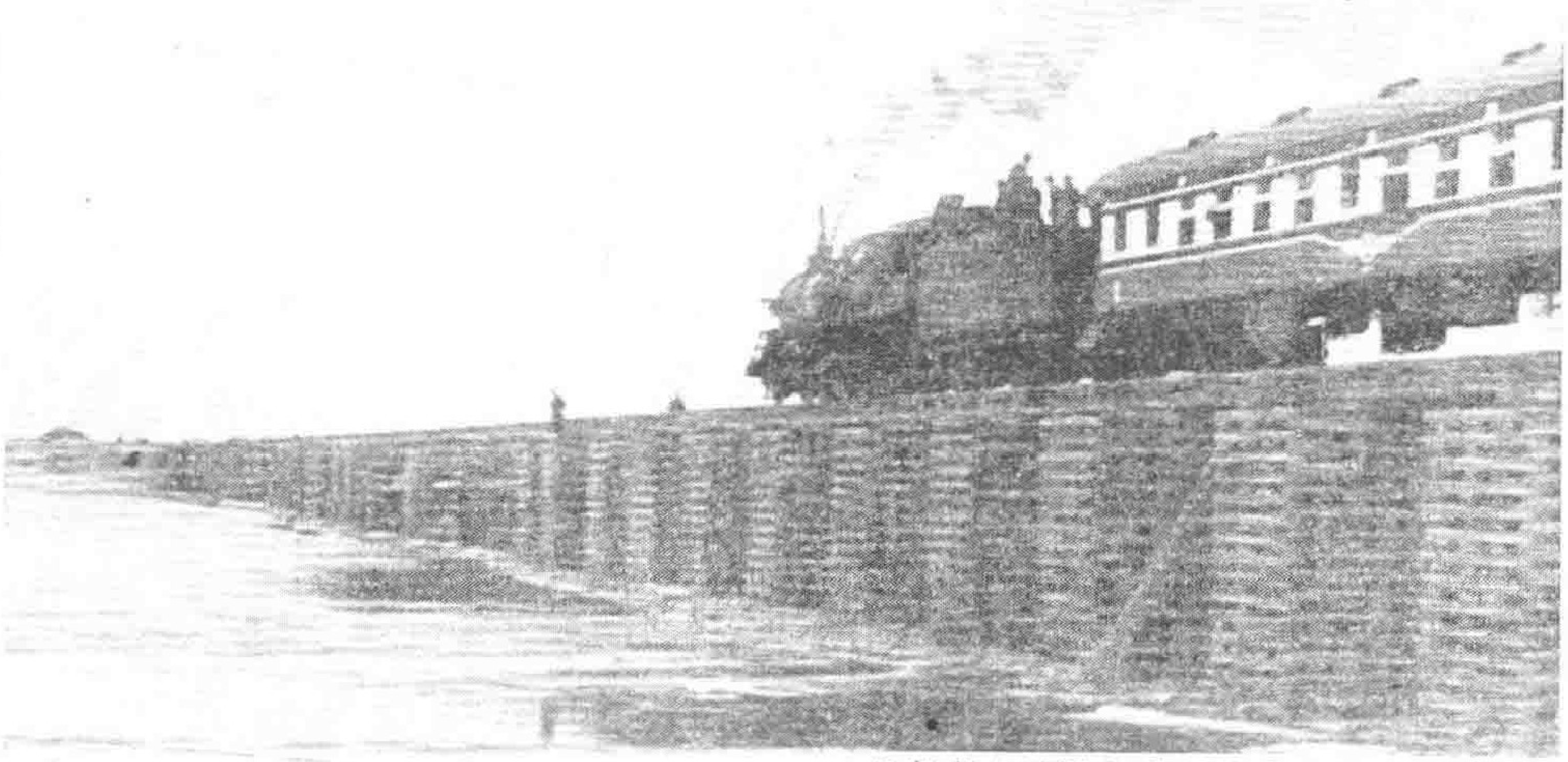
浦濟車





中千佛山文昌閣展望濟南，萬家煙樹，阡陌縱橫，實至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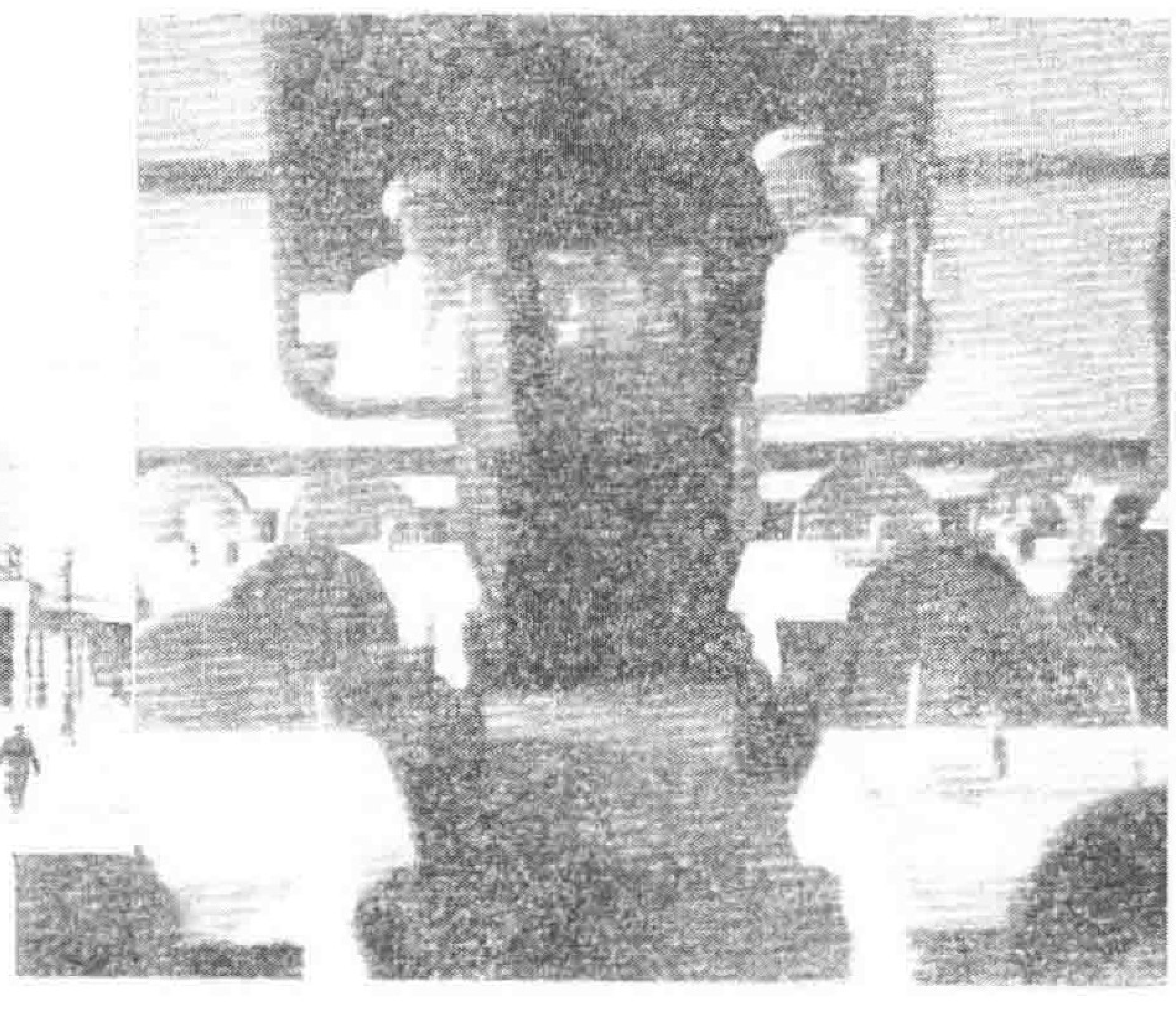
[illegible]南舉行典禮，於十日由浦口開出專車，招待京滬交通界及新聞界等代表前往參加。圖爲專車由浦口站開出情形。



⇧大汶河橋長達半公里，橋多經破壞，正在積極修復中，圖爲專車行駛枕木便橋，緩緩前進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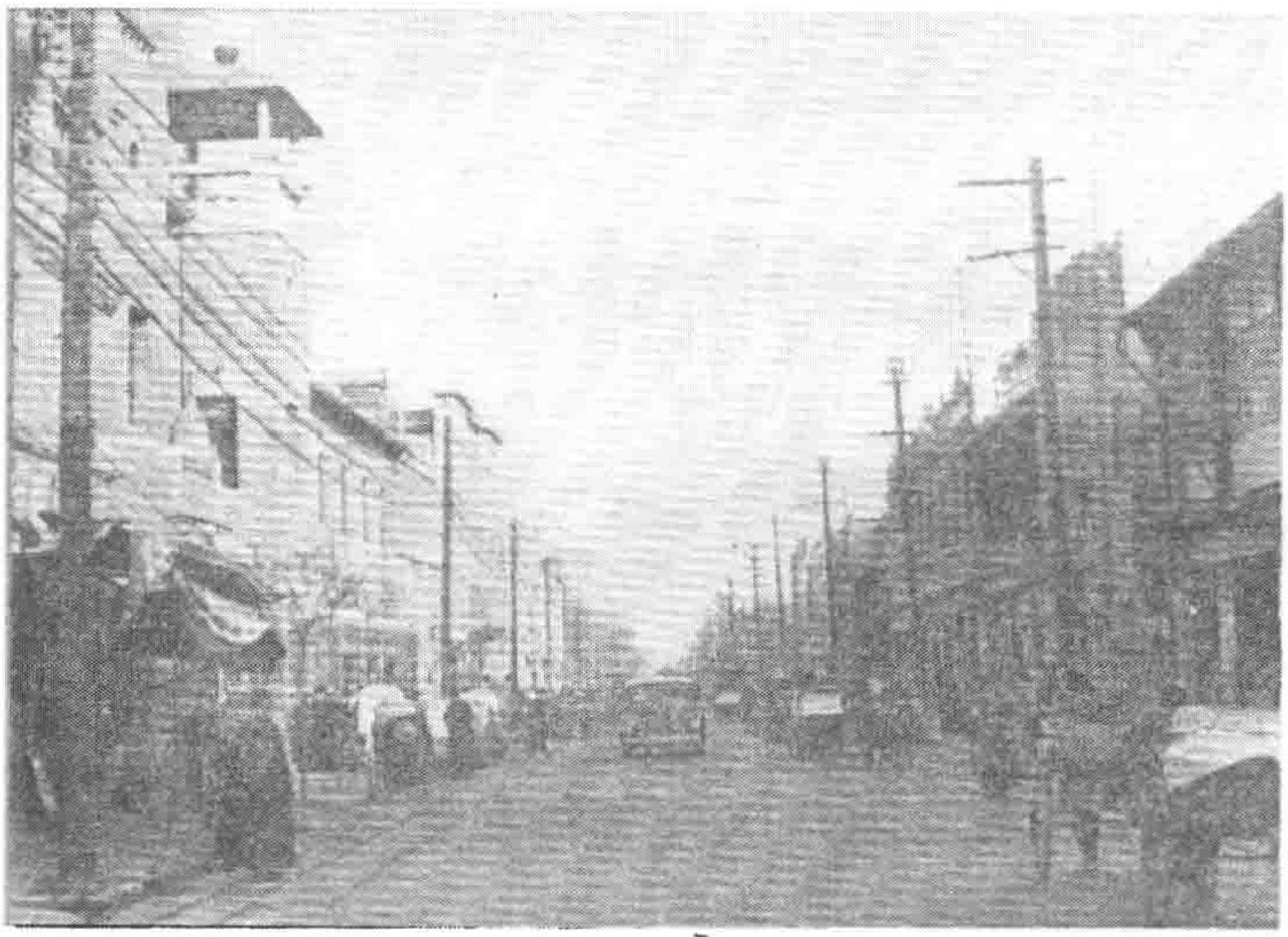
濟南原有津浦膠濟兩車站，現膠濟車站改設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津浦車站爲濟南總站。建築雄偉富麗，設備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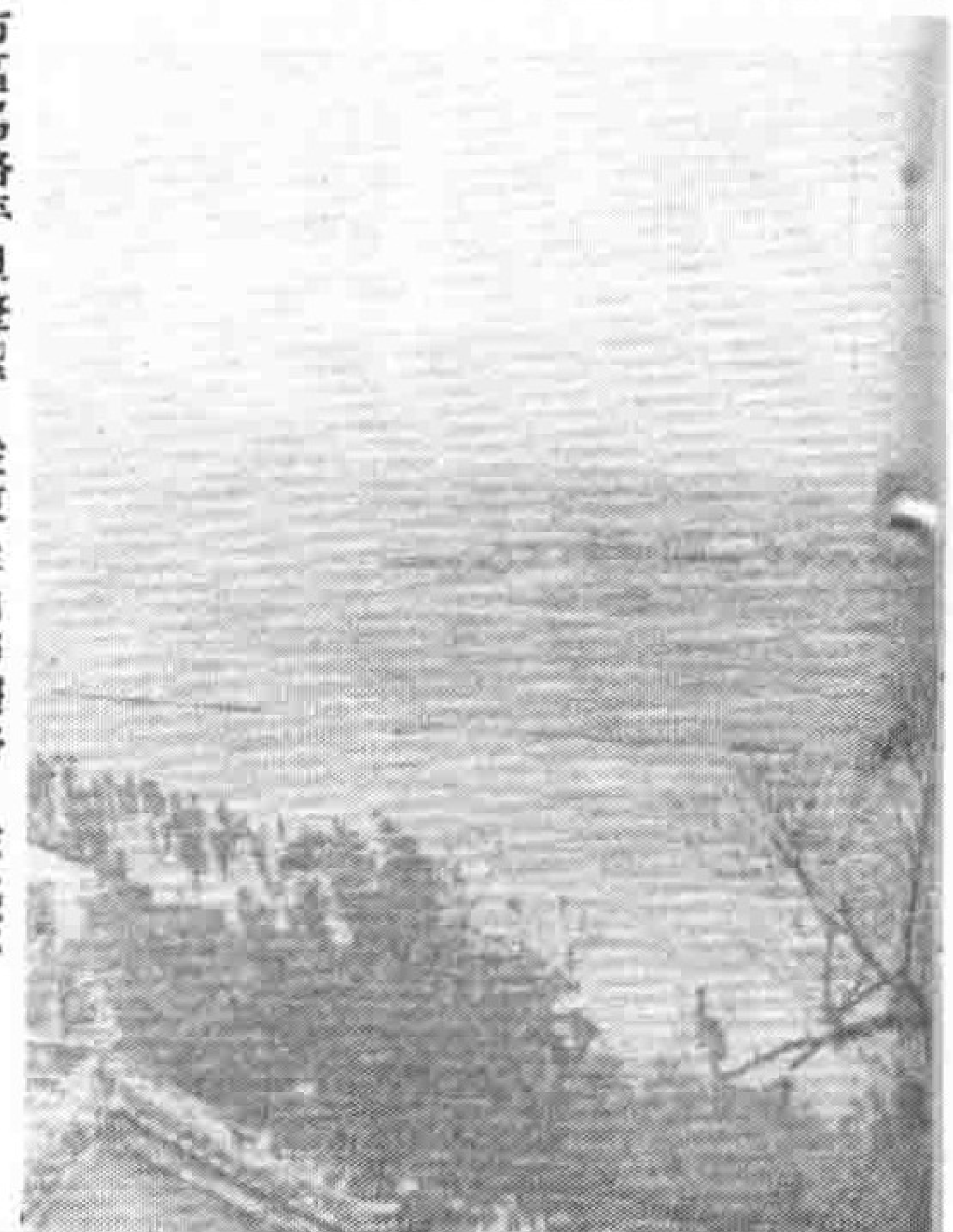


⇦典禮專車中的餐車，座位舒適，用具整潔；并有無線電擴音機設備，播送音樂。

恢復新生



⇦濟南市區馬路平坦整潔，從東至西稱經路，從北至南稱緯路，簡易便記，圖爲經三路之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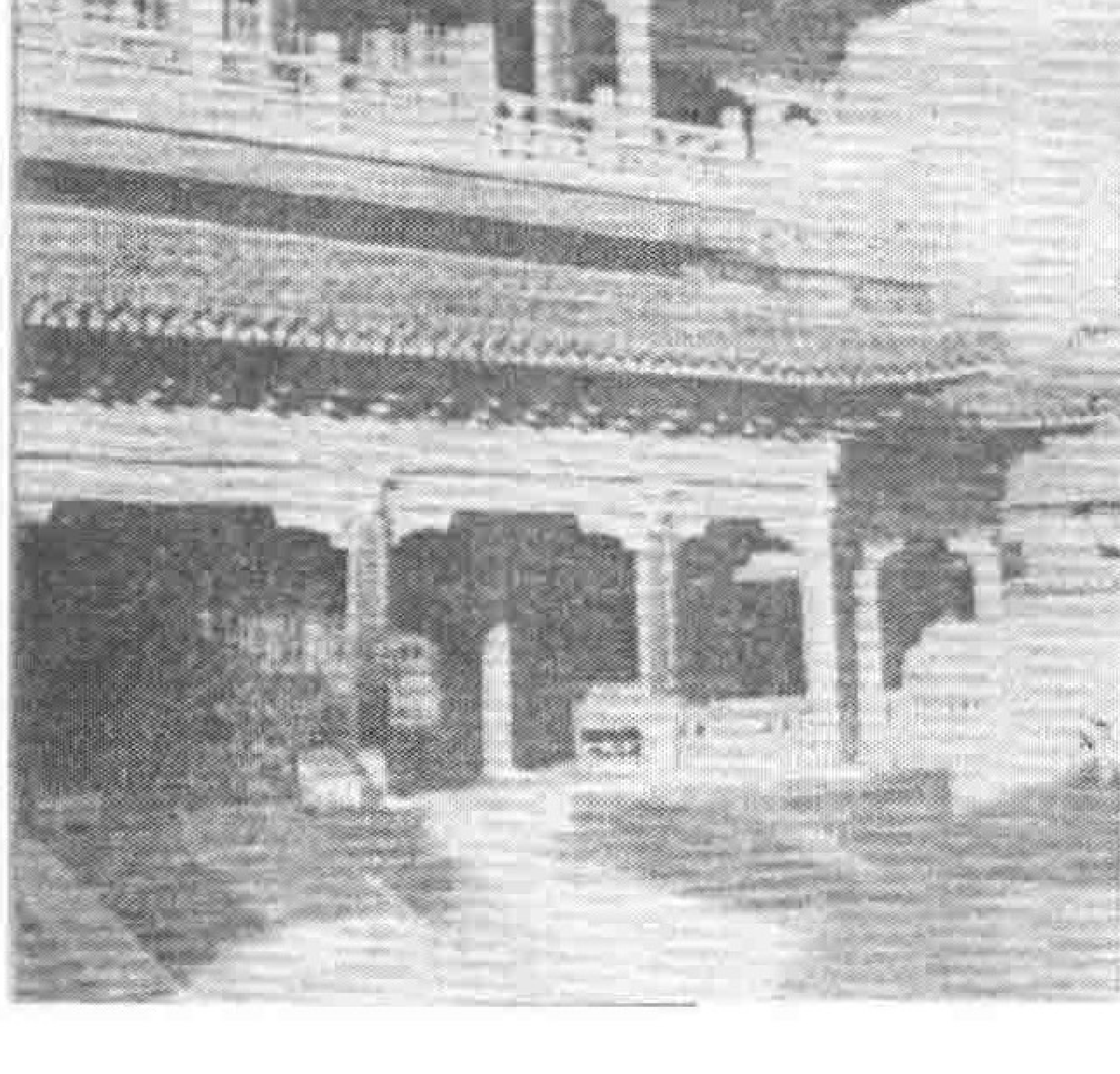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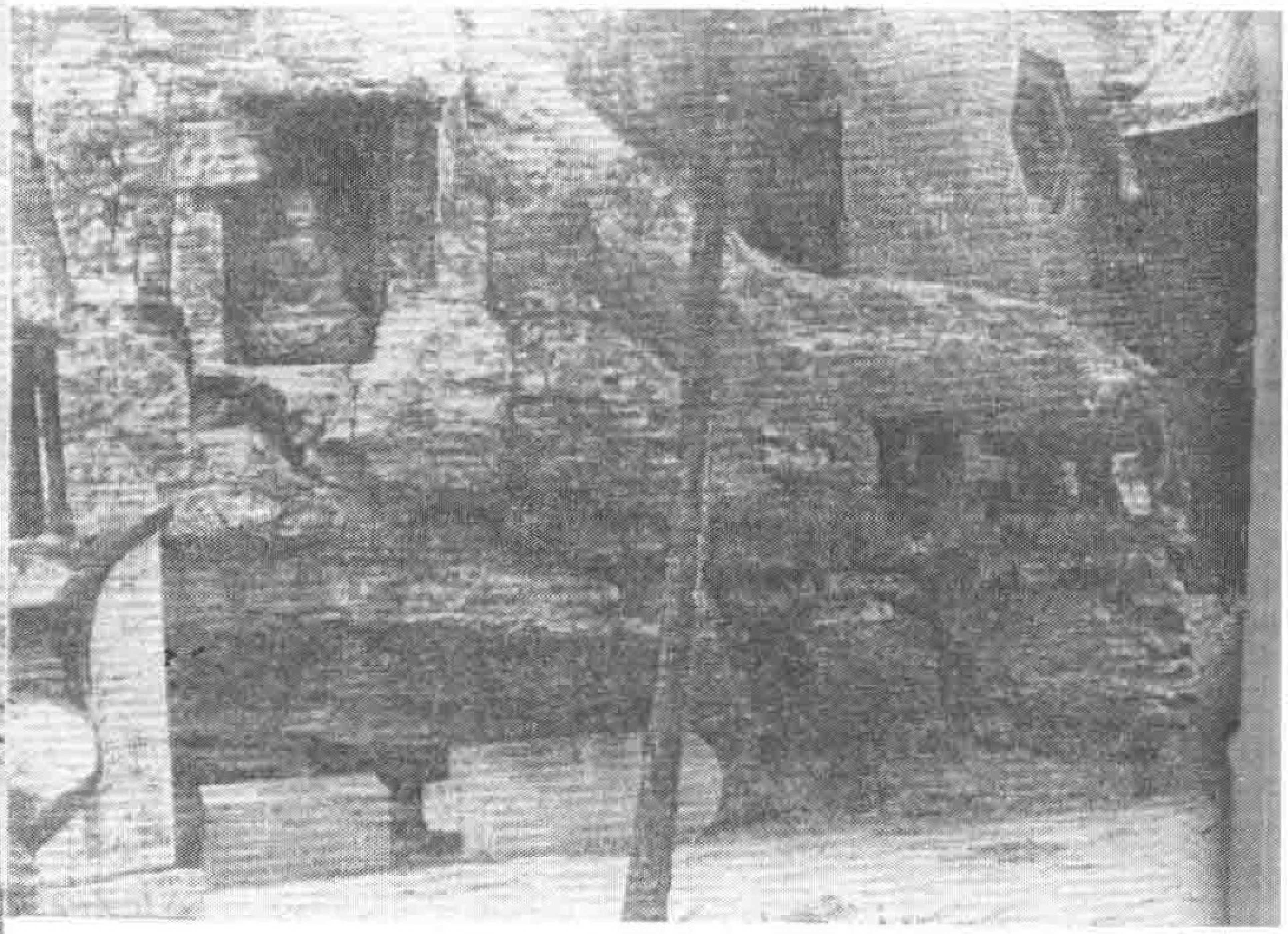
濟南大明湖中歷下亭，爲唐李北海杜少陵觴詠處。述築古樓，曲檻洞欄，窗明几淨，爲夏日道晏勝地。⇩





⇧趵突泉爲濟南七十二泉中最大的一泉，泉水由地湧出，濺邊有聲。如江河波濤。圖爲京滙來賓在觀瀾亭觀泉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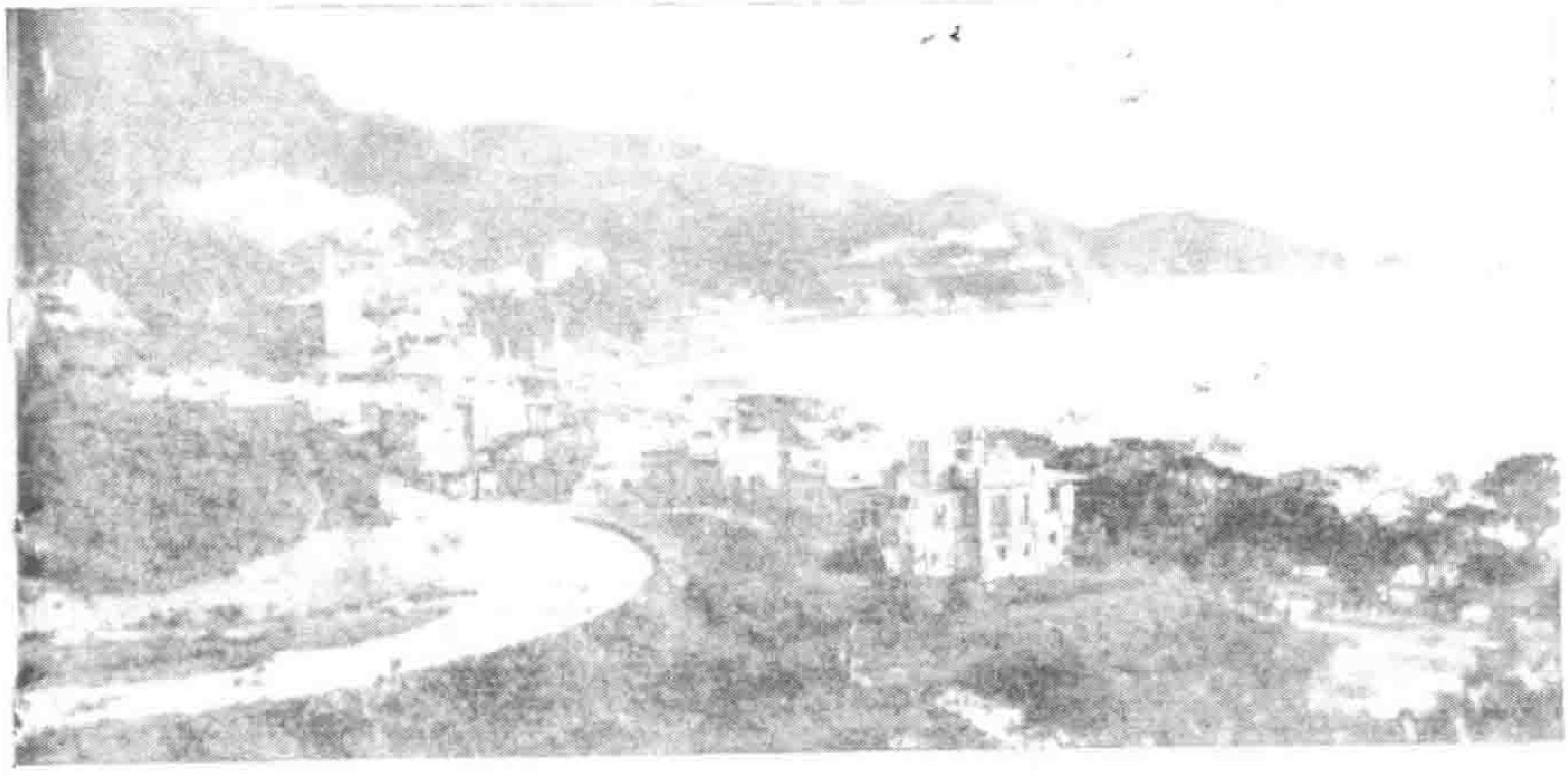


⇧千佛山鉅石刻佛像，爲隋代古蹟。

濟南道
內晨光
爲三十
年完成
大建築
，綠瓦
簷，古
古色，
爲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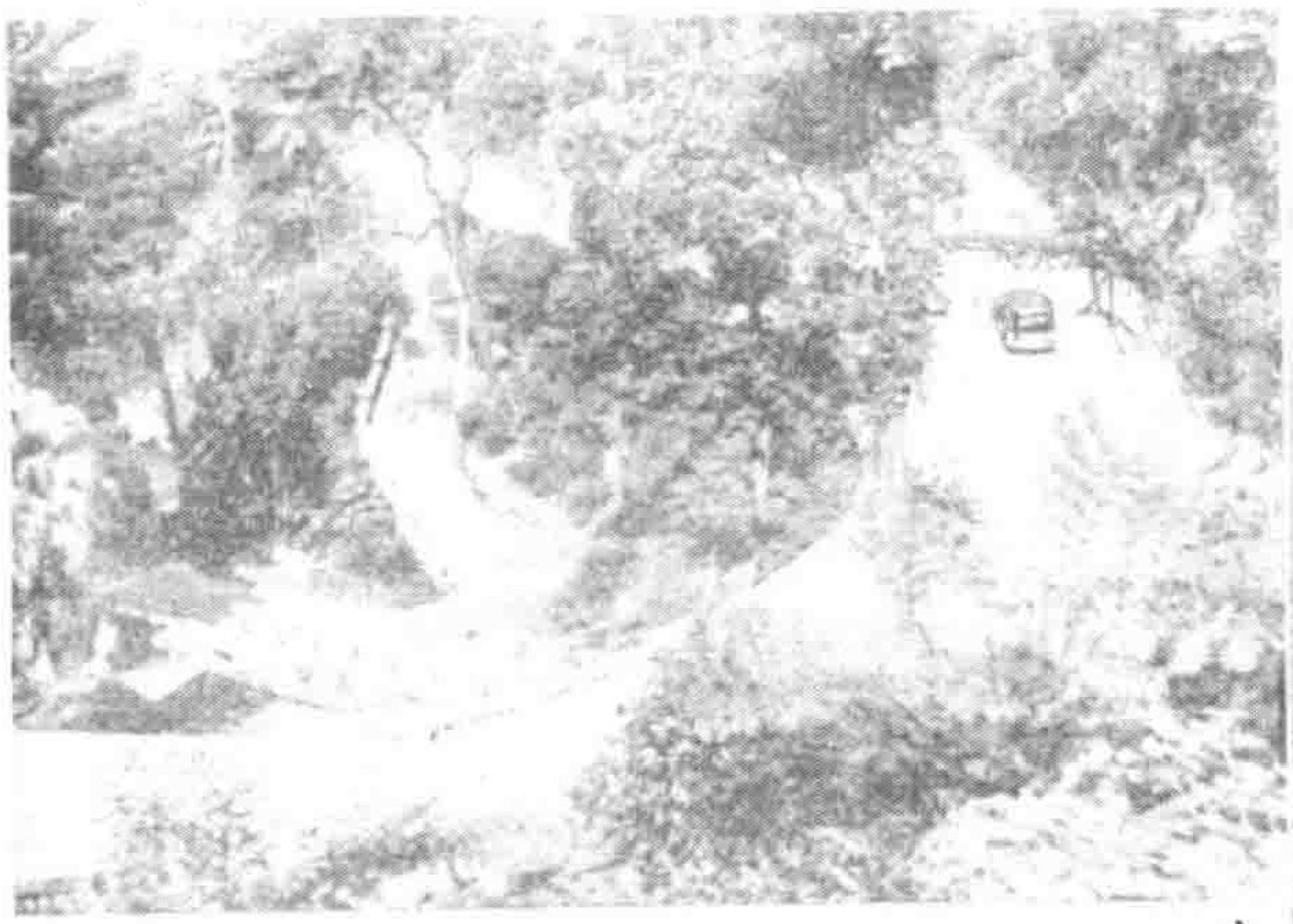
香島浴在暖流中

阿瑛寄自香港



風景如畫，引人入勝的淺水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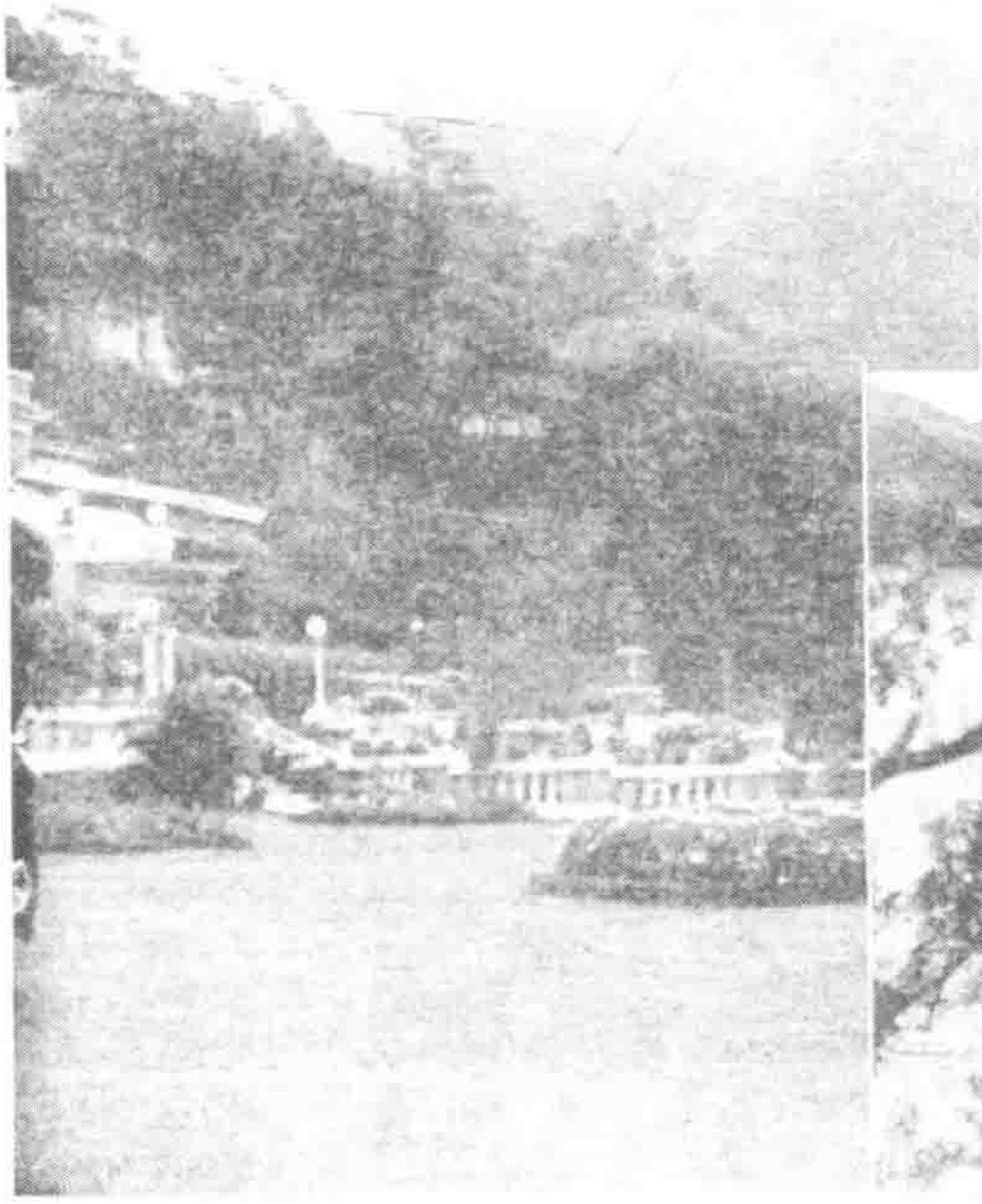
香島山道平坦寬廣，行駛汽車，最稱舒適，此爲由石澳至赤柱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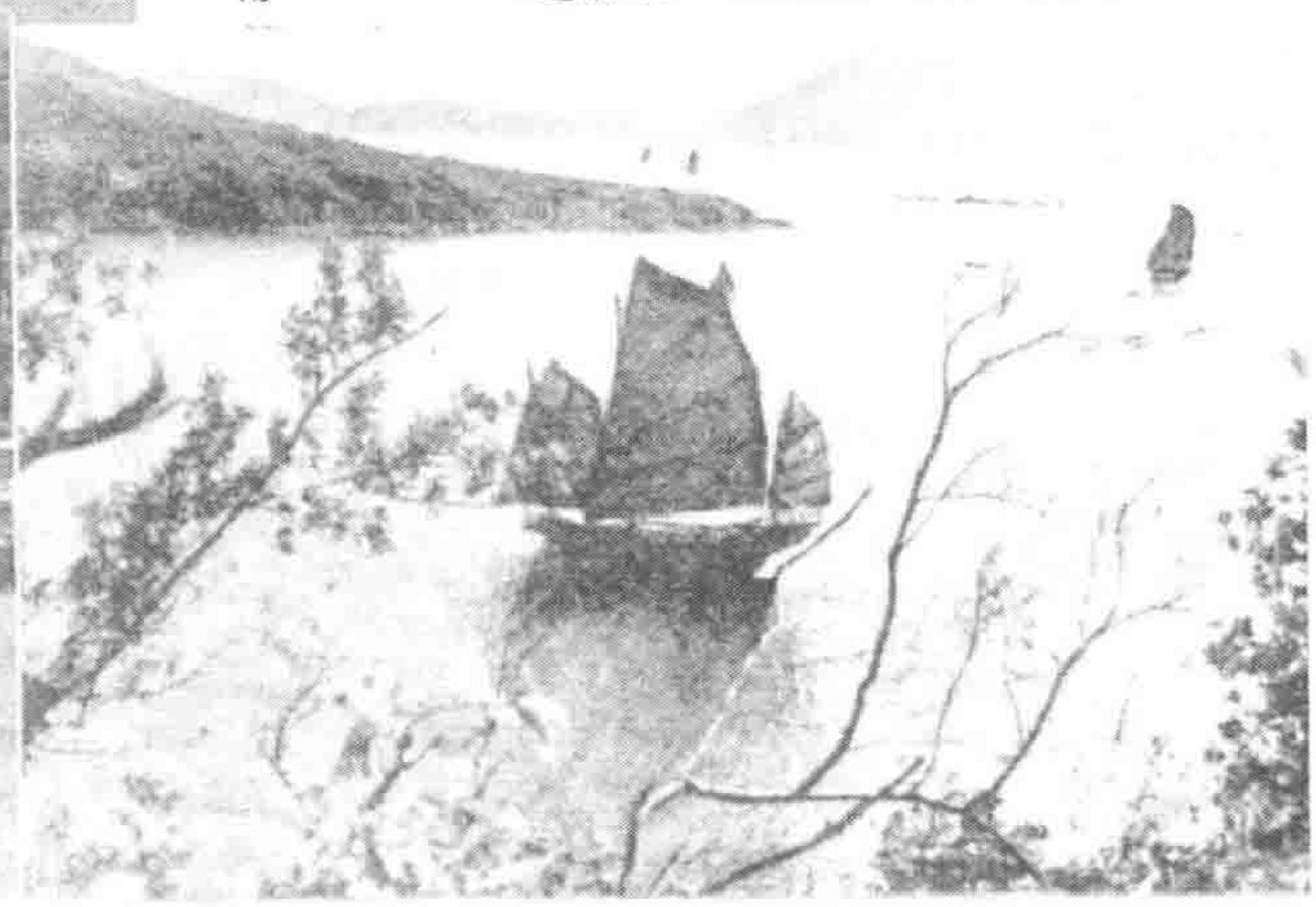


灣仔一帶，屋宇櫛比，斜陽初下，愈見海市之繁盛。

淺水灣旅館爲香島著名客寓之一，背山面海，別饒美趣。



濱海每一角落，風帆島嶼，令人意遠。





蘇北魯南間平原展望

南北大動脈復甦

濟浦通車巡禮

陳其英

津浦鐵路自天津至浦口長達一千零九公里，經過冀魯蘇皖四省，跨黃淮汶泗四水，是我國貫通南北的大動脈。自勝利以來，爲共軍破壞，中斷通車達二十五個月，今（三六年）春以魯境國軍進展迅速；賴路局員工的努力，於本年六月一日完成浦兗通車；更以路局員工的再接再厲，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搶修兗濟段，使浦濟間得於十二月十日首次通車，而於十二日在濟南舉行隆重通車紀念典禮，還於濟南以至魯省、華北和全國人士是無限的興奮。雖然浦濟通車與津浦路全線的復通，尚有相當的距離，有待於若干時日；而由浦濟通車，給與華北以至全國的人民一種新的認識與信任；交通對於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最顯而易見的：自通車後，濟南再不會成爲孤島，——沒有血管的心臟，因爲車一通了，便有了煤源源運來，電力恢復了，濟南大放光明，不再死沈沈，一切都活躍起來，就這一點已值得重視。

津浦區鐵路局爲紀念濟浦通車，一方面在濟南於十一日晨八時半招待當地各界代表及新聞界搭專車由濟站出發至崮山張夏間三八四公里三零零公尺接軌處參觀攝影。一方面招待京滬交通、新聞等各界代表於十日下午四時乘專車赴濟，參加通車典禮；路局派駐滬王處長由滬招待被邀請人士到京；陳局長及陳、沈、周三副局長均在浦口招待，專車準時由浦北開。

專車上形形色色

典禮專車是配備最完整的列車；以臥車爲主，次爲餐車及客車，車上并有無線電話，使列車在開行時得與站上相聯繫。全車佈置整潔，暖氣融適，招待週到，處處表現員工服務精神。路局主要人員，自陳局長和三位副局長外，有運輸處趙處長，工務處朱處長，駐滬辦處長王處長，和王總工程司等多人；來賓中有交通部代表薩司長和交通部各主要人員，經濟部陳部長，本社唐社長和京滬中外新聞界人士共爲一百三十餘人。各人在車上洽談甚歡，尤以新聞界人士多向路局主管人員訪問各種新聞資料。

薩司長少銘爲交通部路政司長，鐵路係在主管行政範圍之內；同時又是交通部技監，負有技術方面指導的責任：他是鐵路工程的權威者；所以列車開行後，常坐於列車最後的客車中，注視路軌、橋樑、及沿線兩側情況，對於津浦路此次搶修工程，甚感滿意。

經濟部陳部長強調交通與經濟關係最密切，尤其是路與鑛簡直是一家，像人身的手與足，不可分離。

陳局長在車上談話，概括要點：略爲：兗濟段搶修工程能够順利完成，第一：全賴沿線政府人民，尤其軍隊的保護；第二：全賴交通部，尤其路政司在萬分困難中籌撥修路材料和工欵；第三：全賴搶修員工不分晝夜，不避寒暑，櫛風沐雨的努力工作：陳局長最後的結論：浦濟交通恢復後，全體員工應努力物資的交流，以毋負國家注重交通的至意和員工搶修的辛勞。沈周兩副局長在歡欣的談話中，常露出憂慮神色。他們擔心：浦濟段目前雖通車，惟以限於材料和時間，搶修工程不免因陋就簡，欲求通車保持正常狀態，尚有待員工同仁的繼續努力；沿路路線的警備和保護，亟賴軍事當局和地方政府民衆的協助。陳副局長談稱：路未通時心痛，路



自左至右：本社唐社長渭濱，路局陳副局長次公，駐防泰安陸剛將軍，陳局長舜畊，薩司長福均，王總工洵才在泰安留影。

通後便頭痛；唐社長便對陳副局長表示，希望此後寧可頭痛，不再要心痛了！由以上路局主要人員的談話中，便可推想他們爲國勤勞的情況和所負職責的重大，時時刻刻在爲國爲路提心吊膽工作着。

在專車上最活躍的人物，當爲新聞界人士，一方面在找取訪問對象，一方面在注視沿線鏡頭；他們會運用交際手腕，使平日不相認識的人，會一談如故。尤以其中的女記者更會運用交際的手腕。筆者在這專車上，可說是熟人甚多，隨時可遇到熟人暢談。有不少是多年未見的老友，在同車相處，自覺無限歡慰。同時筆者對攝取沿線搶修工程和各種狀況，絕不絲毫放鬆，雖然列車不停地前進，天氣又是陰沉沉；但筆者把握得住照相機，攝到不少平時不易攝到的照片，這一點值得自慰。

搶修工程的經過

在專車上承朱處長、王總工程司，到濟後又承搶修大隊安隊長等告訴不少搶修的經過；幷承安大隊長於百忙中抄送搶修橋樑的總表；筆者又在沿線詳細考察，茲將搶修工程記述如次：

津浦路正線在勝利接收時，自滄縣至黃河北岸，自泰安至韓莊和蚌埠的南北兩面，均被破壞。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執行停戰命令時，津浦線被割剩天津至滄縣，濟南至泰安，和韓莊至浦口三段。最傷國家元氣的是：淄博、南新泰和棗莊三大煤礦的澈底破壞，斷絕了機車動力的來源，在這三十五年度內，無日不在鬧煤荒。當時在泰安會一度協議向南展修，修了三十公里快到大汶口，忽然又遭阻撓，接着泰安至炒米店一段九個車站，陸續失陷，一切便歸停頓。三十五年十月間又決定由韓莊向北搶修，每日以兩公里的速度，搶修到了臨城，又以臨城以北，烽煙未靖，暫告停頓。至三十六年春，以軍事進展，魯南各縣，次第修復，被圍年餘的兗州也告解圍；路局以環境許可，立即動員，搶修工程自臨城到兗州，自三月一日動手，進展神速，至五月十八日經接通兗州，六月一日浦兗段便告正式通車。這一段的土方墊築，係由鐵路會同鄒滕兩縣縣政府徵僱民工，集體工作；修橋舖路又得鐵道兵團的協同出力；民衆方面又處處贊助，所以這一次的搶修爲最順利最迅速的一次。

兗州至濟南一段的搶修工程，就在浦兗通車的六月一日開始。這段破壞里程有一三四公里長，爲全線搶修工程最艱鉅的一段，橋樑、涵道、陡坡最多。大汶河橋有半公里多長；小汶河橋有四百多公尺長，高度自橋面到河底達十四公尺。此外若泰安的泮河橋，也是偉大的工程。搶修隊分爲兩組，一組專修橋樑，一組專修路基，以路局負責人監導有方，工程進展

由兗州車站展望兗州市區



至爲順利，不達一個月，軌道已鋪到大汶河邊，同時十五座橋樑也全部修復。其時適大汶口南驛一帶戰鼓又起，不得已將全部員工和材料撤回兗州；同時臨兗間路線又被破壞，又須回師搶修。直到九月十日重整人馬，再到汶河，秋涼澈骨，山洪暴發。經過十四天的水中奮鬥，終於架成便橋。既達彼岸，努力加工，又一個月，火車開到泰山下，濟南在望，不料十月十一月間，徐蚌間兩度破壞，接濟中斷，又告停頓。等到南段軍事形勢粗安，大批材料湧送上去，士氣振作，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十一時較預定接軌日期早一天在張夏崮山間接通了浦口直達濟南的軌道。

在接軌那天尚有值得敍述的一點。那天天還未黑，就來了一個情報，就是說有四五百共軍，帶着四挺機槍，三桶洋油，要來破壞接軌工作；全體員工又蒙上一層憂慮，搶修隊安大隊長於鄭重考慮後，乃對全體員工說，四面鄉村中，並沒有狗吠的聲音，足以證明這個情報的不確實，乃繼續加工。天黑了，全體工作人員還未吃晚飯，沒有舖的軌道還有一公里，月亮上升了，他們決定不吃飯，全體動員，借着月色趕完了最後的一公里，這一段一百五十六公里的最後一公里。在當時安大隊長本人根本不能判斷情報究竟實情是怎樣，爲了貫澈舖軌的目標，自不能不如此安定人心，而完成這一段最後的工作。

沿線經過的概況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在濟南路局的大禮堂開會的盛況，各地報紙已有詳細記述，筆者就此從略，而沿線所見的狀態更值得略爲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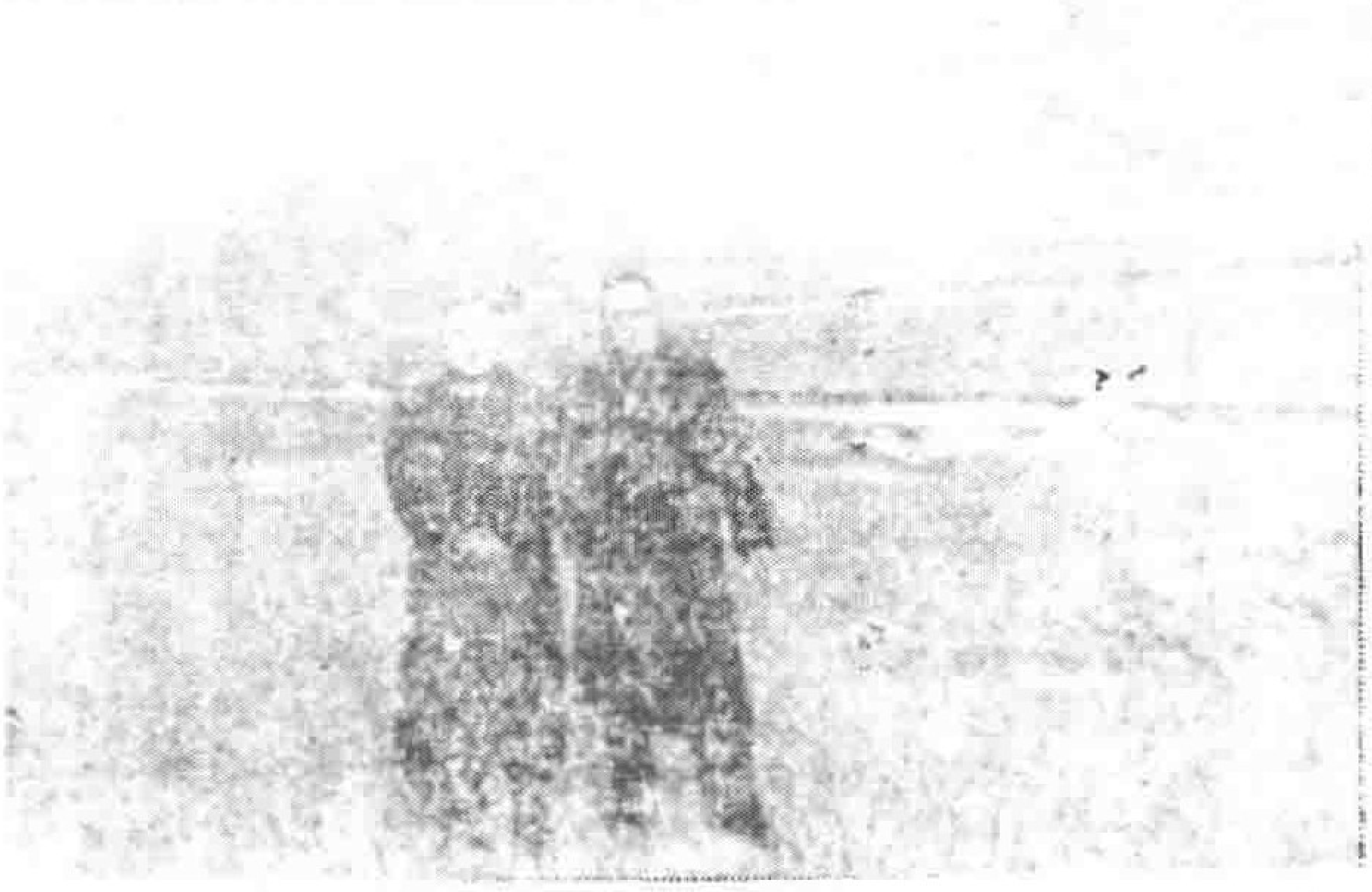
專車係於十日下午四時由浦開行於十一日下午將近六時抵濟；返程係十四日晨四時由濟開行於十五日晨將近六時半抵浦；有許多地方往來時均在白天；有許多地方往來均在黑夜經過；有的是往時在暮沉沉時經過而返時又在晨曦晞微中經過；現時祇能就白天中所見的記述。

專車經過的沿線，無論城鎮或鄉村，民衆佇立兩邊瞻望，報以會心的微笑，他們對於這次的通車，是有着很大的期望，以爲車通了，地方秩序可以恢復，物資可以暢流，他們便可以重整舊業了。不過在許多的沿線民衆中，差不多全是老弱和婦孺，壯丁是少之又少，這是兵刼之後，『壯者散之四方』，足以影響到農村中的人力問題。沿線稍遠的地方便是一片荒廢，秋收後並未冬耕而種小麥；沿線兩旁雖多冬耕，但翻土僅三四寸，麥苗並未暢茂，人力既不足；而耕牛和驢馬也甚缺少，獸力未足利用，加以肥料的缺乏，將來自不會有較豐的收穫，這是值得注視的問題。兗州、徐州、臨城等大站，站容仍是那樣雄豎着；兗州已沒有前時那樣的繁榮。界首、泰安，東北堡、大汶口，南驛等站，被破壞了，原來車站現時祇餘殘垣廢瓦。尤其前時以富麗舒適著稱的泰安賓館，現時僅餘數條殘破不堪的鋼骨水泥柱子。泰山頂峯經積雪，形勢依然，但樹木甚少存留，一望便覺蕭條不堪。先後均在泰安稍有停留，各自下車眺覽，或攝影留念。此外經過大汶口時，車是緩緩前進，我們因之下車視察原來大汶河橋破壞，和便橋行車情形。此外許多地方僅在車行時觀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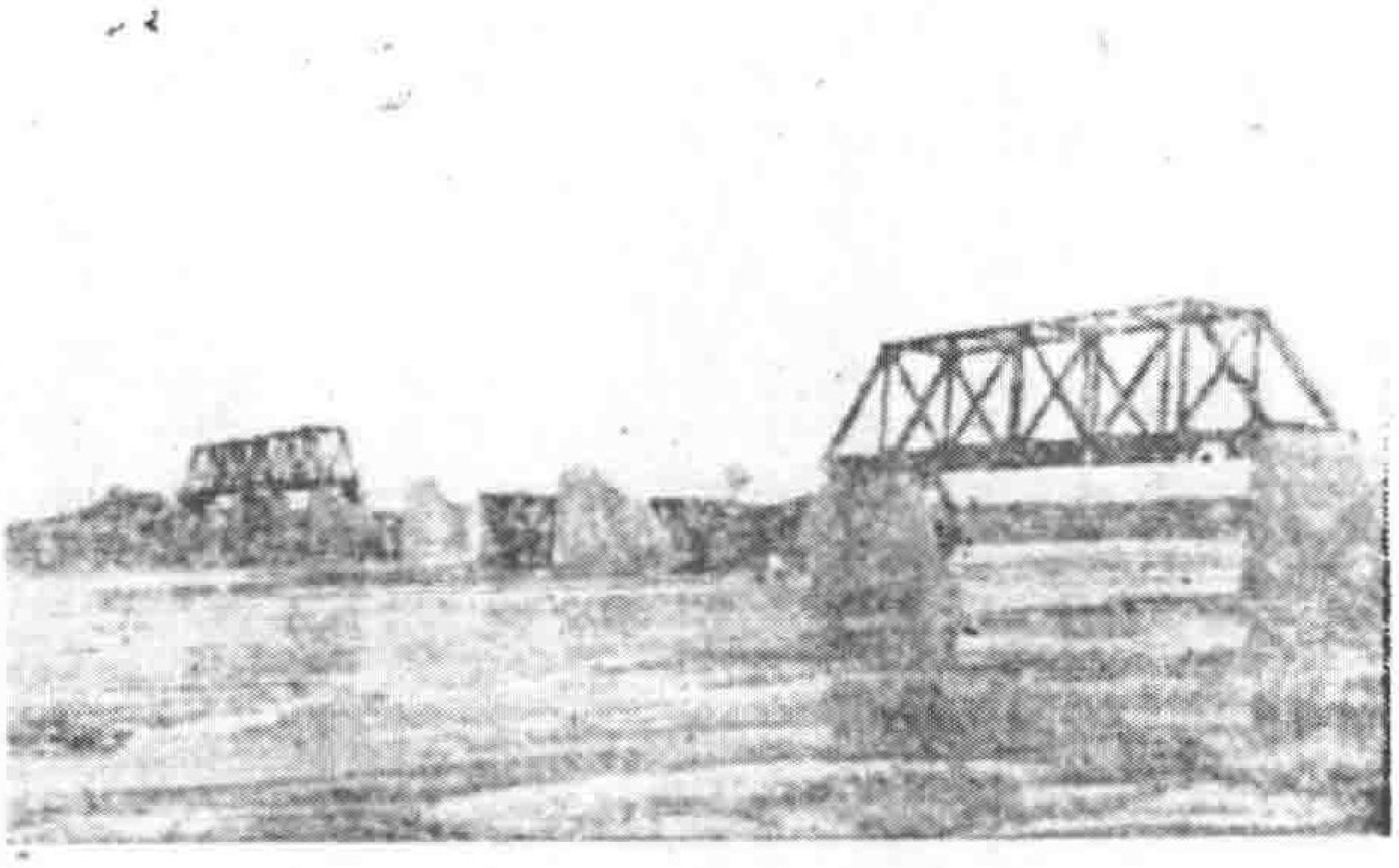
膠濟路亟待修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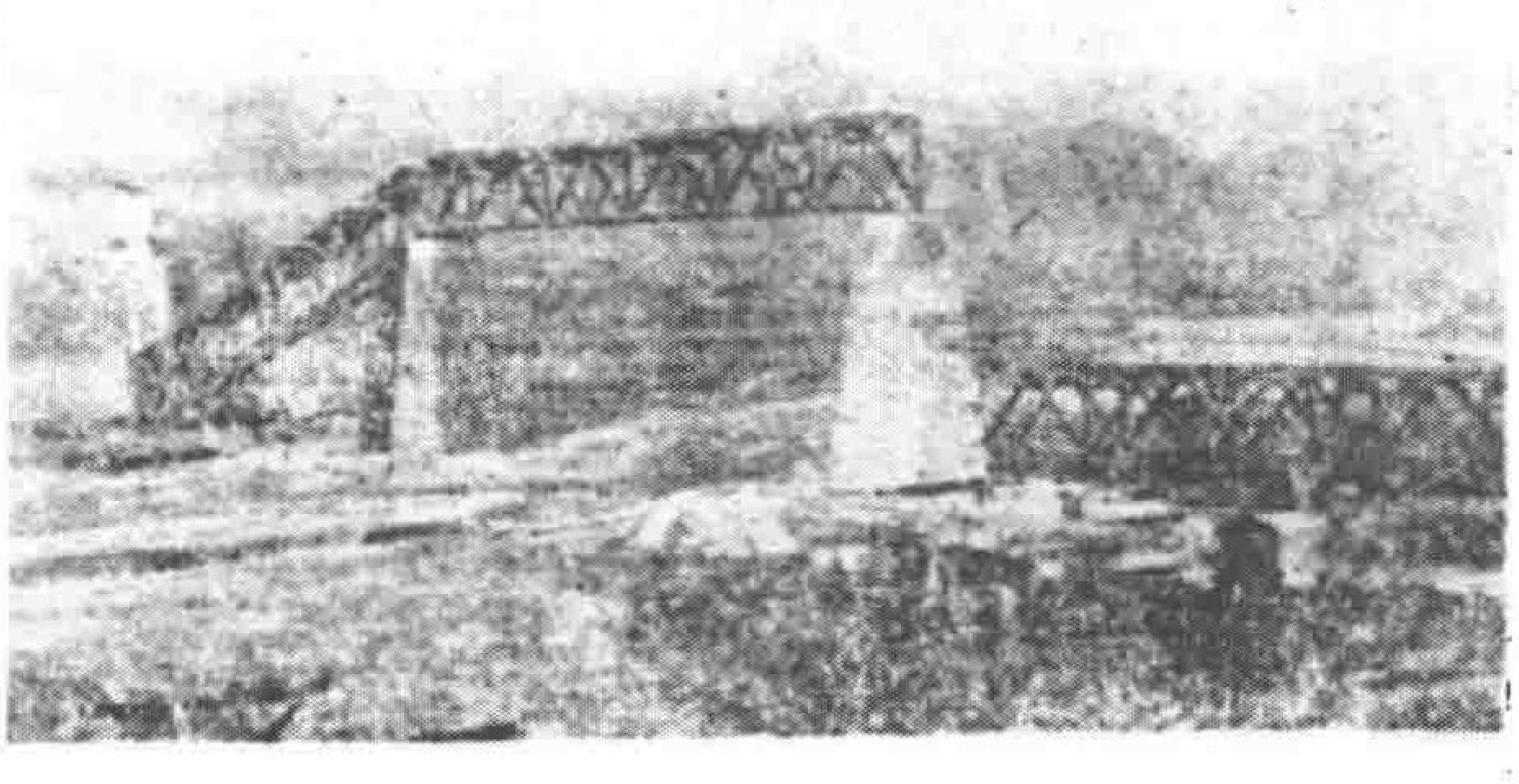
濟浦段通車後，鐵路線今後繼續修築，便發生了南北與西東的問題。魯省人士莫不一致希望先由西而東，將膠濟路修通，再由南而北，修通津浦路幹線，由濟南再通至天津。當濟浦通車典禮大會時，青島李市長先良即强調濟青兩地關係重要，希望於最短期間完成膠濟路搶修工作，加强濟青兩地的聯系。筆者連日與濟南各界人士接談，歸納一般意見；略爲：鐵路線由西至東搶修，打通東西的聯系，即是重行掌握膠濟沿線，恢復濟南與青島間的交通。因爲山東一省不僅是南北咽喉，尤其重要的是海疆重鎮。山東半島深入海中，青島就是黃海北緣的屏障。倘山東不守，不僅華





（上爲本社唐社長與美國時代生活兩什誌駐華記者古晉恩，下爲唐社長與路局沈副局長文泗在浦濟段接軌處留影。）





上爲大汶河橋下爲石甸河橋被破壞情形

北門戶洞開，而中國北半部已無海防可言。實以青島爲『山東之窗』，窗戶打開，才能使山東全省明朗。同時可以吸收到海洋的新鮮空氣，使山東血管能够暢通。

提起膠濟路，過去悲痛的史實又不期然重現在腦際。膠濟鐵路本線，爲自濟南至青島，共長三九三公里。原爲德人以鐵枕所築成。至德國爲什麽有此敷設鐵路的權利？約略言之：遠因爲德、法、俄三國的干涉日本佔領遼東半島，法俄均受重酬，德國獨較薄，心有不甘。近因適爲遜清光緒二十三年曹州屬的鉅野縣發生殺害二敎士事件。當時德政府借題發揮，以迅雷的手腕，遣派艦隊，直接佔據青島。清政府懦弱無力對抗，向列强乞援又無敢仗義執言者；遂於光緒二十四年向德國屈伏，締結最慘酷的條件，其要點略爲：一、德國租借膠州灣；二、准德國於山東全省有敷設鐵路權；三、准德國開採煤礦及其他諸礦權。德國根據此種不平等條約，於光緒二十五年開設山東鐵路公司，膠濟鐵路便由是而建築完成，山東主權遂大部份斷送。民國三年六月，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藉口報復舊仇，向德宣戰，於同年十一月將膠州灣和膠濟路取而佔據。歐戰告終，我國根據華府條約，幾經交涉力爭，至數年之久，付以重大代價，於十二年一月連同青島財產將全路交還我國。但破壞的破壞，運日的運日，所存在的不過建築物和不易遷移的建設而已。我國接收後慘淡經營，路政始漸發展。抗戰軍興，又淪於日人的手。抗戰勝利，全路自接收之日起，又不幸遭破壞，支離零碎，僅剩濟南至張店，譚家坊至坊子和高密至青島三段。在三十五年的下半年，隨着國軍的進展，津浦區路局決定第一次搶修計畫。規定由青島向西，由韓莊向北雙管齊下，以直達濟南。但韓莊向北工程到了臨城以北，以烽烟未靖，暫告停頓。至由青島向西的膠濟路搶修工程，由三十五年九月三日開始，以鐵路在事員工的努力趕工，經過整整一百天的墊土、搭橋、鋪軌、釘道等工作，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太堡莊一三三公里處釘上最後一只道釘。隨卽整理路線，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通車，停頓了一年半的膠濟交通，始告恢復。可惜通車僅僅七十天，這三九三公里的動脈，於今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吐絲口的軍事轉變又告中斷，隨着戰事擴大，使鐵路員工一百天的血汗，盡付東流。現時，由濟南東去僅通到二七公里的郭店東邊的十里堡；青島西來又退到僅三一公里的陽城；中間膠有坊子至譚家坊的五四公里；整條的鐵路被截成三段。沿線軍事已暫告靜止，趕修當然是最要着。筆者覺得路修成暢通以後，保護尤爲重要；以期□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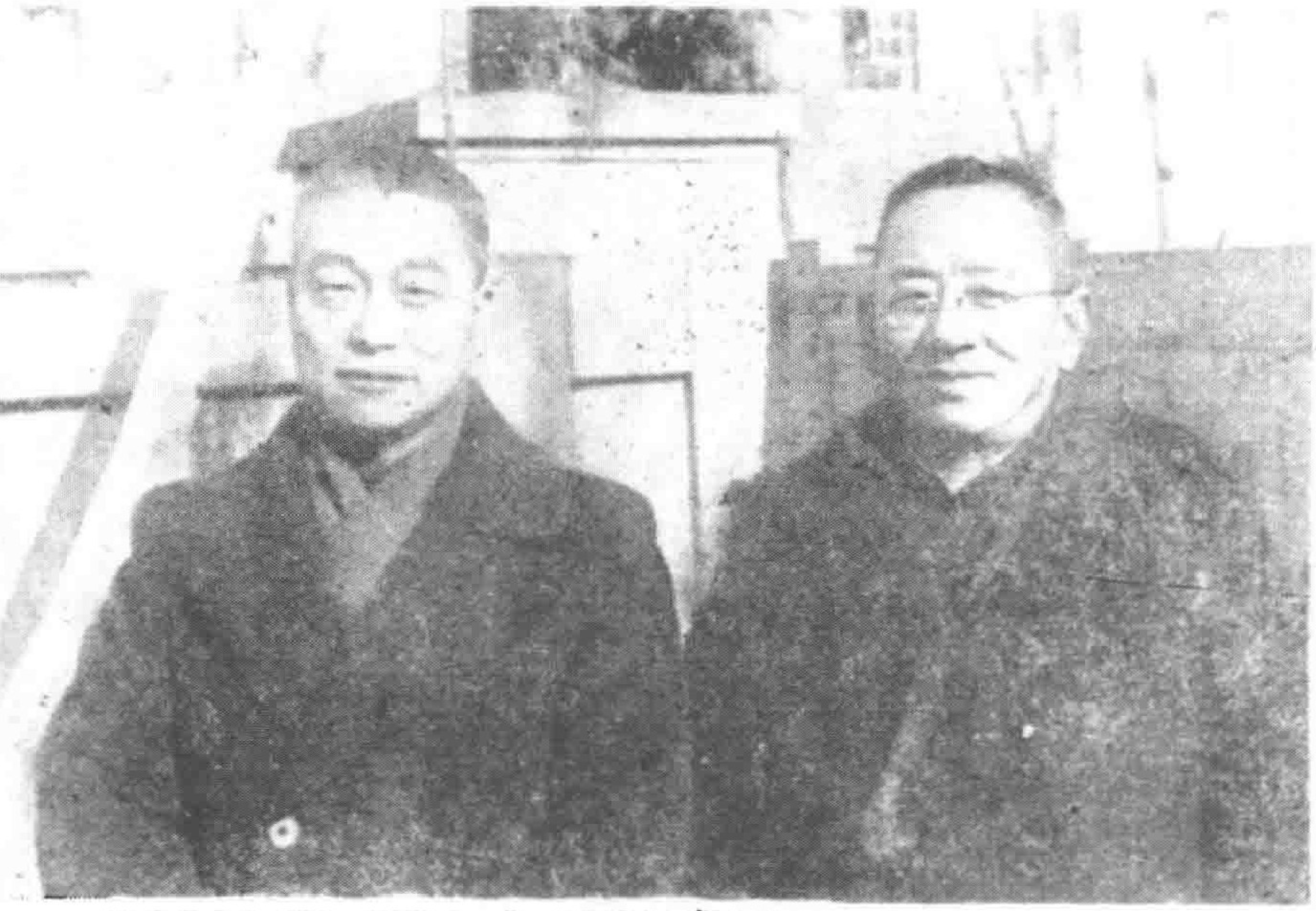
濟南依然是濟南

濟南爲筆者舊遊之地，一別十餘年，此次重來，盡二日的時間，作走馬看花般的巡禮，來去匆匆，自然不會有深刻的觀感。所認爲欣慰者，濟南十餘年來經過無數次災難；但一切的一切，未遭重大破壞和損失，山明水秀，依然如故，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筆者於十一日下午將近六時半抵濟，夜色蒼茫中，卽匆匆下車赴市區友人處晚餐，就便諮詢濟市概況；十二日晨起卽獨自在市區散步，至九時參加濟浦通車典禮；歡宴後偕友人赴齊魯大學、濟南道院、弋觀園、中山公園及市區各繁盛地區觀光；十三日上午應省府及綏署招待遊覽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金綫泉等名勝。下午應路局招待參觀黃河鐵橋，就近眺覽鵲山。

濟南向爲山東省城，居南北中心；卽古時歷下地，至漢時始有今號，以其地適當濟水之南。民國改市，仍爲省會。東南五里控有千佛山一帶的山地，南西北三面爲黃河冲積地，黃河小淸河流貫其間，帆船絡繹，四時不絕；平原開廣，沃野千里；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論形勢，實不愧稱『表裏山河，夾帶平原』。足與平津並駕齊驅，爲華北經濟交通的一大都會。

近人有建議以濟南爲國都者，持論雖不免牽強，但濟南形勢確值得重視，不無所見。現在的濟南市，大體可分爲內城、外城、新市區（舊稱商埠）和鄉區四區。市場即爲內城、外城、新市區（舊稱商埠）三區合成，將來都市計畫完成，鄉區更當成爲現代化的市場。新市區前時所謂商埠者，原係受帝國主義壓迫而自行開闢，開放給外人作爲通商地，俗稱五里溝。馬路從東至西稱爲經路，即所謂經一路，經二路以至經八路，從北南稱爲緯路，即所謂緯一路、緯二路以至緯十路。均整齊平坦，其他附屬於經緯路間的橫街小巷，也頗爲整潔。



左路局運務處趙處長鏜，右路局工務處朱處長成賓。

外城高僅二丈二尺，厚約一丈一尺，四圍繞以水溝，實際是郭。初來的人們，先看到這樣不高的外城，總不免奇異。外城原爲前清咸豐年間，太平軍進攻山東時，居民所構築的土壁，以爲防禦之用。以後在同治十年始修建爲外城，周圍在四十里以上，原僅七門，民國以來以交通日繁，若干城門陸續開闢；當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至濟南，日本竟出兵佔據商埠地方，以鉅砲向外城狂轟，濼源、齊川、歷山三門受損最重，以後遂將此三門廢掉，直到現在。筆者此次到濟，經過外城憶及日本軍閥當時橫蠻狀態，猶有餘恨！內城高三丈八尺，厚約二丈二尺，較外城雄壯得多，不過城周僅二十餘里。城內重要市街經改舖柏油，闊度也放寬，以西門大街，東門大街爲最繁榮，面目一新。

濟南原有津浦、膠濟兩路的大車站各一座；現時經將前膠濟車站改設爲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所有各股道經折除，鋪平爲一片廣場。所有前膠濟路車站併入於津浦路車站。建築宏敞，設備完整，站前大路直通市區經一路，寬坦平整，至爲壯觀。距站約十五里的濼口地方，有黃河鐵橋，爲我國黃河四大鐵橋之一。全長計一千零三十五公尺，建築至爲穩固，與濟南車站同爲濟南最偉大的建築物。黃河四大鐵橋：一爲鄭州大鐵橋，早已超過保險年限，歷經破壞，雖然隨時修復，自不甚堅固；三爲蘭州大鐵橋，現時僅供行駛汽車之用；四爲潼關大鐵橋，橋柱打樁工作剛完成，適抗戰軍興因而停頓至今。是黃河四大鐵橋中，現時以這一座鐵橋爲最堅固完整。橋原爲德人所建，民國十七年張宗昌退出濟南，爲防止國民革命軍前進，曾予破壞，隨由國人自行修復。抗戰後我軍退出濟南時也曾破壞；日人費很大功夫，卒以搜集到德人原來圖樣，始得修復。勝利後以靠近濟南，賴軍事當局保護周至，未遭破壞。筆者這次前來參觀，是一個陰沉沉的下午，朔風凜冽；車到濼口站，我們一行近百人，即下車望着這座大橋，慢慢地步行到橋頭，略爲視察河邊鐵橋附近的保護工程，隨即緩步過橋；並在中間展望黃河，至橋北頭後，



（魯省府辦公廳平主任安國（左）省會警察局劉局長欽禮（右）與唐社長在省會警察局前留影。



魯省府王主席招待京滬來賓在花廳前留影。

稍為跳覽附近風光，井攜取鐵橋行車等照片；俟火車緩緩開達橋北頭後，我們即登車遄返濟南站。這樣鉅大工程未遭破壞，不僅是津浦鐵路的幸事，同時為國家保存一點元氣，也是全國人民的幸事。

齊魯大學為外僑在魯省設立學校中的最具規模者，校址在新建門外，範圍廣闊，建築偉麗。該校創於前濟宣統工年，為英美兩國七個長老會聯合所組織，井附設醫院，為醫科練習之所。校內分神、醫、文等科。神科以聖經、哲學為主，原為製造傳教人才而設；醫科為西醫，文科重英文，現時以醫科為最著成績。該校附屬的廣智院，原係英國宣教師懷恩光氏獨力所創的博物院，後歸併於該校；公開任人參觀。英美在濟的僑民，常以齊魯大學的規模及設備表示自傲。而自濟南道院新院舍建築完成以後，他們深以中國的宮殿式建築當更覺富麗堂皇。道院為魯省道教團體所集資創辦，新院完成於民國三十四年。在抗戰期間，民間物力本屬艱難；這樣大規模的建築，由民間自籌費用，實為僅見的事。道院一連三座大殿，兩旁廳房甚多，尤以最後的辰光閣為更雄偉瑰麗。屋頂全為綠瓦彫簷；院內佈置均屬古香古色，處處潔淨，未見絲毫灰塵；使人肅然起敬。道教是否迷信團體，組織和力量是怎樣，我們可置不問。但這樣大規模的建築，實不讓耶教會所辦的齊魯大學校舍專美，筆者參觀後引為欣慰的就是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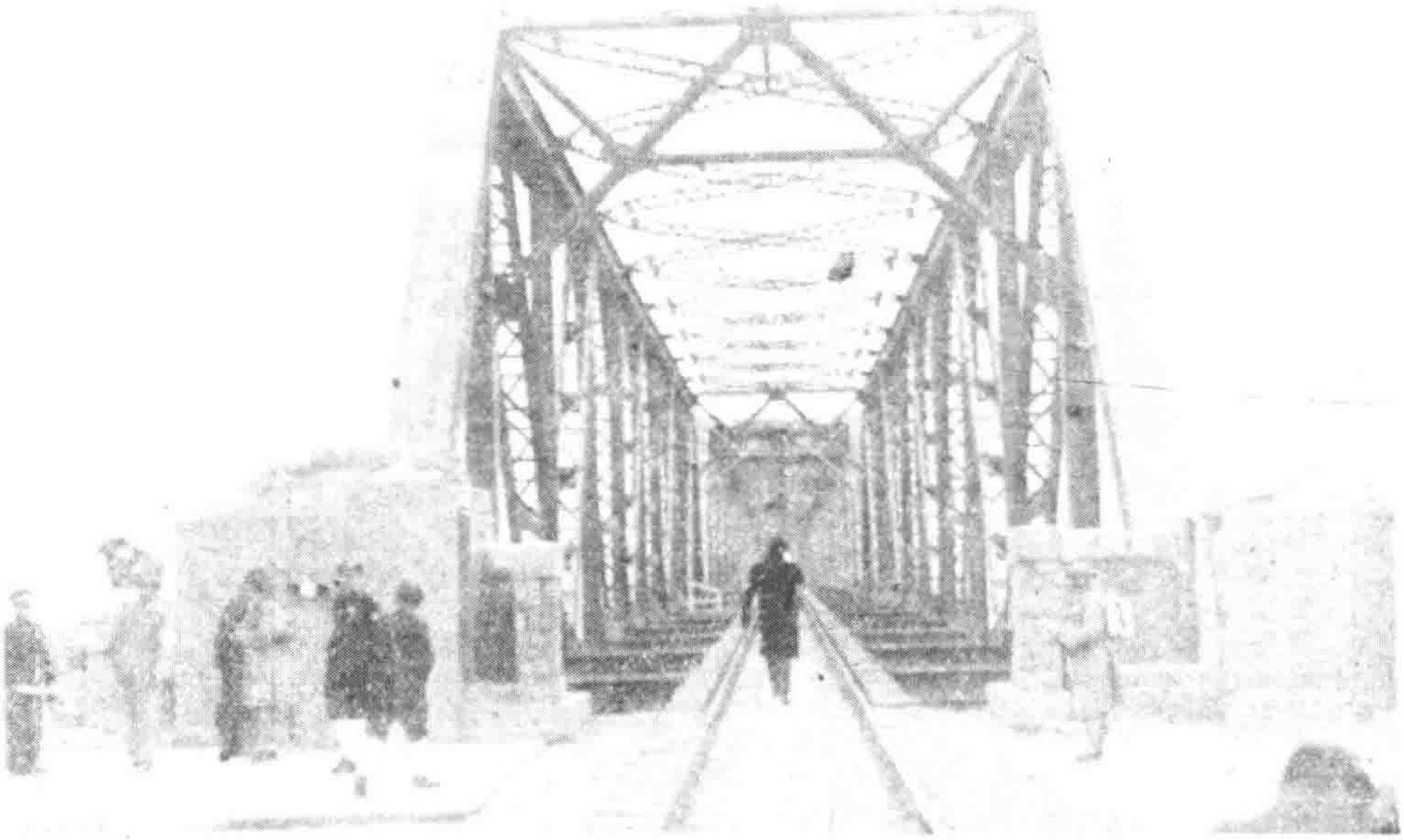
關於濟南道院的組織，在這裏略為附述：院奉太乙老祖為主，下設孔子、如來、老子、耶穌、謨祖各神位，取儒、釋、道、耶、回五教歸一之義。內分各院，院內各有乩機，為前清道員杜賓谷等所首創，信徒甚多，凡信徒均可藉乩機以問個人的休咎和前途，或療治疾病。大約信徒多為上中層社會好善人士，因而辦理慈善事業，頗為廣泛。除由院自辦的殘廢院，紅卐字會，盲啞學校等以外，每屆冬令均有種種施予，以救濟一般窮苦無告的人。

濟南名勝的一瞥

濟南山明水秀，名勝最著。元于欽稱為：「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黃山谷詠為：「濟南瀟灑似江南」實很恰當。濟南又為歷代聖賢生長居遊之地，古蹟尤多：即一邱一壑，也足供後人憑吊景慕。筆者前時來濟，於濟南名勝遊覽殆遍，且時在暮春初夏，季節尤為適宜；此次僅以一二日的時間，遊覽千佛山、豹突泉、大明湖等處，穩遠的如龍洞、玉函、藥山等處均未能前往；十餘年來情勢如何變化，都無從揣測。玆將最近足跡所及的記錄一二。

濟南的山雖不甚峻；但為泰山的餘脈，岡密迴複，故甚幽秀。千佛山屏障於南，而華不注山（一稱華山）鵲山、鮑山、匡山、藥山，標山、崛山等均環城而峙，均係歷史上有名的勝地，前人稱為「齊魯九點煙」；這九點煙中以千佛山為首。千佛山現時為濟南軍事上要塞，本不輕易許人遊覽，筆者一行多人得以暢遊，首先對省府及綏署表示敬意。筆者乘汽車逕至西麓，歷磴道三百餘級登至山巔。下山時又歷另一磴道，磴道隨山勢曲

折，兩旁古柏參差，在嚴冬中猶蒼翠欲滴。千佛山本名舜耕山，傳為舜皇耕種處，隋開皇中鐫多數佛像于石壁，故有此名。現時，舜皇遺跡，無從尋訪；石壁佛像，猶多存在。山以近在城南五里，在春秋二季，濟南人士前往瞻拜舜祠及觀音大士的，絡繹不絕；每年農曆二月二十八日為廟會，濟南及附近各地士女紛集，情况至為熱鬧。這次登臨，除了筆者一行以外，並未見有另外的遊人，一方面固然時序係嚴冬，另一方面實以軍事關係。山中原有建築物，牌坊、祠廟、亭閣等尚幸保存，不過增加不少軍事上防禦工事。山多大石，間多壁立十餘仞，登文昌閣，俯瞰濟市，萬家煙樹，盡入眼底，鵲華諸山也一覽無遺。此外筆者於參觀黃河鐵路之便，曾就近眺覽鵲山，此山是石頭山，在平地突起，頗似桂林的獨秀峯，惜峻秀不及獨秀峯。相傳為扁鵲煉丹的地方，因而有扁鵲祠。據傳鵲山西麓有扁鵲墓。按扁鵲原姓秦名緩字越人，受術于長桑君，為千古名醫；嘗寓于盧，故稱盧醫，又曰盧扁；盧即現在的長淸縣地名，距鵲山不過百里；究竟扁鵲墓是否存在於鵲山，筆者此次以限于時間，不及訪考。


濟南濼口黃河大橋雄姿

濟南受泰嶽的蘊蓄，得濟水的伏流，因之名泉噴出，為全國各地所未見。在元代有區別為七十二泉者，大概：以泉的聲音為名的有響聲泉；以泉的形為名的有縣泉、金綫泉；以泉的性為名的有溫泉，冷泉；有以泉所在地的地名為名，以祠為名，以姓為名，實在多至不可勝記。七十二泉中以趵突為最大，其次為珍珠泉，金綫泉等；筆者此行承王主席派省府辦公廳平主任，省會公安局劉局長招待，得暢覽豹突、玉孔、金綫三泉。記述如次。

筆者一行首先至豹突泉，泉為一數丈寬方池，周圍均砌石，上有呂祖廟，臨泉處有長廊及石橋，西有觀瀾亭，東有白雪亭；泉有三穴，相距尺許，泉由三穴上湧，激高數寸，如江河波濤，震盪有聲。泉至清淨，水藻碧綠；泉面有暖氣緩緩上昇，如無數縷白煙；由于冬溫夏涼，前曾名溫泉，自曾鞏作齊州二堂記，遂有趵突之名。泉水經詳細檢驗，甚適于飲用，現時濟市利用此泉水為自來水。鎮江的天下第一泉，無錫惠山的第二泉，較之趵突泉相差太遠，實不可同日而語。除趵突泉之外，以珍珠泉為最著，圍池約方畝，泉由平地上湧，參差錯落，如瀉萬斛珍珠。泉在舊省府內，筆者前已見過，此次未及前往；至現省府內的玉乳泉，較珍珠泉為遜；但泉在西花園，引泉水為池沼，曲折有致，配以亭樹，風景也佳勝。我們出了省府由劉局長引導至省會警察局內參觀金綫泉。石甃方池，廣袤方丈，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池水深約七八尺，鯉魚約十數尾長尺餘，優游自得。壁上有金綫泉三字石刻。筆者觀賞之餘，憶及蘇子瞻：『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曾子固：『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的詩句，形容金線泉，頗為恰當。

大明湖面積約佔全城四分之一，為濟南現在各泉水的總匯；水甚清，流頗急，氣溫在零度下，尚未冰凍。蒲葦蘆荷盡枯萎，柳葉盡脫，遊人甚少，頗感荒涼。筆者一行到湖濱後，稍為徘徊，僱遊船至歷下亭稍為觀覽，就匆匆返棹；限于時間，未能再至鐵公祠、北極閣、匯波寺、張李二

公祠等處。不過大明湖最佳勝的景緻，可在歷下亭一覽無遺。因亭在湖中，四面臨水，湖光山色互相輝映，至饒幽趣。亭原爲唐李北海、杜少陵觴詠的地方，現在的亭經歷代叠事修葺，更具規模。循亭而北，碑石排立，左右分鐫北海少陵詩句；循碑再北進，迴欄曲檻，窗櫺洞然，折至西南，廊檻宛轉，相承十數楹，西向一小門，復承十數楹；再折向北，石欄四抱，築台中央，覆屋台上；亭的西廳，有屋三楹，三面臨水；廳壁聯刻甚多，頗值一誦。


經濟部陳部長啓天與本社唐社長返程時在泰安留影。

濟南得山水鍾毓，歷代人才輩出，故杜少陵有：『濟南名士多』之詠，因之濟南小姐的美麗實不讓江南小姐，而身體健康又爲江南小姐所萬不及。濟南向稱禮義文教最盛的地方，因之濟南小姐性情簡直，衣履儉樸，更見落落大方。現時濟南人士多帶口罩，此種口罩，原爲日人用以防腦膜炎及灰塵；濟南人士或許以時屆隆冬，用以保持口內暖氣。不過不少眉目清秀的小姐，有了口罩，使櫻桃小口和編貝皓齒，以至笑靨漩渦，爲之遮蔽，未免美中不足。

中國實業銀行

收受各種存款 利息優厚
承匯各地匯款 迅速便利
并經營儲蓄信託業務

本行分支行地址

蘇州 無錫 常熟 常州 揚州 南京
蕪湖 漢口 長沙 重慶 蚌埠 青島
天津 北平 杭州 徐州 溫州 廈門
福州 廣州 香港

儲蓄信託部 南京西路八九三號 電話 三八〇一五
上海分行 北京東路一三〇號 電話 一八七二九
金陵路支行 金陵東路四二八號 電話 八七八一七
曹家渡支行 康定路一四一〇號 電話 二一三二九
南市支行 東門路六一號 電話(〇二)七〇七二一

英國皇室近世盛典

伊麗莎白公主大婚記

本誌駐英記者張安治

一、自由戀愛的婚姻

英國今年雖人人心上壓着經濟恐慌的暗影，但也有一件天大的喜事使人歡欣鼓舞一番；這就是將來的女皇，現在的伊麗莎白公主，正在合法的年齡——二十一歲，得到了滿意的配偶；已由自由戀愛而舉行大婚了！

在春初就由宮廷傳出消息，說伊麗莎白公主和希臘王子蒙巴頓上尉感情融洽，在幾次舞會中簡直形影不離，頗有戀愛的趨向。於是就有報紙來作民意測驗；結果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表示贊成，有一部分人簡直認爲公主應有絕對戀愛自由的權利，別人不應干涉過問。祇有百分之十左右取保守的態度，以爲未來國君的婚事非同小可，人選必需審愼，或仍必需服從父母之命，長者之言。也有人說蒙巴頓的血統太近（是維多亞利女皇的曾外孫，希臘逃亡法國的安得斐太子的獨子）似乎不大相宜。更有一部人不置可否。但從此蒙巴頓上尉立即成爲英國的名人，到處有年輕的女孩子找他簽名，在一切交際場中如果有公主在一起，更爲記者們所注意。果然，到了夏天，傳出已得英皇英后的同意而即日訂婚的喜訊，同時並公佈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爲大婚的吉期。不久就到處有她們兩人的合影出售，以至於明年的日曆今年的賀年片，也以此來做裝飾，專刊的小冊也陸續出現不少，而許多記者更無孔不入，從她們的家譜，童年瑣事，一直到最近的一舉一動，都成爲他們聳人聽聞的題材。

據說在公主很小的時候曾經做過裝扮新娘的遊戲，並對人說過，她將來丈夫一定要又高又漂亮。現在果然實現了！蒙巴頓上尉大約有六呎高，人不但漂亮，而且活潑。既是幹練的海軍戰士，又是壘球和足球的好手。而另一個小新聞，說伊麗莎白公主在她訂婚以後，有一次安慰她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下次就輪到你了！我祝你和我同樣的幸福，同樣的滿意！」由此可知她自己的滿意了。

二、緊張的準備

英國人素以計劃周密著稱，對於這次大婚的準備更是無微不至。將近

伊麗莎白公主與新婚蒙巴頓上尉儷影





新娘禮服設計圖

大典一個月前的報紙和無線電廣播，幾乎每天都有關於大婚的新聞報導，到最近的一星期更漸趨緊張。新房已經修理佈置完工了！教堂也加以整飾了！某些旗幟已經清洗過準備懸掛，某些佳賓已經駕到，在某天幾點鐘，結婚的禮服已經送進宮廷。六吋寬五吋高的金邊請帖已發出二千份，收到請帖的人物，上至各國的王、后、貴賓，下至親近的僕役，裏面包括了二十個幫助縫級新裝的新娘的女友，而新郎的請柬一直發到澳洲和好萊塢。總之消息愈來愈多，人心也愈來愈興奮了！

到了前三天，婚禮的詳細節目完全公佈，連每一分一秒的時間，每一個衛士的位置，都安排妥貼了的。路線有簡明的地圖，從皇宮到教堂祇一又四分之一英里，據說是五十年來皇家婚禮中最短的路程。衛隊和花車以一點鐘六英里的速度行進，要走十二分鐘。沿途有一萬二千零六十名各種部隊調來的軍士和一百名軍校的青年學生，以每兩個人當中相隔四個人的距離站崗。再有同樣數目的警察，在各要道口維持秩序，其他軍樂隊，巡邏車，救護車也全部參加服務。而大英廣播公司（B.B.C.）設三十二站向全世界廣播婚禮進行狀况。另有七十二輛廣播卡車分佈全市各要點，向無法直接觀禮的市民報導。一路攝製電影照片的據點和高檯也安排妥當，記者和一切工作人員都有特發的許可證和指定的地點。

當花車到達禮堂時的喇叭鳴奏曲由一位音樂家所特製。西尾區所有的大餐館均特備喜餐，座位都已被預定。女儐相八人，除了瑪格麗特公主外也都是些貴婦名媛，花童二人，是王室嬌子，男儐相爲新郎的表兄，又是童年密友。在這幾天都成爲風頭人物。前兩三天每晚宮中都有跳舞會，一面爲預先慶祝，一面爲招待大陸來的別國王族。十八日又有一插曲，就是蒙巴頓上尉一個親戚的孩子拜他做教父。本來說定伊麗莎白公主也同去參加，大約實在因爲太倦太忙，臨時她辭謝了這幾十哩的短期旅行。而前一天在西敏寺還有一次婚禮的預演，許多正日不能得許可的攝影記者，這天都大顯其身手！

三、名貴的禮品

在前三天，許多名貴的禮品開始陳列在詹姆士宮作不公開的展覽。一共有一千多件，放滿了五大間房子。最寶貴的首飾裝在三個大玻璃盒子裏，而銀器則有十五個玻璃盒。英皇送的是鑽石項圈和鑽石的吊星。皇后送的是兩串珍珠，據說每粒有小顆的葡萄那樣大。瑪麗太后送的是鑽石耳環，鑽石的頭箍和別針，還有一個高八吋寬四吋全部用鑽石鑲成的小盾。內中有幾樣是從前維多利亞女皇送給瑪麗太后的，這等於是傳家之寶了。

瑪格麗特公主送的是一件足够四個人用的米色的野餐盒，而男儐相的禮物是一個無線電唱機。英國內閣的公份並不太驚人，是一只胡桃木與桃心木鑲成的桌子。大約取其實用而又四平八穩之意。美國杜魯門總統送的是一只雕花的水晶瓶。而希臘亞歷山大公主的禮物則是一幅名畫。中國蔣主席和夫人的禮物是一套在景德鎮特製的餐桌上用的磁器，共有一百多件，在好久以前的報紙上和無線電裏都宣傳過。但這次沒聽到提起，也許因爲件數太多，或到得很遲，沒有能够參加展覽。

另外還有在法國特製的這次大喜乘用的馬車的模型，也有三呎多高，藏了六十年的大瓶白蘭地酒。更有一個美國小女孩，打開了她的儲蓄盒，買了一隻最大的火雞，用航郵寄給伊麗莎白公主，作爲她結婚的禮品。這些當然都成爲新聞記者最好的資料。

四、禮服的秘密

當新娘結婚禮服送進宮的那一天，許多報紙登出那禮服的圖樣，並有那位設計專家的照片和訪問記。也刊載許多別的服裝專家的意見，大做其文章。有的報紙說：「這次伊麗莎白公主結婚禮服的費用還是沒有公開的祕密，但據估計，以前維多利亞女皇結婚的禮服價值一千鎊，這次約較爲節省四分之一，即大約在七百五十鎊左右。」但另一報紙發表出詳細的數字：「爲了這件結婚禮服，有二十五位女縫級家，共費一千九百小時，裝飾用的小珍珠達一百萬顆，估價約二千鎊。」其實前一個報導也不算錯，

五九一〇八〇

因爲維多亞利時代的一千鎊，足値現在三千鎊以上。

就在這一天我在地道車裏看當天的報紙，鄰座的一位老太太也很注意這新娘禮服的圖樣。我就問她喜歡不喜歡這禮服的設計。她回答得很乾脆：「很時髦，是我們付的賬！」當時我不便再追問下去；因爲她的話可以作兩種解釋：其一是表示得意，這是我們人民的錢貢獻給她的。但另一面也可以解釋作：「這是我們人民的錢，未免太浪費了！」總之從她的話我深切感到英國人民對於當局的責任感。有了這樣的人民，當局自然不敢胡作胡爲。中國正侈談民主，而所謂民意似乎力量太小了！

同時另一個消息：紐約的服裝專家協會送了公主二十五套新裝做她結婚的禮物。她自已祇願意留五套，並宣佈把其餘的二十套準備分送給和她同名（也叫伊麗莎白）同年（也是二十一歲）並也在這三天之間結婚的英國女郎，但和她同日（即三天的當中一天）結婚的有優先權，其他以申請的先後爲序。我想一定有許多和她同年同名的英國小姐，可是假如還沒有找到對象，或是一時措手不及，那就未免要大爲懊傷，失去機會了！

五、最節省的皇家婚禮和最大的喜糕

根據維多亞利女皇說過這句話：「我願意結婚像一個平常的婦人，不願意像一個皇后」。這次伊麗莎白公主表示極願遵從遺訓，體恤時艱。所以這回婚禮的預算，被稱爲歷來皇家婚禮中最節省的一次。國會通過付給公主作籌備大婚的費用是一萬五千鎊，據說這筆欵項的來源還是出自皇家的產業。其中最大的開支是修理和佈置新房，費了四千五百鎊，其次恐怕就要算那套新娘的禮服。加冕旗洗潔後再用，一切張燈掛綵都儘量簡單，避免浪費。慶賀的熱忱要發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不在排場和浪費，聰明的當局就會懂得這樣的措施。

婚禮的喜糕一共收到十二個，但祇有一個公獻的用於正日婚禮完成後的早餐。這個喜糕也是最大的一只；有九英尺高，圓形分四層，重量五百磅，烘了十小時。四周的裝飾也由專家設計，有亭台人物，飛禽走獸，花花草草，總之旣好吃，又好看，更偉大。準備着由新娘親手切開，分享給那些花團錦簇，望之儼然的貴客佳賓。


婚禮演習時的新娘與新聞記者羣


女儐相的禮服

六、前夕巡禮

在早兩天的報紙估計，假如正日的天氣不太壞，將有一百萬人左右擠在這一英哩多長的地段來參觀這婚禮的行列。而在沿途已經有一千多個窗口的坐位以十鎊以上的代價被人預定，最貴的達七十五鎊。（可惜這一段路兩旁有一大節是鄰近公園，沒有建築物，而另一段也是機關較多，不然更可以大做其投機買賣了！）可見要湊湊熱鬧也不甚容易，我們就決定在前夕先去巡禮一番，旣得預先觀察地形，又可以自由流覽，多獲見聞。

先到了西敏寺前，這回婚禮並不用對着廣場的朝東的正門，而在西向的大門外邊沿牆搭了彩布的長廊。內部淺藍色，上蓋深紅，鑲着金邊。在門頭有雙獅的皇室標記。寺的周圍已充滿遊人，各處電炬通明，兜售婚禮

秩序單的小販市利百倍，一些紀念像前或街道的轉角處搭了高台，大都準備明日攝製電影或廣播之用。警察已出動了不少， 惟恐遊人闖進教堂或佔據不能佔據的位置。我們再沿着明天的路線走，許多大建築已經掛着國旗，窗口飾以彩綢。凡是廣場四周都羅列着木架，而許多不許人攀登的古紀念塔或柵欄之類皆圍以鐵皮，設想可謂周到。這時不過纔九點多鐘，天雖不太冷却頗有雨意。但已有各色人等（尤以老太太爲多，還有些是特地從別的城市趕來的）攜帶着毛氈，食物，小凳，準備在路邊守夜，以圖保持一個較優越的地位。有的倚靠在電線桿上，有的盤踞在公用電話的小亭上，有的睡在路邊的長椅上，老幼相偎，蒙頭裹脚。而廣闊的馬路上熙熙攘攘，賣國旗，賣汽球玩具，賣食物的小販在高聲叫喚；眞是又像過年，又像戰時的避難。

白金漢宮的門前給人以更輝煌的印象：有幾十盞探照燈放在宮前的草地上，把宮牆照得雪亮，前面廣場中的維多利亞紀念塔和密集的羣衆祇是一片深沉的黑影。環繞着廣場，有二十六根旗桿排列成半圓形，懸着皇室大典用的長旗。每一個旗頂有一盞明燈。許多年青人用一種整齊溫和而很有節奏的聲調向皇宮歡呼：「我們要看新娘！我們要看新娘……」當我在場的時候，聽說公主已在當中的平台上出現過一次，而據第二天報紙的記載，當晚曾有兩度出現，酬答羣衆的盛意，但那些被酬答的子民，有的已聲嘶力竭，有的就在那兒一直守到天明，還要再煞到中午。這天夜裏還下了一陣小雨，似乎也沒有影響到這些癡心熱烈的人羣！

七、婚禮進行曲

許多英國報紙稱這天爲偉大的一天， 天氣到不算壞，一點不冷也不悶，雲在空中流動但並不下雨，有時還偶爾透出陽光，總之是一個活潑而不討厭的天氣，也似乎帶着喜氣的天氣。據說這天有一萬以上外國人特從各地趕來參觀，好萊塢名星也羣集英倫，我們這些已經在這兒的外國人似乎也應該趕趕場。可是婚禮的行列雖在十一點鐘左右纔開動，而各交通孔道八點半鐘就全部

婚後擺駕回宮



五九—〇八二

封鎖；不得不起一個早。我和胡君七點鐘起床，八時趕到西敏寺附近，總算順利通過特製的臨時閘門，而人已擁擠不堪，大約再遲十分鐘，就要吃閉門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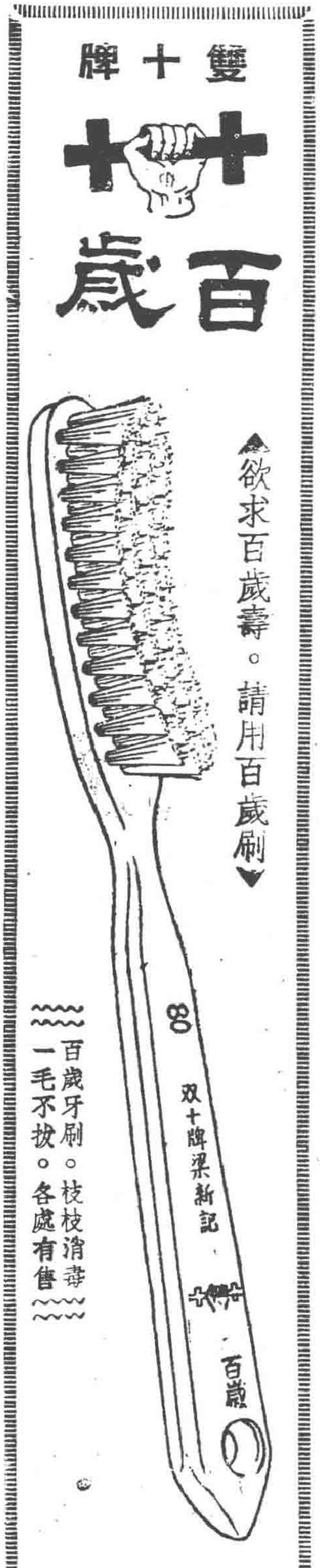
最初我們擠在一個孔道邊上，前面已走不通，後面還不斷有人想通過去，眞擠得够受，簡直和我們敝國的情形不多。好容易退了出來，從另一處穿過了馬路，那邊要輕鬆得多。但好地位當然已早被佔盡。有一個圓形的草坪裏，周圍雖擺滿了木架和攝影機，但人並不多，也沒有嚴格的柵欄。因地面稍高，瞭望較易，我們就走了進去。誰知馬上有警察來問有沒有許可證，原來這是攝影記者的禁地。而的確在這範圍內沒有一個閒人，也沒人想打這塊地方的主意，英國人遵守秩序的精神誠然可佩。另一處有一個長凳，上面站了四五個人，有一位想從旁搭上一隻脚，但原站在上面的一位說：「我們五點鐘就來了的！」那剛來的一位馬上就離開。難怪有些人願意坐一夜，因爲的確，祇要你佔到了一個位置，是不怕再受擠或被人遮住的！

好容易到了十點多鐘，貴賓的汽車陸續來臨。新郎（穿的是海軍制服）和男儐相的汽車又過去了！比較矮而站在後面的太太小姐們，祇好舉着一種特製的反光鏡或化妝用的小鏡來間接瞭望，聽聽喝彩的聲音。十一點鐘十分左右，皇后皇太后和瑪格麗特公主的行列到了，最前是幾個現代武裝的騎士，然後是一隊古裝的騎士，鮮紅制服，盔甲金光閃閃，手右執劍，經過訓練的馬用一種跳舞的步伐前進。最前一匹馬，次兩匹並排，再次四匹一排共四排，其後就是皇后的花車。御者和車後站着的侍從都帶大禮帽，穿着紅色的禮服。後衛又是一隊着黑色古裝的騎兵。新娘和英皇的車駕在十一點一刻離宮，十分鐘後，也走進我們的眼簾，到處歡呼雷動，旗帽飛舞，許多電影機沙沙作響，鎂光燈閃閃發光。衛士等服裝相同，不過前後較多一隊。轉瞬就轉入教堂側面了！在這一倏那間，有許多老太婆比我所看到的還要少，還要模糊，但滿口說：「她眞可愛！她眞可愛！」就在這時人一騷動，我找到了一個高處而頗爲安適的位置略事休息。一面聽着教堂的鐘聲和由廣播傳出的樂歌聲，以及大主教的禱詞誓詞等等，可以冥想教堂裏面莊嚴肅穆的那一幕。大約過了半點多鐘，教堂的鐘聲又響，歡呼聲又起；婚禮已經完成，擺駕回宮了；這時的蒙巴頓上尉，不但已經是正式的駙馬，並已成爲愛丁堡公爵。現在是公主和公爵大人的車駕在第一列，前後紅騎兵各一隊，而公主新娘的確如一切報章之所形容，時時帶着愉快的微笑，面向着羣衆的。其次是英皇英后的馬車，前後衛兵各二隊。再後是一切皇族貴賓，大部份又擠回白金漢宮，去享受那婚禮大蛋糕了！

八、尾聲

據說早幾天公主會和她的未婚夫說過：「親愛的，希望這一切麻煩都已成過去，那就好了！」是的，現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了！這天下午四點多鐘她們就出發到七十五哩以外的一所別墅（是新郎叔婿的產業）去度她們蜜月的第一段。可是羣衆，尤其是記者還是不肯放鬆她們，當她們在鄉間林中散步的時候，還有人在旁邊攝影。當三天以後，她們出現在附近的那個禮拜堂時，當地的羣衆又如瘋如狂地包圍着她們了！而在倫敦西敏寺前，這三天來每天還是排着很長很長的行列，爲了去看看她們那張結婚證書。其實在報上已登出了照片，並不甚富麗堂皇，不過簽了許多各式的名字而已！

英國雖確實是民主的國家，皇族並沒有實權，但人民還是喜歡有這一個象徵，象徵崇高，象徵莊嚴富麗！現代的生活雖有較多的自由，却又好像很平淡無味，那種古典的儀式，傳奇式的美，歷史的光榮，在羣衆心裏能激起波浪，也是極合理的事！



印度自治領首都
德◇里◇風◇光

伍必熙

裴立浦泰鮑著譯自十一月地理雜誌

對於印度的首都德里，今年是値得紀念的一年，因爲這具有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國家，在英國統治權突然宣告結束時，得到了自主，這件事對處於首都地位的德里，當然更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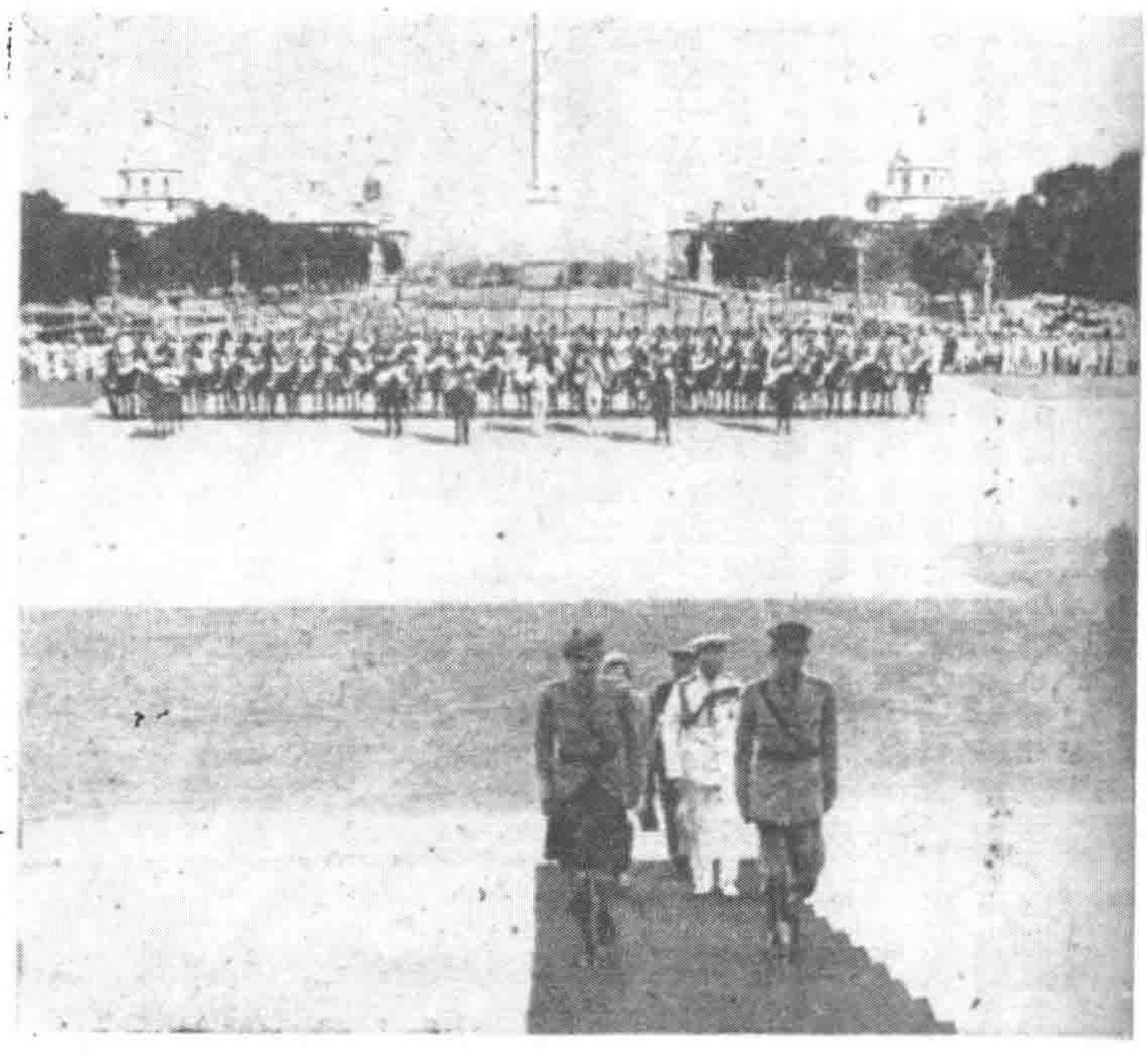
照印度的傳說，遠在有史以前，第一個從外面來的征服者，便建都在今日德里的位置上，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凡是外來的征服者建都於這裏的，都不能綿延長久。在一九一一年英皇喬治五世宣佈將印度總督府從加爾各答遷到德里時，印度的預言家們便知道英國統治權結束的日子已不在遠。不過出乎一般人所料的，是英國並不是在經過戰爭後退出印度，而是以和解會談的方式完成這步驟；而且這新的政治機構的成立亦並不在流血的暴動後產生，而祇是掌權人物的調動而已。

現在的新德里，是獨立後印度自治領的首都，自治領的首長便是英國駐印的最後一任總督蒙特巴頓子爵。另外一個自治領巴基斯丹的臨時首都在喀拉嗤，（Karahic）裏面的人民大多是回敎徒，由回敎同盟的主席眞納作首長。



印度自治領的旗幟

德里印度的中心



英國駐印的最後一任總督蒙特巴頓已成了印度自治領的第一任首長，這是他上首長府石階時的情形。

歷年來欲圖掌握印度北部大勢的國家，如拉直布，阿富汗，土耳其，波斯，瑪黑拉特，和英國，都必先控制德里，這是有理由的。因爲德里的位置在喜馬拉雅山的屏障和拉日布丹那（Raiputana）的沙漠荒地間的狹長地區上，一邊是印度河流域和中亞的文明，一邊是恒河流域肥沃的土地和整個中印度，在這兩個不同的環境下，德里居於中間掌握着樞紐。

不論誰統一印度，德里一定是它的首都。因爲它的地位適中，在全印各部的大城市的中心；它離加爾各答八百哩，離孟買七百三十哩，離喀拉嗤六百七十五哩，離客以伯大隘道（Khdyerpass）五百二



自空中看新德里的商業中心康腦脫方場

十哩。而且近年來它已成為全印鐵道交通的中心點之一；這裏有鐵路通到東西兩海岸和邊境。戰爭時航空事業突飛猛進，德里更成了空中交通網的中心點。從加爾各答到辟華哇的大道也經過此地，何況它還是北印度的貿易中心。

德里本身的地方很小，所有的五百七十四方里都是從鄰近各省劃出來的。它的東面有榮那河，西有阿拉伐里山脈最北的支脈，當地人稱之為「屋脊」。一九四一年時，新建成的部份住了六十五萬人已覺得相當擁擠了，戰時迅速地發展，人口便增加到一百二十萬。原來祇有五十二萬多人的城內，現在住了九十四萬人。新德里是在一九三一年築成的一個近代化的都市，建造的目的便是用來作印度的首府，當時預計可住七萬人，但是現在卻有二十一萬多居民；平房中，由舊時印度公侯的官廳改成的寄宿舍中，和戰時美國軍隊所用的營房中，都住滿了人，還有其他許多臨時蓋成的房屋。這樣多的居民，要使他們都能有水電的供應和便利的交通，是一件使當地市政長官最感頭痛的事，但是往在這裏的人們，居然也能安度這樣的生活，最大的不便是在冬天無炭，熱天無冰，以及終年的缺乏糧食和衣著。



在德里最大的回教禮拜寺上面瞰視德里清晨的市街

夏天像在大火爐中



榮那河的清晨，水牛與人們同時在河中浸洗

到過德里的人都知道氣候對於德里有極大的關係。從十月下半月起到翌年三月的時期中，氣候極佳，說得上最合理想。白天時天氣高爽明朗，溫度在七十到八十度之間，晚上較涼，但亦不冷。在這幾個月中，花草盛開，可以任意遊樂。從四月起，太陽開始逞威，人們都被困在烈日的薰炎下。官員的妻子們都避到較涼爽的山上去度過以後的六個月。如果在五六月時從孟買乘飛機到德里在飛機一降陸到地面時，便像處身上大火爐中，這時候寬闊的碎石大道上闃無人跡，枯萎的樹葉花草和盤旋的風沙，更增加了熱的感覺，更有那沙漠中吹來的大風，（印度人叫loo）將你沒頭沒面的都沾上了黃沙，連嘴裏喉嚨裏也是，成了個黃沙人。大風沙來時，滿天昏暗，日光完全被遮去，太陽成了個遼遠的圓球。遊客們若是幸運的話，可以到附近的旅館中去躲避，旅館門口都掛着草蓆，不斷地洒水在上面，以解酷熱。

六月以後，雨季開始，便酷熱得好些。德里的雨量平均每年二六・八四吋，都集中在夏天的雨季中，若是無雨的話，這炎熱的氣候便一直要到九月底。整個德里，在這幾個月中都要挨受熱浪的襲擊，不能例外，而最覺得受不了的，還是那些住在新德里的華貴房屋中的人們。因為當初英國的愛德溫・路揚爵士，和赫勃・倍克爵士設計建築這都市時，他們的計劃是在四月時將整個首都搬到拔海七千二百呎的西姆拉（Simla）去，到十月時再回新德里，所以毫無防禦熱浪的設備。可是在戰爭發生後，情形緊張起來，而且政府組織擴大，職員加多，不能再每年搬到西姆拉去，所以都祇能困守在新德里受熱浪的侵襲了。雖然在許多考究的房屋中，有草蓆和氣溫調節器種種消暑的設備，但仍不能減除太陽所施的威力。而且政府機關中的辦事人員，早晚要騎着自由車在大街上來回，即溫度在一百十度時，亦不能例外。而德里在夏季的氣溫，超過一百十度並不算一回事。

到城內領略印度風情

新德里是特別造來作政府所在地的，所以它的中心便是那紅色沙石築成的政府大廈和兩幢式樣相同的辦公廳，高踞在雷齊那山岡上，整個城市環繞着這中心而建。從雷齊那山岡上沿皇家大道（Kingsway）望去，可以看見另一個山岡上的一所巨大的建築，那便是四百年前統治印度的古堡（Old Fart）。

在皇家大道的兩邊，有許多官員和土著長官的住屋，向北約一哩處，便是新德里的商業中心，這是環繞着康腦脫廣場（Connaught Square）而築的兩個圓圈，外面便是政府職員等居住之地。

新德里的社交生活中充滿着政治氣氛，在當地的宴會中，賓客們的一舉一動都要顧到他們的地位。在俱樂部裏或在私人家庭裏的宴會，亦少不了官場的氣氛。所以每一個印度人都會說：「新德里並不是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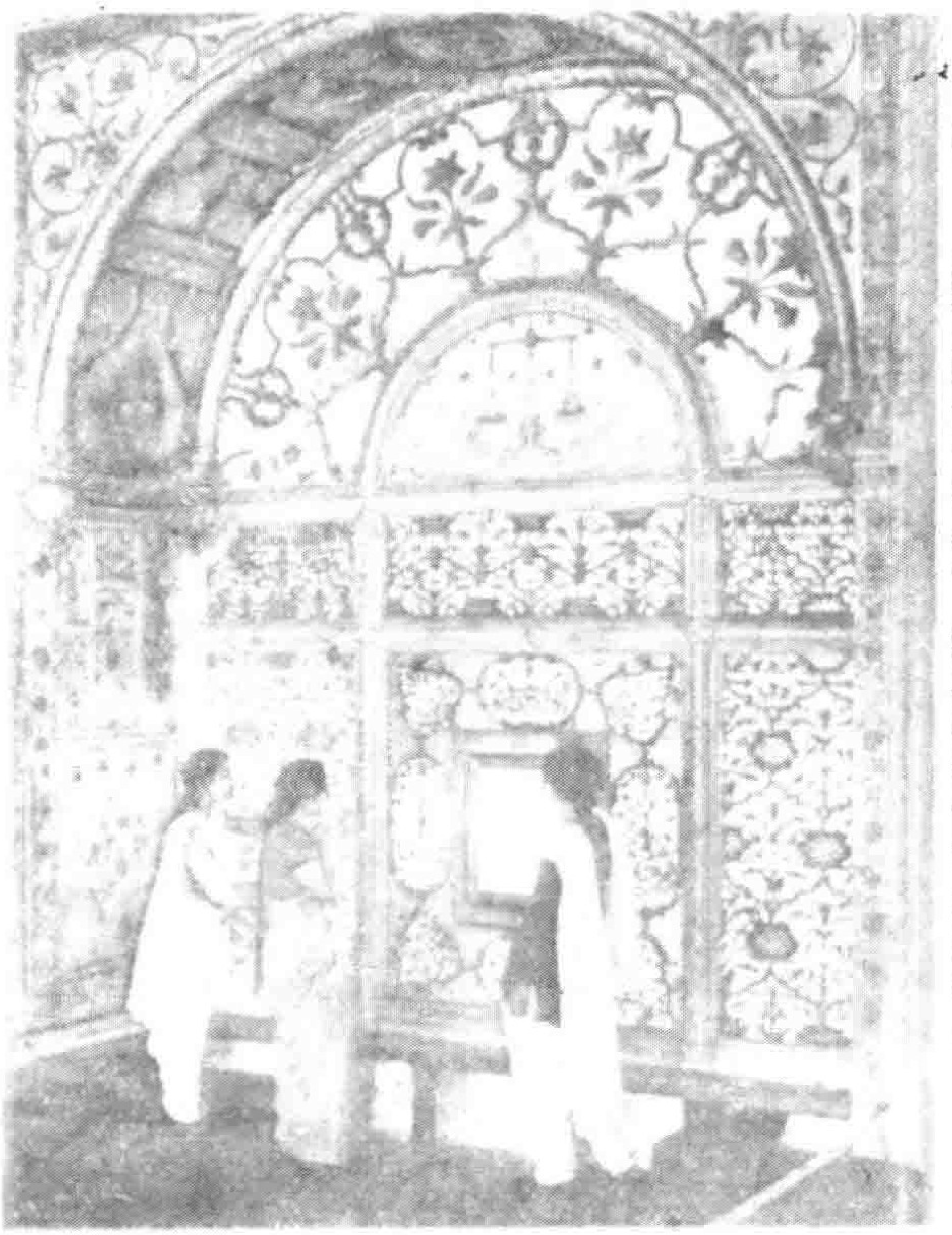
要看真正的印度風情，一定要到城內去。這裏極少寬闊的大街，都是狹窄而擁擠的小道，蜿蜒於兩旁白色磚頭築成的房屋間。這些房屋，很多像是要裂縫似的，而且裏面還擠滿着居民。這一個人口過多的區域在戰後亟需料理，所以最近數月來，南面的一部份城牆已被拆去，使房屋

可以向城外擴展；那些已有三百年的城磚，拆下來之後，仍將用於其他建築上。

在德里城中，可以看到穿着寬大的襯衫與睡衣的北印度的巴賞人（Pathau），與穿着「特呼替」的瑪德拉斯人。有些街道上住着的全是回教徒，有些則全是印度教徒，但是仍有些小街上有印度教徒和回教徒混雜而居的，他們的職業不同，他們撫養孩子的方法亦不同，甚至死後埋葬的方式也絕對兩樣，可是却共同生活在數方呎的狹小的屋宇內。

除了有特別事故戒嚴之外，大街小巷中的店舖和販子，日夜都可以看到，有販賣絲織品的，雕刻象牙的，鑲嵌寶石的，賣花的，木匠，銅匠，錫匠，刺繡的，以及行乞的乞丐。最大和最繁榮的街道是貫穿城中心既長且闊的「羌弟翹」，意思是「銀街」，是蒙古族的皇帝沙紮汗(Shan Jahan)所築的，可以稱爲人種展覽街。若是有閒暇在這街上慢慢踱步觀察的話，你可以看見從阿富汗和印度各地來的商人，穿着橙紅色長袍的「沙德呼」（雲遊僧），留着長鬍子的回教「蘇菲士」(神祕主義者)，紮着包頭布的錫克族苦行修道者，放高利貸度日者，手藝匠，警察，掃街者，銀行公司的職員，兵士，遊歷者，和當地的居民等等，你也可以看見穿着「特呼替」和襯衫和穿着長外套並睡衣的男子，以及穿着五光十色的「沙里」或「旁遮普式」上衣和褲子的女子在街上摩肩擦背而過。整個印度的各種不同的衣飾，在銀街上都能見到，連那些相信「哪戒」(Naga)的赤身裸體的人也有。在這裏和印度其他各地的城市一樣，牛兒公然地在街上任意地走着，（尤其是母牛和水牛），一切汽車電車和馬車都祗能遠而避之，讓出路來給它過去，拉車的公牛亂闖得好些，但行走時極慢，所以也常常阻礙交通。

除了以上的種種之外，街道上的氣味亦是包羅萬象五花八門的，蜜餞攤上的味道，和路旁被烈日照射而腐壞的果子味，加上煎肉，烘無酵麵包，煮茶，和辣椒的味道成爲一種無法形容的怪味。假使說新德里不能代表眞正的印度，那末「羌第翹」和兩旁無數蜿蜒曲折的小道無疑地是典型的印度了，至少它可以代表印度的都市生活。



印度女子的服裝，圖中左右兩人所著者爲「旁遮普式」衣服，中立者所著爲「沙里」，後面的屏風用大理石刻成。

到處顯示宗教氣氛

德里最印度化的一點，便是宗教氣氛的濃厚。全城各處都有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築。印度教



印度女子在德里的護士學校學習解剖



回教徒的孩子以背誦古蘭經為功課。現在印度正進行一普遍強迫性的義務教育。

的神廟，佛教與耆那教的廟宇，錫克族的「古特哇拉」（意為拜神之地），和回教的禮拜寺比比皆是，基督教的教堂也不難找到。在印度教的家庭中，老年的婦女們常贊成在家中設一神龕，在那裏她們每日恒切地禱告着，希望她們那些摩登化的子嗣能够繼續保持他們的宗教熱誠。不過到神廟中去祈禱崇拜仍是被認為最好的事。

新德里最奇特的一所大建築便是「雷克斯米那剌揚廟」，是十年前一位印度工業家巴爾第扶達·婁拉所斥資建造的。在廟的門口刻着下面的字句，「此廟為全體印度人所建，（包括哈克強人），（註：這是印度最下層的階級被稱為「不可接觸者」）凡身體潔淨，虔誠篤信者，皆可入內」。廟內有佛教，耆那教，錫克教的拜神處。房屋的式樣是古代廟宇和近代建築的混合，偉大而精緻；房屋後面還有巨大的花園，裏面有遊嬉場和假山洞專供孩子們遊玩。

另一所非常重要而不像這樣華美的廟宇，是在最下層人民區域附近的「巴爾米基廟」，廟旁的一間小教室，便是甘地在德里的居留處。甘地就留在德里時，印度的各種重要人物，自各黨領袖至總督府的顧問，都趨來造訪。每天傍晚日落之前，甘地便在此舉行一祈禱會，大部份的時間用在讀經文上，祈禱後他便對會衆演說，演說的題目無定，他想到什麼題目便講什麼。在這單簡的集會上，甘地常借此發表政治上重要的言論，諸如他對回教同盟最近所通過的決議的意見，他對英國政策的觀察，其餘如他對於鄉村衛生的意見，女子服裝的意見，以及印度教和回教的關係等問題，無所不談。

和印度教的神廟相間的，是許多回教的禮拜寺，其中的「亞瑪麻斯基得」（Jama Masjid）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禮拜寺之一。這便是那沙桀漢皇帝所建的，有細長的高塔和瑰麗的大圓頂。在印度的回教徒心目中，它的地位等於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對於主教徒一樣。他們認為在這裏做一次禱告，等於在家中或在其他小禮拜寺中做二十五次禱告。每天中午時，數千個信徒在



好戰的錫克族人，隨身帶着刀劍與長矛。



印度的舞藝

正廳外面的大方場上向聖地麥加膜拜。在有重要的節日如「依德節」（開齋節）時，聚集在這裏的人更多。建築這禮拜寺的工程開始於一六四四年，用五千工人，費時六年方始完成。這裏有回教教主穆罕默德的遺物，包括他的一根鬍子，一雙鞋子，和一塊有他足印的石頭。

聖節日的熱烈慶祝

印度教和回教的節日，在印度生活中佔着重要的一部份，在德里亦是如此。最盛大的是三月中的「聖節」（Holi），這是農曆的新年，且是冬收前夕的慶祝。平日很冷落的街道，這一天都熱鬧歡舞起來，人們上街時都帶着一包紅色的粉，遇見朋友時，便互相在額上洒一點紅粉，然後擁抱為禮。這是個很莊重嚴肅的禮節，象徵一年伊始時友誼的繼續。在這一天中，個個人都應該忘却他們的一切愁苦與妒恨，充滿着友愛和善意。為了要表示這種思想起見，有許多慶祝會中的年青人在身邊帶着射水槍，看見人時便噴射顏色的水，所以在那天上街時，不論你是否印度人，總以著舊衣服為上。

聖節一天中最使我注意的，是人們的善意相待和階級觀念的打破。在那天，街上的清道夫可以和富有的商人雜處在一起。這種在節日時表現的四海皆兄弟的平等精神，可以減少一些平日由社會階級不平等所產生的不滿情緒，也許是上層階級的人們特地設計來控制下層階級的人們的一種方法。

一代聖雄偉大使命

我特地化了五天功夫，趕往甘地所在的地區，一覩此一代聖雄的言行。這位七十七歲高齡的瘦小偉人，在印度內部紛爭最劇烈，時親自到遼遠難達的東班加爾省的拿卡里區域去，希望調停印回的衝突。

甘地所到的這個地點，在恒河和布拉瑪布特拉河的三角洲上，這是全印度最不易到達的一塊窪地。在這塊產黃麻和米的肥沃土地上，幾乎沒有一輛車子，因為根本沒有一條可以行車的路，連那可以代表印度的牛車也不能見到。這裏的人民，可以說過着兩棲的生活，因為從四月到十月間，這塊土地便完全淹沒在河水下，祇有少數的土堤和村落在水面之上，人們都留在屋內，要出來時便要坐手划的小船。這時期中，雖然仍有穀物在水面下生長，但他們最大的收成仍在乾燥的冬季。在這一千六百哩的農業區內，住着二百五十萬人，所以平均起來每方哩有一千五百人，即每畝田要養活兩個人。農民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回教徒，其中除了少數的幾個富有人家外，大多一無所有，這是一九四三年時班加爾大飢荒的後果。印度教徒佔少數，大多是農民和低級的手工匠。

這個人口稠密而孤立的區域，在一九四六年秋季時遭遇到一個恐怖的打擊。在那時的印回衝突中，這裏是第一個發生慘案的農村區域。暴徒們時出時沒，在被水淹沒的鄉村中來去，慘殺印度教徒，焚毀房屋，搶劫財物，擄奪婦女，這種騷擾幾乎波及到一百萬人，流離失所的亦有數萬人，但是後來的言論，竟把它誇大得駭人聽聞了。

在印度的情緒緊張到如此程度時，聖雄甘地決定親自到事態最嚴重的東班加爾省去，由他來解決這問題。

在甘地到達後，這小小的村落便立刻成為注意力的集中地了。訪問的人來往不絕，護衛的警察，新聞記者都同時到達，連發電訊的設備也有了。甘地到了以後，便安頓在一所茅屋中開始聽取各方面的人士的報告，同時計劃所要進行的工作。到一月二日時，他終於來了一次劃時代的長途跋涉。他一手握着拐杖，一手扶在一個孫女的肩上，在太陽剛升起時，毅然地開始他的行程。這時的天氣很冷，呼吸時還可以看得見水氣，他身上披了塊手織的披布，赤着生凍瘡的兩足，在寒冷的土地上往前走去。

當太陽漸漸升起時，沿途各村落中的人們都趕來加入這行列，有三三兩兩而來的，也有成羣結隊而來的。他們緊緊地跟隨着這老人，使行列

五九一〇九〇

愈來愈大。這是一種宗教性的行列，如朝聖一般。而這瘦小的老者，能放棄他的一切，赤着雙足在寒冷的土地上行走，爲了要完成印度的統一，便成爲印度人崇敬的聖雄。

那時的德里，正與這情形成一個强烈的對照。這正是原有的總督華維爾下任和新任總督蒙特巴頓來接任時。說起蒙特巴頓，在印度歷史上倒佔着重要的一頁。他完成了這件許多英國內閣大臣和前任印度總督們所未能完成的任務，突如其來的宣佈英國將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退出印度，不再等到原定的一九四八年六月。這位身爲英國皇帝表親的海軍上將，並沒有一般政治家的經驗，但是却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一件最重要最困難的工作，並且受到一般印人的愛戴，現在仍在德里作印度自治領的首長。——雖然政府大廈上面的旗子已改爲了一個輪子的自治領旗。



錫克族的規則不准在公衆前除去包頭布，不准剃鬚，圖中的孩子除去了包頭布顯出他的髮結。

已往古跡和近代文明

德里有不少古跡，其中大部份是回教的。祇有那二千二百年前的阿索卡大石柱和一千五百餘年前的不銹大鐵柱不是回教的紀念物。回教的統治勢力，從十二世紀的 Kutb-ud-Din aibak 皇帝時代起便進入印度，與建起許多偉大的建築，有碉堡，皇宮，墳墓等，這些建築物都散播在榮那河和「屋脊」之間，綿亘達十二哩之長，現在都祇有遺跡可覩了。其中最早和最偉大的 Kutb Minar 塔，高達二百三十八呎，矗立在空中，是回教徒讚揚他們的眞主「阿拉」的建築。

四百年前，荷瑪容皇和聖沙皇築了今日的古堡，這是今春亞洲各國聯合大會的會場。此外沙桀汗的皇宮中有一個用金子和珠鑽鑲嵌而成的「孔雀寶座」，有「奧蘭射伯」的珠子禮拜寺，有涼爽的花園，和大理石的大廳，上面刻着沙桀汗所賦的得意詩句：「世有天堂者，其此兮，其此兮！」

在代表已往的古跡之外，德里在近代文明上亦着實可觀。科學和教育都很發達。用來測量星球行動的 Intar Mantar，雖然已有二百十二年的歷史，但是它的未來化的設計，仍可供現在一般建築家採訪和參考。

在政府的協助下，德里的科學已完成很多工作。它有三所大醫院，也有護士專門學校，使那些以前含羞的印度女子，能够達到大學的程度。它有瘧疾研究院，專門研究如何克服這印度的大敵人——瘧疾。其餘的科學實驗工作和大學工作，亦有很大的進步。

德里在已往的一年中，有許多重要的改變，但是管制印度的人物雖已大有更動，德里却始終能保持它的重要的地位。



圍觀聖牛的印度兒童。

昆明黑龍潭四勝

趙德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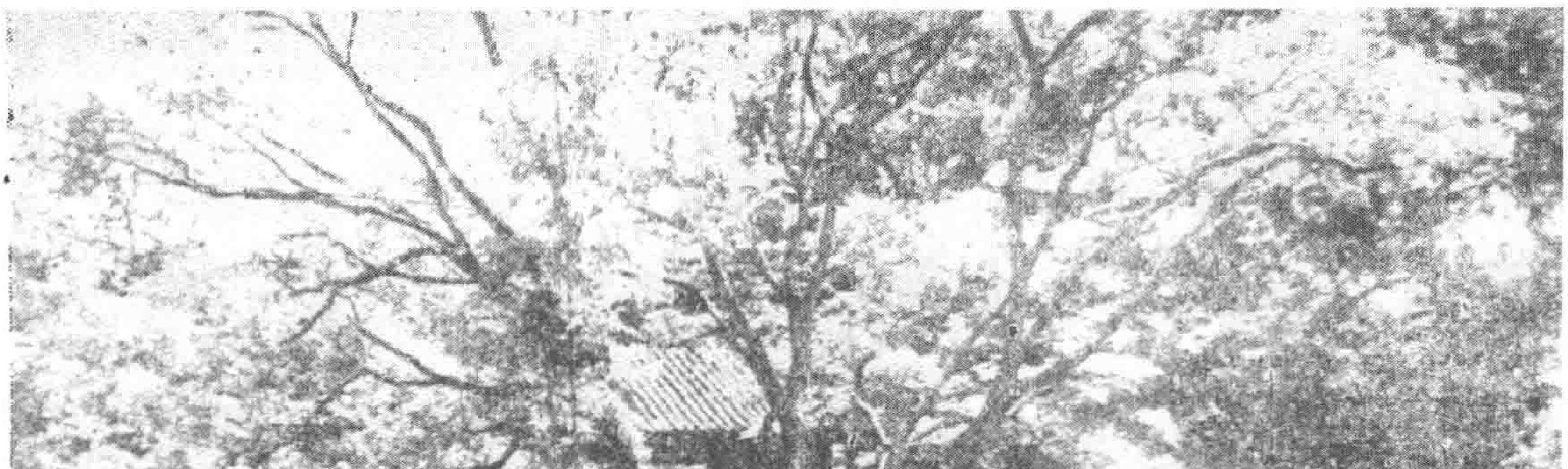
黑龍潭竹葉詩碑：竹葉形狀，拚成詩一首，詩曰，「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經久不影零。」

漢祠唐梅宋栢明墓

黑龍潭距滇會城北二十里，在五老山麓，潭水清澈，廣約數畝而深達十餘丈，游魚歷歷可數。相傳中有黑龍，邑人求晴祈雨咸至此焉。潭週以砌欄，側建魚亭，且五老山相峙，上建道觀，山水幽邃，殿宇宏淡，復有漢祠唐梅宋栢明墓諸勝，春秋佳日，向爲邑都人士遊憇之所，亦推滇中最名勝區，玆將其勝蹟攝影爲文，紹介臥遊諸君子：

漢祠

讀唐詩：「五月萬里雲南行，哭聲直上干雲霄。」又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昔人之目雲南者，莫不以蠻夷瘴癘相稱謂，殊知抗戰以還，四海雲集，始知自楚莊蹻拓宇，南詔自强，迄今二千餘載，軍政文藝，皆有燦爛光榮之偉績，尤以六月如中秋，不用挾扇衣葛，嚴冬雖雪滿山原，而寒不侵膚，反譽爲冬宜避寒而夏宜避暑，西南之重鎭，邊疆之鎖鑰矣。黑龍潭之龍泉觀有一匾額曰「漢黑水祠」，蓋漢時此地已建祠，實滇南第一古祠也。



黑龍潭風景——潭水即薛爾望先生全家殉節處。

祠內植有唐梅宋栢，慕名探訪者大不乏人，孔祥熙，白健生，華萊士，拉鐵摩耳諸氏，亦爲漢祠之座上賓。祠爲道士管理，祠廂有二碑，最吸引遊人之注意：一爲凸字碑，爲符張一道，雕刻原屬凹字，以雕刻精良，兼之眼球錯覺關係，視之反若凸出；一爲竹葉詩碑，碑刻脩竹二竿，利用竹葉形狀之疏密反正傾斜，湊成橫列五言絕詩一首，誠所謂畫中有詩，作者用心良苦，可謂至矣！竹葉詩曰：．

「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經久不彫零。」

唐梅

唐梅共二株，植一砌台間，根幹蒼黑如泥鐵，灣曲若蟠龍，與尋常所見梅樹不同，數年前枝端尙發數苗嫩蕊，惜哉今已就木矣，黑龍潭之唐梅，今後係一歷史名詞。住持成寬，在觀五十餘寒暑，藏有唐梅圖兩幅，係唐梅之寫生，一爲元代作品，枝幹繁茂，花放如團，一爲清代作品，枝漸稀疏，花僅點綴之意，迄於民國，竟告壽終。俗謂人與草木同朽，然雖千年之古梅，亦不得不與人同朽，山中難尋千載樹，世上難逢百歲人，信斯言也。

山麓種植梅花甚多，每屆冬末春初，寒梅怒放，黑龍潭儼然一片香雪海。相傳所植梅花，均爲唐梅嫡傳，姑妄言之。歷代騷人墨客對唐梅多有吟咏，今錄數則，以慰唐梅在天之靈：

「冰雪豐姿淡寫神，羅浮道士羽衣新，輸他玉管江城笛，數點枝頭報早春。」

「滄桑變後我重來，一代興亡話刼灰，唯有寒潭一輪月，淸光普照古時梅。孤山昔日訪林宅，黑水今朝吊薛墳，一樣梅花留勝蹟，二十年淸夢有餘芬。」

「位置風煙不礙門，直攜明月列前軒，枯枝朽蛻龍蛇骨，冷艷寒分雨雪痕，剉得淸名塞天地，留將老幹與兒孫，幾回欲向瀛洲問，人道仙家無此園。」

「臺上雙梅二老人，支頤拄杖轉精神，有花竟自霜皮著，是雪才知玉骨眞，笑插一枝邀客賞，醉傾千石覺情親，傳來唐代誠仙格，澄月寒潭認舊身。」

「鄧尉經年久，仙崖縱眼寬，竭來烟雨地，猶帶雪霜看，樹老蟠根穩，枝稀着地安，應宜新月罩，不避曉風寒，拂去香成障，拈來玉作團，一尊頻爲洗，半碣肯敎藏，吟到何郎絕，肩隨庾信難，殷情留小住，物外得閒觀。」

宋栢

宋栢亦有二株，與唐梅二株相陪襯，唐梅已作古矣，唯宋栢鬱鬱蒼蒼，根際可十圍，而高出雲表，亦不少名人題咏，有栢樑體一詩咏之曰：



黑龍潭漢黑水祠



支頤拄杖的唐梅

「漢祠老栢色蒼蒼，錯節靈根俯八荒，翠蓋羣枝金姿黃，不凋不殘壽而康，歷觀古今事與亡，愧生邊域空慨傷，大器參天氣宇昂，承相祠堂名亦彰，兩株浩浩清風揚，寒泉千載蛟龍藏，森森大樹將軍望，凜凜枝幹蔭南疆，飽經霜雪更繁昌，烟霞爲友雲爲裳，蓬萊高閣近仙鄉，紫府玄都永留芳。」

住持成寬，亦懂文墨，對筆者解釋「栢樑體」詩，謂創於漢武帝，帝建栢樑亭舉行落成典禮時，大晏羣臣，每臣均和詩一句一韻，故成栢樑體詩，成寬亦作有咏宋栢之栢樑體詩二十韻錄示筆者，筆者瞻仰偉大宋栢之餘，亦唯有抄錄住持之作品以留念：

「漢書地理志考詳，滇昆黑水古祠堂，距昆十又餘里鄉，山環水抱祠皇皇，祠有老栢色蒼蒼，顏色不改性眞常，鐵幹橫秋奮英揚，飛龍姿勢自然莊，根成九曡蓄天陽，枝漫長空逞繁昌，銅柯玉骨體魄強，飲露餐霞鬢雪霜，常清常靜沒炎涼，浩氣綿綿山川光，歷觀古今世興亡，感慨滄桑空慨傷，有時鳥語歌韻颺，凡朋興來於作狂，日月同修數無疆，自在名區宇宙光。」

明墓

龍潭魚亭間懸一額曰：「薛爾望先生殉節處」，一聯曰：「寒潭千載潔，玉骨一堆香」。潭側未數武，有薛先生之祠堂及全家合冢墓，薛先生何許人？執知者均謂薛之名與龍潭山水永垂不朽，故明墓得列入四勝之一，滇南碑傳集有薛先生之詳細紀載：

「薛爾望，雲南昆明人，子之翰，父子皆爲諸生，能文章，以氣節重於滇南。張獻忠旣受誅，其將孫可望等走滇，滇人多附而得官，而公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嘆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予義弗爲」。是時，永明王自立於廣東，可望降於本（淸）朝，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出，則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於是挈家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父子讀書其間，誓不出。歲戊戌，大兵破李定國兵，浸尋至滇，王出奔如緬甸。公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欲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惟有一死，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當此之時，公妻楊，子婦孟，皆在旁，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鎖兒者，婢也，抱幼子在懷，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死亦可乎？」公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公夫婦上座，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率浮於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魚樓壁上留題云：「願爲殉節之鬼，不願爲苟全之人，全家同盡節於潭。」

驚天地泣鬼神之壯舉，足愧殺漢奸賣國賊子！民國以來，滇省長唐繼堯特撰一聯輓之曰：

「斯志與日月爭光允宜血食千秋昭同雲漢

舉目有河山之異遙奉心香一瓣克復神州」

昆明坊間，尚有以薛爾望爲題材之京戲滇戲劇本，遊人至薛墓前，莫不肅然起敬焉。（十二月十四日於昆明）

粗約十圍的宋柏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無錫導游	一萬元
杭州導游	八千元
廬山導游	七千元
南京導游	五千元
嘉興導游	四千元
北平導游	五千元
黃山手冊	二千元

五九—〇九四

踏進了美國學府

梁曼娟

水上旅程

是這一天——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在一片歡呼又飲泣，揮巾而惜別的情況裏，「戈登將軍號」載我們離了上海；駛出了吳淞口；離別了祖國。

「戈登將軍號」它本是美國戰時建築未久的海軍運輸艦，戰後改造成客船的。在戰後，一般郵船尚未恢復以前，「戈登將軍號」，算是太平洋航線上最新最大的一艘輪船了。因爲是戰前的「戰船」改造的，船上的娛樂設備很有限，僅有留聲機播送音樂，和隔日開放的電影一次。因此，旅客們，祇有在甲板上作遠眺，或躺在房間裏看書，閒談以消遣。

船過日本橫濱是八月二十七日，有特別派司的才可以下船去。同船的多數只能立在甲板上望望這一個過去專事侵略人家的島國。

由祖國到日本，船行于黃海的時候，風浪很平穩，沒感覺什麼。船離橫濱，向東——航行于太平洋中時，風浪來得大了，旅人們大多發生了暈船病。我亦未能例外。

在船上，有過兩次遇險的練習，大家都穿上救生衣，站在自已應站立的部位，水手們放下救生船。這樣如當眞遇到什麼危險時，大家應依次跳下救生船或渺無涯埃的汪洋中去。我很興奮的願意試一下跳入救生船，讓小小的救生船，載我在這島嶼和草木都一無所見的太平洋中盪漾。但是，卻不願眞的遇到什麼危險呵！

九月一日，到達了子午線界，我們開始每天得撥快我們的錶半小時，也就是我們得重復我們的日子一天——度了兩個九月一日。

九月三日晨，船抵火奴魯魯，（Honolulu）即檀香山。

靜美的檀島

這次，大家都很興奮，因爲聽到船長報告：所有旅客人等，均可以下船遊覽。并且聽說：我國檀香山之領事館，已經派好汽車來碼頭接待中國學生。

實在，船上的生活已經過了許多天了，而且，每天站在甲板上所能望到的，老是渺無涯際的海洋。現在，回想中的泥土，眞像是有着誘人的香氣呢！我更興奮的是：一九四一年轟動全球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地珍珠港，不立刻就會給我看到了麼。

在一番檢查蓋印的手續後，約十時許，旅人們終於都離開了船，踏上了火奴魯魯的泥土。

火奴魯魯太靜美了，高深碧綠的椰子樹，間隔着一幢幢的小洋房。汽車從不掀喇叭，但都很守規則的行駛，絲毫沒有什麼喧嚷叫賣的嘈雜聲。

這裏每天總有一場雨，但是隨即太陽也就會又照耀出來了。陽光照在雨後的椰子樹上，綠油油的椰子樹，叫人內心有說不出的輕鬆愉快！

這裏的出產，除海產外，儘多水菓，如甘蔗，波蘿蜜，香蕉，椰子等等。

火奴魯魯的街，多爲柏油的。這裏的華僑很多，他們很安樂地做着他們的職業。我們乘了汽車，帶着地圖，參觀了火奴魯魯大學，火奴魯魯的水衛館，糖廠，波蘿蜜廠，天然結冰池，和珍珠港。

珍珠港位于檀島西，形勢天然，港灣面積并不廣，而水甚深。港口則甚狹，形若瓶口。水面十分寧靜，在寧靜的水面上，有幾艘軍艦寧靜地停泊着。誰能相信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轟動全球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地呢？

火奴魯魯太靜美了，靜美得眞像是一幅畫。但，在著名的火奴魯魯的「旋風山」，那裏的風卻很大，據說：你若戴着帽子在頭上，旋風會將你的帽子從你頭上旋走了，約摸一會工夫，它又會將帽子旋回到你頭上來。大家因爲時間的顧慮，和顧惜帽子，沒有一個曾做試驗，都是除下了帽子握緊在手裏。

下午六時，是規定的時間到了。五點三十分鐘左右，大家就紛紛又回到了船上。每個人化去了美金七元（六元是汽車費，一元是饍費。）本不算怎樣多，但，火奴魯魯著名的「草裙舞」究竟怎麼樣？卻未曾看到，因爲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是不表演的。大家不禁都覺得有點遺憾。

當晚八時許，我們的「戈登將軍號」，又繼續它的航程。

金門風光

終于在九月八日清晨，「戈登將軍號」通過了舊金山的門戶「金門橋」，而抵達了舊金山埠；達到了美國大陸海岸。

時爲清晨六時餘，船雖已經抵達了舊金山，但旅客還不能立刻就登岸。等待美國移民局檢查和做了一切手續後，到十點鐘光景，大家方下了船，上了岸，結束了整整兩個星期的船上生活。

上岸後，因爲大小行李還得待美國海關檢查所的檢查，所以一直到晚間九時許，纔算離開了

碼頭。

人的情緒眞是常常會矛盾的，整整兩個星期的船上生活，沒有結束時，着實感到厭倦；一旦結束了，回味起來却又感到了留戀。的確，在船上，每天，那旭日的東升和西落，一種在地面上從未看見過的燦爛雄偉的景色——實在太美了！還有，明月升與落的艷麗奇景，其美好狀態我眞無法加以形容。再，在遼闊的洋面上，你常常還可以看到許多銀色的飛魚，成羣地在像海燕一樣的飛翔。海洋中，更有許多說不出名兒來的魚類，在忽隱忽現地遨遊，不費代價的讓你流覽。

……

海洋船上生活的新奇，回憶起來還有很多很多。然而，我既已說到了舊金山，就說舊金山的話吧。

舊金山的房屋店舖，可算完全是建築在山上的，所以它的街道的建築，整個地便也就成了孤形；一忽兒上來，一忽兒下去。據人說：這正是舊金山的一個特色呢。而這特色豈但不能引起我的趣味，并且給我以痛苦，因爲這實在太容易叫人暈車了。

舊金山位居美國太平洋數千里海岸的中點，它與佛貝凱半島(Ftbaket)南北對峙，距離有二百米突。橫跨于其間的金門大橋，據說是一九三七年所築成的。橋上來往的汽車，看去，眞是如鯽又如梭。

從舊金山出發，火車可以直達芝加哥，華盛頓，紐約等各大都市。

在舊金山，我與同學們參觀了舊金山大學，參觀了舊金山的長隧道；地下停車場——這是完全用人工建築在地下的一個大停車場，共可停汽車二千餘部。同時，我也參觀了室內分層停車場——這是完全用機器將汽車運停至每層樓上的，有的竟高到三、四層。

舊金山的氣候像是很特別的，早晚，就好像是秋冬的氣候，但在中午就又是夏天。我們初到達那裏時，可算正是秋季，而我看見美國的太太小姐們，外面幾完全穿的皮大衣，或一般冬大衣。但是，裏面却又穿的是很單的夏衣，眞是冬夏不分。

勤儉的美國主婦

在加州，(加利福尼亞州)我是單獨住在一個美國人家裏的，其初，有一件事情使我有點奇怪的，就是：美國的太太們的生活，我本以爲是一定都很奢侈，和祗懂得享受而已的。那知恰恰相反，她們却都很勤勞。每天，她們大概總是清早六點鐘就起身了，然後預備早、中餐；整理房間，拖地板，……總之，什麼都來。而我所說的她們，皆可算是美國的小康家庭呢。并且，她們很是勤儉，什麼都很是有計算、有規律的生活着。但是，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她們帶着她們的孩子去到些正當娛樂的場所；在家裏，我再說一句：她們什麼都做，她們就好像是我們中國的老媽子那樣的。雖然，你在外面碰見她，你絕不會不相信她是一位閒適的太太。

她們有時問起我：在中國，大多數有錢的人家都有僕人，而女主人整天做些什麼呢？(因爲在美國極少數的人家是有僕人的。)

眞的，在中國，有錢人家的太太們，成天做些什麼呢？這在美國的太太們想像中是個疑問！可是，我能告訴她們麼？我們中國大多數有錢的太太們，整天不是在打牌上便是在看戲中消磨着她們的歲月呵！

在加州，我還參觀了加利福尼亞(Coifonia)大學，和看過舊金山有名的「滑冰舞」。

九月二十日晨，我乘火車離開了加州，又向美國東部繼續我的行程。二十二日午一時，我到了芝加哥。

在芝加哥，我停留了一天，住在一位美國朋友家裏，看到了無線電影片。其形式是個大形的立體無線電，你坐在它前面，就可以看到影片在放映。但這并不是每天都能辦到的事；每星期只有兩次，地點也只限于芝加哥和紐約。據說：還有一種是坐在汽車裏看電影，但我因仍要續繼東行，時間上不容許，便只好放棄了機會。

爲了留個紀念；也爲了美國的太太小姐們，每當外出時，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會是戴上一頂帽子。我還是逗留在芝加哥的那天午後——二十三日，在芝加哥著名的也是全美國有數的大公司，(Marsbll Field Elcupeuy)買了一頂帽子。

中美女同學的差別

二十三日晚，離芝加哥，換車續繼再東行，二十四日晨約九時許，車達「格林斯堡」城，下車改乘汽車，約三十五分鐘，到達了我的大學——「西東大學」。

總計自八月二十四日離國到九月二十四日方抵達校中，整整一個月的舟車行程生活，至此方算正式結束。

緊接着旅程生活的結束，我在美的學校生活便開始了。我們這裏是一個天主敎主辦的完全女子大學，約有五百多女生，但是也還有二十幾個男生，他們都是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復員的。因爲美國各大學的學生額位已滿，所以便安插到了這裏來。

這裏的同學們都很用功，大概一般美國的小姐，在生活上她們也并不浮華，祗喜歡塗口紅，胭脂却不用。不過，也許是太用功的原故吧？她們絕大多數是近視眼。

我和他們相處，在還短的日子裏，我已看出一點中美兩國國民性不同的地方；美國人愛動，我們愛靜。美國人凡事看得輕鬆，我們凡事看得鄭重。譬如說表演歌唱吧，中國人須謙讓好久，

五九—〇九六

才肯表演。美國人就不管什麼，要他唱，他就立刻提起嗓子嚷起來。唱得引人發笑也不管。再如在教室中，教授有所發問時，美國人愛隨時舉手回答，但，回答得有時簡直不知所云，而他却神色自若。我想在我們國裏，這樣的學生可以說百人中也不易找出一二，即使有，也會被教授認爲是搗亂式的學生；可能，功課方面，就此有打入冷宮的危險。然而美人因好動故富進取心我人因好靜故多保守性，此不可不注意呀！

美國人在生活習慣上，還有兩個特點：就是排班和換衣服。排班——她們有時竟能排上一兩個鐘點也不在乎。我想這也許是美國物質文明太進步了，一切是機械化，因而一般人的時間太空閑的緣故吧？其次，換衣服，說來你也許不信，她們的衣服，花樣眞多；早上起來是晨衣，晚上睡覺是睡衣，沐浴時是浴衣，上體育課時有體育衣，吃飯時有餐衣，平時在校室內是只許穿掛裙的，及至到了教堂裏，又要換起長大而黑的活像和尚衣的校服來。等會，有了什麼集會，又得換上比較正經的衣服來。至于到了舉行舞會時，那更有一套了：豈但衣是舞衣，連鞋也是舞鞋。說來眞是一大堆了，而她們自已換的時候，倒幷不覺得什麼麻煩似的。

她們大多數每人都有男朋友，而且男朋友的照片都喜歡放在書桌上。有的還將男朋友的戒指用項鍊穿起來，套在頸上，顯示在胸前。幷且，還會高興地告訴別人：這是她的男朋友的戒指。凡此足以表現出美人坦率的態度，然而這種舉動，倘若讓我們中國的老太太們看了，不道道要說些甚麼了。

紙的世界

末了，我想說的：我來到美國已經一個多月了，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叫花子，每人都有他自已的職業，倘若你安份地工作着你的職業，你總能很安逸的生活着；決不會凍餒。但是，我們中國目前又是如何呢？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他應得的職業而工作呢？其次，是我一個多月來，對美國所獲得印象之一：美國現在可算是一個紙的世界，一切進步得都太機器化了，甚至吃飯所用的碟子，杯子，也完全是紙做的。在用過一次以後，馬上就燒去。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或許眞要完全換上紙的衣服了。哈哈，紙的用具；紙的衣服；紙的一切，這眞將是個紙的世界。

（十一月一日於美國格林斯堡城西東大學）

遊名勝 嚐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七二〇六

中英菓子鹽
舒胸暢膈
開胃滌腸
★藥房均售★

戰時行脚

阮毅成

余素好旅行，而俗冗羈牽，鮮有出遊機會。抗戰期間，服役梓桑，乃以公務之便，得結山水之緣。所經名山大邑，各記以詩。彙而錄之，藉識行脚。

南嶽

二十九年秋，長沙告捷。總裁於南嶽召集會議，余奉命自金華馳往出席。山中亦每日有警報，故軍事及政治之會，皆於清晨或夜間分別舉行。余自武漢奉命旋浙，已二年未曾晉見，垂詢浙事特詳。

巍巍南嶽仰高寒，共赴戎機敢畏難。座上元戎添髮白，陣前壯士尚衣單。故交拊掌談湘捷，父老關懷問浙安。午夜論兵朝論道，相期莫負寸心丹。

雁蕩山

二十九年秋及三十年夏，兩宿雁山。靈峯靈岩之間，勝境搜羅殆遍。山有石名聽詩叟，極雅緻。此詩爲第一次入山時作。

宿雁山靈岩寺

秋高蕩闊雁迴翔，兩日靈岩宿上方。出岫無端雲作雨，入山正値露爲霜。聽詩有叟來空谷，望月懷人各異鄉。海內平生幾兄弟，亂離書字不成行。

詩后

詩后原名柿后，爲永康縣屬一小村。抗戰初期，浙省府遷治方岩，自方岩循公路至世雅七公里。再一公里即爲詩后。由此可達永康，北接金華，南連麗水。村背臨公路，前有小溪，春時桃花特盛。乃仿製西湖小艇，置之溪中，以示不忘杭州之意。二十八年春，奉命主持浙江省幹部人員講習所，初擬將所址設於派溪旁之下宅，後因途過詩后，見其人烟不密，詞宇甚新，乃借作所址。開學後，集全所師生，與浙江省戰時警官講習班，浙江省戰時醫護人員訓練班全體人員，共於花下，舉行茶會。倪貽德查寬之二兄，皆新吾學會舊友。倪擅繪事，查能吟咏，咸應約來詩后任課。二十九年，行政學會圖書館，及新墓高級中學，復先後創立於此。三十年春分日，柬約諸友在新墓茶會，並觀桃花。裙屐咸集，極一時之盛。三十一年四月，覺原名柿后無甚意義，乃改稱之爲詩后。以歌中旣可有王，詩中當亦可有后也。

漫將往事話新吾，廿載交深道不孤。畫筆煩君勤點染，詩懷有客笑狂迂。山川亂後書千卷，桃李繁時酒一壺。曲水小舟焉得似，幾番魂夢繞西湖。

分得韶光一半晴，春風桃李笑相迎。近臨綠水柔容槳，遠眺青山淡有情。佳客胸懷朝氣爽，女兒頰暈夕陽明。來年花發西湖上，攜酒偕歸緩緩行。

黃山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余於卅年秋，視政淳安，遂與雷渭南君，同車入皖。屯溪一宿，次日登山。山上三日，時有大風雨，均步行。第一日觀眉毛峯，人字瀑等處。第二日遊西海門，宿獅子林夢筆生花館。第三日在文殊院觀雲海，院前有迎客松一株，惟未得一登蓮花峯爲遺憾耳。

黃山紀遊

病餘趁興強扶笻，黃海來觀百萬松。有石皆奇超畫手，無雲不捲盪詩胸。鎖青黛點因人展，溼翠鬟雙帶雨濃。枕上清泉窗上月，出山何似在山逢。

半山壯麗半幽奇，風物初秋景最宜。照眼並開花百合，迎人喜見樹連枝。彩虹界破天河遠，鐵馬聲驚夜漏遲。朝起推窗雲自入，夢回借筆寫新詩。

浮槎萬里記前曾，又似長風海上乘。眼底煙青峯點點，胸前浪湧雪層層。雷鳴兩壁臨天闕，雨滿千山倏夏冰。仙境風雲多變幻，人間冷暖應無憑。

幾人遊興喜同濃，風雨登臨共策笻。樹密山深藏虎跡，崖懸道險絕猿蹤。連天一片峯爲島，瀉地千尋水化龍。當路有松迎客揖，蓮花雲外觀奇峯。

重慶

余於二十七年七月，自漢口受命返浙，未得入蜀。直至三十年十二月三日，始因奉召飛抵重慶，故友重逢，每相談至午夜也。

蜀道艱難着翅行，人從天上訪陪京。雲開阡陌低蟠樹，霧擁岡巒半露城。繞郭雙江波動盪，建瓴萬戶勢縱橫。年來久作前驅卒，勝地初臨喜又驚。

盍簪萬里乘長風，入蜀詞人盡放翁。握手互驚雙鬢改，論心猶是昔年雄。別來兒女都成長，刧後詩文轉易工。舊事金陵談不倦，巴山夜雨一燈紅。

桂林

戰時三達桂林，名勝風景，莫不親訪。尤以三十年冬，自重慶旋浙，在桂度歲。時英美初對日宣戰，勝利信念，益爲堅固。除夕之夜，歐美同學會，在樂羣社舉行舞會，狂歡盡宵。

桂林情趣近杭州，山水相招此夜留。簾內燭紅搖無影，筵前

霜白解征裘。主人高會歌新曲，客衆酡顏話舊遊。美雨歐風同一醉，明年勝利祝全球。

天台山

劉阮天台遇仙，千古傳爲佳話。三十一年四月，視政浙東，始獲入山。宿國淸寺，經石梁，登華頂，訪桐柏宮，過瓊台雙闕，眺桃源洞下山。余最愛雙闕，而未能久留。比返抵方岩，正五月十七日晨，是晚敵進襲金華，即奉命匆促撤退。直至勝利，金永始告收復。末句重見滄桑，竟類讖語。

赤城霞集擁天台，萬樹松風吹徑開。繞寺白雲僧拾得，迎門法雨澗雙迴。鐘聲夜半消塵慮，佛語燈前識辯才。此日桃源重入夢，仙蹤應勸昔年盃。

風雨春深盡日兼，支筇選勝遍岩崦。樹青花紫山藏寺，石擊雷鳴水掛簾。竹杖飛來龍背滑，雲層起結佛衣添。僧房初進胡麻飯，破霧凌霄叩帝簷。

頂立中華一柱超，重巒叠嶂盡相朝。縱橫四顧天同遠，上下千盤路轉遙。足底雲生翻海浪，台前風捲吼松潮。欲尋智者茅蓬徑，應有寒山撫掌招。

故宮殘碣記隋唐，軼事神仙半渺茫。作婿出中原過客，題詩石上愧呼郎。瓊台月滿塡天闕。古洞花繁伴夕陽。不爲雙姝貪久住，歸來重恐見滄桑。

楓山

山在臨海海門，三十一年五月到此。斯時全國沿海各地，均陷於敵，獨海門於一度陷落後收復。陷時守將蔣志英身亡，一說謂爲殉職，一說謂並非云。

海之端爲國之門，東南此是最前村。八方風雨登臨峻，萬里波濤落照昏。起伏輕帆胸有浪，高低斷壁淚留痕。男兒碧血經年洗，功過他年未易論。

百丈漈

漈在瑞安大嶨與靑田南田之間，即將劃設文成新治之區也。傳謂係全國第二大瀑布，其水力僅次於貴州之黃菓樹。三十二年春，自嶺巓步行，下降至漈尾，凡五里。怪石嵯峨，古樹蔽日，惟聞水聲隆隆耳。

翠竹蒼松雲路開，幾人俯仰得同來。走珠瀉至千層雪，接地連天百丈雷。出谷都爲他日雨，在山不負此時才。銅琶鐵板焉能狀，嶺上鳴金殺敵纔。

縉雲

縉雲山，亦爲名勝地，風景集於仙都。有峯傳爲黃帝升仙處，戰時曾數到之。三十二年十一月某夜，宿縣政府。縣令錢君，爲燃大紅蠟一枝於室。庭前月色頗淸，夜不能寐，獨起而賞之。詢諸侍者，今夕何夕，謂爲夏歷十月十九，正余三十九歲生辰也。

責重渾忘道路艱，征衣每帶朔風寒。使君似會懸弧意，絳蠟翻從客舍看。哀樂漸多知歲長，干戈未已罷官難。遙知山外雲和月，正照諸兒共母歡。

武夷

武夷在福建崇安縣，以九曲得名，余曾兩到之。峯皆奇突，水盡迂迴。峯之較著者爲玉女峯及隱屏峯，溪中只能用竹筏，筏只可載二人。第二次往時，爲三十二年十二月，何希南先生同行，晚返至建陽縣府，酒後繪雙峯圖貽客。

幾處篙聲和笑聲，冬遊天爲故人晴。波輕端合雙人載，水轉如逢衆壑迎。玉女有情添畫本，隱屏多麗促詩成。灘流何必腸同曲，直道於今信可行。

南豐

南豐以橘名，菓小而味甘。戰時來往浙渝，必經其地。三十三年六月，自渝東歸，行抵縣之白舍鄉，車損留宿一夜。其地未經敵擾，尙有太平景象。

亂中聚散尋常事，萬里歸途一駐車。世路漫誇多坦蕩，人生到處有崎嶇。白雲行住隨緣定，紅橘甘酸得味初。雞犬桑麻如此好，何年同卜太平居。

嚴陵釣台

台在嚴江七里瀧，戰時浙東西交通，端賴此江。

江水泱泱雲樹蒼，兩台相對有興亡。詞碑指點高風在，忠節由來重此鄉。中興事業古今同，却把綸絲隱釣縱。出處難爲天子友，靑山結伴自從容。江流東去日千廻，亮節長看百世推。省識先生應笑我，一年一過釣台來。

雲和

雲和爲浙南小邑，自金華淪陷，浙省政即自武義、宣平、松陽、龍泉、景甯、慶元，於卅一年九月一日，遷治於此，以迄勝利。余初住貴溪，因發生鼠疫，自建小屋於距城二里之大慶寺廢址。三十三年十月，爲余四十生辰。山居無可自壽，因成四章，以示妻兒。

秋來紅樹映村花，酒正開樽菊正華。屋陋牆低山入戶，行人笑指是官家。門前有圃對山光，閑與妻兒共課案。蘿蔔初收菘又長，傳家好說菜根香。不須彈鋏本無魚，野少牛羊柵少豬。幾次播遷徒累我，一庭花月半床書。八年離亂八山深，哀樂頻經久廢吟。同輩幾人添白髮，獨饒霜雪未相侵。靑燈有味憶兒時，轉眼堂前父又師，四十年來多少事，思親報國寸心知。平生事業今猶惑，不覺秋聲葉滿庭。去日固多來亦永，耐寒松柏總靑靑。

旅行事業的保姆
湯姆斯·柯克

一生以熱忱和毅力吸引遊客
任何都市裏找得出他的名字

伍墨衡

聚集在一個小火車站的一羣人都知道他們正將作一種新穎的旅行，但其中沒有一人能夠感覺他們的勾當所將得到的偉大結果。

距離那時不過數年以前，穿過這萊斯特城的窄狹軌道雖經舖設完成，但是很少人胆敢乘着火車出入於英倫中部的這個市鎮。

然而現在這兒却有這麼一大團人，——男女和兒童共五百七十名，等待火車載他們到洛波羅去參加一個大集會。各人手中都拿着一張厚紙片，——鐵路和其他運輸公司從未發過的第一次往返程的火車票，——現在還有收藏家當它爲一種珍品。



旅行事業的創始人湯姆斯·柯克

在這寂靜的團中有一個服裝樸素貌像傳教師的英國人行動着。他名湯姆斯·柯克，這次他說動衆人，由他前去和火車站商妥此行往返程的低廉車費。「假使我們集團出發」，他告訴他們，「車費可廉。我們還可以在最適宜我們的計劃的時候一齊乘專車啓程」。果然如他所言。這位青年柯克先生使他陪同的旅行者乘着「新鐵馬」一路安順愉快。他減低他們對於這新奇物的恐懼。他引導他們作旅行歷史上第一次廣告式的鐵路旅行。

從那天起，柯克先生便以旅行爲他的事業。但他並非因爲愛看新面目和新地方，而投身於這個獨出心裁的有利職業。

柯克先生生於一八〇八年，以一個世界上微細的人物不吉利地開始他的生活。在十九世紀的初期中，英倫還具有階級的臭味，所以這個自力的孩子到處被比他處境良好者所輕視。

湯姆在十歲時，矮小而結壯，已知道用他的筋力賺取麵包——和一些兒白塔油。最初當一個園丁的助手，因爲終日操勞太苦，一遇機會，便跳槽當了一個印刷商的學徒。他是一個沉靜而沒人理睬的孩子，但他富有智慧和精力，再加嚴守道德規範，所以不跳舞，不賭博，不飲酒，不和少女廝混。



湯姆斯·柯克在日之巴黎街道一角

「他是一個古怪的人兒，那印刷所學徒湯姆斯・柯克」，他村上的人說，「但是這孩子却很有頭腦啊！」

村中的讀聖經者

湯姆多頓自習的功夫而成了村中的讀聖經者，因此獲得鎮民的尊敬。但是他並非血熱雷吼的講道者。他頗安靜地傳播上帝之言，對於有權有錢的人毫無妬羨之態。

他最厭惡的一物是酒。酒店的老闆在街上遇見他，都含怒轉背而去。他們怕他對酒鬼所發的銳利的批評，知道他反對狂飲的演講含有一種驚人的特性。湯姆戒酒 談話感人很深，許多婦女常到酒店吵鬧，必須她們的丈夫答應遵守湯姆反對烈酒的勸告，才肯罷休。

湯姆憑了他生花之舌，和如火般的熱誠吸引了許多人參加戒酒的大集會，因此他不得不請求鐵路由萊斯特開一次廉價旅行專車到大集會的舉行地洛波羅。

那時中地鐵路以保守主義聞名，生怕它的鐵馬轆轆地經過鄉村，更激起公衆的反對。起初董事數人對湯姆旅行的計劃不願贊成，說這種漫遊太覺招搖，將使鐵路受到不利的影響。甚至素來信任湯姆的主顧把他們的生命交託給蒸汽引擎，也有些不放心。但是湯姆斯・柯克堅抱戒酒的目的，苦口婆心，一再用動聽的言詞，和熱烈的誠意說服英人和他們的眷屬相信鐵路旅行比按站乘馬車更爲迅速並且同樣便宜可靠。

湯姆在他第一次旅行後，便發生眞正賺錢的理想：作一次蘇格蘭旅行。沉着的倫敦人聽人說及蘇格蘭，不勝戰慄，他們認那兒是野蠻遙遠的地方。但是湯姆却冒險用他的些微資本登載廣告，四貼招紙，說明這個鐵路旅行可在沿途見到壯麗悅目的風景，再加到達了英倫三島另一山岳起伏的部分，可使身心舒暢。

他的堅韌性終於感動了三百五十名勇敢的公民，買了火車往返票。確然沿途曾發生種種困難，並且因爲捻走散播在路軌中的牲畜，多所躭擱。可是人們在旅行歸來之後，紛紛稱揚湯姆斯・柯克的照應週到，口口相傳，愈傳愈廣，於是湯姆斯・柯克便享到相當的聲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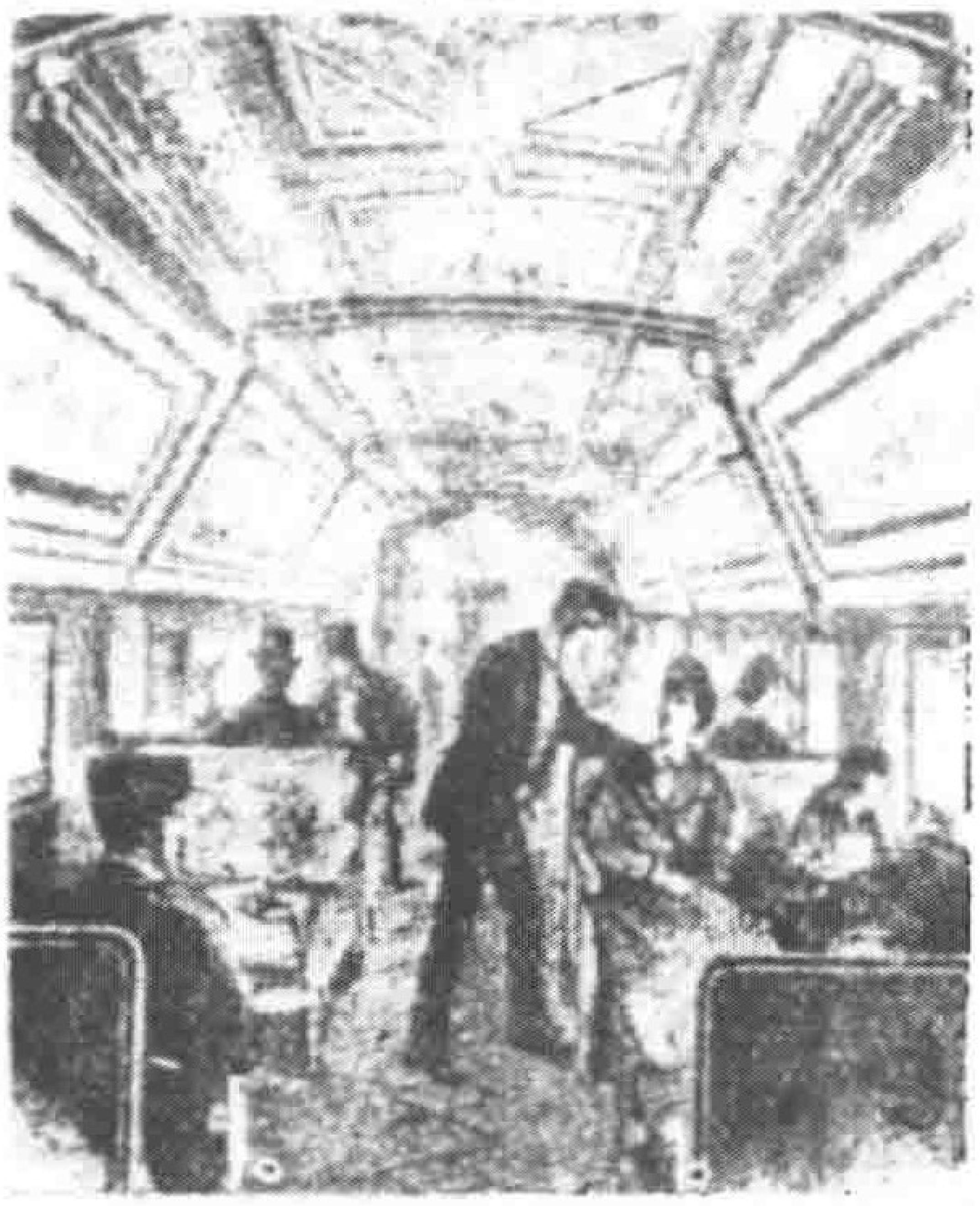
湯姆斯・柯克著名於世

倫敦第一次舉行世界博覽會時，湯姆斯・柯克業已多金多譽。他的一言便是他的信約。他毫不費事地說動了博覽會的主管員和鐵路董事，由他獨任處理運載遊客到博覽會的一切事務。倫敦水晶宮壯麗的外觀，使湯姆斯・柯克成爲英倫和歐陸的著名人物。在他親自指導下曾有十六萬五千遊客——大多數從腹地而來——經載到京都，參觀博覽會中展覽的珍奇物品。湯姆秉性忠直，對於旅客，一視同仁，他命手下的職員招待鬍鬚滿面的農人，和服裝都麗的貴族夫婦，都應禮貌週到，不得稍有差別。

由其他各國來的旅客都覺湯姆的職員招待無微不至，並且富於機智。博覽會舉行之後，法國俄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的士女凡要到英倫旅行的，都知道請湯姆斯・柯克先生的旅行社照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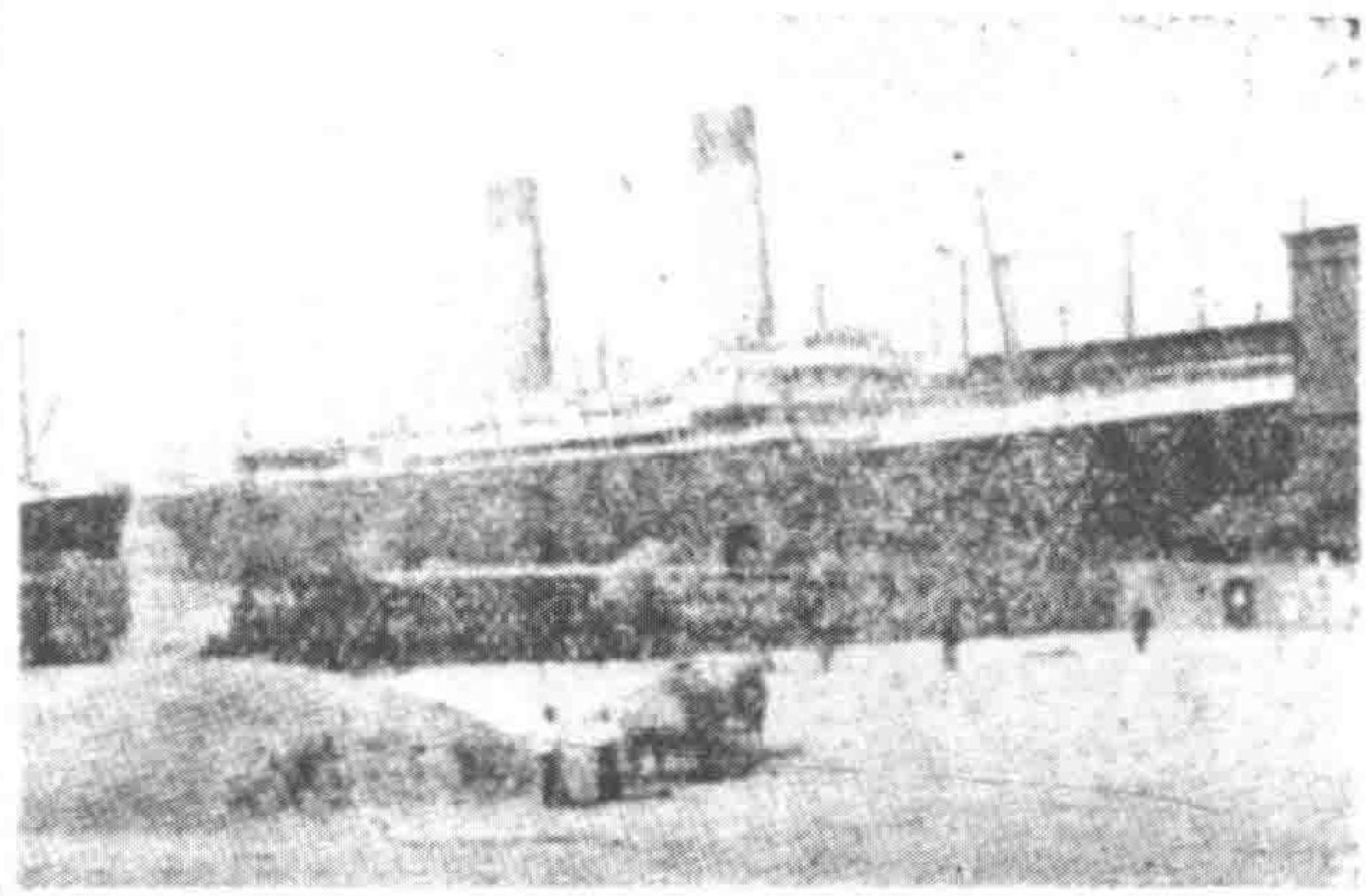
湯姆的事業適在社會和經濟不安穩的數年時期之前創建。當他開始營業時，英國全部處於貧乏災患之中，糧食昂貴，工值低賤。後來全歐叛亂紛起，這使全世界最大旅行社的鼻祖遭遇到許多問題。但是湯姆秉性堅毅，不容天災人禍阻礙他的旅行計劃。湯姆初期指導的多次旅行，曾出入於多亂的外國境內，很是提心弔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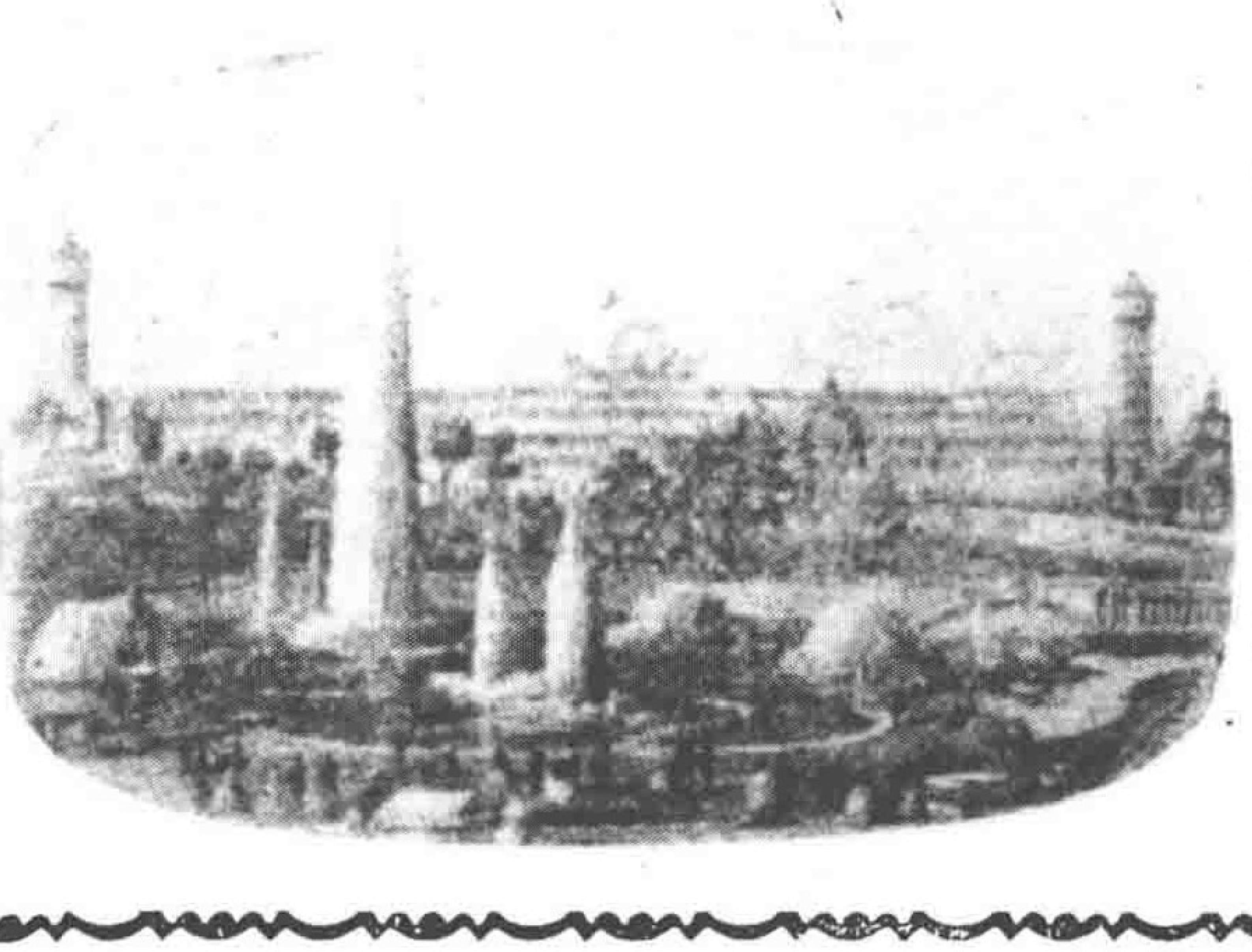


湯姆斯・柯克以解決旅客的經濟，和遊覽的愉快，爲他服務的目標。他發起集團旅行，創設旅行支票，爲近代的旅行社事業奠定了基礎。圖示〔上〕旅客們於普法之役，赴前綫觀戰情狀。〔下〕那時所坐的普爾門火車，已經相當舒適了。

五九—一〇二



湯姆斯‧柯克所供給旅客乘坐的航海鉅輪



水晶宮的偉觀

雖然遭遇此種障礙，旅行的理想依然博得羣衆熱烈令人難信的歡迎。柯克的名字在他五十歲以前已是家喩戶曉了。他發刋世界第一種旅行雜誌"Traveler's Gazett" 不到幾時，在全世界再版了十七次，譯爲七國文字。

當普法戰爭進行之際，湯姆斯‧柯克曾幫助陷於巴黎圍的外人出險。他命他社中攜取行李的夫役私運糧食和其他用品入巴黎城。巴黎解圍時，旅行社和它的主人趕運火車載運糧食入法京救濟那嗷嗷待哺的人民，完成了一件英勇的工作。

興辦旅行支票

柯克在一八七二年又首創一舉，開始行使旅行者的支票和信用保證書。當你的曾祖和柯克先生旅行時，全靠需用馬匹和馬車。但是柯克却常常留心覓求新而更速的旅行方法。今日我們旅行已可借助飛機了，也許明日旅行會用超聲飛機和空間船隻。

但是柯克不以成績優良聲名卓著而自滿，他又組織歐洲旅行。他曾週遊世界，他所見到的一切使他相信凡家居的人只要有些金錢，如果願意出門的話，便應有到達世界盡端的機會。他第一次赴美國時，正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他看見廣大的新大陸伏有未經墾獲的利益。他和美國各鐵路商妥在那時存在的長四千哩的路軌上收取每哩金元二角的低廉車費。

他親自指導的第一次環繞世界旅行，眞堪稱爲睥睨一世的偉舉。這次訂定旅行者一共十人：英吉利人三位，蘇格蘭人希臘人俄羅斯人各一位，美國人四位。全程往返共需時二百二十二天，柯克雖是一位有忍耐性的人兒，但因爲終日照應旅客，忙得不能開交，常常強自抑制，保持他的心地鎮靜。

『大洋汽船公司以三星期的時間載我們由英倫到紐約』，柯克在他的日誌上寫道：『在美國時，我不得不告訴我一隊中的旅客，倘若在旅館的房間中放掉煤氣，那是自冒危險，並且要賠償損失。』

美國生活的情態使湯姆斯‧柯克印象最深的是：無處有像我美的山嶺、城市、河道、那麼雄壯的。還有他很詫異地在每一晚餐室的席上都看見盛冰水的玻璃瓶！又據柯克的評斷，西部草原的生活，和美國查點行李的方法，都非常優異，而値得注意。當他知道下午飲茶在美國人中不通行時很是沮喪。

這位旅行主義的創始人談及美國菜單上的各種菜肴時，津津有味。他並愛一個陳設華美的房間，連同豐富的三餐，每天只收美金三元五角的廉費。但是他很厭惡我美初期鐵路睡車中的男女混雜，雖然他覺得我美的按站收取票費制値得稱讚。

由沃瑪哈到希安的全程中，柯克和他所領的一小隊熱切的旅客，都注目尋覓小說式的西部野生活的奇蹟。他們希望遇見熊，狼，和敵性的紅膚土著。最後在一個車站停下時，一隊約五百名塗色的西沃克斯印第安人呼嘯而來，其勢洶洶，旣而又溫和地拿出飾珠和毯子挽賣。柯克曾作詳贍的紀載，後來會在倫敦演說壇上莊嚴地重述當時的驚慘情形。

柯克在日本買了一輛人力車回到國內，展示他的朋友。東方的酒氣觸鼻，使他很覺難受。但是他在新加坡遇到一家戒酒的小客寓時，便立即恢復他的精神，那猶如在喧嚣淫邪的地區中發見了一個淸淨的樂土。他興奮地回到船中，挾了一個從倫敦啓程時帶着的戒酒小冊去快樂地散給那禁酒團中的人們。

柯克雖是性情沉默而很勇敢。他曾領導到巴力斯坦和敍利亞的第一隊旅行者。他不攜任何武器，步入強橫的波杜因族的營帳中，和那酋長商妥

保證在他領導下的沙漠旅行者的安全。後來柯克的營業的相當一大部分是由組織商旅隊和集合赴基督敎聖地得來的。

向埃及政府租到汽船一艘，而作第一次受保衛的尼羅河遊樂，也是成於柯克之手。埃及王因柯克辦事認眞，頗加禮遇，曾委他爲正式旅行經理員，辦理尼羅河上的一切運輸事務。

當戈登將軍在卡屯被圍時，英政府不勝焦慮，乃請多才的柯克先生運輸全部遠征軍到尼羅河去救戈登將軍。柯克實行這戰爭的工作，從容不迫，猛如佈置大規模的旅行一般。他調集了內河汽船二十七艘，帆船六百五十艘，火車一萬三千輛，划艇六百艘，當地工人五千名。於是他又租用海船二十八艘，由英倫運煤到尼羅河，終於告成了這偉大之舉。

某年運輸印度回敎徒朝覲者到麥加和默底納時，發生苛待旅客情事，以致羣衆大譁，紛紛指責。後來由印度總督委派柯克商行派員調停，才恢復秩序，並復得到宗敎旅行者的信任。

湯姆斯・柯克雖在一八九二年逝世，却能目覩他的名字飾在每一國的旅行社上，他親手建設的偉大商行仍繼續營業。Thos. Cook & Son 今在全世界有分行二百四十所，（譯者按上海分行爲通濟隆）並和其他旅行社相同，無論你要到何處去旅行，都可替你豫定客位。（譯自一九四七年十月份 Smart Traveller，史坦萊茄柯曰原著）

一人巧作千人食
五味調和百味香
要用恒順醬油醋
方能增加味色香

餽贈親友有美皆備
烹調食品無麗不臻
裝璜美觀攜帶便利
荷蒙惠顧無任歡迎

本廠精製：
金山香醋　金山醬油　金山醬菜　百花名酒

鎮江 **恒順醬醋廠總店**

地址 鎮江大西路二六〇號　電話 一三九、五九一。

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籌備委員會
行駛本市各路公共汽車
爲市民解決「行」的問題
以服務爲宗旨
歡迎建議
投函666號信箱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第一章　好消息

重慶市，一幢臨街的市房，擁有四層樓。這樓是純粹重慶式的建築，磚砌的方柱子，起寶塔式的，搭着木架。木架四圍，是竹片編的夾壁，木條釘的雙層假牆。在這竹片與木條的外面，將黃泥石灰青灰，加層的糊裱起來，在外表上看着，也未嘗不是立體式的鋼骨水泥房子。這四層樓上，爲了有下江人復員東下，空出了兩間屋子。也就有了一戶人家，由鄉下搬進城，連大帶小，七八個人，全擁擠在這內外相連的兩間屋子裏。他們只找着一張竹架床，一張白木方桌子，和幾隻大小方凳子。這床算是安頓了主人夫婦兩個。其餘的人，却是在樓板上展開地鋪。這主人叫余自清，是位四十以上的中年漢子。他正搬了一張方凳子，靠了窗戶望着，口裏啣了一枝烟捲，緊緊的皺了兩道眉毛，只管出神對了天空裏飛的細雨烟子。四川的冬季，正是和下江相反，十天總有七八天下雨。因爲是雨多，大家養成了習慣，並沒有誰爲了雨天而就誤了他出外的活動。余先生看看天上，又低頭看看地下，但見街道兩旁，人跟着人走，恰是不看到人，只是一把紙傘接着一把紙傘，像大正月裏舞龍燈似的，夾街作平行綫，拖了兩條長蛇陣。街中心的人力車，也是各輛撐起它灰黑的雨蓬，像許多大蝸牛，在雨泥裏蠕動。因爲重慶的馬路，決沒有半里路的平坦，車子拖着上坡，緩得可憐。尤其是那馬路上的浮塵，經過多日的細雨淘洗，成了遍地泥漿。車輪和人脚的踐踏，全街喳喳有聲。這室家未安，而歸心似箭的人，對了這種情景，可以說是聲色俱厲。正是煩惱着的時候，一陣脚步響，覺得全樓都在震撼，那正是有人走上這四層樓來了。這種木架竹支的樓，高到了四層，眞無異是風中一棵大樹，所以有人來了，那消息是不待客人高聲，就可散佈全樓的。這位余先生才是感覺到有客的時候，客人已是到了面前。他是個三十歲附近的人，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透出一番忠厚的樣子。身上穿舊草綠色的西康呢中山服。那兩隻褲脚，却是有了特別誌號，那泥漿濺起來的斑點，由褲口上糊起，直升上了膝蓋的後灣。他提着一柄紙傘來的，在樓門框邊就放下了。他向前對余先生點着頭道：校長沒有出門？余自清皺了眉道：怎能够不出去？上午跑了四小時，一切沒有希望。想不到復員回家，比逃難時候的交通，還要困難得多。他說着話，由他裏面屋子裏，搬出個方凳子來，笑道：請坐罷。這個地方，怎樣教人把身子能安頓得下去。連坐的凳子都沒有。太太，醒醒罷。歸效光先生來了。說着話，他向裏面屋子裏叫喊着。歸效光端正凳子，與余自清對面而坐。攔着道：讓師母睡午覺罷，不必驚醒她了。余自清道：她向來是不睡午覺的。住在這四層樓上，只有兩間小屋子，陰雨天，寸步難移。難得大小孩子都去看電影去了，她耳朶裏清靜了，就悶着去睡覺。我也是懶得跑了，坐在家裏發呆。說着，在衣服口袋裏取出一盒紙烟，舉着笑道：終日無事，就是和它幹上了。早知道交通困難到這種程度，索興在四川多住週年半載，省掉多少麻煩。唉！他說畢，長歎了一口氣，然後對歸效光遞上一枝紙烟。笑道：不用說，你又是跑船票去了？歸效光擦了火柴，慢慢的吸着烟。他翻着大眼睛，微昂了頭想了一想。這就噴出一口烟來笑道：腦子裏現在沒有別的什麼事，吃飯也想，睡覺也想，坐着也想，站着也想，眼望了長江一條水，直通到南京，然而我們什麼時候，能順了這水面向南京走？說着，擺了兩擺頭。余自清道：今天我倒找到了一點綫索。下個禮拜，有一條民生公司的船直航南京。是七個機關共同配用的。朋友方面，答應給我兩張票。我說一大家人，兩張票有什麼用呢？他和我出了兩個主意，第一，是家裏人分批走。你想，我是把太太和孩子丟下來呢？還是我和幾個孩子留下來，讓太太走呢？這當然是不可能。他還有個辦法，讓我想法子到水手茶房手上去買黑票。這也不可能。我至少得買三張半黑票，這得花多少錢？我還聽到一件慘事。我有個朋友，帶了妻兒老小，拿着船票，在船開行的前兩天就擠上了船。結果，還是去晚了，只在船甲板上找了一席之地。這裏說的一席，並不是普通形容詞，確是如此。他們僅僅是在甲板上把一副被蓋展開來而已。這幾天斜風細雨，你想在那甲板上是什麼滋味？歸效光笑道：不是用被單扯着布棚，就是撐着傘罷。最受罪的地方，還不是這點。每條船上，連廁所裏都是人。你在船上佔得一席地之後，你就只能佔着一席之地，四週全是人。伸腿睡覺，那當然是不可能。就是坐得太舒服一點，也會碰到了別人。我上船送過一回客。艙裏艙外，人挨着人，比戲館子裏賣滿座還要擠。余自清笑道：你這說的慘，那不算慘。我有一位朋

友，就是這樣的擠了兩天兩夜。結果來了一批機關裏的人，說這條船，重新徵用。所有在船上的人，不管有票無票，立刻上岸。人家還是說的到做的到，把上了船的人都轟上了岸了。這些人，是拿着機關分配的船票，那還罷了，再向機關掉換去。那費盡了心機，買黑票上船的人，到那裏去找人退錢？聽說這種情形，就發生了好幾次。你想，千辛萬苦弄一張船票到手，可能遇到這種慘事，那怎麼敢去進行？飛機票已經登記到明年二月，誰等的了？就是等的了，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丟了，光是幾個人復員回家。現在許多人改坐木船，我也想試試，可是許多朋友都說危險得很。歸效光笑道：這條路子，何須校長說，我早已打聽清楚了。這全是幹投機買賣的作的事。川江的船，下水容易，有個十天八天，就到了宜昌。可是要由宜昌走上水回到重慶，至少也是兩三個月。所以駕木船的人，他送你一趟下宜昌，他要回來作第二次生意，就在三個月之後，他必得把這三個月的開銷，都算在船錢裏面。作投機生意的，看破了這點，索興就把木船收買下來。然後雇上幾個船伕，將這船直送過漢口，甚至還到南京，根本不讓這船作回川之想。那末，除了這買船的本錢，雇水手的工錢，都出在旅客身上之外，他還得大大的賺一筆錢，請問，這票價怎能够不貴？花幾個錢，果然舒服，倒也罷了。這種復員木船，我倒也是看過的。船身很長，連頭帶尾，總有七八丈。本來船艙板上，有半圓的篾蓬罩着，人是伸不直腰來的。現在把船身整個改造，就是船底上面鋪了一層板，讓人來往走路。在這艙底板上，面面相對，陳列了兩行木架床。這床至多是二尺寬，上下兩層。這樣大概可以安插四五十位客人。然而船主還不以爲足。在兩列床中間的人行路上，還賣出一行客座去。這散座沒有舖位，你能佔多大地方，就讓佔多大地方。和同船的人爭吵，他不管，但憑你的力量。此外是船頭船尾的艙板底下，全賣票，這樣，連撐船的船伕在內，一隻白木船，可能容納一百人以上。且不談帶上行李，重量如何。這樣多的人，秩序怎樣維持？川江處處是灘，處處是礁，這船的安全成分，眞令人不敢涉想。還有這一路的吃喝拉溺，種種問題，都是不容易解決的。余自清道：困難還不止此，向來川江兩岸，完全是山，所謂老二也者，隨地都可以發生。遇到了他們，恐怕是連鋪蓋捲兒都給你借了去。復員眞是復原，把人復原到原始時代去。他們正說得高興，余太太睡午覺的人，却被他們說話的聲音驚醒，在裏面屋子裏就插言道：飛機坐不到，輪船坐不到，白木船又不敢坐，那麼，怎麼辦，我們徒步旅行到南京去嗎？說着話，她走了出來。她也是四十將近的人了。她穿了一件半舊藍布大褂，罩着棉袍子，上面還有兩個小補釘。頭髮不燙，却梳得一絲不亂。臉上沒有脂粉，却是白白淨淨的。一望而知是一位勤於治家的太太。歸效光站起來點着頭道，師母，你沒有出門去嗎？余太太歎了口氣道：這樣陰雨連綿，我上那裏去？飛機票子，船票，我全找不着。我出去也沒有用。天天這樣老悶着，非悶出病來不可！歸效光忽然站起來，連連的拍了幾下手道：你看，我正帶了一個好消息來了，和校長一說話，可把這事忘了。現在有兩條公路車子，可以轉路到南京去。一條是川湘公路，由重慶經過鄂西到湘西常德，由常德到長沙。一條由重慶到貴陽，由貴陽到湖南衡陽。這兩條路都是直達的。而且是專門爲了復員之用，票價非常的便宜，每人只要四五萬元。現在後一條路，下星期開第一班車，外面還沒有人知道。我們馬上去登記，可以搶個先。而且我有個親戚在車站上服務，專門管這復員長途汽車的事。他說，若是用機關團體的名義去登記。在可能情形之下，他們還可以撥一輛專車給我們。余自清笑道：有這樣好的事，爲什麼你不早早的告訴我？歸效光道：我也是爲了這消息太好，反有點疑心。這是我那親戚說的私話，我還不敢過分的相信。我必須和公路上正式碰了頭，我纔能認爲是準確的。我怕消息報告早了，將來不能實現，那失望的程度就更大。余自清唧着烟捲微笑。最後，他將手指夾着，噴出一口烟來，笑着從容的道：失望？這幾年來，對於失望的經驗，不是很豐富嗎？我們對於失望，大概在精神上不感到什麼打擊。再失望一次，那也太無所謂吧？說着，他笑着打了個哈哈。歸效光道：好罷，我再到海棠溪車站上去打聽一次。校長聽我的回信罷。說着，站起身來，就預備要走。余太太笑道：嚇！你何必這樣着急。這樣斜風細雨的天，你還要過一道江。歸效光道：唯其是斜風細雨的天，才是要趕過江去，找一個別人所不找的機會。到了天氣晴朗，你以爲就是我們這幾個人打算坐長途汽車復員嗎？天下事是難說的，也許實出冷門，我們所想不到的一條路子，偏偏有了辦法。假如有輛專車的話，我們這羣人並不分開來，這有多麼好，那實在是太理想了。他說到高興之處，只管把話向下說。突然有人在樓梯口上插言道：歸先生，你這個消息太好了，完全能成爲事實嗎？隨着這話。走進來一位小姐。她約莫是二十上下年紀，頭上梳了兩條六七寸的辮子。上身穿了件紫色的舊毛繩褂子。下面套一條短的青布裙子，將皮帶束在腰上。下面却是光了兩條腿子，踏着滿糊了泥漿的舊皮鞋。她提了柄小紙傘，忙着兀自未曾放下。余自清笑道：黎小姐來了，好極了。我這樓上，有一天黎嘉燕小姐不來，就黯然無光。黎嘉燕站在大家面前，對大家看看。她是張瓜子臉，兩隻眼睛透亮。在她高高的鼻梁，和微微吊起的眼角上，表現着她有堅強的個性。她看人的時候，先忍住了口氣，將薄嘴唇抿着。分明她對於任何人的觀察，都是注意的。余自清笑道：你以爲我這是誇張之詞嗎？那

是眞話。我們實在是太悶了。你來了，大家說說笑笑，把滿天愁雲就洗刷過去。尤其是我的太太，她非常的歡迎你來。你還夾着一把傘呢，放下來，我們坐着談談。黎小姐放着傘，還向歸效光望着，問道：剛才上樓聽到的話，我們可以包輛車子由公路上東下，這話是眞的嗎？她眼睛望着人，手裏放東西就不大注意。那傘是卜篤一聲，落在樓板上。歸效光立刻搶上前去，將傘檢起，並放到進來的門框邊。然後將自已坐的那條凳子，搬着到她面前，請她坐下。接着便向她笑道：黎小姐聽到的消息，只是一半，我有位親戚，在公路上服務，他說馬上川鄂湘川黔湘兩條公路，有復員班車可開，我們若願繞灣子走公路的話，或者可以弄輛機關專車。至於登記買票，那倒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聽到這消息太容易了，和我們這半個月來，越找交通工具越困難的情形相反。我倒有些疑心了。黎小姐是坐着的，聽了這話，淡淡的一笑道：你也太愛疑心了。既是你的令親，他一不會騙你的錢，二不會騙你的吃喝，他說可以辦，你何妨試試。成功了，大家就走。不成功，也不損失什麼。天天不都是在外面跑交通工具嗎？還不是對任何方面不疑心也沒有絲毫成就？余太太坐在裏屋子門邊，倒覺得她的言語過重些，歸先生會難爲情的。可是他並無所謂，笑着點點頭道：的確是這樣，問到了，白檢一個機會，問不到也不損失什麼，爲什麼不去接洽接洽呢？說着，向余自清點個頭道：三小時以內，我可以回校長一個信。他交代畢逕自下樓。余自清向窗子外看看，那交組成了烟霧的雨陣，裏而還夾雜了大雨點，許多一條繩子似的，在雨烟裏斜穿了下來，像是斜掛了偉大的珍珠簾子。余自淸道：歸先生，天氣惡劣得很。明天再去罷。但他對於這句話，並沒有考慮，逕直的走了。余太太笑道：這位歸先生，眞是熱心。黎嘉燕道：這也無所謂熱心啦。現在想回家的人，誰不是昏頭雞似的，終日在外找回家的工具。余自清笑道：黎小姐，我看你對於世界上的男子，很少看得起的，同事兩年，我覺得有這麼一點經驗，你說對不對？黎嘉燕笑着把身子一扭，喲了一聲道：那就不敢當。難道我在余校長領導之下，對校長都看不起嗎？余自清笑道：恐怕那也就是年歲與地位上的關係吧？黎嘉燕道：這話可寃枉。我只隨便舉個例。由內地到了重慶，除了想回下江的辦法，我簡直不去看什麼親戚朋友，可是校長這裏，我是每天得來。那能說我是瞧不起校長嗎？余太太笑道：黎小姐眼界是高的，不過對自清却是很恭順。年紀再大一點就好了，社會上不斷來着的困難，那會讓她對人世的看法，更會圓通些。黎小姐聽了這話，臉色是有些變動的，可是看到余氏夫婦的臉色，始終是笑嘻嘻的，自己的顏色，也就和緩了下來。她低了頭望了自已的皮鞋尖，將皮鞋尖在樓板上畫着。緩緩的笑道：我的個性，也許是堅強一些的，但我也不致於不懂世故。不過……她忽然抬起頭來，微微的一笑。她這不過兩個字，分明是要把她個性堅強的原故，想法子加以解釋似的。可是她在那一笑之後，就不把話向下交代了。余太太笑道：這個我明白，你是說受了家庭的刺激，受了……受了許多不如意事的打擊。余自淸道：這話不然，讀書的人，講個不遷怒，不貳過，不能因爲受到一方面的刺激，而遷怒到整個社會上去。他這樣開始了兩句話帽子，正有一篇大道理要向下說。可是樓梯上一陣喧嘩，叮叮咚咚，全是脚步響。一陣風似的擁進來兩個男孩，一個女孩，還有一名壯丁。他們臉都是笑容，可是身上的衣服，都已打濕，褲脚上的泥漿，平了膝蓋。余太太伸着兩手，橫開一字，將他們攔住，因笑道：你看看你們的兩隻脚，那還是人的嗎？快把鞋子脫了，踩得這滿樓板的泥脚印，這陰雨天可是沒有法子掃的。男孩子是穿着草鞋的，自把草鞋扒下了。女孩子打着赤脚，穿雙黑的舊皮鞋爛泥都糊平了鞋口。她被母親攔着，只好手扶了門框，將皮鞋脫下。噘了嘴道：在家裏嫌人吵。把人関出去，兩脚是泥，又不許進屋子。老說下江好。現在還只到重慶，就住在這個破樓上。還不如回到內地去的好。余太太道：你看楚蘭十三歲的孩子說的話，這樣老氣橫秋的。她笑着，牽了藍花布棉袍子，將赤脚點着樓板向裏屋子走去。兩個男孩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倒不肯自在，奔到黎嘉燕面前，拖了她的手道：黎小姐買到了船票沒有？黎嘉燕笑道：喲，你們都知道要船票。寄東寄西兩個弟弟，你要船票幹什麼？那個十歲的男孩子寄西道：這裏不好，老關在四層樓上。我們回到鄉下學校裏去罷。到下江老家去不好。他這句話，都是引起了余自清慘淡的一笑。

第二章 登記羣之旁

這情形是眞的。所有在重慶的下江人，成天都是在家裏談着交通困難的話，也就埋怨着勝利來得太快，連回老家的船隻都沒有預備得好。小孩子們終日聽到這些絮絮叨叨的言語，也就有了很深的印象。那位黎小姐，也是不曾減去天眞的人，她看到余老先生的一種慘笑，也就皺了眉道：校長，我要怨恨我們學校同事，我當然在內，連你也在內，爲什麼不把事情看清楚一點。好像日本一投降，就派了幾百條船，幾千架飛機，來歡迎我們回老家。大家辭職的辭職，賣東西的賣東西。大家預備回家大團圓。現在到了重慶，上不上，下不下，眞是要命。不用說花錢，住這樣的屋子，過這樣的陰雨天，簡直是度日如年。余自清笑道：已走到了這種境界了，有什麼法子呢？黎嘉燕道：這日子簡直是把人生苦悶的名詞全拿來形容，都有些不够。我下了决心了，坐白木船走。帶幾本書，預備幾枝鉛筆，就算在白木船上，只能佔有一張床鋪，看看兩岸的風

景，看看書，再寫寫日記，我想那生活也不會十分苦惱。余自清打了個哈哈道：小姐，你這個計畫，完全錯誤。且不論川江的木船上，不許乘客看書，不許乘客打牌。就是允許你看書，那一條木船上，擠着百十來個人。而且又是什麼階層的人都有，那一分嘈雜，也可想而知，你還打算坐船遊湖呢。黎嘉燕道：就是受罪，我也要坐木船上走。至多是船在石頭上碰爛了，人落水淹死了，死也落個痛快。這樣的陰雨天，在重慶街上這樣的住着，真會把人悶死了。我要走！隨着這個走字，人就突然的站了起來。余自清笑道：少安毋躁。小姐，你且等候歸效光一個回信。黎嘉燕哼了一聲，搖了兩搖頭道：我看他呀。說到這裏，那個送小孩兒回家的壯丁拿了一分晚報，高高的舉着，由外面叫了進來道：歸先生說的那個消息是真的，你們看晚報罷。重慶到衡陽的直達車，已經開始登記了。說着，將那晚報直送到余先生面前來。余自清道：你不給我拿老花眼鏡來，先給我送報來，那是給我開玩笑了。黎嘉燕向他微笑道：余有慶，你也快是二十歲的人了。多少青年從軍，人家由緬甸打到了印度。你連送份晚報都不會。這位壯丁，團團的臉，黃黃的皮膚，大圓眼睛，厚嘴唇。鼻梁矮矮的，向兩旁伸出兩道斜紋，活畫出他是位忠厚的人。他穿了一套灰色的制服，本來就不怎樣整齊，這陰雨天打得遍體潮濕，衣服就像是抹布一樣。越是襯托得這人不是怎樣乾淨利落的人。他被黎小姐搶白了幾句，他伸直了兩隻手掌在衣服上摩擦了幾下。沉着臉色道：那是呀！校長說了，天下的男子全都不放在你黎小姐眼裏。我們這麼一個失學的小職員，那算得了什麼呢？他說是說了，可是他不敢還站在這屋子裏，他走出門去，一陣樓梯響。黎小姐接過了晚報，倒並不要去看第一版第一條的重要新聞，打贏了日本之後，沒有比復員回家的消息更重要的了。所以她首先翻過第四版來看交通新聞。恰好這日晚報的編輯先生，要了點花腔，標了兩行俏皮題目。正題特一號大字，乃是歸家難於上青天。下面兩行註題，一行是本月輪船分派盡，航空更要等明年。再看新聞，除了輪船飛機都買不到票子那些老話而外。更有了新的硬性規定，乾脆，現在已有明令，所有東下輪船，都不得載運老百姓。而這位編輯先生，還怕這樣的新聞，不夠強調那題目的，又附帶的登了幾段白木船的消息，既說有幾隻木船在中途被搶，又說在三峽口外，撞翻了幾隻木船。黎嘉燕將手連連的拍了幾下報紙道：這完了，簡直是寸步難移了。余自清笑道：黎小姐，我勸你最好不要看報上的復員消息。看了之後，人更會着惱的。反正回不了家，比抗戰逃難時的情形總要好受一點。黎小姐將手按着晚報在膝蓋上，垂了眼皮對報上不大經意的看着。這倒發現了有一行小字題目，乃是回家一綫之路。新聞裏面說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爲協助下江義民回家起見。由重慶到衡陽有直達通車，每逢星期一三五，對開一次。每次以專車五輛，合爲一組，每輛連行李在內，可載客二十五人。票價極爲低廉，僅收五萬元。現已開始登記。且爲計劃安全起見，每組有隊長一人率領機工二人，隨時隨地，可以修理機件。車行時，五車魚貫前進，互相呼應，宵小之徒，雖欲窺伺，亦難得逞。車至衡陽後，有火車直通漢口。漢口至下游船舶較多，自不虞阻澀也。黎小姐突然的站了起來笑道：好消息。好消息。我們立刻去登記。余自清笑道：什麼事這樣興奮，我們已列入復員輪船的名單上了嗎？她將報遞過來道：你看報罷。重慶到衡陽的直達車，直有這麼一回事。而且組織完善，物美價廉。我們交通當局，倒也有這麼一件善舉。她口裏說着，手裏那張晚報，卻是毫不猶豫的，送到余自清手上。他接過了報，笑着點點頭道：小姐，我依然還是需要老花眼鏡，倒不論是小姐或小伙子遞報給我，那都是一樣的。黎嘉燕想着自己說人的話，自己也是錯誤了，因紅着臉笑道：我以爲校長已經把眼鏡拿出來了呢。於是她借了一笑，走到裏面屋子裏和余太太談話去了。余自清取得眼鏡在手，將這張晚報看着，倒足以消磨許多時間。在滿街電燈上火的時候，歸效光回來了。他在樓門口上就高聲呼道：校長，這回眞有了辦法了，這回眞有了辦法了。說着，他是笑嘻嘻的走了過來，兩隻手還是互相的搓揉着。而且他還是來往的在樓板上走着。余自清道：我看你這樣子，有點兒喜不自勝，到底是怎麼回事？歸效光笑道：眞是巧了。這位負責管理通車的高專員，他說是余校長的學生，余校長要票子，他決對負責。若是我們夠得上二十五個人的話，這輛車子就暗下歸我們專用。不過手續一定要辦，照樣的登記。我聽到說登記，頭又痛起來了。不用說手續是否麻煩，只要看到車站上人山人海的羣衆，我先就心涼了半截。他眞是痛快，說是手續雖然要辦，可以不必經過排班那番程序，他讓我今晚上悄悄的到海棠溪去，在登記簿子上把名字填上就是。而且明日登記，大後天就開車。我們終於是可以回到南京了。說着，他突然的站定，拍了幾下手掌。這番表演，當然是把屋子裏的人都驚動了，連兩個小孩子都跑了出來，各執了歸效光一隻手來跳舞。余自清笑道：不要太高興了，你們要知道，我們是住在人家第四層樓上。黎嘉燕也出來了，她拿出那對男子希有的恩惠，對歸效光深深的點了個頭，笑道：這件事接洽成功，我們全體同人，都得向你表示感謝。那勞你的駕，還要今晚上冒夜過江，給我們去登記。歸效光道：那是當然。因爲我鬧不清我們同人的意思，到底有多少人願意這樣繞了公路走的。我得過江來向校長請示明白了。不然的話，我早就在海棠溪把登記的手續辦完了。黎嘉燕淡淡的笑道：歸先生，你也是過分的老實。你就自行作主，把我們同人的名

字登記着就是了。誰要不去，犧牲了位置也沒有關係，這又不需要定錢，你顧忌些什麼，來來去去，你也是太愛過江了。歸效光辦好了這樣一件有功的事，黎小姐不但不給一點顏色，而且還說是過分的老實。換句話說，就是無用。他的臉色先是紅了一陣，然後強笑着道：的確是如此。我這人是太笨了。不過也有點好處，把什麼事交給我去作，決不會半途而廢的。黎小姐，你不妨到海棠溪去看看登記的人無千無萬，你就是光辦登記，恐怕也登記不上。黎小姐只將鼻子哼了一聲，並沒有說什麼。歸效光因爲自已是句假設的話，說完了也就完了，並不理會到黎小姐會介意。他和余自清校長，開始去商量登記的名單，就到裏面屋子去坐着。因爲他們這四層樓還只有一張桌子，外面的屋子，是無法辦理的。黎嘉燕坐在外面屋子裏凳子上，低了頭呆呆的想着。她突然的站了起來，也不通知主人，拿着門框外的紙傘，就走了出來了。這時，天色已完全皆黑，細雨長陰天，大部分商家已關上了鋪門，她撐着一把紙傘，順着斜向長江的馬路，逕直走到輪渡碼頭。在冬天，川地的長江，落在兩面高山的腳底下。由重慶到輪渡躉船上去，要下百十多層坡子，這坡子是斜岸所在兩旁並無遮隔，那江風吹的細雨烟子，偏斜着飛了來，打了人滿身的水。尤其是那細雨烟子拂在臉上，涼冰冰的很是感到難受。她將傘斜撐着，帶抵着迎面的風，却又不看見走路。好在這躉船頭上，懸了一盞極大的汽燈，老遠的白光，將下去的石坡子映出了一片輪廓。但這個碼頭上，並不以天氣不好而寂寞，打着手電筒，撐了紙傘的人，上下不斷。她在票棚子裏買了票，走上躉船，船艙裏還是擠滿了人。有一個不同平常的事，給她的印象很深，就是有好些個人背着行李捲，或者背着大棉袍子，像是出門又不像是出門。由躉船上走到渡輪上，和那幾個人坐在一處。這裏面的人，有彼此認識的談着話，正是說到海棠溪車站去登記的。預備穿了棉袍子熬夜，她心裏想着，歸效光說的登記不容易，大概是眞的。她暗記在心裏，也就隨在這幾個背行李捲的後面，向海棠溪車站走去。這個車站，開晚班車的時候很少。尤其是陰雨天公路上泥滑如油，任何車輛都不能行走，車站上也就關了門息了燈，什麼都看不見，漆黑一團。今天這情形却是特殊，車站上內外都是電燈通明的。在車站大門口，就看到裏面人影搖搖，哄哄的聲音，由裏面出來。車站外圍的空廠子，就是停車廠，十輪卡，六輪卡，成列成行的在細雨陣裏躺着，電燈在高柱子上照下來，但看見滿地泥漿，全踩的是腳印。撐着雨傘，披着雨衣的人，還是不斷的來往。車站裏面，就像平常搶班車票子一樣，站堂裏面塞滿了的人。所不同的，平常是站着排班，成了一條龍。現在却是一個挨一個席地而坐。這樣的行列，共有三條，每條的龍頭，都在一個賣票處的窗戶門下。其實沒有綵臺賣票的象徵，不過在那票窗的牆壁上，倒是有四五尺長的紙條寫着斗方大字。各寫着渝筑直達車登記處，渝柳直達車登記處，渝衡直達車登記處。她看！最後這張告條，證明由重慶到衡陽有直達車，果然是事實。數數這窗戶下排列成行坐在地面上的人，已有四五十位。其中也有幾個女賓，間雜的坐在人叢裏。去面前不遠，有位三十多歲的婦人，還是燙着頭髮的，當然不是傭工之流。她身披了一條毯子，下面坐着個鋪蓋捲。看那情形，倒是預備長期抗戰的。向她看了去時，她也抬起頭來回報了一眼。黎小姐對她那姿勢，先已有了三分敬意。這就近前兩步，向她點個頭道：請問這位太太，你是登記到衡陽去的嗎？她點頭道：是的，眞是沒有法子。她說的是江蘇口音，和不怎麼自然的普通話。黎嘉燕道：我也是江蘇人呀，勝利了，誰不想回家？到衡陽，雖然去家還遠得多，究竟走一步近一步，而且那邊水路平坦，坐木船也好回家。那位太太聽說是同鄉，就高興了。她笑道：不，我已經打聽清楚了，衡陽有火車到漢口。到了漢口，還怕回不了家嗎？你這位小姐若要登記的話，趁着人不多，趕快去排班。黎嘉燕道：什麼時候登記呢？她道：明天早上六點半鐘到七點鐘。黎嘉燕道：還有一夜呢？爲什麼這樣早就來排班？她道：本來可以住到旅館裏，半夜裏來排班的。你看，這樣的陰雨天，走來走去，也是受罪。索興就在車站上熬一夜罷。今天陰雨天，在車站裏的人多。平常只有幾十個人在站上熬夜，可以打開被子在地上睡覺。半夜裏有人來了，我們就醒了，保險可以登記得上。黎嘉燕聽說，向站堂中四週看看，除了每個行列，都有幾十個人以外，也有四週散坐着的。問道：那不也有不排班的嗎？那位太太道：他們是到綦江或者遵義去的，要等我們登記完了才輪到他們，排班也無處排。小姐，你就排上班罷。你看，這個陣勢，已經不短，再添二三十人，站裏排不下，就要排到站外天棚底下去。到了半夜裏，斜風細雨，冷得受不了。而且每次登記，只限一百二十個人，很容易滿額子。我是排一次班沒有登記上，已經有了這個經驗的。黎嘉燕道：謝謝你。我們是個復員團體，已經有人來登記。我是不想求人，自己也來試試。那位太太笑道：年紀輕的人，也太好面子了。這分罪有什麼好受，這還試試嗎？黎嘉燕笑笑，離開了她。向車站的佈告牌上看看，果然其中有一張佈告，說明重慶到衡陽直達車的買票情形，內容和歸效光所說相同。自已衣服穿得少，又沒有帶坐具，坐在地上排班熬到大亮，大概是支持不了。只得走出站來，在附近小旅館裏找了一間小單間休息。但心裏總不願明天空手過江回去。預先就付了店錢，和衣在床上睡着。一覺醒來，聽到夜空裏的雞叫，並聽到長江裏輪船汽笛聲。料着是天快亮了，開了房門，撈起雨傘就走。誰知這小旅館裏

的客人，起得更早，四處亮上燈火，店門也開了。她出得店來寒氣向身上撲着，先打了兩個冷顫。公路上的街燈，懸在烟雨陣中兀自有些混沌不明，在滿地泥濘的道路上，有了人的脚步咕喳之聲，遠遠看到幾團紙傘的影子，向車站上走去。

到了車站，那對門的豆漿油條店，已經下了店門，亮着燈火。在燈火反映到街上的時候，看到那細雨捲着烟霧團子，在屋檐下過去。而車站門口，也就有提籃子的小販，身上披了油布來往。她先有了個感覺，來登記的人，大概都正向這裏奔跑了。她收着雨傘，走進站來，她發現只猜到了一半。那站堂裏已是排班不下，三條排班的陣勢，都由後門出去，站到外面天棚下了。不但是天棚下的人站着，原來在站堂裏席地而坐的人，這時也站了起來。電燈下看到排班的人一條龍似的向前看不齊，後面一個人，在前面一個人的肩膀上，歪了頸子向前看着，看的是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只是那賣票窗四週那堵壁子。黎小姐查看先前說話的那位江蘇太太時，已站到陣頭上，身上還是披了毯子，鋪蓋捲放在脚邊。這是熬了一夜的成績。這陣勢是一個人緊挨着一個人站着，當然不能插擋。站在旁邊約略的估計一下，這長蛇陣拖到天棚下，總有一百五十人，根本過了登記的額子。這時排班必須站到天棚下人陣尾巴上。還有什麼意思呢？她拿着一把傘，沿着人陣，由陣頭看到陣尾。心裏暗暗的將人數點記着。點完了，她覺得自己的估計，確是有點錯誤，這陣裏的人，不會超過一百三十名。若是排上班去的話，可能還得着登記。她躊躇着，慢慢走近了那人陣的尾子。因為天色已經有些混亮，距離各路車的登記時間，已經接近，空氣漸漸的緊張。站在人陣上的人，只管向前湊，因之三條長蛇陣都在動。同時，趕來登記的人，都以為來個拂曉攻擊，必定成功，站裏站外，人也加多了大半，紛紛的人潮洶湧。黎嘉燕正考慮着是不是加上陣尾，不料只這樣一考慮的工夫，還不到兩分鐘，已經有十幾個人在陣尾上增援，拖長了兩丈。她就立刻下了決心，不再遲疑，就加上陣尾去。恰是奇怪，當她加到陣尾之後，有十分鐘之久，並沒有人再增援，她始終是最後的一個。她自己估計着問，這還有希望嗎？沒有希望也不要緊，自己原只是要登記上了，堵堵歸效光的嘴而已。反正買車票已有了他負專責的。正這樣想着，却有人在身後叫了聲黎小姐，這聲音很熟，正是那位接洽專車的歸效光先生。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為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街大坊
電話一八〇一

交通消息

鐵路

京滬鐵路

增駛滬鎮區間車

京滬區鐵路局京滬綫爲便利鎮江旅客起見，自十二月十一日起，增駛上行第五十六次，下行第五十五次，「滬鎮」「鎮滬」三等臨時特快區間客車，發售上北、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西站等各站三等特快客票，上行車於下午八時半由上海北站開出，翌日上午四時二十分抵達鎮江，下行車於下午十時在鎮開出，翌日上午五時四十分抵達上海。

調整行車時刻

京滬滬杭兩綫，將定於今日起，所有各次列車行車時刻，均予調整，以符合旅客需要云。

浙贛鐵路

杭州南昌間與公路聯運

浙贛鐵路與江西省公路局，自十二月十一日起，合辦杭州至南昌間旅客聯運，規定以杭州、金華、衢縣、玉山、河口、鷹潭、梁家渡、南昌等八站爲聯運站，以上饒爲聯接站，由杭州至南昌，可乘上午七時十分第一次特快車，當晚至上饒住宿，次晨乘上午六時三十分公路局之公共汽車，當日抵達南昌，由南昌至杭州，可乘上午六時卅分開行之汽車，當日抵上饒住宿，翌晨乘上午七時〇五分開行之第二次特快車，當日即可抵杭。

津浦鐵路

南段濟滋間開行混合車　北段運價按浦兗段計算

津浦鐵路由泰安至濟南間路軌，搶修告成，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濟南舉行通車典禮，及該路北段定期搶修等情，業誌前期旅光，玆悉該路濟南已與滋陽（兗州）間，已有混合列車通行，不日即可發售至徐州之客票，又該路北段，最近交通情形，係由天津東站，通至陳官屯站爲止，計六十五公里，陳官屯以南，則須搶修矣，現每日有二三等客車兩列，由天津東站及總站，與陳官屯雙方對開，該段客貨運價，在前係與平津區鐵路各綫費率同樣計算，與浦兗段所訂者，略有不同，玆自去年十二月五日起，所有北段客貨運價，一律改按浦兗段所訂者，同樣計算，以資一律。

粵漢鐵路

廣九段票價重告調整

粵漢鐵路廣九段（由廣州東站至九龍），自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因港幣兌換率變更，重予調整，現由廣州東站之九龍之特快車票價，頭等爲六十二萬元，二等爲四十九萬六千元，三等爲二十四萬八千元。

復興第一號自製機車

在太原試駛成功

西北機車廠自製復興第一號機車，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正太路太榆段（太原至榆次）作處女行駛，上午十時，太原舉行試車典禮，經一時十八分，駛抵榆次，下午二時，返抵太原，每小時行程三十二公里，經過情形頗好，此車在物質條件限制下，經廠方之努力，歷時一九〇日，始告完成，共需鋼料七六七一〇公斤，其性能每小時速率三十五公里，全重七四五〇〇公斤，牽引力一一二〇〇公斤，每小時燃煤八四〇公斤，按我國戰前各地機廠，多從事裝修工作，戰後日人在瀋陽，皇姑屯，大連，沙河口，及青島等處，始有製造之舉，勝利後，青島與皇姑屯機廠，經我接收繼續製造，殆爲我國製造機車之始，惟純用自力創造者，當推西北機車廠，該廠今後將繼續製造，預定每月製造機車一百輛，及貨車兩千輛。

輪船

兩美輪

改訂赴美三等票價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之「戈登將軍」General Gordon及「美琪將軍」General Meigs兩輪，自明年一月份起，改訂由滬赴美三等票價爲美金二二五元，另付人頭稅美金八元，其頭二等票價，及該公司 Marine號船隻之三等客票價目，則仍予照舊，又以上兩輪，由港赴美之三等客票價目，亦自同時起改訂爲美金二二五元。

北洋長江綫

增收冰河費及淺水費

天津大沽口，每屆冬令，因氣候嚴寒，港口封凍，航行困難，故於每年冬季，凡在天津港口進出口貨物，特附加冰河費，去年係於十二月十日起，開始實行，按原定運價增加百分之三十，又入冬以來，長江水位日益低落，航行險阻，成本增高，爰經各輪船公司同業公會，呈准交通部，自去年度十二月十六日起，上海至漢口間，上下水客貨運按照原訂運價，一律增收淺水費百分之二十，由漢口至重慶間，則增加百分之三十，以資挹注，而維開支。

怡和太古各輪

由滬赴港增價

英商怡和太古兩輪船公司，自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將由滬至香港綫各輪各級客票價目，予以調整，現最高之大菜間，爲每位國幣九百萬元，最低之統艙，爲每位國幣一百萬元。

航空

中國中央兩公司

客貨運價：重告調整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於去年十一月廿一日起，同時調整客貨運價，歷時僅一閱月，因外匯調整，一切機件油料等類，莫不隨之高漲，以致收支無法平衡，業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又同時調整客貨運價，各綫客票價目，按照原訂價目，增加百分之二十，貨運價目，普通者每一公斤照客票價目百分之一收費，貴重者每公斤按客票價目百分二·五收費。

中荷空運協定

在京簽字

中荷航空協定，已於本月六日，在南京由我國王外長及荷駐華大使文森，代表中荷雙方簽字，即日起發生効力。按中荷航空協定，係根據互惠原則，及芝加哥萬國民航協定而簽訂者，其內容包括我國民航機可飛赴荷京阿姆斯

特丹，及巴達維亞等七機場，荷機可飛赴我國滬、津、昆、穗、四機場，上海至巴城間，月前業經試航成功，協定簽字後，定期班機，不久將由中航公司，及荷民航公司，正式開辦矣。

上海飛到倫敦

香港航空公司滬港綫 銜接B.O.A.C.港英機

英香港航空公司滬港綫，於十二月二日起，首次由港飛滬，嗣后每星期三、五、日、三天，由滬飛港，每星期二、四、六、由香港飛滬，該機抵港後，銜接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之班機，可飛往新加坡及英國倫敦等地，該公司並定於十二月中旬間，開闢港穗綫，華南交通，將益臻便利。

公路

寶鷄—廣元—天水 調整客貨運價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及第七運輸處，由寶鷄至廣元天水各綫客貨運價，自十二月四日起，重予調整，計客運每客每公里改按七百八十元計算，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五十一元三角，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五十七元二角，貨物運價，整車每噸每公里一等品一萬另二百一十八元，二等品九千五百二十九元，三等品八千八百四十元，裝卸費每噸七萬四千一百元，貨物另担，每十公斤每公里一等品一百另九元四角，二等品一百另一元四角，三等品九十三元四角，裝卸費每十公斤二千四百七十元，空駛費每噸每公里七千六百九十三元。

其他

旅客帶金鈔 立法院有新規定

立院於十一月廿八日會議通過「修正黃金外幣買賣處罰條例」原文第一條（略）第二條，攜帶黃金出國境者，每人關稱二兩爲限，攜帶外國幣券出國境者，每人以美金一百元，或其等值之其他外幣爲限，超過者由海關沒入其超過之數，但經政府允准者，不在此限，第三條，凡入國境隨身攜帶之黃金，每人以關稱十兩爲限，隨身攜帶之外幣每人以美金一百元，或其等值之其他外幣爲限，其超過限額之數，應向海關報明登記，於入境之日，向當地中央銀行或其委託之兌換處所，依市價兌領國幣，經海關查問，而隱匿不報者，由海關沒收之，第四條，凡過國境旅客，每人隨身攜帶之黃金或外幣，超過前條規定限額者，其超過部份，得於入境時向海關報明登記，繳由海關代爲保管，於六個月內出國時，憑保管證暨出國證明文件領回原物，逾限由海關送由中央銀行依市價兌換國幣，憑保管證發還，第五條依本條沒收入及追徵之物，應即繳歸國庫，第六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國內郵電費

同時告調整

國內郵電費自十二月十一日起，予以調整，明片一千元，平信二千元，平快四千元，單掛號五千元，雙掛號八千元，快信七千元，雙快信一萬元，航空平信三千元，航空單掛號六千元，航空雙掛號九千元，航空快信八千元，航空雙快信一萬一千元，電報普通電每字三千元，急電每字六千元，長途電話照原增價加二倍，又交通部國際電台，及上海電信局，自十二月一日起，改訂國際電報費之金法耶價值爲每一金法耶折合國幣二萬四千元，美金一元，折合國幣七萬三千元。

新年禮品



魯濱遜飄流記

臘盡春回，轉眼又是新年，仕女們眼看着你們活潑的小弟妹又增加了一歲，這未來的國家主人翁，帶給你們多少快慰啊！仕女們：你們看過魯濱遜飄流記麼？這是一本世界各國少年修養讀物的聖典，它普遍到世界每個角落，二百餘年來，在英美少年是必讀之書，受了這書的指示，造就他作勇往直前刻苦奮鬭的精神，終於成爲創造偉大事業的民族。這本書在中國已有過很多譯本，但均係節譯或簡本，現在汪原放先生經多年心血，將原文全部翻譯華文，把魯濱遜成功的歷史原原本本曲曲寫出，脉絡清明，注釋俱全，洵爲百讀不嫌之書。這本書出版後，希望爲未來新中國多多造就偉人偉業，家長購與子女或贈予親友，各中小學校用作教本或課外讀物，都有至高無上之價值，喜歡旅行及愛好文藝的人可以欣賞他的妙文奇蹟，人手一冊樂趣無窮。全書五十萬字，七百餘頁。基本定價二十二元照六千倍發售

建文書店出版　上海四馬路379弄12號

各大書店均售

新新公司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百貨

海上唯一新型薄利萬貨大商場

新都飯店　萬象廳

新新第一樓　歌舞音樂表演

★中西大菜 至高供應★　★粵菜權威 喜慶禮堂★

新新茶室 ● 新新旅館

名廚名菜精緻茶點 • 房室整潔設備週到

南京東路七二〇號

電話總機九七二〇〇轉接各部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班機表

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訂
本航班表得隨時修正之

主線	分線	路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北平		401→ ←402	←0	0→	←0	←0→		←0→	0→
重慶——————漢口——————北平		381→ ←382		0→	←0				
	北平—太原	441→ ←442			←0→				←0→ ←0→
	北平—瀋陽	491→ ←492	←0→	←0→			←0→		
上海——————漢口——————昆明		1301→ ←1302	←△						△→
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重慶		301→ ←302	←0 0-K→	0→ ←K-0	←0→	0-K→ ←0	0→ ←K-0	←0→	←0
	重慶—昆明	341→ ←342	←0					←0→	0→
	重慶—西昌	351→ ←352					** ←0→		
	重慶—貴陽	331→ ←332	* ←0→						
	重慶—成都	361→ ←362				←0→ ←0→	←0→		←0→
上海—南京—漢口——————西安		1311→ ←1312		△→	←△			△→	←△
上海—南京—鄭州————西安—蘭州		1313→ ←1314				0→	←△		
上海—福州——————台北		205→ ←206			←0→				
上海——————台北		207→ ←208	←0→	←0→	←0→	←0→	←0→	←0→	←0→
上海—南京—漢口—桂林—廣州—		201C→				0→			0→
→廣州—香港—廣州—桂林—漢口—		C202→	0→				0→		
→漢口—南京—上海		202B→		0→				0→	
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		203S→ ←204S	0→	←0			←0→		
	香港—廣州—海口	241→ ←242		←0→				C ←0→	
	香港—汕頭	251→ ←252			←0→				←0→
	香港—汕頭—台南—廈門	←261 262→	←0		0→	←0			0→
上海———廈門——————馬尼剌		1203→ ←1204		△→	←△		△→	←△	
香港——————上海		←601 602→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0
上海——————北平		801→ ←802		口-T→ ←口		←口→	口→ ←T 口	口-T→ ←口	←口→
香港——————昆明———加爾各答		661→ ←662	口→	←口					
上海———檀香山——————舊金山		911→ ←912			口*→		←*口		

說明：
0＝機型：DC—3
*＝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
↑↓＝來回程
C＝經停廣州
△＝機型：C46
**＝每月第二及第四星期
T＝經停青島
口＝機型：DC—4四引擎空中霸王
↓＝單程
K＝經停九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拾伍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肆萬圓